

THE GREAT CONSPIRACY AGAINST RUSSIA

反蘇大陰謀

譯合魚小 夫純梁 炯際潘 著合恩 卡 斯爾伊薩

版出社版出俄知

反蘇大陰謀

薩伊爾斯 卡恩 合著

潘際炳 梁純夫 合譯

知誠出版社

• 1947 •

反蘇大陰謀

著者 薩伊爾斯
卡薩爾斯

譯者 潘際炯
梁純夫
小梁純魚

出版者

和成出版社

總經售

華夏書店

上海鳳陽路五二三號

△基本定價：十四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再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序

從國際更好的認識蘇聯，認識爲過去所影響的今日蘇聯，爲世界和平有所貢獻，我還不知道有比卡恩和薩伊爾斯的大作「反蘇大陰謀」更大的。

假如一面在蘇聯一面在英美皆能有真正的瞭解，就可有真正而永久的和平。我們西方世界的人當然知道自己的過去，而且用自己的經驗去看它。但是知道蘇聯人經驗的却是太少了，所以我們多數人不瞭解他們爲什麼有目前的言論。

本書由蘇聯革命開始，並且讓我們稍以蘇聯人的經驗看看世界。總之，他們已贈與詩人柏恩斯所嚮往的罕見的禮品，我們看自己要如蘇聯人以他們的經驗所看我們的一樣。

在本書如是栩栩欲生描繪的反蘇陰謀的禍害政策如繼續下去，結果必然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爲

此，一切急於見到和平持久建立在世界上的人們應該讀而且研究。這本書是英美每一個政治家的必讀書，因此，也是兩國每一個公民的必讀書。

假如世界上的大國和人民間，能够以同情和真正瞭解相待，那我們必有人類最光明的持久和平的希望。

我們大家皆有負於卡恩和薩伊爾斯兩先生，因為他們告訴了我們包含這麼多憤激和悲劇的故事。

克勞德·裴柏 (Claude Pepper) 美國佛羅里達州參議員

一九四六年六月。

反蘇大陰謀

目次

第一部 革命與反革命

- 第一章 蘇維埃權力的勃興……………(一)
- 第二章 針鋒相對……………(一七)
- 第三章 大間諜……………(二六)
- 第四章 西伯利亞的冒險……………(四五)
- 第五章 和平與戰爭……………(五)
- 第六章 干涉戰爭……………(七〇)
- 第七章 一張清單……………(九〇)

第二部 安全地帶的祕密

- 第八章 白色十字軍……………(九)

第九章	一個恐怖份子的奇異生涯	(一一〇)
第十章	去芬蘭邊境	(一二九)
第十一章	戰鼓前奏	(一四二)
第十二章	富豪和怠工者	(一四七)
第十三章	三件審訊	(一五六)
第十四章	一個時代的死亡	(一六七)

第二部 俄國第五縱隊

第十章	去叛逆的道路	(一七一)
第十六章	第五縱隊的產生	(一八四)
第十七章	叛逆和恐怖	(一九九)
第十八章	克里姆林宮的暗殺	(二二七)
第十九章	決定的日子	(二三二)
第二十章	餘波	(二四八)

第二十一章 墨西哥的暗殺……………(二六四)

第四部 從慕尼黑到舊金山

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二七三)

第二十三章 美國的反共……………(二九一)

第二十四章 十六人之案……………(三二六)

第二十五章 聯合國……………(三三六)

後記

第一部 革命與反革命

第一章 蘇維埃權力的勃興

一 密命赴彼得堡

在那一九一七的決定年頭的仲夏，當俄國的革命火山沸騰咆哮的時候，一個美國人名叫雷孟·羅賓斯少校的，負着極重要的密命到達彼得堡。公開地，他是以美國紅十字會分隊副首領的資格去旅行，暗地裏，他却是爲美國陸軍情報處服務的。他的祕密使命是幫助保持俄國對德作戰。

那時候東線的形勢已瀕於絕望。指揮失當和裝備窳陋的俄國陸軍已經被德國切成碎塊。由於戰爭

的重壓，以及內部的潰爛，封建的沙皇政權已經由動搖而倒塌了。三月間，沙皇尼古拉第二被迫遜位，一個臨時政府建立起來了。「和平、麵包和土地！」的革命呼聲席捲農村，匯合了厭戰，飢荒和無產的俄國老百姓的逼切願望和古老渴求。

俄羅斯的盟邦——英國、法國和美國——深怕俄軍立即瓦解。一百萬德軍就隨時可以突然從東線解脫出來，而衝向西線疲勞的協約國軍隊。同樣可慮的是烏克蘭的小麥，頓內次的煤，以及俄國土地上所有其它無盡藏的資源落入德國帝國主義的貪婪胃口所引起的影響。

協約國是在以最大的努力保持俄國不退出戰爭——至少在美國的增援部隊到達西線之前。羅賓斯少校是許多被匆忙派赴彼得堡去盡力保持俄國參戰的外交家、軍事家和特別情報員中的一個。

當時美國駐俄大使法蘭西斯深信全部俄國的變亂是德國陰謀的結果，所有俄國的革命家都是外國特務。無論如何，他認為整個事件不久即將消散。

但是沙皇遜位之後，俄國的革命並沒有平靜下來，而只是在開始呢。俄國的軍隊已經在瓦解，似乎沒有人能夠阻止它。臨時政府總理克倫斯基出巡東線，向部隊發表雄亮的演說，對他們保證「勝利、民主與和平」已近在目前。但是飢餓與暴怒的俄國士兵不為所動，繼續逃散。

在後方，歸來的士兵匯合了革命的工人和農民。到處有士兵、工人和農民自動組織他們自己的革命委員會，或如他們所叫的「蘇維埃」，選舉代表向彼得堡政府陳述他們的「和平、麵包與土地」的

要求。

當羅賓斯少校到達彼得堡時，飢餓與絕望的人民羣衆像一股巨大的黑潮水散佈大地。這首都雲集着直從泥濘的前線戰壕來的代表，要求終止戰爭，搶麵包的事差不多每天發生。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俄國的共產黨組織，這時候已被克倫斯基政府宣佈爲非法的而迫入地下活動——權力與聲威迅速地增長着。

羅賓斯拒絕接受法蘭西斯大使以及他的沙皇政府朋友們關於俄國真相的見解。他不願耗費時間在彼得堡的沙籠裏，却跑到外面去用他自己的眼光看俄國的景象。他旅行全國，考察工廠、職工會、兵營、甚至傳染鼠子的東線戰壕。爲要發現俄國究竟發生着什麼事情，羅賓斯深入俄國人民中去。

全俄國這一年好像是一個廣大的、喧嚷的爭辯社會，經過數世紀以來被壓制的沉默，人民終於發現他們的舌頭了。到處都在開會。每個人都有話說。政府官員，親協約國的宣傳家，布爾什維克黨人，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黨人——都同時說話了。布爾什維克黨人是最受歡迎的說客。兵士、工人和農民經常複述着他們所說的話。

「告訴我，我是爲着什麼作戰的啊，」一個俄國兵士在一次這種慣常的集會中要求道，「是爲着君士但丁堡還是自由的俄羅斯？是爲着民主還是資本主義的掠奪者們？如果你能給我證明，我是在保衛革命，我將不用強拉便出來作戰。當土地是屬於農民們，工廠屬於工人們，而權力屬於蘇維埃時，

我們就知道有點東西要我們爲它而戰，而我們就決心爲它而戰！」

同時，羅賓斯也並沒有疏忽他的紅十字會的職務。他的工作是使飢荒的城市獲得食糧。在伏爾加河下游，羅賓斯發現大量的穀物在倉庫中腐爛着。因爲缺乏交通工具，這穀物無法移動。在腐敗無能的沙皇治下，所有的運輸都陷於停頓狀態，而克倫斯基也沒有出過什麼補救辦法。羅賓斯建議組織一個駁船隊下伏爾加河去運出這穀物。克倫斯基政府的官却告訴不能這樣做。一個農民走上前來給羅賓斯介紹他自己。他是地方農民蘇維埃的主席。他告訴羅賓斯可以弄到駁船。第二天早晨那穀物便開始被移運向莫斯科和彼得堡了。

在每一地方羅賓斯都看到克倫斯基政府的混亂和束手無策，對照着革命蘇維埃的有組織和當機立斷。

頭一次羅賓斯跑到一個鄉村去求見地方政府的官員，農民們都笑他。「最好還是去看蘇維埃的主席」，他們對他說。

「蘇維埃是什麼？」羅賓斯說。

「工人們、兵士們和農民們的代表機關。」

「可是這只是一種革命組織啊，」羅賓斯抗議說，「我要見民政組織——正規的民政機關。」

農民們大笑。「喔，是那東西！那是一文錢也不值的。你最好還是去看蘇維埃的主席！」

回到彼得堡，羅賓斯把考察經過做一個初步報告給紅十字會分隊長湯姆遜上校。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羅賓斯說，是「一種在彼得堡、莫斯科和若干別的城市藉刺刀支持的簽押公文的上層玩意」。這個國家的真正政府是蘇維埃的組織。不過克倫斯基主張繼續對德作戰，而因為這一理由羅賓斯相信他的權力應被維持。如果協約國希望防止俄羅斯陷於全般混亂，因而被德國所支配，它們就必須運用他們的所有影響使克倫斯基承認蘇維埃的組織而與他們合作。美國政府必須完全認清事實，以免後悔不及。羅賓斯建議一種勇敢的舉動：立即發動巨大的高壓的宣傳運動，說服俄國人民，是德國構成對他們革命的真正威脅。

出乎羅賓斯意料之外，湯姆遜上校完全同意了他的報告和他的建議。他對羅賓斯說，他將把這宣傳計劃摘要電告華盛頓，請求批准和撥給經費。同時，由於時間太寶貴，羅賓斯應先去實行起來。

「但是錢那裏來呢？」羅賓斯問。

「從我自己的款子中先提出一百萬來，」湯姆遜說。

主要的事情，湯姆遜上校說，是要保持俄國的軍隊在東線和使德國不能染指俄羅斯。上校很知道這事情有被捲入於干涉俄國內政的危險。

「你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羅賓斯？」他說。

「我想這是挽救目前形勢的唯一機會，上校，」羅賓斯答道。

「不，我的意思是，你是否知道這對個人將意味着什麼？」

「什麼呀？」

「這意味着如果我們失敗，你將被槍斃。」

羅賓斯聳聳肩膀。「更好的人，更年青的人，每天在西線被槍斃着呢。」停一會他加上說，「上校，如果我被槍決，你將受絞刑吧。」

二 反革命

當寒冷而沉鬱的秋風從波羅的海掃過來，而低暗的雲塊不祥地壓在城市上空時，事變在彼得堡發展到它的歷史的頂點。

面色灰白而神經緊張，穿着他慣常的密鈕的棕色制服，眼睛突出，右臂像拿破崙的姿態彎着肘，臨時政府主席克倫斯基在冬宮自己的房裏踱來踱去。

「他們究竟期望於我的是什麼呢？」他對着羅賓斯叫喊。「一半時間我被迫着談西歐的自由主義以滿足協約國，其餘的時間我便要談俄國的斯拉夫社會主義以保全我的生命！」

克倫斯基的煩亂是有原因的。在他背後，他的主要支持者俄國的百萬財主和他的英法盟友，已經

在陰謀剝奪他的權力了。

俄國的富豪們公開威脅說，如果英國和法國拒絕採取行動制止革命，他們就乞援於德國人。

「革命是一種病症，」俄國大財主斯泰芬·喬治維文·里昂諾夫告訴美國記者約翰·雷德說。「外國遲早要來干涉，就像一個人要干涉小孩的病，治好他和教他怎樣走路。」

另一位俄國富豪里亞布辛斯基宣稱，唯一解決辦法是。「……握住人民的僞友——民主蘇維埃和委員會——的喉管！」

駐俄英國外交情報處處長霍爾爵士和這些俄國富豪們會談之後，便回到倫敦報告說，軍事獨裁是對俄國問題的最好答覆。據霍爾的意見，俄國獨裁者最合適的人選是高爾察克海軍元帥——霍爾說他是俄國人中最有「英國紳士」風的——，以及考爾尼洛夫將軍，俄國中的哥薩克總司令。

英國和法國政府決定支持考爾尼洛夫將軍。他被認為是一個強有力的人，能立即保持俄國參戰，壓制革命和維護英法在俄國的財政利益。

當羅賓斯得知這一決定時，他感覺到協約國已經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們不了解俄國人民的氣質。他們正給布爾什維克人一個很好的把柄，那些人一開始就預言克倫斯基政權不過是在祕密準備中的反革命的一個假面。英國大使館武官和英國駐彼得堡軍事代表團團長諾克斯少將却粗暴地叫羅賓斯不要多嘴。

預謀的政變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八日發生了。最初由考爾尼洛夫以陸軍總司令的名義發表一個宣言，號召推翻臨時政府和建立「紀律與秩序」。標着「俄國英雄考爾尼洛夫」的小冊子成千成萬地突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出現。數年後克倫斯基在他寫的一本書叫做「災變」中說：「這些小冊子是用英國代表團的錢印的，從彼得堡的英國大使館用武官諾克斯將軍的鐵道馬車運到莫斯科」。考爾尼洛夫下令二萬隊伍回彼得堡進軍。法國和英國的軍官穿着俄國軍服與考爾尼洛夫的隊伍一同前進。

克倫斯基對於這種背信異常驚愕。在倫敦和巴黎，他仍然被捧為「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和「俄國羣衆的英雄」。可是在俄國的協約國代表們却要推翻他！克倫斯基絕望地弄得不知所措。

布爾什維克控制下的彼得堡蘇維埃，下令立刻動員。武裝工人與從波羅的艦隊歸來的革命水手和從前線回來的兵士結合起來。障礙物和鐵絲網佈滿了這城市的街頭。大砲和機關槍也裝置起來了。「赤衛軍」——戴着帽子和皮短衣，拿着來福槍和手榴彈的工人們——在泥濘和高低不平的街衢上巡邏着。

四天之內，考爾尼洛夫的軍隊瓦解了。將軍本人被他部隊裏秘密成立的士兵委員會逮捕起來。舊政權中有四十多位將軍牽連在考爾尼洛夫的陰謀裏，第一天下午便被看管在彼得堡的亞斯多利亞大飯店裏。克倫斯基的國防副部長沙文可夫也因為參與這陰謀而受輿論的指責不得不離職。臨時政府搖搖欲墜了。

這政變的結局正造成它所要防止的事情：布爾什維克的勝利和蘇維埃勢力的揚威。是蘇維埃而不是克倫斯基在彼得堡掌握着實際權力。

三 革命

事情現在用閃電的速度移動了。依然是在地下，列寧已經給革命提出一個新的口號：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打倒臨時政府！

十一月三日，在俄國的協約國軍事領袖們在湯姆遜上校的辦公室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怎樣才可以制止布爾什維克的活動呢？法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尼賽爾將軍痛斥臨時政府的無能。罵俄國的兵士爲「黃狗」。一位俄國將軍臉色發赤，懷怒衝出室外。

諾克斯將軍責難美國沒有支持考爾尼洛夫。

「我并不要鞏固克倫斯基和他的政府」，諾克斯向羅賓斯咆哮說。「那是無能，無效率和無用處的。你們應該支持考爾尼洛夫！」

「是的，將軍，」羅賓斯回答說，「你不是已經支持過考爾尼洛夫了嗎？」

那位英國將軍發怒了。「今天俄國的唯一事情是軍事獨裁，」他說。「這些人民需要有一隻拿着

鞭子的手君臨他們！」

「將軍，」羅賓斯說，「你可以得到一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獨裁啊。」

「你的意思是指列寧——布爾什維克這廢料嗎？」

「是的，這正是我的意思。」

「羅賓斯，」諾克斯說，「你不是一個軍事人員；你對於軍事上的事情完全不懂。軍事人員知道做些什麼和利用怎樣的材料。我們把他們支持起來然後射殺他們。」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在這次祕密會議後四天，布爾什維克取得了俄國的政權。

震動世界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來得那麼突異，最初差不多是覺察不出來的。這是歷史上最和平的革命。小隊兵士和水手偶爾在首都行進着。只有一些星散零落的槍聲。男人和女人們聚集在寒冷的街頭，辯論着，做着手勢，讀着最近的呼籲和宣言。習慣的矛盾謠言風傳着，街車上上下下。主婦們在店鋪進進出出。彼得堡的保守報紙那一天照常出版，竟沒有報導革命已經發生。

很少遇到抵抗，布爾什維克佔領了電話局，電報局，國家銀行和內閣。克倫斯基政府所在的冬宮被包圍起來。

克倫斯基本人那天下午從美國大使館借來一部插着美國旗子的快卡逃跑了。當他離開時，他給法蘭西斯大使送了一急訊說，五天之內他將從前線帶着隊伍回來清算這局勢。

將近午夜，卡車在泥濘的街上蠕動，散出一些紙片，上面寫着：

給俄羅斯的公民們！

臨時政府已被廢除了。國家的權力已過渡到彼得堡工人和兵士代表的蘇維埃機關，軍事革命委員會之手，它是彼得堡無產階級和駐屯軍的領導者。

人民戰鬥的目的是：立即提出一種民主的和平，取消地主對於土地的財產權，工人管制生產，一個蘇維埃政府的創立——這目的已安然達到了。

工人、兵士和農民的革命萬歲！

十一月七日夜十時四十五分，工人和兵士代表蘇維埃全俄大會在斯摩爾尼學院的大禮堂舉行會議。當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們一個跟着一個在講壇說話時，骯髒的，鬚髮蓬鬆的，疲倦的蘇維埃代表們——戰壕泥漿未脫的兵士，穿着黑綳襯衫的工人，戴着小圓白帽的水手——都用全神在傾聽着。會議繼續了兩天。在第二天的傍晚，當一個矮胖的，穿着皺脹如囊的襯衫的人在講台站立起來的時候，歡呼聲和掌聲雷動起來。

歡呼聲繼續數分鐘之久。這人身微向前，說道：「我們現在可以進行建立社會主義的秩序了！」這說話的人就是列寧。

四 不承認

蘇維埃政府成立後的第二天早晨，法蘭西斯大使電告華盛頓說，新的蘇維埃政權的壽命不過是幾天間的事。他力主國務院不要承認這個俄國政府，直到布爾什維克被推翻而代以「愛國的俄羅斯人」。

在這同一早晨，羅賓斯走進彼得堡美國紅十字會總部湯姆遜的辦公室。

「長官，」羅賓斯說，「我們必須趕快離開了！認為克倫斯基是在什麼地方建立着一支軍隊，哥薩克們正從頓河趕來，以及自衛軍已從芬蘭出動等，都是胡說！他們永遠到不了這兒。在這之間拿着來福槍的農民太多了。」

羅賓斯要求他的長官准許他到斯摩爾尼去和列寧會一次面。湯姆遜上校答應了，他同時給羅賓斯看他剛收到從華盛頓來的命令。他被召立即回國諮詢。他的職務由羅賓斯接替。

他們分手之後，羅賓斯立即驅車到斯摩爾尼求見列寧。

「我是支持克倫斯基的，」羅賓斯坦白地說，「不過當我看見一個屍體時我不能不承認他是屍體，因此我承認臨時政府是死了。我要知道美國紅十字會能否替俄國人民服務而不致損害我們的國家利益。我不贊成你的內政計劃，不過這與我的業務無關。」

列寧對於這位坦白的美國人立刻發生興趣。他試圖向羅賓斯解釋新政權的性質。

「他們說我是一個獨裁者。」列寧說，「目前我的確是的。我是一個獨裁者，因為我背後有農民和工人羣衆的支持。當我停止執行他們的意志時，他們將剝奪我的權力，而我將和沙皇一樣無

可作爲了。」

關於蘇維埃治下的經濟情況，列寧說：「我們是要拿一個生產者的共和國向世界挑戰。我們不容許在蘇維埃國家有任何人單純擁有儲倉，單純有所有權。我們維護生產者。頓內次的煤藏將由煤的生產者所代表；鐵路由運輸的生產者所代表；郵政系統由這類交通的生產者所代表，等等。」

列寧給羅賓斯描述布爾什維克計劃的另一主要方面：民族問題的解決。在沙皇治下，俄國的少數民族被無情地壓迫着，把它們變成臣屬。所有這些，列寧說，是要改變的。反猶以及別的這類原始偏見，沙皇政府拿它來挑撥民族間的感情，必須加以肅清。俄國境內每一個民族和少數民族將獲得完全解放，給與平等的權利，以及地域的和文化的自主性。

羅賓斯問列寧俄國是否還有機會保持對德作戰。列寧坦白地回答說，俄國已經退出戰爭。俄國不能與德國對抗，直到一支新的軍隊——一支紅軍——建立了起來。這是需要時間的。俄國的工業和運輸的整個腐爛機構必須從頭至尾加以改造。

蘇維埃政府，列寧繼續說，需要美國的承認和友誼。他覺察到美國官方的偏見敵視他的政權。他向羅賓斯提供一種最低限度的實際合作計劃。爲酬答美國的技术幫助，蘇維埃政府將負責撤退東線的所有戰爭裝備，以免落在德人之手。

羅賓斯把列寧的建議報告給約德生將軍，美國大使館武官和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約德生將軍便

到斯摩爾尼去跟列甯商談這協議的細節。約德生并向列甯提出另外一個要求，在俄國手中的德國戰爭俘虜在戰事結束前不交回德國。列甯也同意了。

約德生將軍報告法蘭西斯大使說，承認蘇維埃政權是於美國有利的。

「蘇維埃是既成事實的政府，和它的關係應該建立起來，」約德生將軍說。

但是美國大使另有打算，並且已經報告給華盛頓了。

幾天之後，國務卿藍辛來了一封電報，訓令法蘭西斯大使，要美國的代表們與布爾什維克政府斷絕一切直接來往。這電報并特別加上一句：「同樣訓令約德生」。

不久又來第二封電報，召約德生將軍回美國去。

羅賓斯想着用辭職來抗議國務院的政策。出乎他意料之外，法蘭西斯大使要他留任，并繼續他與斯摩爾尼的接觸。

「我以爲你不可遽然和絕對地斬斷你的關係——我的意思是指停止你到那裏的訪問，」法蘭西斯大使對羅賓斯說。「此外，我需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

羅賓斯并不知道這些，但是法蘭西斯大使需要一切他所能收集的關於蘇維埃政府的情報，爲着他自己的特殊原因。

五 祕密外交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日，法蘭西斯大使向華盛頓發出了他第一次關於頓河哥薩克將軍加列丁活動情形的報告。法蘭西斯描寫這位將軍是「加列丁，哥薩克兵總司令，有二十萬人」。加列丁將軍曾在南俄哥薩克中組織了一支白色反革命軍隊，宣布「頓河的獨立」，並準備進軍莫斯科推翻蘇維埃政府。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沙俄軍官祕密團體在替加列丁作反蘇維埃的間諜，並與法蘭西斯大使維持接觸。

由於法蘭西斯的要求，美國駐莫斯科總領事馬丁·森麥斯在數天後又給國務院寄去關於加列丁將軍實力的更詳細報告。森麥斯曾娶一個有錢的沙俄貴族的女兒為妻，因此對於蘇維埃政權的偏見比大使本人更為強烈。據森麥斯給國務院的報告，加列丁已經把南俄所有的「忠」「誠」份子都糾集起來了。藍辛國務卿發了一封電報給美國駐倫敦大使，要他介紹一筆祕密借款支持加列丁。這筆借款，國務卿說，是要通過英國或法國政府的特務機關。

法蘭西斯大使同時受到訓令，在彼得堡跟加列丁的特務接觸時要特別小心，以免引起布爾什維克的疑竇。

雖然是那樣的謹慎從事，這陰謀終於被蘇維埃政府發覺了。十二月中，蘇維埃報紙痛斥美國大使與加列丁的祕密陰謀。法蘭西斯却輕輕地否認任何關於這位哥薩領袖的知識。

「我正給報紙寫一個申明，」法蘭西斯於十二月廿二日電告藍辛國務卿說，「它將首先否認關於加列丁運動的一切聯繫或知識，說明你的訓令是決定和強調不要干涉內政，說明我已同樣審慎地顧慮到這一點。」

被協約國的仇視所孤立，同時本身太弱，敵不過龐大的德國戰爭機構，蘇維埃政府須要盡它的所能保衛它自己。最直接的威脅是德國。

爲着挽救新俄羅斯，和爭取時間進行主要的改建工作和創造一支紅軍，列甯建議與德國簽和。

「我們終究是要和平的，」列甯在詳細檢討了俄國在工業、運輸和軍隊方面的可憐條件後說。「我們需要強大，而這是需要時間的……如果德軍開始前進，我們將被迫簽訂任何種類的和約，那時候的和平便更壞了。」

在列甯堅持之下，蘇維埃和平代表團便趕速到德軍東線總部所在的布勒斯特—里多伏斯克去，探聽德國的和平條件。

十二月二十三日，布勒斯特—里多伏斯克首次和平談商舉行之後第二天，英國和法國的代表在巴黎祕密商定開除蘇維埃俄國的協議。這協議規定英國將在俄國獲得一個「勢力圈」，享受高加索的油和波羅的海各省的控制權。法國的「勢力圈」將取得頓內次盆地的鐵和煤，以及克里米亞的控制權。

這一祕密協定無疑地形成了以後數年間這兩個國家對俄國的干涉政策。

第二章 針鋒相對

一 英國密探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風雪的午夜，一個漂亮的年青蘇格蘭人身裹毛皮大衣，藉燈籠的燭光摸索着越過芬蘭與俄國交界的一座部分地破壞了的橋樑。內戰正在芬蘭激烈地進行，橋上的鐵道交通已經中斷了。芬蘭的紅黨政府派了一個警衛護送他和他的行李到蘇境乘火車去彼得堡。這位旅行者是布魯西·洛克哈特，英國戰時內閣的特派員。

洛克哈特出身英國「公學」，二十四歲參加外交工作。他漂亮而聰明，在英國外交部會被譽為最有才幹和最有希望的年青人。三十歲的時候，他當了英國駐莫斯科的副領事。他說一口好俄語，對於

俄國的政治和內情也十分熟悉。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六個星期他曾被召回倫敦。

現在他是奉勞合喬治首相個人之命回到俄國來的。從回國中的湯姆遜上校那裏，勞合喬治對俄國發生的事情獲得深刻的印象。這位羅賓斯的舊上司激烈地抨擊協約國的拒絕承認蘇維埃政權。接着湯姆遜與勞合喬治的會談之後，洛克哈特便被選派到俄國去與蘇維埃政權建立某種工作關係。

但是這位漂亮的年青蘇格蘭人也是英國外務情報處的一名密探。他的祕密任務是為英國的目的擴大蘇維埃政府中已經存在的反對運動。

反對列甯的運動是由野心家外交人民委員長托洛斯基領導的。他認為自己是列甯的必然繼承人。十四年來，托洛斯基曾激烈地反對布爾什維克；只是到一九一七年八月，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幾個月，他才加入列甯的黨而隨着它獲得權位。在布爾什維克內部，托洛斯基組織了一個反對列甯的左派。

當洛克哈特於一九一八年初到達彼得堡時，外交人民委員長托洛斯基正任蘇聯和平代表團團長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出席會議。

托洛斯基被派到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去，是攜有列甯的關於簽訂和約的嚴格訓令的。但是棄置這訓令於不顧，托洛斯基却發出一種煽動性的號召，要求歐洲無產階級起來推翻他們的政府。蘇維埃政府，他宣稱，無論如何也不會跟資本主義政權講和的。『不和平也不戰爭！』托洛斯基叫喊着。他告訴德國人說，俄國軍隊已再無力作戰，將繼續復員，但却不講和。

列甯憤怒地斥責托洛斯基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的行徑和他的主張——「罷戰、拒和、軍隊復員——認為是『瘋狂或比瘋狂更壞。』」

英國外交部，如洛克哈特後來在他的回憶錄所透露的，極感興趣於這種「列甯與托洛斯基之間的不和——這是我們的政府所期望多多益善的」。

托洛斯基這種行動的結果，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的和平談判便失敗了。德軍最高統帥部首先就不想跟布爾什維克打交道。據列甯說，托洛斯基已為德國人所利用，「實際上幫助了德國帝國主義者」。

托洛斯基回到彼得堡，反駁列甯的告誡說：「德軍是不敢前進的！」

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的和平談判破裂之後十天，德軍最高統帥部沿着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全部東線發動了一次大攻勢。在南部，德軍的兵羣蜂擁入烏克蘭平原。在中部，攻勢從波蘭捲向莫斯科。在北部，那爾瓦陷落而彼得堡遭受威脅。每一處前線的舊俄軍隊殘部都潰亂逃散了。

災禍降臨於新俄羅斯的頭上。

從城市傾瀉而出。由他們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匆忙動員起來，武裝工人和赤衛軍組成了團隊去阻止德軍的前進。第一批新紅軍出動了。二月二十三日，在北斯哥夫，德軍被抵住了。彼得堡因此暫時獲救。

第二次蘇維埃和平代表團，這時候沒有了托洛斯基，便又趕到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去。

作為和平的代價，現在德國要求割讓烏克蘭，芬蘭，波蘭和高加索，並以俄國的金、小麥、石油、煤和其它礦產為賠償。

當這些和平條款宣布之後，反對「德國帝國主義強盜」的憤怒浪潮席卷整個蘇維埃俄國。德軍最高統帥部，列甯宣稱，是想藉這種「強盜和平」來瓦解蘇維埃俄國和消滅蘇維埃政權。

照洛克哈特的意見，協約國在這種情形之下唯一應做的事情是支持俄國對抗德國。蘇維埃政府並不隱瞞它要承認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平的勉強。據洛克哈特觀察，布爾什維克所要問的是：協約國的態度究竟怎樣？它們將承認蘇維埃政府而給它助力呢，還是讓德國強迫俄國接受這種「強盜」和平呢？

起初，洛克哈特傾向於相信英國在俄國的利益要求着幫助托洛斯基反對列甯。托洛斯基和他的信徒們現在正以這種和平政策將導向「出賣革命」為理由來攻擊列甯。托洛斯基計劃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成立一個所謂「聖戰」集團，以圖獲得協約國的支持而迫使列甯退位。

照他在「回憶錄」中所說，洛克哈特當托洛斯基從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回來後便立刻與這位外交人民委員長建立私人接觸。托洛斯基曾允許在他斯摩爾尼的私人辦公室與洛克哈特會談兩小時。這位英國密探跟外交人民委員長很快便投契起來了。

到達彼得堡不久，洛克哈特便遇到了羅賓斯。這位美國人對於俄國問題的遠見立即使他發生深刻印象。羅賓斯不同意協約國的不承認主義。他用雄辯的語言向洛克哈特描述舊俄的淒慘景象，以及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萬千被壓迫者的大翻身。

羅賓斯又把洛克哈特帶到斯摩爾尼去觀察新政權的實際行動。當他們穿過柔軟的飛雪回到彼得堡時，羅賓斯苦痛地宣說，協約國的大使們，對蘇維埃政府進行秘密陰謀，只是『替德國在俄國造機會』罷了。

蘇維埃政府已經穩定下來了，協約國愈早承認事實愈好。羅賓斯更坦白地說，洛克哈特可以從別的協約國代表們和密探們那裏得到完全不同的故事，這些人會造出所有種類的文件證據來支持他們的主張。『這裏有着人類史上前所未見那麼多的偽造文件！』羅賓斯說。甚至有些文件證明羅賓斯本人是一個布爾什維克，而同時，却又在替華爾街攫取俄國的商業特權。

兩人不久便成爲親密的，差不多離不開的朋友。

二 子夜

一九一八年早春，蘇維埃政府面臨着這樣的形勢：德國準備用武力推翻蘇維埃政府，如果俄國人

拒絕承認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平條約的話；英國和法國在祕密地支持集結於阿堪遜，摩爾曼斯克和頓河的反革命勢力；日本在協約國同意之下，計劃着佔領海參威和侵入西伯利亞……

在和洛克哈特的一次會見中，列甯對這位英國代表說，蘇維埃政府將遷移到莫斯科，因為恐怕德國要進攻彼得堡。布爾什維克準備應戰，如果必要，甚至退入伏爾加和烏拉爾。不過他們是站在他們自己的立場作戰。他們決不能為協約國利用作牟利的工具。如果協約國瞭解這一點，列甯對洛克哈特說，這兒便是一個極好的合作機會。蘇俄絕端需要助力以抵抗德軍。

『同時』，列甯嚴肅地說，『我確信你們的政府絕不會從這一角度來看事情的。它是一個反動的政府。它將和俄國的反動派合作。』

洛克哈特把這次會見的要點電告英國外交部。幾天之後，他收到倫敦來的一封信。這電報傳述一個「軍事專家」的意見說，目前在俄國最需要的是有一個英國軍官的小而有力的核心組織，以領導那些「忠心的俄國人」迅速消滅布爾什維克主義。

二月二十三日，法蘭西斯大使寫一封信給他的兒子說：

我的計劃是盡我的所能繼續留在俄國。單獨的議和如果實現，我是沒有被德軍俘虜的危險的。不過這種單獨議和對於協約國是一種嚴重的打擊。如果俄國有任何一地區拒絕承認布爾什維克政府有權接受這種和平，我將設法住到那地區去鼓動叛變。

寫了這信之後，法蘭西斯大使便到莫斯科與阿堪遮間的一個小城伏羅格達去與法國大使諾倫和他協約國外交官會合起來。顯然的，協約國政府已經決定無論如何不與蘇維埃政權合作。

羅賓斯跟托洛斯基討論這一危機，這時候他已經公開承認了他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反對列甯的「錯誤」，現在正設法在列甯眼中重建他的地位。

「你是否需要阻止布勒斯特條約的批准呢？」托洛斯基問羅賓斯。

「當然！」羅賓斯回答說。「但是列甯贊成它啊，而且，坦白地說，人民委員長，列甯現在是一切的主宰啊！」

「你錯了」，托洛斯基說。「列甯深知德軍前進的威脅是如此重大，假如他能從協約國得到合作和支持，他將拒絕布勒斯特和約，必要時可以從莫斯科和彼得堡撤退到愛卡特陵堡，在烏拉爾重建戰線，而在協約國的支持下與德軍周旋。」

在羅賓斯的急迫懇求之下，列甯同意起草一個正式照會給美國政府。他并不相信能得到有利的答覆，不過他願意試試看。

這照會由羅賓斯轉給美國政府，要點是：

假如(a)全俄蘇維埃大會拒絕批准德國的和平條約，或(b)如果德國政府破壞和約而重新發動攻勢以繼

續強盜掠奪……

(一)蘇維埃政府在抵抗德國中能否仰仗美國、英國和法國的支持？

(二)在最近將來能提供怎樣的 support——軍事裝備，運輸供應，生活必需品？——條件怎樣？

(三)美國本身能提供怎樣的 support？……

全俄蘇維埃大會是要在三月十二日開會討論布勒斯特和約的批准的。在羅賓斯的請求之下，列甯答應把會期延到三月十四日，使羅賓斯和洛克哈特多有兩天時間去說服他們的政府。

一九一八年三月五日，洛克哈特向英國外交部發出一個最後的，懇切的電報，請求承認蘇維埃政府。

但是倫敦方面沒有回覆，只有洛克哈特的妻子寄來一封信，要他小心，并警告他說，外交部紛紛傳說他已變成一個「紅黨」了……

三月十四日，全俄蘇維埃大會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們兩天兩夜辯論着布勒斯特條約的批准問題。托洛斯基的反對是賣盡氣力的，他企圖從這不受歡迎的和平條約中賺取政治資本。

到第二天中夜之前一點鐘，列甯把坐在講台旁的羅賓斯召來。

「你從你的政府那邊得到什麼消息？」

「沒有！」

「洛克哈特得到什麼？」

「沒有！」

列甯聳聳肩膀。「現在我上講台了，」他對羅賓斯說。「我去主張批准條約。它會被批准的。」列甯講了一個鐘頭的話。他並沒有化工夫去敘說這條約將給俄國帶來怎樣的災難，而只用耐心的邏輯，指出蘇維埃政府正從各方面受到孤立與威脅，必須以任何代價來獲得一口呼吸。

布勒斯特條約被批准了。

大會發表了一個聲明：

在目前的條件下，俄羅斯共和國蘇維埃政府，單憑它自己的軍隊是不能夠抵擋德國帝國主義的武裝突進的，而爲着拯救革命的俄羅斯，不得不接受置於它面前的條件。

三 任務終結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法蘭西斯大使電告國務院說：「羅賓斯以及洛克哈特都會熱心於承認蘇維埃政府，但是閣下及所有協約國都反對承認，而我本人是一貫地拒絕推荐它的，我并且感覺到我不沒有錯。」

幾個星期之後，羅賓斯收到藍辛國務卿的電報：「請即回國述職」。

當他乘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橫越俄羅斯到海參威候船時，羅賓斯接連收到國務院的三封電報，每一封都是同樣的訓令，叫他不要作任何種類的公開談話。

回到華盛頓之後，羅賓斯給藍辛國務卿上了一個報告，猛烈地責難協約國干涉蘇俄的觀念。這報告還附有一個發展美蘇商業關係的詳細計劃，是列甯在羅賓斯離開莫斯科之前交給他，要他轉呈威爾遜總統的。

列甯的計劃永遠沒有到達威爾遜那裏。

羅賓斯想親自去見總統，但是沒有成功。他每走一步都受監視着。他想把他的見聞在報紙上發表，但是報紙或者不登，或者把他要說的話完全歪曲了。

一九一八年夏季，雖然美國是在跟德國作戰，而不是跟俄國，「紐約時報」已經把布爾什維克描寫為「我們的最惡毒的敵人」和「掠奪成性的野獸」了。蘇維埃的領袖們在美國報紙上普遍地被斥責為德國的「僱傭特務」。「屠夫」，「暗殺家和瘋子」，「血醉犯」，「廢料」等是美國報紙加於列甯和他的同僚們的頭銜。在國會，他們被稱為「那些該殺的野獸」。

法蘭西斯留在俄國直到一九一八年七月，每隔一個時期，他就發表宣言或聲明號召俄國人民推翻蘇維埃政府。正當法蘭西斯動身回美之前，他收到蘇維埃政府新任外交人民委員長齊卓林一封電報，表示向美國人民致敬。法蘭西斯後來敘述到他對這電報的處置。「這電報顯然是要給美國的和平主義

者們消受的。」這位前任大使在他所著的「美國大使所見的俄羅斯」一書中說，「我恐怕國務院把它向美國人民發表，所以沒有遞上去。」

洛克哈特仍然留在俄國。「我應該辭職回家了」。他後來說。可是，他仍然作爲一個英國密探而留在那裏。

在「回憶錄」中洛克哈特寫道：「我現在已經把自己融合於一種運動中，不管它原來的目的是什麼，現在却是被導向不是反對德國，而是反對現實的俄國政府。」

第三章 大間諜

一 馬西諾來了

革命聖城的彼得堡，外受敵人的包圍，內遭反革命陰謀的威脅，在一九一八年是一個恐怖的城。糧食恐慌，熱力供應和運輸都停頓了。衣服襤褸的男人和女人在蒼涼的，沒有打掃的街上發抖着排成無盡頭的領麵包行列。幽暗的長夜點綴着炮火的聲音。賊幫匪徒散佈全城，搶掠居民，製造恐怖。武裝工人支隊從一座房屋跑到另一座房屋，搜查投機糧商的祕密倉庫，兜捕搶匪和恐怖黨。

蘇維埃政府還沒有建立起完全的控制。貴族奢華的殘留與羣衆的貧困奇怪地對照着。反蘇維埃的報紙繼續出版，天天預言着蘇維埃政權即將塌台。繁華的酒店和旅館依然門戶大開，迎着成羣衣飾

時髦的男女。在夜晚，咖啡店擠滿了人。在豪飲和狂舞之餘，這些沙俄的官僚們，舞星們，著名的黑市投機家以及他們的情婦，交頭接耳地談論着興奮的謠言：『德軍正向莫斯科前進！』——『托洛斯基已逮捕了列甯！』——『列甯發狂了！』。狂想與謊言像伏特加一樣自由地傾流着。陰謀繁殖起來了。

那年春季，有一位M·馬西諾在彼得堡出現。他表示自己是『一個土耳其的東方的商人』。他是一個灰白，長臉，外表陰沉的四十左右的男子，有着隆起的前額，好動的黑眼睛，和肉感的嘴唇。他走路時胸脯挺直，步伐敏捷而沉着。他看來是富有的。女人們發現他吸引力很大。在這蘇維埃臨時首都的不安的氣氛中，馬西諾却以奇特的自信進行着他的業務。

每逢黃昏，馬西諾常常光顧那小小的，煙氣瀰漫的巴爾考夫咖啡室，這是彼得堡反蘇維埃份子的一個出沒場所。咖啡室主人塞爾格·巴爾考夫恭敬地向他招呼。在這咖啡店後面的一個私室裏，馬西諾會見一些神祕的男人和女人，他們用壓低的聲調向他說話。有些人說俄語，有些則說法語或英語。馬西諾熟諳許多種語言。

年青的蘇維埃政府正在努力從混亂中理出秩序。它的繁重的組織工作却被反革命的不斷威脅弄得愈益複雜了。『布爾喬亞們，地主們以及所有的富有階級都在作死命的努力以圖陰險革命』，列甯寫道。在列甯的倡議之下，一個特殊的反怠工和反間諜的組織建立起來了。它叫做『對抗反革命及怠工

非常委員會，「俄語簡寫爲 Cheka（譯音作「切卡」）。

一九一八年夏季，當蘇維埃政府恐怕德軍進攻而遷移到莫斯科時，馬西諾也跟去了。不過在莫斯科，這位土耳其商人的和藹的有錢的外貌完全改變了。他穿戴着一件皮短褲和工人的尖頂帽。他去訪問克里姆林宮了。在大門口他被一個年青的共產黨衛兵截住，這位前時的馬西諾提出一紙蘇維埃的正式文件，證明他是西德奈·喬治維支·呂林斯基，彼得堡「切卡」罪犯部的一名密探。

「呂林斯基同志請進！」衛兵說。

在莫斯科的另一部分，在歌舞明星達格馬拉的奢華別墅裏，這位馬西諾，或者是「切卡」的呂林斯基同志，却叫做君士但丁先生，英國諜報部的一名密探。

在英國大使館，洛克哈特知道他的真正身份：「西德奈·賴利，英國諜報部的神祕人物……著名的英國大間諜。」

二 西德奈·賴利

在所有領導反布爾什維克主義十字軍的冒險家當中，再沒有比英國諜報部的西德奈·賴利大佐更輝煌和特出了。

賴利最初怎樣加入英國諜報部還是一個謎。他出生在沙俄，是一個愛爾蘭船長和一個俄國女人的兒子。他是在黑海海港敖德薩長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他受聘於彼得堡某海軍軍火公司。就在那時候，他的工作也屬於極端機密性質。他擔任着俄國公司與某些德國企業如漢堡造船廠之間的連絡員。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關於德國潛艇和造船計劃的有價值情報開始經常到達倫敦英國海軍部。這情報的來源就是西奈德·賴利。

一九一四年，賴利以「俄亞銀行」的「機要代表」身份出現於日本。從日本他又渡海到美國，在那裏跟美國銀行家和軍火商談交易。

他有語言天才，能講七種方言。不久他便被從美國召回到歐洲去擔任重要任務。一九一六年，他從瑞士邊境潛入德國。假扮成一個德國海軍軍官，他深入到德國海軍部。他偷了德國海軍情報部的秘密電碼送回倫敦。這也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秘密工作的最大傑作。

早在一九一八年，賴利便被調到俄國，擔任英國秘密情報處的首長。他的許多私人朋友，廣大的業務關係，以及對於俄國反革命內幕的熟識，使他成爲這一職位理想人物。此外他個人對於布爾什維克以至整個俄國革命都切骨痛恨。

到達俄羅斯之後，他立即投入反蘇維埃的陰謀中。他誓願要推翻蘇維埃政府。

三 金錢與暗殺

一九一八年在俄國最強大的反布爾什維克政黨是「社會革命黨」，它倡導農業社會主義。它的領袖波里斯·沙文可夫，一度任克倫斯基的國防部長，後來又參加考爾尼洛夫的流產政變。社會革命黨早先曾用恐怖主義作爲一種武器對付沙皇。現在他們準備拿這同一的武器轉向布爾什維克黨人。

社會革命黨接受法國情報處的金錢援助。沙文可夫得到法國大使諾倫親手交給他的經費之後，便在莫斯科重新建立前社會革命黨的恐怖機構，取名「俄羅斯復興社」。它的目的是計劃暗殺列甯和別的蘇維埃領袖。在賴利的建議之下，英國諜報部也開始以金錢供給沙文可夫訓練和武裝他的恐怖主義者。

不過賴利是一個熱烈的沙皇擁護者，他不信賴社會革命黨，因爲它準備建立一個新的俄國政府以代替蘇維埃政權。除了沙文可夫個人他認爲完全可靠之外，他覺得那些左派的社會革命黨人代表着一種危險的極端勢力。其中有些已經知道與布爾什維克黨中托洛斯基所領導的反對派有聯繫。賴利準備爲他自己的目的利用這些人一下，但是他決定把俄國的極端主義消滅。他需要一種軍事獨裁，作爲恢復沙皇政體的一個步驟。因此，當他繼續接濟和鼓勵社會革命黨的恐怖主義者以及其他極端反蘇維埃的集團時，這位英國間諜同時小心地在建立着一個他自己的陰謀機關。

跟沙俄軍官同盟，沙俄秘密警察殘部，沙文可夫的恐怖主義者們，以及類似的反革命份子取得聯繫後，賴利的機關很快便在全莫斯科和彼得堡發展起來了。許多賴利的舊友和沙皇時代的相識加入他的組織。這些友人包含杜巴斯基伯爵，曾聘用賴利當連絡員的海軍軍火公司經理；沙俄將軍沃德尼支；咖啡館店主巴爾考夫；歌舞明星達格馬拉；大律師格拉馬提可夫，他現在成爲賴利與社會革命黨的主要連絡人；前秘密警察奧爾洛夫斯基，賴利的偽造「切卡」通行證就是從他那裏弄來的，這東西使他能自由地在蘇俄各處旅行。

這些以及別的密探們，一部份深入克里姆林宮和紅軍參謀總部，使賴利對於蘇維埃政府的每一舉動都得到詳細情報。這位英國間諜因此能够吹說，密封的紅軍命令「在莫斯科被開啓前早在倫敦被讀到了」。

接濟賴利活動的巨額金錢，總數約達數百萬盧布，是藏在歌舞星達格馬拉的莫斯科別墅裏。這些錢賴利是從英國大使館得來的。洛克哈特經手把錢收集起來然後由英國諜報部的希克斯上尉交給賴利。洛克哈特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敘述當時集錢的方法說：

許多俄國人隱藏着大量盧布。他們當然很高興把它換成倫敦的定期支票。爲避免嫌疑，我們通過莫斯科的英國商店收集盧布。他們跟俄國人講定匯率，開給期票。盧布送到美國總領事館，然後交給希克斯。

最後，這位英國間諜甚至起草了一個新政府的詳細計劃，準備蘇維埃政府被推翻後取而代之。賴

利的私人朋友在這新政權中担任着重要職務：

一個臨時政府的全部安排已經計劃好了。我的偉大友人和盟友格拉馬提可夫任內政部長，所有警務和財政的事體都歸他掌理。杜巴斯基，我的老友和業務夥伴，担任俄國一個最大商行的總經理，沃德尼支，杜巴斯基和格拉馬提可夫將組織一個臨時政府來壓制安那琪活動，那是這一次革命後不可避免的。

反蘇維埃運動的第一拳是由沙文可夫的恐怖主義者打出來的。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蘇維埃新聞事業人民部長伏洛達爾斯基剛離開彼得堡奧布楚夫工廠的工人集會，便被一個社會革命黨的恐怖主義者暗殺了。接着，兩個星期之內，德國大使密爾巴克七月六日在莫斯科也被暗殺了。社會革命黨的目的是在布爾什維克的行列中引起恐怖，同時促成德國的進攻而陷布爾什維克於死地。

當德國大使被暗殺那天，第五屆全俄蘇維埃大會正在莫斯科歌劇院開會。協約國的觀察家坐在包廂裏傾聽代表們致詞。洛克哈特跟一些別的協約國密探和外交官坐在一個包廂裏。當賴利進來時，他知道已發生了意外事情。這位英國間諜臉色發青而激動。在匆忙的耳語中他把事情告訴了洛克哈特。

殺密爾巴克的槍聲本來是要成爲社會革命黨與布爾什維克黨內異端份子聯合在全國起事的信號。社會革命黨的砲手準備炸毀歌劇院而將蘇維埃代表逮捕起來。但是不知什麼地方出了漏子。歌劇院現在由紅軍兵士包圍着。街上雖有槍聲，但是顯然的，蘇維埃政府的地位是很鞏固的。

當賴利說話時，他一面檢查袋裏有礙的文件。他發現了一紙，立即撕成碎片自己吞食了。一個法國密探，坐在洛克哈特旁邊，也做着同樣的事情。

幾句鐘之後，一位發言人在歌劇院的台上起立，宣佈一次反蘇維埃政變，陰謀武力推翻蘇維埃政府，已經被紅軍和「切卡」迅速地鎮平了。這些發動政變者沒有得到任何公衆的支持。數十個社會革命黨恐怖主義者，帶着炸彈，來福槍和機關槍，已經被包圍和逮捕起來了。他們有許多已被殺死。他們的領袖或者死了，隱匿起來或逃跑了。

在歌劇院的協約國代表們被告訴他們現在可以安全地向到他們的使館去。街上已經安定了。

後來的消息說，與莫斯科的政變同時，在雅洛斯拉夫的叛亂也被紅軍壓服了。社裏革命黨的領袖沙又可夫，親自領導雅洛斯拉夫的叛亂，差一點被蘇維埃軍隊俘獲了。

賴利盛怒而喪氣。社會革命黨的行動太性急而笨拙了！不過，他認為，當大部分的蘇維埃領袖聚集在一個地點舉行會議或大會時，發動一次突擊這一基本觀念是不錯的。把所有主要的布爾什維克一網打盡這一思想引起賴利的「拿破崙的幻想」。

他開始嚴密地計劃來實現它。

四 列特人的陰謀

一九一八年八月，協約國干涉俄國的祕密計劃閃亮開來了。八月二日，英國軍隊在阿堪遮登陸，聲言是爲着阻止「戰爭物資落入德人之手」。八月四日，英軍佔領了高加索的巴庫石油中心。數天後，英國和法國的分遣隊在海參威登陸，接着是八月十二日的一個日本師團，和八月十六日從菲律賓賓調來的兩個美國團隊。

西伯利亞有很大部分已經落入反蘇軍隊之手。在烏克蘭，沙俄將軍卡拉斯諾夫在德軍支持之下，發動了殘酷的反蘇維埃運動。在基輔，德國傀儡海特曼·斯哥洛巴特斯基開始對猶太人和共產黨作大規模屠殺。

從北方、南方、東方和西方，新俄羅斯的敵人們準備會師莫斯科。

餘留莫斯科的幾位協約國代表開始準備離開。他們並沒有把這事情通知蘇維埃政府。只有賴利決定留在莫斯科。

八月十五日，正是美軍在海參威登陸那天，洛克哈特接見了一位重要的來訪者。當時他正在英國大使館附近的寓所午餐，電鈴響了，侍者通報「兩位列特先生」要見他。一個是矮短的，臉色蒼白的年青人名斯密特亨。另外一個，高大的，有着一副清晰臉孔和堅定眼睛的壯健漢子，介紹自己是柏辛「上校」，克里姆林宮列特警衛隊長。

來訪者帶給洛克哈特一封英國海軍武官克羅米大佐的信，他現在彼得堡，是反蘇陰謀中一位極活

躍的份子。

這位自稱克里姆林宮警衛隊隊長的柏辛上校對洛克哈特說，列特人雖然會支持布爾什維克革命，但是他們無意與最近在阿堪遮登陸的在布爾將軍指揮下的英國軍隊作戰。他們準備跟這位英國特派員商談條件。

在答覆之前，洛克哈特跟法國領事格萊納爾德將軍商量。格萊納爾德贊成他與柏辛上校談判，但是「要避免任何妥協」。第二天，洛克哈特再見到柏辛上校，并遞給他一張字條寫着：「請接見來人，他有重要的信息給布爾將軍。准他通過英軍陣線。」洛克哈特就這樣使柏辛與賴利發生接觸。

「兩天後，」洛克哈特在他的「回憶錄」中說，「賴利報告他的談判進行得很順利，列特人無意與布爾什維克同歸於盡。他暗示說，我們分離後，他可能藉列特人的協助在莫斯科表演一齣反革命戲」

一九一八年八月底，一個協約國代表的小集團在莫斯科美國總領事館舉行機密會議。他們選擇美國總領事館，是因為所有別的外交中心都已受蘇維埃的監視。雖然美軍在西伯利亞登陸，蘇維埃政府對美國仍然保持一種友誼的態度。

美國總領事館的集會是由法國領事格萊納爾德主持的。英國方面出席的有賴利和喬治·希爾上尉，後者是英國情報部的職員，被派來協助賴利工作。此外還有大批別的協約國外交官和密探參加。

據賴利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這次集會是報告反蘇維埃工作的進展情形。他當時向協約國代表們報告說，他已經「收買了克里姆林宮的警衛隊長柏辛上校。」那上校的價錢是兩百萬盧布。賴利已經付給柏辛上校五十萬盧布的定洋；餘數將在柏辛上校提供某種效勞和逃到阿堪遮的英軍陣線後用英鎊付給。

「我們的組織現在已經很強大了」，賴利說。「列特人已站在我們這邊，而當頭一拳打下去之後，人民也將贊助我們！」

賴利接着宣稱，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特別會議將於八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它將使蘇維埃國家的所有重要領袖集中在一個建築物裏。賴利的陰謀是勇猛而簡單的。

當布爾什維克的會議舉行時，列特衛兵將照例駐守於劇院的所有入口和出口。柏辛上校將選擇「絕對忠誠和獻身於我們的義舉」的人來當班。在一個預定的信號下，柏辛的衛兵將關閉所有的門而用他們的步槍看住全院的人。於是一個「特別支隊」，包含賴利本人和他的心腹，便跳上舞台而把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逮捕起來！

列甯以及別的蘇維埃領袖將被槍決。不過，在行刑之前，他們將在莫斯科遊街一遍，「使每個人懷悟到俄羅斯的專制者們已成囚犯！」

列甯和他的同僚們被清除之後，蘇維埃政權便將像一座紙牌房子那樣倒塌了。在莫斯科有「六萬

名軍官」，賴利說，「當信號發出時他們將立即動員起來，成立一支軍隊，在協約國軍隊從外面進攻時作內應。領導這支祕密的反蘇軍隊的人是『著名的沙俄軍官沃得尼支將軍』。第二支軍隊在沙文可夫「將軍」領導之下，將集結於俄國北部。而『布爾什維克的殘餘份子便將在上下磨石之間被夾得粉碎。」

這就是賴利的密計。它得到英國和法國情報部的支持。英方與沃得尼支將軍保持密切聯繫，準備以武器和裝備供給他。法方則支持沙文可夫。

集合在美國總領事館的協約國代表們，被告訴他們對這次陰謀能作怎樣的協助，如偵探，宣傳，和設計炸燬莫斯科和彼得堡四周的主要鐵路橋樑，以截斷蘇維埃政府可能從國內其它地區得到的紅軍的馳援。

當武裝政變的日子逐漸來近時，賴利經常與柏辛上校會面，小心地計劃這次陰謀的每一細節，和準備應付一切可能的急變。當他們得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會期從八月二十八延到九月六日時，他們已在草擬最後的計劃。「這是無關重要的，」賴利對柏辛說。「正好給我充分的時間作最後安排。」賴利決定到彼得堡去對那裏他的機關作最後檢查。

數夜之後，賴利用那偽造的護照，即證明他是「切卡」的密探呂林斯基的，坐火車到彼得堡去。

五 賴利走了

在彼得堡，賴利先跑到英國大使館去向英國海軍武官克羅米大佐報告。賴利迅捷地概述了莫斯科的情況，并申述那密謀的計劃。「莫斯科是在我們的手中！」他說。克羅米很高興。賴利答應寫一個詳細報告密電倫敦。

第二天早晨，賴利開始跟他的彼得堡機關的領袖們接觸。午間，他打電話給格拉馬提可夫。格拉馬提可夫的聲音黯啞而不自然。「是誰？」他問。

「是我，呂林斯基，」賴利說。

「誰？」格拉馬提可夫問。

賴利複述他的假名。

「我有人在這裏，他給我帶來了壞消息」，格拉馬提可夫突然說。「醫生們開刀太早了。病人的情形很嚴重。如果你想見我，請立即來。」

賴利急忙跑到格拉馬提可夫家去。他發現格拉馬提可夫緊張地在清理抽屜和把紙片投入火爐。

「蠢才們打擊太早了！」當賴利進入房中時他感嘆說。「烏里特斯基死了，今晨十一時在他的辦公室被暗殺的！」

他一面說，一面繼續撕毀紙片和焚燒它們。「我們留在這兒太危險了。我自然已受嫌疑。如果有什麼首先被發現，那將是你的名字和我的。」

到英國大使館看克羅米大佐，賴利得悉他已知道暗殺的事。烏里特斯基，彼得堡「切卡」的首領，是被一個社會革命黨恐怖份子槍殺的。不過，一切都是照克羅米的目標進行的。為審慎起見，賴利暗示他們在「往常的地點」會面。克羅米明白，那「往常的地點」是指巴爾可夫咖啡室。

到時候克羅米卻沒有來。賴利決定冒險到英國大使館走一趟。當他離開時，他輕聲對巴爾可夫說，「也許出了漏子。準備離開彼得堡，逃過邊界到芬蘭……」

在佛拉德米洛夫斯基大街，賴利看見男人和女人在奔跑。他們搶入門道和小巷。強大的機件聲在響，一輛卡車飛馳而過，載滿了紅軍兵士，接着一輛又一輛。

賴利加快步伐。當他接近英國大使館所在的街角時，他差不多在跑步。他突然停下來。英國大使館前面躺著幾具屍體，是已死的蘇維埃警官。

四輛卡車駛到大使館門前，街的那邊有紅軍的雙崗。大使館的門被撞倒了。

「呵，呂林斯基同志，你來參加我們的狂歡節麼？」

賴利轉身看見一位年青的紅軍兵士，他在偽裝「切卡」的呂林斯基同志時曾碰到他幾次。「告訴我，同志，發生了什麼事情？」賴利急忙問。

「切卡」正在找尋一個叫做西德奈·賴利的人。」那兵士回答說。

後來賴利知道發生了什麼了。接着烏里特斯基被暗殺之後，彼得堡的蘇維埃當局便派遣「切卡」去包圍英國大使館。大使館的職員們正在樓上焚燬有罪嫌的文件。克羅米奔下樓去把大門加門。「切卡」們衝開了門，這位絕望的英國密探站在樓梯口，兩手各握一支手槍對着他們。克羅米殺死了幾個「切卡」，最後他被擊倒了。槍彈穿過頭部。

那天夜裏，賴利躲在一個社會革命黨恐怖份子名多爾諾斯基家中。第二天早晨他遺多爾諾斯基出去打聽消息。多爾諾斯基帶了一份共產黨機關報「真理報」回來。「有人在莫斯科打了列甯兩槍，」他說，「可惜沒有命中要害！」

前一天晚上，當列甯在一次工人集會演講後離開密察爾遜工廠時，一個社會革命黨恐怖份子名凡雅·卡普蘭的，對準這位蘇維埃領袖放了兩槍。子彈是尖削而有毒的。一顆穿過列甯的左肺。另外一顆進入他的頸部近大脈管處。列甯并沒被殺死，不過據說很危險。

卡普蘭用來射擊列甯的槍是賴利的同謀者沙文可夫交給她的。後來沙文可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宣露了這事情。

夾着一支小型的自動手槍在腋下以備不時之需，賴利立即坐火車到莫斯科去。第二天在途中，他在克林站買了一份報。消息是最惡劣不過的。報上揭載了賴利全部陰謀的一切末節，包含計劃槍決列

甯和其他蘇維埃領袖，佔領莫斯科和彼得堡，以及擁戴沙文可夫和沃得尼支建立軍事獨裁政權。

賴利愈讀愈驚恐。會參加美國總領事館集會的法國記者雷內·馬霜，把全部經過向布爾什維克黨人報告了。

但是最重的打擊還在後面呢。

列特警衛隊長柏辛上校指出英國間諜西德奈·賴利會企圖用兩百萬盧布收買他參加暗殺蘇維埃領袖們的陰謀。蘇維埃報紙並且發表了洛克哈特寫給柏辛准他通過阿堪遮英軍陣地的信。

洛克哈特在莫斯科被「切卡」逮捕了。其他協約國官員和密探也被監視或看管起來。

賴利的事情傳遍了莫斯科。他的各種別號——馬西諾，君士但丁，呂林斯基——都公佈了。

不顧這顯然的危險，賴利仍然進入莫斯科。他在一個女人叫做費拉·彼得洛芙娜家裏找到了歌舞星達格馬拉。

達格馬拉告訴賴利說，她的別墅數天前已被「切卡」搜查過了。「切卡」沒有逮捕她；她不知道爲什麼。也許他們認爲從她那裏可以得到賴利的線索吧。

達格馬拉會設法把兩百萬盧布隱藏起來，其中一部分是賴利的陰謀用款。但是靠着這兩百萬盧布在手，賴利反覺得難於處置。他有時喬扮一個希臘商人，有時是一個舊俄軍官，有時是一個蘇維埃官員，有時是一個共產黨工人，常常變化，以逃避「切卡」的眼線。

有一天他遇到了他從前的助手，英國情報部的喬治·希爾上尉，他也一直在設法逃脫布爾什維克的羅網。這兩位密探檢查了所有的名單和地址。賴利發現他的反蘇維埃機關有相當部分還完整如初。他覺得還有希望。

但是希爾認為已經完了。他聽說英蘇政府間已在安排交換俘虜。俄國方面釋放洛克哈特和別的人，以交換一些蘇維埃代表安全返國，包含李維諾夫，他在英國會被當局加以逮捕。

賴利却不願意承認失敗。「我將不用紅皮們的許可便回國去，」賴利對希爾說。他向他的同伴保證兩個月後在倫敦會面。

賴利在俄國還逗留了幾個星期，搜集情報和鼓勵反蘇維埃份子繼續努力。然後，經過一連串垂危的逃脫，他藉一張偽造的德國護照逃回英國。

回到倫敦後，賴利向英國情報部他的上司報告。他十分惋惜那些失去的機會。「假如雷內·馬羅斯不是一個叛徒……假如柏辛不洩露那紙條……假如分遣隊能迅速向伏羅格達前進……假如我能跟沙文可夫合作……」

但是有一件事情賴利是可以拿得穩的。英國仍然跟德國作戰是一種錯誤。必須立即停止西線的衝突，聯合起來對付布爾什維克主義。西德奈·賴利大佐叫道：

「和平，任何條件的和平——然後一條聯合戰線對付人類的真正敵人！」

第四章 西伯利亞的冒險

一 備忘錄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日，英國軍隊在阿堪遮登陸那天，駐紮在加利福尼亞的美國陸軍第八師團司令威廉·格拉菲斯少將接到華盛頓國防部的一封信。頭一句說：

你不要把這電信的內容告訴你手下的任何人或別的任何人。

這電信接着便訓令格拉菲斯少將「搭頭一班快車離舊金山到堪薩斯市，在巴爾的摩飯店找國防部長。」却沒有說明理由。

當格拉菲斯將軍到達堪薩斯市時，他發現國防部長紐頓·白克已在車站等候他。

國防部長數分鐘後便要乘火車他去，他匆忙地對格拉菲斯說出這一次神祕會面的理由。國防部已經選定格拉菲斯指揮一支美國遠征軍，立即出發到西伯利亞去。

白克部長遞給格拉菲斯一封蠟印的信，說道：「裏面有你所要遵循的美國對俄國的政策。小心你的步伐；你將在裝着炸藥的蛋上走路。上帝保佑你，再見！」

那天晚上，獨自在堪薩斯市的旅舍房間裏，格拉菲斯將軍開啓了那蠟印的信封。他拉出一件七頁的備忘錄。這備忘錄沒有簽名，不過在末尾寫着：國務院，華盛頓，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這備忘錄開頭說了一大堆關於「美國人民全心全意」要「贏得這次戰爭」的話。那是必需的，這文件說，美國應盡一切可能跟它的盟邦「衷心合作」以對抗德國。接着便說到了正題：

經過對全部俄國情形的再三和審慎考慮之後，美國政府深以爲軍事干涉將增加俄國目前的悲慘混亂，而不是醫治它，傷害而不是幫助它，因而對於我們欲求贏得反德戰爭的主要計劃并無好處。所以，在原則上決不能參加這種干涉或默許它。

這樣清楚而正確的政策，是格拉菲斯所衷心同意的。但是爲什麼他被派指揮美國軍隊進入俄國的領土呢？困惑之餘，將軍再讀下去：

美國政府默察情勢，認爲在俄國的軍事活動只可以協助捷克斯拉夫人鞏固他們的隊伍而與他們的斯拉夫同胞充分合作……

捷克斯拉夫人？在俄國？

格拉菲斯將軍後來在他所著的「美國的西伯利亞冒險」一書中寫道：「我躺在床上，可是睡不着。我奇怪的國家正在做着些什麼，我爲什麼不被告知西伯利亞正發生着什麼事情？」

假如格拉菲斯知道了那使他睡不着的問題的答案，在堪薩斯市的那個夏夜裏他恐怕更煩擾呢。

二 海參威陰謀

在沙皇的封建統治之下，西伯利亞的廣大而豐饒的地區差不多完全沒有開發。從歐洲邊界到太平洋沿岸，從北極到阿富汗斯坦，大部分地方完全沒有人跡。單軌的西伯利亞鐵路橫越這荒蕪的原野，是東方與西方的惟一連繫。誰控制了這條鐵路以及兩旁數里之地，誰就控制了西伯利亞，這一有着極大戰略重要性和富藏的半大陸。

一九一八年仲夏，當羅賓斯沿着西伯利亞鐵路東歸時，他曾看見側線的車輛載滿了捷克兵。這些捷克人原是奧匈軍隊中的強壯壯丁，革命前大批逃入俄國陣地。帝俄最高統帥部把他們組成一支捷克軍隊，與俄軍併肩對奧匈軍隊作戰。克倫斯基場台之後，蘇維埃政府同意協約國的要求，把捷克部隊運到海參威。他們是要從這海港出發，環航地球，到西線去與協約國軍隊會合。有五萬名以上這種捷

克兵散佈在從喀山到海參威約五千哩長的鐵道上。

這些捷克兵相信他們是要到歐洲去爲捷克斯拉夫的獨立而戰鬥；但是他們的領袖，反動的捷克將軍蓋達和西洛維，却另有計劃。在與某些協約國政治家的默契下，這些將軍們準備用他們的部隊去推翻蘇維埃政權。

依照協約國與蘇維埃政府所訂立的協定，捷克兵通過蘇維埃的領土時是要把武器繳交蘇維埃當局的。可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法蘭西斯大使曾在寫給他兒子的一封信中說，他「正計劃防止捷克兵被繳械。」

在蓋達和西洛維將軍的授命之下，捷克兵拒絕把他們的軍事裝備繳交蘇維埃當局。同時的暴動在西伯利亞鐵路全線發生。訓練優良和裝備充足的捷克部隊佔領了許多他們所停站的城市，推翻地方蘇維埃而建立反蘇維埃行政。

七月的頭一個星期，在俄國反革命者們的協助下，蓋達將軍在海參威演了一次政變，在那城市建立一個反蘇維埃政權。街上貼滿了一種佈告，簽署的有美國海軍總司令奈特，日本海軍副司令×，法國代表彭斯上校，以及捷克軍的巴狄拉上尉，後者已成爲這個被佔領城市的司令官，這佈告知照公衆說，協約諸強的干涉是爲着「對俄國人民的友誼和同情。」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美國國務院爲着派遣軍隊到西伯利亞去協助捷克部隊而寫好了它的

「備忘錄」之後五天，莫斯科的美國領事克靈頓·布爾給奧姆斯克的美國領事打了一封暗號電報，說：

你可以機密地通知捷克的領袖們說，從政治的觀點上，協約國希望他們能保持現有的地位。另一方面，遇到形勢不利時也不要慌亂。在一切之先，他們應獲得西伯利亞鐵路的控制，其次，如果可能同時地，保持他們現在佔領地帶的控制。通知法國代表們，法國總領事也參與這訓令。

協約諸強一九一八年夏季侵入西伯利亞的藉口是，他們來援救捷克兵，使免受紅軍部隊和由布爾什維克武裝起來的德國戰俘所攻擊。那一年的整個春季和夏季，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報紙充滿了動聽的報導，說布爾什維克在武裝「成千成萬在西伯利亞的德國和奧國俘虜」以對捷克兵作戰。「紐約時報」報導說，單在多姆斯克城，便有六萬德國人由紅黨供給軍事裝備。

英國情報部的希克斯上尉，美國紅十字會的威伯斯特上尉，以及北京美國大使館武官杜里斯達少校，經蘇維埃當局的許可，連袂到西伯利亞去調查真相。經過數星期的縝密調查，這三人達到同一的結論：西伯利亞並沒有武裝的德國和奧國俘虜。三位軍官宣稱，那純粹是有意製造的宣傳，圖謀使協約國捲入反蘇俄的干涉。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日，英軍在海參威登陸。

「我們來，」八月八日英政府通告俄國人民說，「是協助你們從德軍手下的瓦解和毀滅中救出你

國自己……我們願莊嚴地向你們保證，我們決不取你們一寸土地。俄國的命運是在俄國人民的手中。只有他們才能決定他們的政府形式，和給他們的社會問題找出一種解決方法。」

八月十六日，第一批美國分遣隊登陸。

「現在在俄國的軍事行動。」華盛頓宣稱，「只可以保護和協助被武裝的奧國和德國俘虜攻擊的捷克兵，和給與俄國人在爭取自治和自衛的努力中願意接受的援助。」

同月，日本的生力軍登陸。

「在採取這一行動時，」東京宣佈，「日本政府只願望能促進持久的友善關係，并重申尊重俄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干涉它的內政的政策。」

在西伯利亞的日本兵都帶有日本最高統帥部發給的俄文小字典，裏面「布爾什維克」一字釋為「野獸」，下註：「應被消滅」。

三 東方的恐怖

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格拉菲斯將軍到達海參威就任美國遠征軍總司令。

照那「備忘錄」的訓令，格拉菲斯的任務是保衛西伯利亞鐵路，協助捷克部隊從海參威上船，而

避免干涉俄國內政。

當他把他的總司令部建立起來後，捷克領袖蓋達將軍來訪，他告訴格拉菲斯說：俄國人是不能用「仁慈和說服，而只能用皮鞭和刺刀」來統治的。爲着把這國家從極度混亂中拯救出來，就必須消滅布爾什維克主義而建立一種軍事獨裁。蓋達說，他知道有一個很適當充任這角色的人：海軍元帥華西里維支·高爾察克，沙皇時代的海軍總司令，他已從日本回來，在西伯利亞組織了一支反蘇維埃軍隊。同時，格拉菲斯將軍必須協助捷克軍和其他反蘇維埃軍隊對布爾什維克作戰。

接着蓋達便向格拉菲斯提出一個計劃，立即向伏爾加前進，從東方襲擊莫斯科。這一計劃，蓋達透露說，已經他的法國和英國顧問以及美國國務院代表們贊同。

格拉菲斯將軍複述他收到的政府命令，並且說他將堅守這一立場。他告訴蓋達說，在他担任總司令期內，美國兵決不用於對付布爾什維克或用任何別的方法干涉俄國內政。

蓋達憤怒地走了。不久之後，格拉菲斯將軍接見另一位重要的客人。這一次是諾克斯將軍，昔日考爾尼洛夫的支持者，現在是西伯利亞英軍總司令。

「據說你是窮人的朋友，」諾克斯警告格拉菲斯將軍說，「你可知道他們只是一些蠢豬？」

格拉菲斯却是跟羅賓斯一樣實事求是的。他決定親自去搜集關於西伯利亞實際情形的直接情報。他的情報員們立刻出發到鄉間去旅行，帶回他們觀察所得的詳細報告。格拉菲斯立即達到一種結論：

「布爾什維克」這個字，如在西伯利亞所用的，包括大多數俄國人民，而使用軍隊來打布爾什維克，或以武器，裝備，給養，被服或金錢資助白俄來打他們，顯然與「不干涉俄國內政」不相符。

到一九一八年秋季，已經有七千多英國軍隊在北西伯利亞。另外七千英國和法國軍官，技術人員和兵士跟高爾察克元帥在一起，協助他訓練和裝備他的白俄反蘇維埃軍隊。幫助英軍和法軍的有一千五百義大利人。美國兵在格拉菲斯指揮下的約有八千人。日本兵在西伯利亞最多，超過七萬人，因為日本懷着把西伯利亞全部掠歸已有的大野心。

十一日，高爾察克元帥藉着英法支持者的幫助，自立為西伯利亞的獨裁者。這位元帥，一個性急的小人，他的一位同僚描寫他是一個「病孩子……無疑的神經衰弱者……常常受別人的影響，」在奧姆斯克建立他的大本營，自號為「俄羅斯的最高統治者」。前沙皇的總理薩左諾夫宣稱高爾察克是「俄國的華盛頓」，他立刻成為高爾察克駐巴黎的正式代表。對於元帥的讚美之聲響徹巴黎和倫敦。霍爾複述他的意見說高爾察克是一位「紳士」。邱吉爾描寫高爾察克為「忠實的」，「正直的」，「能幹的」和「愛國的」。紐約時報從他身上看出「一個健全而誠實的人」，主持「一個穩定而近似代議制的政府」。

高爾察克政權由協約國，特別是英國，慷慨地供給軍火和資金。「我們已急派到西伯利亞」，諾克斯將軍驕傲地報告說，「數十萬支步槍，數千萬發子彈，數十萬套制服和子彈帶，等等。在那一年

中，俄兵射擊布爾什維克的每顆槍彈都是在英國製造，出於英國工人之手和英國的原料，而由英國船運到海參威的。」

那時候流行着一個俄國民謠說：

英國的制服，

法國的肩章，

日本的煙草，

高爾察克領着舞蹈！

格拉菲斯將軍對於高爾察克的政權却并不熱心。他的情報員們每天給他帶來高爾察克所建立的恐怖統治的報告。元帥的軍隊約有十萬人，部分是以槍斃爲恐嚇強拉來的。監獄和集中營都塞滿了。無數的俄國人，大胆反對這位新獨裁者的，被吊死在沿西伯利亞鐵路的電線桿和樹上。更多的人被埋在他們被迫自己所掘的萬人坑中。強姦、屠殺和掠奪是當時的常規。

高爾察克的一個高級副官，前沙俄軍官名羅沙諾夫將軍，發出下面的訓令給他的部隊：

一、凡佔領前被匪徒（蘇維埃遊擊隊）佔領過的村莊時，堅持把參加運動的領袖拿到，如果拿不到領袖，而確信他們還在時，就從每十人中拿一個出來槍斃。

二、當部隊通過一個城市，而居民不通報敵人所在時，應全體獻金作罰。

三、凡以武器迎擊我們部隊的村莊，一律焚燬，成年人全部槍決；財產、家俱、車輛等沒收軍用。

諾克斯將軍對格拉菲斯描寫發出這命令的軍官說：「羅沙諾夫是一個上等傢伙！」

與高爾察克的部隊同時，日本人所資助的恐怖黨在鄉村進行破壞工作。他們的領袖是格萊哥利。塞米奧諾夫和卡爾美哥夫。

外貝加爾區美軍司令摩勞上校報告說，在一個被塞米奧諾夫的部隊佔領的村莊，所有男人、女人和小孩都被殺光了。

「塞米奧諾夫和卡爾美哥夫的兵士」，據格拉菲斯將軍說，「在日本軍隊的維護之下，像野獸般橫行鄉村，殺戮和洗劫人民……如果有人問到這種野蠻的屠殺，那答覆是，被殺者是布爾什維克，而這一解釋顯然已經滿足了全世界。」

美國駐日大使莫里斯到西伯利亞來，他告訴格拉菲斯將軍說，國務院已有電報給他，美國在西伯利亞的政策是要支持高爾察克。「那麼，將軍，」莫里斯說，「你是要支持高爾察克了。」

格拉菲斯回答說，他沒有從國防部得到隻字要他支持高爾察克。

「是國務院指揮這事情，而不是國防部，」莫里斯說。

「國務院，」格拉菲斯回答說，「可不指揮我啊。」

高爾察克的特務們發動一種宣傳以傷害格拉菲斯的聲譽和促使他從西伯利亞被召回國。謠言和誹謗廣泛地流傳着，說將軍怎樣變為「布爾什維克」，他的部隊怎樣幫助着「共產黨」。

高爾察克的政治顧問英國議員約翰·華特上校，以及美國駐海參威領事館的人員，都幫同推廣這謠言。領事館并且每天將海參威報紙上所載關於美軍行動的假消息電告國務院。

當這造謠運動達到它的最高峯時，東西伯利亞高爾察克部隊的司令官伊凡諾夫·里諾夫將軍派了一個特使來對格拉菲斯說，如果他每月津貼高爾察克的軍隊二萬美元，伊凡諾夫·里諾夫將軍可以使這種謠言終止。

這位伊凡諾夫·里諾夫將軍是高爾察克的一個最野蠻和淫虐的司令官。他的兵士會屠殺被認為有「布爾什維克」嫌疑的村莊的全部男子。他們輪姦婦女，殺戮老人和小孩子。

當伊凡諾夫·里諾夫被一次羣衆暴動所威脅時，英國委員查里士·伊利奧特爵士跑來向格拉菲斯告急。將軍微笑地說：「人民可以把伊凡諾夫·里諾夫帶到美軍總部前面，把他吊死在電線桿上，沒有一個美國人會可惜他。」

正當內戰與干涉在西北伯利亞和整個蘇維埃俄國展開時，驚人的事件在歐洲發生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德國水兵在基爾叛變，殺死他們的長官而升起紅旗。在西線，協約國和德國的兵士在戰場之間做起親兄弟來了。德軍最高統帥部在探求停戰協定。威廉二世逃到荷蘭，在邊境把他的皇帝寶劍繳給一個驚喜交集的年青荷蘭戍卒。十一月十一日，停戰協定簽訂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遂告結束。

第五章 和平與戰爭

一 西線的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戛然而止。像一位德國軍官羅姆所說的：「和平爆發了」。「蘇維埃」在柏林，漢堡和整個巴伐利亞被建立起來。工人們為和平與民主在巴黎、倫敦和羅馬街上示威遊行。革命緊抓着匈牙利。農民的不滿沸騰於巴爾幹。經過可怕的四年戰爭，激動的誓言響在每個人的唇邊：再不要戰爭！再不要戰爭！永遠不再要！

「整個歐洲瀰漫着革命精神」，勞合喬治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他的私人備忘錄中記着，準備向巴黎和會申說。「在工人當中，有着一種對戰前狀態的不單是不滿，而且是憤怒和抗叛的深遠感情。全部

現存秩序，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各方面，都受到歐洲從這一頭到那一頭的人民羣衆所疑惑。」

兩個名字概括了羣衆的渴求和少數人的恐懼：列甯和威爾遜。在東方，列寧的革命已經掃蕩了沙皇制度，而給千百萬被壓迫的舊俄帝國臣民開闢了一個新世紀。在西方，威爾遜的枯燥的「十四點」會掀起一種期望民主的激動。

當這位美國總統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踏上浸潤血汁的歐洲土地時，歡快的人羣圍上前去吻他的手和向他的腳上拋擲鮮花。這位新世界的總統被舊世界的人民敬爲「人類之王」——「救主」——「和平王子」而歡迎着。他們相信這位高大的，瘦削的普靈斯敦教授是來通報一個偉大新時代的「救世主」。一千萬人在沙場戰死了；二千萬人已成殘廢；一千三百萬平民死於飢荒和疫癘；還有千百萬人在歐洲的煙燼斷垣之間徬徨歧途，無家可歸。但是現在戰爭終已過去了，世界在傾聽着和平的字句。

「我的「國際聯盟」的概念是這樣的——它將是全世界人類的有組織的道德力量。」

一九一九年正月初，四巨頭——威爾遜，勞合喬治，克里孟梭和奧蘭多——在巴黎奧舍埠一個會議室圍坐着談論世界和平。

但是地球上六分之一土地沒有代表參加和會。

甚至如這些和平締造者們所說，百數十萬協約國軍隊正在向蘇維埃俄國發動一次猛烈的，不宣佈的戰爭。與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所領導的反革命白軍肩併肩地，協約國的部隊在廣大的戰線上攻擊着年

青的紅軍，從荒涼的北極區到黑海，從烏克蘭的麥田到西伯利亞的山崗和大草原。

在一九一九年春季，猛烈而瘋狂的反蘇宣傳運動席捲美洲和歐洲。倫敦「每日電聞報」報導敖德薩的「恐怖統治」伴着一個「自由戀愛週」。紐約太陽報的大標題寫着：「美國傷兵被紅軍用斧子削除五官四肢」。全世界的報紙，協約國的和德國的一樣，發表了偽造的「可靠文件」，指出俄國「資產階級的年青婦女」被徵集和發送到兵營去……供砲兵團受用。」

關於俄國真實情形的事實報告，無論來自新聞記者，密探，外交官或甚至將軍們如約德生和格拉菲斯等，都被壓下和忽視了。任何人敢於詰問反蘇運動，便被加上「布爾什維克」的紅帽子。

停戰之後僅僅兩個月，協約國的領袖們似乎已經忘記了那巨大衝突的作戰目的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威脅」把一切別的考慮都擠到一旁去。它支配着巴黎和會。

協約軍總司令法國福煦元帥在和會的一次秘密會議中出現，要求迅速與德國取得協議，以便協約國能够把它們的聯合力量對付蘇維埃俄國。這位法國元帥在替法蘭西的死敵德國辯護着。

「德國政府目前所處的困難地位是衆所週知的」，福煦說，「在曼亥姆，卡爾斯魯依，巴黎和杜塞爾多夫，蘇維埃運動迅速地擴展着。因此德國政府在目前將接受協約國所要求的任何條款。德國政府只要和平。這是唯一的事情使政府能够控制局勢。」

爲撲滅德國的革命，德國最高統帥部應被允許保留一支十萬官兵的軍隊，以及那在德國受過最高

度優良訓練的所謂「黑色國防軍」。此外，德國最高統帥部應被容許津貼地下的國家主義者同盟和恐怖社團，以殺害，磨折和恐嚇謀叛的德國民主份子。所有這些都是在「拯救德國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名義下來做的……」

前德軍東線總司令和布勒斯特——里多弗斯克「英雄」霍夫曼將軍，向他的近頃敵人福煦元帥提供一個計劃，由德軍進兵莫斯科，「從根」消滅布爾什維克主義。福煦贊同這計劃，但是建議法軍應代替德軍作先鋒。福煦要動員整個東歐來對付蘇維埃俄國。

「俄國目前正被布爾什維克和安那琪所統治」，福煦在巴黎和會說，「我的計劃是迅速決定西方的所有主要問題，以便協約國能全力來解決東方問題……波蘭軍隊很可以對付俄國人，假使他們被加強和供給以現代戰爭裝備的話。巨大的人數是需要的，那可以動員芬蘭人，波蘭人，捷克人，羅馬尼亞人和希臘人，以及俄國的親協約份子……假如這能做到，一九一九年將看到布爾什維克的末日了！」

威爾遜却要對俄國公平處理。這位美國總統認識到當地球上六分之一土地被排除在外，而談世界和平是有點魯莽的。威爾遜要求和會邀請蘇維埃代表來參加，與協約國共同尋求一種和平的諒解。

「全世界流行着一種反對既得權益的感情，因為這種特權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妨礙世界的發展，」威爾遜在巴黎和會的一次秘密會議中向十人委員會警告說。「救治的方法，照我的原意，是經

常討論和逐步改進；可是這世界大部分已變得不耐煩了。在美國有些最溫和的人也對布爾什維克主義表同情，因為它顯得能夠提供一種機會滿足個人的渴求。」

但是威爾遜被那些決定以任何代價保全現狀的人所包圍了。在他們的祕密帝國主義協定和商業條約束縛之下，這些人計劃着在每一步驟阻撓和擊敗威爾遜。

威爾遜在歐洲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被密探和宣傳家包圍着；在他背後，無窮的陰謀在生長着。協約諸強每國都有專為和會而組織的間諜機關。美國軍事情報處也在巴黎建立了一個特別電碼室，受過高級訓練的官員和慎重遴選的書記們在那裏日以繼夜地工作着，偷聽和譯解別國的祕密電信。這電碼室是由雅德萊少校主持的，他後來在所著「美國的黑房」一書中透露了美國在歐洲的密探們的報告，描寫威爾遜怎樣無休止地被灌進瘋狂的反布爾什維克宣傳。

雅德萊少校常常截獲和譯出有關破壞威爾遜政策的陰謀。有一次他譯出了一個異常驚人而險惡的電信。雅德萊少校寫道：

讀者也許要像我當時譯解這電信時一樣震驚吧。那電信報告一個暗殺威爾遜總統的協約國陰謀，說要用慢性毒藥或藏在冰中的感冒菌殺死他。我們的這位最可靠的情報員，懇求當局爲着上帝的緣故警告總統。我無法得知這一陰謀是否真實，而如果真有這事，也不知道成功了沒有。不過這裏有着一些無可否認的事實：威爾遜總統的初次病象是當他在巴黎時發現的，而他不久便死於一種纏綿的病症。

二 在和會中

在巴黎和會的最初數次會議中，威爾遜總統在爭取對俄國公平的嘗試上發現了一個意外的盟友。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支持威爾遜，對福煦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的反蘇計劃作一連串銳猛的攻擊。

「德國軍隊，」勞合喬治宣稱，「當西線需要急迫增援時還要保持一百萬人防守俄國不過幾省的邊境。并且那時候布爾什維克主義還很弱而漫無組織。現在它已經強大起來并且有着了一支不可輕侮的軍隊。西方協約國中誰還準備派遣一百萬人到俄國去呢？如果我建議爲這目的而再多派一千隊伍到俄國去，軍隊會叛變的！美國在西伯利亞的部隊也是一樣；加拿大兵和法國兵也不例外。想用軍事力量來粉碎布爾什維克主義簡直是狂妄的想法。」

跟威爾遜不同，這位英國首相的動機并不是出於理想主義的考慮。他恐懼歐洲和亞洲的革命；而作爲一個老政治家，這位威爾遜「狐狸精」是深深地感悟到英國一般輿情反對進一步干涉俄國內政的。這裏還有一個更有力的理由反對福煦的計劃。英國參謀總長亨利·韋爾生在最近一次向戰時內閣的報告中會說到，英國的唯一政策是「把我們的部隊從歐洲和俄國調出來，而集中我們所有的力量於來臨中的我們的暴風雨中心，英格蘭，愛爾蘭，埃及和印度」。勞合喬治恐怕當英國忙於別處的事情時，

福煦和克里孟梭會試圖在俄國建立法國的霸權。

「農民們接受布爾什維克主義，也正如法國革命時農民們接受它一樣道理，就是說，它給他們以土地，」勞合喬治在和會的祕密會議中說。「布爾什維克是既成事實的政府。我們從前承認沙皇政府，雖然我們知道它是極端腐敗的。我們的理由也只因為它是既成事實的政府……但是我們却拒絕承認布爾什維克！說我們應挑剔廣大人民的代表，那是違反我們作戰的原則的！」

威爾遜總統說，他看不出任何人能駁倒勞合喬治所說的。他建議在普靈吉玻島或別的適當地方召開一次特別會議，研討俄國和平的可能性。為着公正起見，蘇維埃政府和白黨反蘇集團都應被邀參加。

法國老虎總理克里孟梭立即起來加以反駁。

「原則上，」克里孟梭開頭說，「我不贊成與布爾什維克商談，並不因為他們是罪人，而是因為說他們也可以進入我們的會議之堂，那就把他們提高到與我們相等了。」

「目前布爾什維克的危險是很大的，」克里孟梭宣稱。「布爾什維克主義正在擴張着。它已經侵入波羅的海諸國和波蘭，今天早晨我們又得到一個很壞的消息，說它已經傳播到布達佩斯和維也納。義大利也在危險中。假如有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德國散佈後，又越過奧地利和匈牙利而到達義大利，歐洲便將面對着一種極大的危險。因此，必須做點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事兒了！」

克里孟梭並不僅依靠於他個人的雄辯。他請求允許提出關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鑑定證人」。他當中的第一位是諾倫大使，一度是法蘭西斯大使在彼得堡的朋友，和外交團反蘇陰謀的首腦。諾倫被介紹給威爾遜和勞合喬治。「我只限於敘述事實」，諾倫大使說，立即談到驚人的「布爾什維克暴行」。

「不單男人，婦女也被槍殺」，諾倫說。「種種暴行，如溺水，割去鼻子和舌頭，削除四肢，活埋，強姦和劫掠，到處都是。」

諾倫複述着反蘇外交團和白俄逃亡者的一些謠言。

「最後，」諾倫大使說，「我希望指出，布爾什維克政府是真正的帝國主義者。它意味着征服世界而不與任何政府談和平！」

不顧諾倫大使這一切努力，美國總統仍然不為所動。只是在幾天之前，一位美國密探名白克勒的，在威爾遜示意之下，跟蘇維埃政府的李維諾夫作了一次密談。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的報告中，白克勒對威爾遜總統說：

李維諾夫說，蘇維埃政府渴望永久和平……經過四年的耗竭戰爭之後，他們厭惡現在被迫臨俄國的軍事準備和糜費攻戰，希望確知美國和協約國是否有意和平。

如果有意，和平是很容易談商的，因為，照李維諾夫說，蘇維埃政府準備在一切點上讓步，包含保護現

存的外國企業，在俄國獲得新的特權，俄國借外債……蘇維埃政府的妥協態度是不成問題的。

……爲着使「國際聯盟」能防止戰爭而不鼓勵反動，它是應該得到蘇維埃政府支持的。

白克勒加上說，在布爾什維克陣營中有着一些份子，強烈地反對蘇維埃政府的和平政策。這些反對份子，白克勒說，『希望更積極的協約國干涉』，因此他警告說，『這種干涉的繼續正中了一些極端份子之計。』

在勞合喬治的支持之下，威爾遜的和平計劃似乎要成功了。威爾遜起草他的建議書的大綱，把它寄給蘇維埃政府和各種白俄集團。蘇維埃政府立即接受了威爾遜的計劃，并準備派遣代表到普靈吉坡島。但是，像後來邱吉爾所說的，俄國和平的「時辰未到」。大多數協約國領袖都深信蘇維埃政權不久將被推翻。在協約國支持者們的密謀之下，白黨集團拒絕與蘇維埃代表在普靈吉坡會面。

和會的氣氛改變了。勞合喬治體認到已無可作爲，突然返回倫敦。代替他的是溫斯頓·邱吉爾，年青的英國國防和航空大臣，匆忙到巴黎去爲反布爾什維克的極端主義者撐腰。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日，威爾遜準備第二天就回美國去面對那由參議員洛治領導的孤立派國會集團，它會陰毀了他創造一種世界合作與安全體系的每一努力。威爾遜知道他在歐洲已經失敗了。并且恐懼他在美國也要失敗。他迷惘、憊倦，和深深地沮喪。

邱吉爾由英國外務大臣巴爾福介紹給威爾遜總統，說這位英國國防大臣是來巴黎闡述英國內閣最

近對於俄國問題的觀點。邱吉爾立即攻擊威爾遜的普靈吉坡和平計劃。

「昨天倫敦會舉行一次閉議」，邱吉爾說，「熱烈地討論俄國的情形，特別是關於普靈吉坡會議……假如只有布爾什維克出席會議，那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這問題的軍事方面必須加以考慮。英國的兵士在俄國正被殺着呢。」

威爾遜回答邱吉爾說：「因為邱吉爾先生是特別從倫敦來催促我的離開，我感覺到我不應該對這問題發表我個人的想法。在許多關於俄國的不明真相當中，我對於兩點有着很明確的意見。第一點是，協約國和同盟國的軍隊在俄國不是做着什麼好事情。他們不知道爲誰和爲什麼而在戰鬥。他們並不是在協助任何要在全俄國建立秩序的努力。他們是在協助地方運動，例如哥薩克，那是不能被推出他們自己的圈子之外的。我的結論因此是，協約國和同盟國應該從俄國領土的一切部分撤退它們的軍隊。」

「第二點，」威爾遜厭倦地繼續下去，「關於普靈吉坡……我們所求的不是跟布爾什維克「和解」，而是明朗的情報。從俄國來的各種官方和非官方報告是這樣自相矛盾，以致不可能形成一種關於這個國家的一貫形象。跟俄國代表們聚會可以明瞭一些實際情形。」

當美國總統把話說完後，邱吉爾回答說：

「完全撤退所有協約國的軍隊是一種邏輯的和明朗的政策，不過它的後果會是俄國所有非布爾什

維克軍隊的毀滅。他們目前約有五十萬人，雖然品質不是最好的，他們的數目是繼續增加着的。這一政策將等於把車軸從整個機器中抽走了。在俄國將再沒有對布爾什維克的武裝抵抗，而暴虐和災難的無窮景色將是留給全俄國的唯一東西了。」

「但是在某些地區這種軍隊和給養顯然是在幫助着反動勢力，」威爾遜反駁說。「因此，如果協約國被質問它們在俄國支持着什麼，它們將被迫回答說不知道！」

邱吉爾禮貌地傾聽着。「我希望知道，」他說，「假如普靈吉坡會議證明失敗，委員會是否贊同武裝俄國的反布爾什維克部隊？」

沮喪，煩悶，爲勞合喬治所背離，威爾遜體認到 he 已陷於完全孤立。

「我會對委員會說過假如是單獨我一人時我會怎樣做，」美國總統說。「可是，我將投其餘人的票。」

威爾遜回到美國去跟美國反動派進行他的悲劇的，無望的戰鬥。國務卿藍辛代 he 出席巴黎會議，而議場的聲調便明顯地改變了。協約國的代表們不再感覺到需要隱瞞他們的心事了。

克里孟梭乾脆建議把普靈吉坡會議一筆勾銷。

英國外務大臣巴爾福推廣克里孟梭的主張，宣稱：「必須採取步驟把布爾什維克置於錯的一方，不單是在公衆面前，並且要在那些認爲布爾什維克主義是具有善良因素而走入迷途的民主主義那些人

面前。」

這樣，會議便決定延長討論怎樣採取最有效的方法協助白俄軍隊對抗蘇維埃政府。

在議場中代替勞合喬治的位置的邱吉爾，建議立即成立一個「協約國對俄事務最高委員會」，下設政治，經濟和軍事三組。軍事組要「立即進行」起草一個武裝干涉的廣泛計劃。

三 高洛文的出使

以邱吉爾為公認的，但是非正式的協約國反蘇軍總司令，舞台面現在移到倫敦了，在那兒，整個春季和夏季，特殊身份的白俄逃亡者們川流不息地進入白金漢宮英國政府的辦公室。他們是作為高爾察克元帥，鄧尼金將軍，以及別的白俄領袖們的代表來進行一次對蘇維埃全面進攻的最後安排。他們的祕密會談大部份是跟邱吉爾和霍爾爵士進行的。邱吉爾，這位國防大臣，負責用大不列顛堆存的剩餘戰爭物資來裝備白俄軍隊。霍爾則策劃那複雜的外交陰謀。

在白俄代表當中，有像這樣的「俄國民民主人士」如著名的社會革命黨恐怖主義者沙文可夫，沙俄王公勒伏夫，前沙俄外務大臣薩左諾夫，後者曾任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的駐巴黎代表。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倫敦泰晤士報」報導說：

薩左諾夫昨晚與下院議員多人會商。霍爾爵士主持……薩左諾夫對於及早推翻蘇維埃政權甚表樂觀，并說，承認高爾察克政府可以加速這事件的實現。他對於大不列顛給予俄人的物質支援，以及英國海軍救助大批逃亡者的服務，表示深厚的謝意。

在英國國防部的「白俄軍正式代表」是高洛文將軍。他在春初便帶着一封給邱吉爾的私人函件到達這裏。到倫敦後不久他曾與霍爾爵士進行會商。在他們所討論的題目當中，有高加索問題，特別是關於格羅斯尼和巴庫的大油田。

五月五日，由霍爾陪伴，高洛文首次拜訪英國國防部。在霍爾的示意之下，這位俄國軍官穿着全套武服。他被英國軍官們熱烈地接待着，聚精會神地傾聽他概述各處白俄軍攻勢的進展。

同一天，下午五點半鐘，高洛文會見邱吉爾。這位國防大臣氣憤地談到英國自由主義者和工人們的反對援助反蘇維埃白軍。雖然有這種阻礙，邱吉爾仍表示希望他能再派出一萬名「志願兵」參加北線攻勢。他知道這一區是急切需要增援的，因為這裏的英美軍隊士氣很低沉。

邱吉爾還鄭重表示他要盡可能幫助鄧尼金將軍。無論如何，鄧尼金可以期望二千五百名「志願者」充當軍事教練和技術專家。關於立即的物質援助，邱吉爾對高洛文說，二千萬鎊（約一萬萬美元）可以分派各處的反蘇維埃戰線，另外有適當的裝備和武器配給十萬名沃德尼支的軍隊進攻彼得堡。被俘於德國的五百名沙俄軍官將安排由英國出資送到阿堪遮……

「會晤的結果出乎我一切意料之外」，高洛文回國後向他的上峯報告說。「邱吉爾不單是一個同情者，並且是一位有力的和積極的友人。最大可能的幫助被許給我們了。現在我們便要向英國表示我們準備把言辭變為事實。」

第六章 干涉戰爭

一 序幕

到一九一九年夏季，沒有宣佈戰爭，已經有十四個國家的軍隊侵入蘇維埃俄國的領土。這些國家是：

英國	法國	日本	德國	義大利
美國	捷克	塞爾維亞	中國	芬蘭
希臘	波蘭	羅馬尼亞	土耳其	

與這些反蘇侵略者們併肩作戰的是反革命的白俄軍，由前沙俄的將軍們領導着要恢復被俄國人民

推翻了封建貴族統治。進攻者們的戰略是包含着很大野心的。白俄將軍們的部隊，與干涉軍結連着移動，是要從北方，南方，東方和西方會師莫斯科。

在北方和西北方，在阿堪遮，摩爾曼斯克和波維的海諸國；英國的軍隊與白俄將軍沃德尼支的部隊採取平衡的陣勢。

在南方，在高加索山麓和黑海沿岸，是鄧尼金將軍的白軍，由法國供給充足的物資和後援。

在東方，高爾察克元帥的部隊在英國軍事顧問們的指導之下，沿着烏拉爾山脈紮營。

在西方，在法國軍官們的領導下，畢蘇斯基將軍新組織了一支波蘭軍隊。

協約國的政治家們爲它們的軍隊出現在俄國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當一九一八年春季和夏季它們軍隊初次在摩爾曼斯克和阿堪遮登陸時，協約國的政府宣稱這些軍隊是來防止物資落入德國人之手。後來它們解釋它們的軍隊到西伯利亞是要協助捷克部隊從俄國撤退。另外一個理由是它們要幫助俄國人在他們的騷亂國土中「恢復秩序」。

再三再四地，協約國的政治家們否認有任何武裝反俄或干涉俄國內政的企圖。「我們并不要干涉俄國的內政，」英國外務大臣巴爾福在一九一八年八月說。「它必須自行處理自己的事情。」

年青的蘇維埃政府面對着極端不利的形勢，爲它的生存而鬥爭着。國家已經被世界大戰弄得疲憊枯竭了。成千百萬的人民陷於窮困和飢餓。工廠空虛，土地荒蕪，運輸停頓。看來這樣的國家決無可

能抵敵住一個有着巨大而裝備優良的軍隊，雄厚的財政準備，充足的糧食和別的給養的敵人的。

被外國侵略者們從四面八方包圍着，被國內無窮盡的陰謀危害着，紅軍逐步地越過鄉村後撤，不斷頑強地戰鬥着。莫斯科所控制的土地已經縮小到全俄國的六分之一了。

二 北方戰役

一九一八年初夏，英國諜報部的特務人員已經到達了阿堪遮。他們的使命是在這個高度戰略性的港口發動武裝推翻當地的蘇維埃政府。在一個前沙俄軍官現在任職於英軍中的喬治·查普林大佐指揮之下，和藉着白俄陰謀家們的協助，這些英國特務們爲這一叛變作了必要的準備。

叛亂在八月二日爆發。第二天，北俄協約軍總司令英國布爾少將便藉着英國法國戰艦的支持率部登陸佔領了阿堪遮。同時，英國諜報部桑希爾上校統率下的塞爾維亞和白俄部隊開始陸路前進，從溫涅加切斷阿堪遮——伏羅格達線而由後方攻擊撤退的布爾什維克。

推翻了阿堪遮蘇維埃之後，布爾將軍建立了一個傀儡政府叫做「白俄最高行政署」，由老政治家尼古拉·柴可夫斯基任主席。

可是不久之後，甚至這個反蘇政府也似乎太過自由主義，不合布爾將軍和他的沙俄盟友們的口

味。他們決定廢除這行政機構而建立一種軍事獨裁。

到九月六日，布爾將軍和他的白俄盟友們的計劃實現了。那天法蘭西斯恰好到阿堪遮來，他被邀檢閱一團美國兵。當最後的行列走過時，布爾轉向這位美國大使突然說：「昨晚這裏發生了一次革命。」

「誰幹的？」法蘭西斯大使驚問。

「查普林，」布爾將軍說，指着那個會設計推翻阿堪遮蘇維埃的沙俄海軍軍官。

這「政變」是昨晚發生的。查普林大佐和一些英國軍官在深夜裏把柴可夫斯基主席以及「北區最高行政署」別的官員綁走了，用船裝運他們到附近一個孤島去看管起來。

這種非常手段甚至法蘭西斯大使也覺得有點魯莽，此外，他對於這次陰謀事前全不知道。法蘭西斯告訴布爾將軍說，美國政府會不贊成這次「政變」的。

二十四小時內，那些傀儡官被帶回阿堪遮，他們的「最高行政署」重新建立起來了。法蘭西斯電告美國國務院說，由於他的努力，民主政治被恢復了。

到一九一九年初，英國軍隊在阿堪遮和摩爾曼斯克共有一萬八千四百人。和他們并肩作戰的有美軍五千一百名，法軍一千八百名，義大利軍一千二百名，塞爾維亞軍一千名，以及白俄軍二萬名。

美國派遣軍的約翰·寇達希大佐後來在所著「阿堪遮：美俄之戰」一書中敘述這一時期的阿堪遮

說，「每個人都是軍官」。無數沙俄軍官「佩着閃爍的，厚重的勳章」；哥薩克的軍官們戴着高頂灰帽，俗豔的腰披和憂憂作響的佩刀；英國軍官們出身伊頓和哈洛（貴族學校）；法國兵士們戴着壯嚴的尖帽，光亮的皮鞋。塞爾維亞，義大利和法國的軍官們……

「自然，」寇達希指出，「有大批的勤務兵担任擦皮鞋，生火爐，執馬刺，和一切雜務，另外一些勤務照料軍官們的俱樂部，侍應威士忌和蘇打。」

這些軍官們生活上的紳士風度跟他們的作戰方法尖銳地對照着。

「我們用毒氣彈射擊布爾什維克，」一位一九一九年在北俄的基督教軍官亞爾波特遜在他所著「不是戰爭的戰爭」一書中說。「我們從村莊退却時設下了種種我們所能想出的陷阱。有一次我們射殺了三十多名俘虜……我會聽到一個軍官再三對他的部下說，不要俘虜，即使沒有武裝過來的也殺死他們。」

行伍裏的協約軍士兵們却無心於反蘇維埃的戰鬥。他們奇怪着爲什麼當戰爭已宣告結束後還要在俄國作戰。協約軍的司令們是很難給他們清楚的解釋的。

部隊的紀律日益鬆弛。英國、法國和白俄兵士之間的爭鬧愈來愈多。背叛開始發生了。當美軍三三九連步兵拒絕服從命令時，司令官斯蒂華特上校集合他們，向他們朗誦背叛應處死刑的軍法。經過短暫的靜默之後，上校問他們有什麼問題。行列中發出了聲音：

「長官，我們在這裏是爲着什麼啊，美國政府的意圖究竟是什麼啊？」

上校無法回答這問題。

英國參謀總長韋爾生爵士在英政府的藍皮書中關於一九一九年夏季北俄情形的報告說：

七月七日，英俄混合隊第一營第三連和第四團的機關槍連中發生嚴重的叛變案。三個英國軍官和四個俄國軍官被殺了，兩個英國軍官和兩個俄國軍官受傷。

七月二十二日得到消息說，溫涅加區的俄軍發生叛變，已經把整個溫涅加線交給布爾什維克。

在美國，要求美兵從俄國撤回的民意鼎沸了。反布爾什維克的不斷宣傳並沒有能够抑止妻子們和父母們的呼聲，她不明白爲什麼戰爭結束之後，她們的丈夫們和兒子們還應該在西伯利亞的原野以及那極端寒冷的摩爾曼斯克和阿堪遮進行一次孤零的，勝負難分的，神祕的戰役。整個夏季和以後，代表們從美國各地跑到華盛頓來看他們的代議士，要求在俄國的美國兵給調回來。他們的要求在國會反映出來了。

一九一九年九月五日，參議員波拉在參院起立宣稱：

總統先生，我們並沒有跟俄國作戰啊；國會沒有對俄國政府或俄國人民宣戰。美國人民並不願意跟俄國作戰……可是，當我們沒有跟俄國作戰時；當國會沒有宣戰時，我們却在實行與俄國人民作戰。我們有一支軍隊在俄國；我們供應軍火和物資給在這個國家的別的武裝部隊，我們已完全捲入那衝突中，就好像立法當

局已經批准，宣戰的手續已經做過，全國已爲這目的被號召武裝起來一樣……犧牲這一些性命，既不合，也違背道德規律。完全破壞了自由政府的一般原則。

英國和法國人民也跟美國人民一樣不贊成反蘇戰爭。可是，那對俄國的不宣而戰仍然在進行着。

三 西北戰役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協約國與同盟國簽訂的停戰協定，第十二條包含有一項祕密條款，約定德國軍隊應在協約國認爲必要時期內留在他們所佔領的俄國土地上。意思是這些部隊將被用來對付布爾什維克。可是，在波羅的海諸省，德國的軍隊迅速地瓦解了。厭戰和背叛的德國士兵們成羣結隊地逃散。

面對着蘇維埃運動在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迅速發展，英軍最高統帥部決定集中它的支持於在波羅的海作戰的白衛軍。被挑選出來領導這些游勇并把他們合編成一個單一的軍事單位的是德軍最高統帥部的豐·德·高爾茲將軍。

高爾茲將軍曾在一九一八年春季領導一支德軍派遣隊進攻芬蘭共和國，是當這個國家由於俄國革命而獲得獨立之後不久。高爾茲的軍隊到芬蘭是應援卡爾·豐·曼納林男爵而來的，後者是一個瑞典貴族和沙俄禁衛軍的軍官，這時在芬蘭統率着一支白軍。

担任了波羅的海白衛軍總司令之後，高爾茲便發動了一次恐怖的攻勢以圖消滅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蘇維埃運動。他的部隊把大部分地區都洗劫一空，對公民實行集體屠殺。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人民並沒有軍事裝備和組織來抵抗這種野蠻的進攻。高爾茲很快便成爲這兩個國家的實際獨裁者了。

在胡佛領導下的美國善後救濟署分配大量的糧食供應這位德國將軍高爾茲的軍隊所佔領的地區。協約國不久便面臨着一種兩難的事體。在它們的協助之下，高爾茲統治了波羅的海；但是他依然是一個德國將軍，而因此存在着的一種危險，即通過他的勢力，德國將設法統治波羅的海的國家。

一九一九年六月，英軍決定用一位更直接受他們控制的將軍代替高爾茲。

西德奈·賴利的朋友，那五十八歲的前沙俄將軍尼古拉斯·沃德維支，被任命爲改編的白軍總司令。英國同意供給沃德尼支必需的軍事裝備以進攻彼得堡。第一次運來的供應品是一萬人的裝備，一千五百萬發子彈，三千自動步槍，和一些坦克和飛機。

胡佛的美國善後救濟署的代表們答應給沃德尼支軍隊佔領的地區分配充足的糧食。美國善後救濟署愛沙尼亞首席代表開始詳細估計必需的糧食總數，保證沃德尼支的白俄軍對彼得堡的佔領。裝滿了善後救濟署的供應品準備分配給沃德尼支軍隊佔領地區的船裏到達了勒佛爾河。

在沃德尼支指揮之下，一次全面攻勢對彼得堡發動了。到一九一九年十月的第三個星期，沃德尼支的騎兵隊已抵達城郊。協約各國的政府深信彼得堡的陷落只是數天內的事，也許是數小時內的事。

「紐約時報」的標題說成勝利已經到手了：

十月十八日

反赤化部隊已入彼得堡

斯得哥爾摩傳說

十月二十日

彼得堡又傳已陷落

莫斯科線被切斷

十月二十一日

反赤化部隊迫近彼得堡

倫敦方面預料

捷訊即可傳來

可是正在彼得堡的門檻上，沃德尼支被止住了。集合了它的隊伍，這革命聖城反擊過來了。在銳猛的突擊之下，沃德尼支的部隊動搖了。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紐約時報」報導說：「沃德尼支脫離軍隊，攜款一萬萬馬克往巴黎。」

在一輛插着英國旗子的卡車中，沃德尼支從愛沙尼亞向南逃跑了，把他一度誇傲過的軍隊的全部殘燼留在背後。散兵成羣結隊地在冰雪遮蔽的鄉村間躑躅着，成千成萬死於飢餓，疾病和寒冷……

四 南方戰役

當沃德尼支的部隊在北方彼得堡推進時，從南方的進攻是由鄧尼茲將軍領導着。他是一位外表非凡的四十五歲前沙俄軍官，長着滿臉銀白鬚子和灰色髭。鄧尼茲將軍當時描寫他的軍隊「對於拯救俄國懷着一種神怪的、深邃的思想，一種強烈的希望和志願」。但是在俄國人民當中，鄧尼金的軍隊在南俄是以它的淫虐的作戰方法著稱。

從俄國大革命開始時，烏克蘭的豐饒麥田以及頓河區的巨大鐵礦和煤藏便成爲爭奪的目標。接着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建立起來之後，烏克蘭的反蘇領袖西蒙·彼得路拉將軍便請德軍最高統帥部派遣部隊到烏克蘭協助他推翻蘇維埃政權。以飢渴的眼色瞞着烏克蘭的糧食富源的德軍，是不需要第二次邀請的。

在海爾曼·豐·艾西霍因元帥的指揮之下，德軍部隊迅速進入烏克蘭。艾西霍因本人對於這一攻勢是有着特殊興趣的：他的太太是杜爾諾科伯爵的女兒，一家富有的俄國貴族，曾是烏克蘭的最大地主之一。蘇維埃部隊被從基輔和哈爾科夫趕走了，一個傀儡的「獨立烏克蘭」政府，在德國佔領軍控制之下，由彼得路拉將軍領頭建立了起來。宣稱他的目的是建立「國家社會主義」，彼得路拉在烏克

蘭全境鼓動了一連串反猶太屠殺。殘酷的懲罰方法被採用來鎮壓烏克蘭的革命工人和農民。

可是，革命運動依然繼續增長着。艾西霍因認為彼得路拉沒有能力控制這一局勢，便用一種軍事獨裁代替他的政府。新的傀儡政權由艾西霍因的小舅子斯考洛巴德斯基將軍領頭，他是一個無藉藉名的俄國騎兵軍官，一句烏克蘭話也不會說。

斯考洛巴德斯基並沒有比彼得路拉強多少。在一九一八年年底之前，德國佔領軍被紅軍和烏克蘭遊擊隊消滅了大部分，斯考洛巴德斯基喬扮一個德國兵卒隨着德軍逃跑了。

德軍的離去並沒有結束烏克蘭布爾什維克的問題。協約國也在南俄支持着白俄的反蘇維埃運動。協約國的幫助主要是給予加列丁，考爾尼洛夫，鄧尼金和別的當布爾什維克革命後逃來南方的前沙俄將軍們組織起來的頓河哥薩克區的「志願軍」。

起初這「志願軍」的攻勢遇到嚴厲的反擊。它的總司令加列丁將軍自殺了。他的繼承者考爾尼洛夫將軍被蘇維埃部隊趕出頓河區，最後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三日的戰鬥中被殺了。指揮這退却的，被窮追的志願軍的是鄧尼金將軍。

在這時候，當白俄軍的運氣退落到最低潮時，第一批英軍和法軍在摩爾曼斯克和阿堪遮登陸了，而重要的協約國供應品也開始傾注到俄國各處戰線以援助白軍。鄧尼金的殘破軍隊被從毀滅中救了出來。經過補充和增援之後，鄧尼金的軍隊準備一九一八年過去之後，便對蘇維埃發動攻勢。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停戰協定簽訂之後十一天，一封電報到達鄧尼金的南方司令部，說一支協約國艦隊已經首途來諾佛洛西斯克。第二天協約國的船隊便在這個黑海海港靠岸，法國和英國的密使跑來通知鄧尼金說，充足的戰爭物資即將從法國運來協助他。

在一九一八年的最後數星期，法國軍隊佔領了敖德薩和塞巴斯托波爾。一支英國的小艦隊開入黑海，派遣軍在巴統登陸。

在法軍最高統帥部督導之下，由英國供應大量軍事裝備，鄧尼金對莫斯科發動了一次大攻勢。在這次攻勢中。鄧尼金的主要助手是蘭格爾將軍，一個高瘦的軍人，稀薄頭髮和石板藍的眼睛，以野蠻殘酷著名。

鄧尼金和蘭格爾的部隊向北推進，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佔領了察里津（現在的斯大林格勒），十月間便迫近離莫斯科一百二十哩的圖拉。「俄國的整個布爾什維克機構已在崩潰中了」，「紐約時報」報導着，「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老巢莫斯科已開始撤退」。泰晤士報描寫鄧尼金「掃蕩着他面前的一切」而紅軍則「落荒而逃」。

但是，採用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斯大林所起草的進攻計劃，紅軍開始了一次突然的反攻。

鄧尼金的部隊完全措手不及。在數個星期之內，南部的白俄軍隊倉惶地向黑海撤退。軍心渙散，鄧尼金的部隊亂哄哄地逃跑去。害病的和死亡的塞滿路上。全軍瓦解為一批批的匪幫，向南方流竄着。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九日，蘭格爾將軍給鄧尼金發出一封告急電報說：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全軍已經不再成爲一種戰鬥力量了。

一九二〇年的最初幾個星期，鄧尼金的殘餘隊伍到達黑海的諾佛洛西斯克港。白軍的兵士，逃亡者以及難民向這個城市傾注着。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當英國戰艦「印度」號和法國巡洋艦「盧梭」號向岸上發砲射擊前進中的紅軍縱隊時，鄧尼金搭一隻法國兵船從諾佛洛西斯克開走了。成千成萬的兵士擁擠在碼頭，絕望地看着他們的司令和軍官們離去。

五 東方戰役

依照干涉主義者們的總計劃，當鄧尼金從南方向莫斯科推進時，高爾察克元帥便從東方包圍這個城市。可是，事情並沒有按照計劃發展下去。

一九一九年的春季和初夏，巴黎，倫敦和紐約的報紙經常登載毀滅中的紅軍在高爾察克元帥手下敗北的詳細報導。下面是「紐約時報」的一些標題：

三月廿六日

高爾察克窮追潰敗的紅軍

四月廿日

東線紅軍崩潰中

四月廿二日

高爾察克勝利在握

紅黨統治搖搖欲墜

五月十五日

高爾察克計劃向莫斯科推進

但是到了仲夏，在紅軍的掃蕩攻勢之下，高爾察克開始後退了。他的部隊同時在後方被廣佈的，迅速發展着的遊擊隊運動所困迫。十一月，高爾察克撤退了他在奧姆斯克的首都。襤褸的制服和破爛的鞋，高爾察克的部隊沿着公路從奧姆斯克蹣跚而行。在那無窮盡的，悽慘的行列中，成千成萬地倒下而死於路旁的冰雪中。從奧姆斯克出發的鐵路線塞滿了破毀的火車頭。

高爾察克乘坐一列火車飄着英國米字，美國星條，法國和義大利三色，以及日本太陽的旗子，到達伊爾庫特斯克。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伊爾庫特斯克人民大暴動，建立起一個「蘇維埃」，逮捕了高爾察克。跟他一起被捕獲的是他用特別列車運來的大量財寶：五一四三箱和一六八〇袋金磚銀塊，證券和珠寶，合計約值一，一五〇，五〇〇，〇〇〇盧布。

高爾察克元帥被蘇維埃政府提出審判，控以賣國罪。高爾察克說他被「外國份子」出賣，他們在危機中撤開了他。

法庭判決高爾察克死刑。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他在刑場被槍決了。大批高爾察克的助手們逃往日本。

六 波蘭軍和蘭格爾

雖然遭受這樣淒慘的結局，英法的干涉主義者們仍然向蘇維埃俄國的西部再發動了兩次攻勢。一九二〇年四月，要求着割讓西烏克蘭的全部土地和斯摩稜斯克城，波軍從西方進攻了。英法供給豐裕的戰爭物資，美國借款五千萬美元，波軍推進烏克蘭而佔領了基輔。但是就在這裏他們被紅軍止住而打轉去了。

俄國部隊馬不停蹄，波蘭軍隊發狂後奔。到八月間，紅軍已經立在華沙和勒服夫的門檻上了。協約各國政府投進新的借款和裝備給波軍。福煦元帥慌忙派遣他的參謀長魏剛將軍來担任指揮。英國的坦克和飛機奔到華沙。紅軍在杜哈契夫斯基將軍和軍事委員托洛斯基指揮之下，危險地把他們的交通線伸展太長了。現在他們遭逢的後果是，波軍的反攻迫使他們全線後退。由里加和約，蘇維埃政府被迫割讓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西部給波蘭。

跟波蘭的和平使紅軍可以解脫出來對付蘭格爾男爵，他代替了鄧尼金在南部担任總司令，在法國

支持之下從克里米亞北向推進烏克蘭。到一九二〇年底，蘭格爾才被逐回克里米亞而被紅軍收拾了。十一月，紅軍閃擊彼累考夫，衝進克里米亞，把蘭格爾的軍隊逐入海去。

七 最後的殘存者

蘭格爾的軍隊被消滅和西部的干涉終止之後，留在俄國土地上的唯一外國軍隊是日本帝國的。

在西伯利亞的日軍有七萬名以上，此外還有成百的特務，間諜，煽動份子和恐怖主義者。俄國遠東區的白衛軍繼續在日軍統帥部的督導之下活動。這些反蘇維埃部隊中最主要的是日本的哥薩克傀儡謝米奧諾夫的匪軍。

美國的壓力使日本不得不小心翼翼；但是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日軍在海參威與謝米奧諾夫簽訂了一種密約，準備向蘇維埃發動一次新的全面的攻勢。這條約規定，當蘇維埃被清算之後，謝米奧諾夫可掌握民政全權。但是附項中說：

當一個穩定的政府機構在遠東建立起來之後，日本臣民應有行獵，捕魚和享用森林……開發礦地和金礦的優先特權。

謝米奧諾夫的主要助手之一安格爾因男爵被指派在預定的軍事行動中擔任主要角色。

這位羅曼·豐·安格爾因男爵中將，是一個面色蒼白而柔弱的波羅的海貴族，一九〇五年曾參加沙皇軍隊與日本作戰，後來加入西伯利亞的一個哥薩克警衛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蘭格爾男爵軍中服務，曾獲得聖喬治十字勳章。在同輩中他是以蠻勇，兇殘和粗暴著稱。

大革命後，安格爾因男爵回到西伯利亞，指揮一個哥薩克團隊搶掠村莊，對地方蘇維埃進行零星的戰鬥。最後他與日本特務發生接觸，後者慫恿他進入蒙古。日軍把一支包含白俄軍官，中國反蘇部隊，蒙古匪幫和日本特務的雜色軍隊歸他指揮。

在一九二一年攻勢開始時，安格爾因男爵從他的烏爾加總部向他的部下發出一項文告，裏面說：

蒙古已成爲進攻蘇維埃西伯利亞紅軍的天然出發點……

人民委員們，共產黨和猶太人，連同他們的家庭，必須加以消滅。他們的財產應被沒收……

在俄國邊境的鄉村間，安格爾因的戰事像一連串匪幫的劫掠那樣發展着，所過之處，留下一片冒煙的村莊以及男人，女人和小孩的殘屍。被安格爾因部隊佔領的城市，都經過一番姦淫搶掠。猶太人，共產黨和所有受嫌疑的溫和民主份子都被槍殺，虐刑至死或活活燒死。

一九二一年七月，紅軍發動了一次消滅安格爾因軍隊的攻勢。經過一連串銳猛的，時進時退的交戰，紅軍和蘇維埃遊擊隊終於獲得決定的勝利。安格爾因的匪幫逃跑了，遺下他們的大部分槍枝，他們的給養列車和負傷者。

八月間，安格爾因被包圍。他自己的蒙古衛兵背叛了他，把他交給蘇維埃部隊。安格爾因穿着他的絲質蒙古外套被帶到諾佛—尼古拉沃夫斯克（現在的諾佛—西比爾斯克），交給西伯利亞蘇維埃最高法院，作為人民敵人提出公審。

這是一次不尋常的審判。

成千成百的工人，農民，兵士——俄羅斯人，西伯利亞人，蒙古人和中國人——擠滿了法庭。更多的站在外面街上。這些人有許多是在安格爾因的恐怖統治下苟存下來的；他們的兄弟，兒女，妻子和丈夫已經被槍殺，刑斃，拋入火車頭的沸鍋中。

男爵就席後，起訴書讀着：

依照西伯利亞革命法庭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之決議，安格爾因·豐·斯坦柏格男爵中將，前亞洲騎兵師司令，被控於西伯利亞革命法庭的罪狀如下：

- (一) 迎合日本併吞主義的目的，企圖創立一個亞洲國家和推翻外貝加爾政府。
- (二) 計劃推翻蘇維埃政權，在西伯利亞恢復君主制，擁戴米契爾·羅曼諾夫為皇帝。
- (三) 野蠻地殘殺大批俄國農工和中國革命者。

安格爾因并不企圖否認他的種種暴行。槍斃，酷刑和屠殺——這些全是真實的。辯解是簡單的一句：「這是戰爭啊！」但是一個日本傀儡呢？「我的想法是，」安格爾因男爵辯稱，「利用日本」。

安格爾因否認他有任何賣國行爲或與日本有親密關係。

「被告是在扯謊，」蘇維埃公訴人雅洛斯拉夫斯基說，「如果他聲言他從未跟日本有任何來往的話。我們握有的證據是相反的！」

「我確曾與日人通消息，」男爵承認，「正如我會與張作霖通消息一樣——成吉思汗在征服他的帝國之前也會受過梵汗的審判！」

「我們不是在十二世紀啊，」蘇維埃公訴人說，「我們也不是在這裏審判成吉思汗！」

「千年以來，」男爵叫道，「安格爾因們只命令他人，他們從不受他人命令！」

他傲慢地矚了一下法庭中那些兵士，農民和工人們的臉。

「我拒絕承認工人階級的政權！連一個普通僕役也養不起的人怎能談治國？他們是沒有能力發佈命令的！」

公訴人雅洛斯拉夫斯基列舉了一長列安格爾因的罪行——迫害猶太人和親蘇維埃農民，斬斷四肢，毀滅村莊，殘殺兒童……

「我覺得他們太「紅」了，」安格爾因冷漠地說。

「你爲什麼離開烏爾加？」公訴人問。

「我決定侵入外貝加爾和鼓動農民叛變。可是我被俘了。」

「被誰？」

「一些蒙古人出賣了我。」

「你可會反躬自問這些人爲什麼這樣做嗎？」

「我被出賣了！」

「你可承認你的攻勢正如近來所有企圖推翻工人政權的攻勢一樣結局嗎？你是否同意，在這一切與你所懷目標相同的企圖中，你的企圖是最後一次呢？」

「是的，」安格爾因男爵說。「我的企圖是最後一次。我付想我是最後的殘存者！」

一九二一年九月，蘇維埃法庭宣判了。安格爾因男爵，白黨軍閥的「最後殘存者」，被紅軍在刑場槍決了。

謝米奧諾夫以及其餘的日本傀儡軍隊越過蘇維埃邊界逃往蒙古和中國。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九日，紅軍迫近海參威。佔領這城市的日軍被包圍，交出了所有他們的軍事儲備。第二天，日本的運輸船載着最後一批日軍離開了海參威。紅旗在這城市昇起了。

「決定退出，」日本外務省宣布，「是要證明日本是一個非侵略國家，爲維持世界和平而奮鬥。」

第七章 一張清單

兩年半的武裝干涉和內戰使俄國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由於戰鬥，飢餓和疾病而死亡的達七百萬人。這個國家的物質損失後來經蘇維埃政府估計為六百萬萬美元，這數目遠超過沙俄對協約國負債的總數。侵略者們却沒有付還任何補償。

關於協約國納稅人爲這次反蘇戰爭付出的代價，沒有可靠的官方數字。依據邱吉爾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發表的一個備忘錄，大不列顛到那天止單獨爲鄧尼金將軍化費的便近於一萬萬英鎊，法國則在三千萬至四千萬英鎊之間。英軍在北方的戰役耗費一千八百萬英鎊。日本承認維持爲西伯利亞的七萬駐軍支出了九萬萬日圓。

這次徒勞而破費的未宣佈戰爭的背後動機究竟是什麼呢？

白黨將軍們是坦白地爲恢復他們自己的「大俄羅斯」，爲他們的土地財產，他們的利潤，他們的階級特權和他們的肩章而作戰。這當中有少數是真誠的民族主義者，不過反動派在白軍中佔壓倒優勢，他們是後來崛起於中歐的法西斯主義者和冒險家們的範本。

協約國在俄國的作戰目的便沒有這樣清楚。

從已發表的文件來說，協約國的發言人們最後向世界宣佈這次干涉的動機是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種政治十字軍。

實際上，「反布爾什維克主義」不過是次要的角兒。北俄的木材，頓內次的煤，西伯利亞的金和高加索的油這類因素有着更重的比重。還有更大規模的帝國主義利益，如英國計劃一個橫高加索聯盟，使英國對中東的油田獲得全盤的獨佔；日本計劃征服和殖民地化西伯利亞；法國計劃獲得頓內次和黑海區的控制；德國的野心長期計劃是佔領波羅的海諸省和烏克蘭。

蘇維埃政府實施它的權力的頭一道法案却是沙俄帝國經濟大托拉斯的國有化。俄國的礦地，工場，工廠，鐵路，油井和所有其它大規模工商企業都被宣佈爲蘇維埃人民的國有財產。蘇維埃政府并且否認沙皇政權所借的外債，部分理由是由這些錢會被用作幫助沙皇壓制人民革命的一種預謀工具。

沙俄帝國，從它全部財富和權力的外表看來，實際上是英法和德國財團的半殖民地。法國在沙俄的財政利益總數達一百七十五萬九千一百萬法郎。英法公司控制了百分之七十二的俄國煤，鐵和鋼，

百分之五十的俄國石油。

一位英國議員馬隆中校在一九二〇年下院一次關於協約國對俄政策的辯論會中說：

我國有一些集團和個人是在俄國擁有金錢和股票的，就是這些人們在進行，計劃和陰謀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在舊政權之下他們可以從俄國工人和農民身上剝削百分之十至二十，但是在社會主義治下，他們也許什麼也得不到了。

這位發言人說，一九一八年的「俄國年鑑」估計英法兩國在俄國的投資約共十六萬萬鎊，或近八十萬萬美元。

「當我們說到……福煦元帥和法國人民反對跟俄國和平時，」馬隆中校說，「我們不是指法國的民主主義，我們不是指法國的農民或工人們，而是法國的持有股票者們。讓我們先弄清楚這一點。我們指的是他們的不義之財構成那已經在俄國湮歿的十六萬萬鎊的人們。」

這裏有「皇家荷蘭殼牌油料公司」，它的俄國分行包含「烏拉爾石油公司」，「北高加索油田公司」，「新施巴雷夫火油公司，以及許多別的油礦公司；這裏有大不列顛軍火托拉斯「黎特灌」威克爾斯」，與法國的「施奈德—克累索脫」和德國的「克虜伯」共同控制了沙俄的軍火工業；這裏有英國和法國的大銀行：「霍雷斯」，「巴靈兄弟銀行」，「哈姆布勞斯」，「里昂信託銀行」，「大通會社」，「羅士施爾特」和「巴黎國家信貸銀行」，它們都在沙俄有巨額投資……

「所有這些大公司，」馬隆中校向下院說，「是互相交織着的。它們都期望對俄國繼續戰爭下去……在這些大公司背後，以及在國會另一邊坐着的那些財政家們的背後，是製造輿論的報紙和別的宣傳機構。」

有些協約國的發言人對於它們支持俄國白俄的動機也相當坦白。

法蘭西斯·白克爵士，威克彌斯軍火公司的歐洲經理和英俄商會執行委員會主席，一九一九年在倫敦英俄協會一次有許多著名工業家和政治家參加的宴會上發表演講說：

我們願望高爾察克元帥和鄧尼金將軍成功，我想我應該舉起我的酒杯并要求各位為高爾察克元帥，鄧尼金將軍和沃德尼支將軍的健康共乾一杯！

俄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各位都知道俄國的潛能是什麼，因為各位在業務上都與它有密切關係；無論從製造業的觀點或礦產的觀點，或任何別的什麼，因為俄國有着一切……

當英法的軍隊和軍火向着西伯利亞傾注時，英國工業家們的最大組織「英國工業協會」在印刷品上宣稱：

西伯利亞，美洲發現以後獻給文明世界的最重大獎品！

當協約國軍隊向高加索推進而佔領了巴庫時，英國商業雜誌「近東」宣稱：

巴庫的油是無與匹敵的……巴庫比世界上任何別的油城都大。如果石油是皇帝，巴庫便是它的寶座！

當協約國支持下的鄧尼金將軍的白軍湧入頓河區的煤盆地時，英國煤產組合「馬亭斯公司」在它的出版物「俄羅斯」中宣稱：

俄國擁有已探測的煤藏僅次於美國。根據國際地質學會議所公佈的估計，它在頓內次盆地（鄧尼金將軍正在這裏作戰）便擁有三倍於英國的無煙煤貯藏，和近兩倍於美國所有的總量。

最後「日本商人」雜誌總結道：

俄國，有人口一萬八千萬，肥美的土地從中歐伸展到亞洲的太平洋岸，從北極直落波斯灣和黑海……市場的能力甚至最樂觀的人也不敢夢想到……俄國，潛在地和實在地世界的穀倉，漁塘，木材園，煤、金、和白金坑！

英法和日本侵略者們是被這些等待着俄國征服者的豐富獎品所吸引。美國的動機却是很混亂的。傳統的美國外交政策，如像威爾遜總統和國防部所表示的，是需要俄國的友誼以爲平衡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個潛在盟友。美國在沙俄的投資是微小的：可是，在國務院的設計之下，數萬萬美元會被傾注到俄國去扶持動搖的克倫斯基政權。國務院繼續支持克倫斯基，甚至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數年間還補助他在華盛頓的「俄國大使」。國務院中的某些官員也跟白黨將軍們和英法及日本的干涉主義者合作。

最熱中於反蘇維埃戰爭的美國人是胡佛，這位美國的後任總統，在當時是美國糧食署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胡佛曾受聘於英國公司為採礦工程師。他在俄國的油井和礦場都有投資。腐爛的沙皇政權擠滿了貪官污吏和地主貴族，他們準備出賣國家的財富和勞動力來換取外國人的小費或分一份贓禮。胡佛在一九〇九年邁可普油田初開發時便成為俄國油井的股東。一年之內，他在十一個以上的俄國石油公司中有股份。

到一九一二年，這位昔日的採礦工程師跟一個著名英國大富豪烏爾奎哈特合組了三個新公司，從事採掘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木材和礦產。烏爾奎哈特接着又創立「俄亞合作公司」，從兩個沙俄銀行手中獲得全區的礦產開採權。同年這家公司又從沙俄政府獲得三種新的特權，包含：

二百五十萬俄畝土地，內有廣大的木材地和水力，金、銅、銀和鋅礦約共七、二六二、〇〇〇噸；
十二處已開發的礦場；

兩個鑄銅廠；

二十個鋸木廠；

二百五十哩鐵道；

鑄鐵廠，展鐵廠，硫酸廠，淘金場等無數，以及一些巨大的煤藏。

這些產業的總值約計十萬萬美元。

到一九一七年，胡佛便退出「俄亞合作公司」，把他的俄國股票賣掉。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所有胡佛以前曾參加享有的特權都被取消，礦地被蘇維埃政府沒收。

「布爾什維克主義，」胡佛在巴黎和會中說，「比戰爭還要壞！」

他從此畢生成爲蘇維埃政府的敵人。無論他個人的動機是什麼，而事實上美國的糧食會支持了白俄和供養歐洲最反動政權的衝鋒隊來壓制第一次世界戰後洶湧澎湃的民主主義。因此美國的救濟便成爲反對歐洲人民運動的一種武器。

「在停戰協定的清算期，整個美國政策是在貢獻一切力量來阻止歐洲布爾什維克化，」胡佛後來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七日給奧斯華德·韋爾拉德的信中說。他的「布爾什維克」定義跟福煦，貝當，諾克斯和賴利的是完全一樣的。他當商業部長，當美國總統，和此後作爲共和黨孤立派的一位領袖，都會孜孜不倦地阻止美國與蘇聯這一對抗世界法西斯主義的美國最得力盟友建立友好的商業和外交關係。

武裝干涉俄國的失敗，不只是由於蘇聯人民爲保衛他們新得的自由所表現的空前團結和英勇，同時也由於全世界民主人士對這年青蘇維埃共和國的强大支持。在法國，英國和美國，公衆的輿論會猛烈地反對派送人力，武器，糧食和金錢給俄國的反蘇維埃軍隊。「退出俄國」委員會成立了。工人罷工和兵士們叛變以反對參謀本部的干涉政策。民主政治家，新聞記者，教育家以及許多業務家紛起抗議對蘇維埃俄國的未宣佈的和無挑戰的進攻。

英國參謀總長亨利·韋爾生爵士坦白地承認協約國的干涉政策缺乏公衆支持。一九一九年十二月

一日參謀長在英國藍皮書中寫道：

要形成一種共同的對俄政策真是難極了，因為沒有一個協約國家有充分的輿論力量支持武裝干涉布爾什維克，其必然的結果是軍事行動缺乏團結和目的。

紅軍對它的敵人們的勝利因此同時代表着世界各國民眾人民的國際勝利。

干涉失敗的一個最後理由是侵略者們之間欠缺團結。干涉的挑撥家們代表着世界反動力量的一種聯合，但它是一種沒有真意合作的聯合。帝國主義的敵對破壞了帝國主義的聯合。英國恐懼法國對黑的野心和德國對波羅的海的野心。美國覺得必須阻撓日本對西伯利亞的目的。白黨將軍之間爲了賊物而爭吵不休。

干涉戰爭以祕密和欺詐開始，而以可恥的失敗結局。

它的仇視和不信任的遺產却毒害了以後四分之一世紀歐洲的氣氛。

第二部 安全地帶的祕密

第八章 白色十字軍

一 結局的醞釀

第一回合的對蘇戰爭，結局很像不分勝負。蘇聯政府的確保持它大部份的領土；但是它為別國排斥，被圍在敵對的傀儡國的安全地帶以內，與世界各處正常的政治和商業往來也被切斷。依官方說，地球上六分之一土地的蘇聯並不存在——它「沒有被承認。」

在國內，蘇聯政府遭遇的是，由工廠殘破造成的經濟蕭條，淹了水的礦產，破壞的農業，破壞的

運輸，疾病，饑饉，和幾乎普遍的文盲。在封建沙皇政權破產的產業上又加上七年不斷的戰爭，革命，反革命和外國侵略的殘物。

蘇聯邊境外的世界仍在追求和平而沒有找到。英國政治家勞氏在下院敘述凡爾賽和約簽訂後四年世界形勢說，二十三個以上的戰爭還正在世界各地進行中。日本已經佔領了中國的領土並且強暴地壓制韓國的獨立運動；英軍正制服愛爾蘭，阿富汗，埃及和印度的平民叛變；法國人和敘利亞的德羅斯族人公開作戰，使法國人煩惱的是，他們以來自英國麥特羅—維克爾斯軍火廠的機鎗而武裝；德國參謀總部，在威瑪共和國的後面活動，正陰謀肅清德國民主份子並復活帝國主義的德國。

歐洲各國沸騰着法西斯，國家主義者，軍閥和保王黨人的陰謀和反陰謀，大家都在「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假面具下想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

一件祕密的備忘錄，由英國外交部在戰後不久起草的，這樣描繪歐洲的情況：

歐洲今日分爲三種主要份子，就是，勝利者，被征服者，和蘇聯。從歐洲的協定來看，俄國已不再是列強之一，這大大地引起了傷害西歐健康的不安情緒。這是我們的不安的最大威脅。

我們過去所有的敵人，於他們已經失掉的，仍是十分不滿；我們過去所有的盟邦又擔心失掉他們所已得的。半個歐洲非常憤怒，另半個非常恐懼。恐懼產生了挑撥、軍備、密約、虐待小國。這一些轉過來又產生仇恨，並刺激復仇的願望，因此恐懼加甚後果增加。有毒的圈子就如此建立起來。

雖然德國目前完全不能進行侵略行動，可是她有很大的軍事化學潛力，遲早總要再起成爲一個強有力的軍事因子。只有少數德國人他們真誠希望運用這種力量，在需要的時候，對付英帝國。

當英國外交部洋洋得意想再武裝德國並認爲蘇聯是「我們的不安的最大威脅」時，在大西洋彼岸，在威爾遜總統後期的歇斯底里亞和混亂中，美國正在夢想「光榮的孤立」。當時美國的幻想可以歸納爲一句話：「恢復常態」。據李普曼當時在「紐約世界」上所寫的，「常態」包括下列幾種信念：

美國命運與歐洲命運並無重要關聯。

歐洲應該好自爲之……

我們能售貨給歐洲，而不必自歐洲購貨。

……假如歐洲不喜歡如此，那也只好忍受下去，最好是不要不喜歡。

李普曼結論：

從恐懼與混亂中，已產生了一種歇斯底里亞。它引起擴軍，動搖的關稅，欺騙的外交，各種各樣病態的國家主義，法西斯和三K黨……

不管動盪，戰爭的疲憊和經濟的無政府狀態仍在歐洲盛行，軍事侵略蘇聯的新計畫仍是在草擬中，並有波蘭、芬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法國、英國和德國的辛勤的研究。

狂暴的反蘇宣傳在繼續。

在以戰弭戰的第一次大戰四年以後，一切製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因素都有了——在「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口號下向世界民主作戰。

二 白俄散了

由於白軍高爾察克，沃德尼支，鄧尼金，蘭格爾和謝米奧諾夫的潰敗，沙皇巨大而古老的機構已開始了最後的崩潰，把一直庇護着的橫暴的，野蠻的，反動的份子分散到各地。殘忍的冒險家，衰落的貴族，職業的恐怖份子，匪軍，可怕的祕密警察，以及一切其他曾經參加白俄反革命的封建和反民主力量，現在由蘇聯濺出，像是飛舞的泥漿。向西，向東，向南，穿過歐洲和遠東，進入北美南美，它流着，還帶着白衛軍將領的變態虐待狂，黑色百人團殺戮猶太人的教條，沙皇對於民主的輕視，深的仇恨，偏見和古老帝俄的神經病。

「錫安原稿」，奧卡拉那靠着它激動屠殺猶太人的反猶謠言，黑色百人團靠它把世界一切罪惡解釋為一個「國際猶太人密謀」，現在公開地在倫敦和紐約、巴黎和布宜諾斯艾利斯，上海和瑪德里流傳着。

白俄到哪裏，他們就肥沃了世界反革命的土壤——法西斯主義。

在一九二三年有五十萬白俄住在德國。四十萬以上已經移居到法國，九十萬移到波蘭。其餘萬千的人則卜居在波羅的海，巴爾幹國家，中國和日本，加拿大，美國和南美。紐約市一處就有三千白俄軍官和家屬。

白俄總數估計在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之間。在俄國軍事聯合會（總會在巴黎）的監督下，白俄武裝部隊在歐洲，遠東和美國各地建立起來了。他們公開宣稱他們準備對蘇聯新的進攻。

法國政府爲了白俄在北非比塞大港設立一個海軍訓練學校，沙皇艦隊三十艘軍艦和六千名員兵都已開達。南斯拉夫政府特設軍校，訓練沙皇軍隊中的昔日軍官和他們的子弟。蘭格爾男爵軍隊的大部份支隊原封不動地轉移到巴爾幹。一萬八千哥薩克和騎兵被送到南國。一萬七千名白俄軍隊到了保加利亞。更有萬千人駐紮在希臘和匈牙利。白衛軍接收了反蘇的波羅的海和巴爾幹各國全部祕密警察的機構，而且混入政府的重要位置。

靠着畢爾蘇斯基元帥的協助，俄國恐怖份子沙文科夫在波蘭組織了三萬名的白軍。謝米奧諾夫帶着他的殘部逃進日本領土。他的部隊在日本最高統帥部監督之下改組爲特種的白俄軍隊。

蘭格爾男爵，鄧尼金將軍和暗殺團團員彼得魯拉卜居巴黎，立刻就參加到各種反蘇陰謀中去。會和德軍合作過的克拉斯諾夫和斯考羅巴德斯基將軍到柏林住了下來，被收入德軍諜報處。

一九二〇年，少數極富有的白俄，他們在法國和他國皆擁有大量的投資，結羣來到巴黎並且創立

一個機構，那是預定在將來反蘇陰謀中有重大任務的，那名叫俄國貿易財政工業委員會的機構，由前沙皇銀行家，實業家和商人組織而成的。其中有諾培爾，在俄國巴庫油田擁有統制的利益；里諾佐夫，俄國的「洛克斐勒」；里亞布辛斯基，沙俄商界的一個望族；但尼梭夫，他的巨資投在鋼鐵工業上；還有其他在全世界工業財政界聞名的俄國經濟界保皇黨員。

和這一機構來往的有英法德有關人物，他們念念不忘收回在俄國投資的損失，或者推翻蘇聯政權，弄些新的特許權。

委員會主席但尼梭夫說，「本會的目的，已決定是以各種方法和形式，在經濟前線上和布爾什維克作戰。」如諾培爾說，委員會的會員對於「祖國的早日復活以及儘早在祖國工作」頗為關心。

這機構的反蘇活動還不僅限於經濟前線。它曾發表一個正式聲明：

貿易工業委員會將繼續其對蘇維埃政府不斷的鬥爭，將繼續以俄國發生各種事件的真實意義，啓迪文明國家的輿論，並將繼續以自由和真理之名準備未來的起義。

三 里維爾的一位紳士

一九二一年六月，一羣前沙皇時代的軍官、工業家和貴族在巴伐利亞召開了一個國際反蘇會議，

出席者是全歐各地反蘇組織的代表，該會制定煽動世界性的反蘇運動。

會議成立了「最高保聖會」。任務是爲「恢復帝政，由合法的羅曼諾夫皇室領首，以符合俄帝國的根大本法。」

年青的德國國社黨派了代表與會。他的名字是A·羅森堡……

羅森堡是一個饒長，面色慘白的青年，薄唇，黑髮，沒精打彩地，常作深思。他在一九一九年夏季時常光臨慕尼赫的啤酒酒店。在奧格斯丁啤酒酒店或是法蘭西斯啤酒酒店常可發現他在牆角一張檯子的角落孤坐數小時。有時也有同伴倍他，那時候他雖冷淡地招呼他們，但在他開始以低沉而激越的語調講話時，他就顯得高興，黑眼珠帶有生氣，瘦削的面龐上也有了喜悅。他的俄語德語，皆講得很流利。

羅森堡是一個波羅的海地主的兒子，父親在沙俄的港口里維爾附近有一大筆田產。自稱是中世紀進攻波羅的海國家條頓騎士的後裔；於是小羅森堡就自誇爲德國人。在俄國革命以前，他曾在莫斯科多藝學校攻讀建築。布爾什維克秉政後，他從蘇聯逃亡，參加白衛軍的恐怖團體，在哥爾茲將軍領導下在波羅的海作戰。一九一九年羅森堡在慕尼赫出現，心中充滿沙皇黑色百人團反民主反猶的主義。

一小羣白衛軍和一無所有的波羅的海諸國的子爵們，開始經常地集合在慕尼赫，聽取羅森堡緊張而有毒素的反共反猶長篇演說。他的聽衆通常有拉斯普金老朋友阿瓦洛夫——貝爾蒙特親王，他曾担任過哥爾茲將軍在波羅的海最野蠻的白衛軍司令；還有許勞埃貝——立希特男爵和阿諾·豐·謝克登茲男

爵，兩個波羅的海國家沒落而橫暴的貴族；還有烏克蘭的殺戮團團員伊凡——波爾泰維茲——奧斯特倫尼查，他曾做過德皇烏克蘭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長，以及史考羅巴茲基。這班人也有羅森堡黑色百人團的見解，認為民主要沒落，國際要陰謀反猶。

「歸根到底，猶太人都是布爾什維克！」這是羅森堡演說的經常主題。

從羅森堡對於猶太人病理的仇恨以及對蘇聯的敵意的陰森而痛苦的心理，漸漸形成了一種反革命的世界哲學，摻合着沙俄狂妄的偏見和德國帝國主義者的野心。從「沒落的猶太人，民主，布爾什維克主義」挽救世界，羅森堡在「二十世紀的神話」中寫着，將由「在德國」建立一個新的日耳曼國家着手。「新國家創造者的責任是」，他又說，「根據條頓秩序的理论，使人們聯合起來。」

一個日耳曼超人的民族將實行征服世界的工作：「世界史的意義是由北方一個藍眼金髮的民族幅射出來的，在若干次的起伏中，它決定了世界的精神面目。」

反蘇神聖十字軍的觀念，操縱了羅森堡的全部著作。他渴望默示錄中的一天，新「條頓秩序」的大軍如潮湧進入俄國邊境，擊潰可恨的布爾什維克。「方向是從西到東」，他宣稱，「從萊因河到威塞爾河『從西到東必有響應』，從莫斯科到托木斯克。」

德國正在度着它的嚴重的戰後危機，羣衆失業，空前的通貨膨脹和廣泛的饑荒的時期。在威瑪共和國民主正門的後面，一羣普魯士軍閥，瓊克爾和大實業家正偷偷摸摸地計畫日耳曼帝國的再生和擴

張。外界不知道，德國未來的重整軍備計畫已由幾百名工程師，設計師和特種技術人員在德國最高級統帥部監督下制成在柏林郊外森林中波西格商店建造的一所祕密研究計畫實驗室細心地完成了。

有人以為德國軍事謀報處，III B處，在第一次大戰後已被解散。其實它由克虜伯，胡根堡和塞生供給巨資，已經改組了，並在老反猶頭子尼可萊上校監督下緊張工作。

德國發動新戰爭的計畫正在謹慎而勤勉地準備中……

以財政支持德帝國主義運動的主要人物中，有一個和藹而精力過人的實業家，名叫安諾德·萊施堡。他曾是德皇太子的親信，帝國最高統帥部人員的密友，德國鉀托辣斯也有他的份。他是祕密的德國國家主義和反猶聯盟少數發起人之一。是爲了這樣的差事使他注意到羅森堡。

萊施堡想見羅森堡。萊施堡爲了要與這位來自黑蘭爾的反革命狂熱者立刻取得聯繫，便把他的另一位寵信，三十歲的奧國賤民和德軍間諜名叫阿道爾夫·希特勒的介紹給他。

萊施堡原已準備好經費，解決購置軍裝以及希特勒納粹黨的其他需要。現在萊施堡又同他的闊朋友把一個不出名的報紙「人民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買下來，作爲納粹運動之用。這報紙後來成爲納粹黨的官方機關報。希特勒聘請羅森堡做「人民報」的編輯……

在「人民報」變爲納粹財產的十天以後，一九二一年的元旦，該報簡述希特勒黨的基本外交政

策：

時候到來了，風暴醞釀在德國的東陲，到那時便需要集合準備將生命犧牲在那裏的萬千人們……，那些無所畏懼的應該準備好對付西方猶太人的態度：他們將在東方猶太人被攻的時候發出仇恨的聲音……可確定的是俄軍在第二個坦能堡之戰以後，將被擊回自己的邊界。那純然是日耳曼人的事件而且是我們建設的真正開始。

這篇社評是羅森堡寫的。

從封建的沙皇專制主義和再生的二十世紀德帝國主義的混合，納粹主義已經形成了……

四 霍夫曼計畫

羅森堡要供給德國納粹黨以政治上的意識形態。萊施堡另一個朋友，馬克斯·霍夫曼將軍則供給軍事戰略。

霍夫曼將軍早年曾在俄國沙皇朝廷上供職隨從很久。他的俄語講得比德語還要流利。一九〇五年，他還是一個三十五歲的上尉。新被任命在史黎芬將軍手下工作的時候，便已充任德國和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中日軍第一軍的連絡官。霍夫曼永遠難忘他在滿洲平原上所見的——一望無際的前線，一個精粹而完全訓練的攻擊部隊，殺向人數衆多的守軍，「有如刀切牛油(Butter)」，那

守軍有許多的後備軍，但是笨拙而領導無方的。

在第一次大戰開始時，霍夫曼奉命任德軍第八軍作戰處處長，駐紮東普魯士，防範蘇軍的攻擊。使沙俄在坦能堡大敗的戰略，後世軍事當局不歸功於興登堡或是魯登道夫，而歸功於霍夫曼。在坦能堡一役以後，霍夫曼成爲東線德軍司令。他目睹帝俄軍隊的崩潰。在波蘭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他曾向蘇聯代表強迫提出德方和平條款。

在兩次戰爭裏，霍夫曼曾見到俄軍的作戰，而每次他皆曾目睹它的慘敗。紅軍，照霍夫曼的意見，只是俄國老軍隊的「烏合之衆」。

在一九一九年初春，霍夫曼將軍會親帶他早經準備的攻蘇計畫出席和會，主張由德軍領首向莫斯科進軍。依霍夫曼的見解，他的計畫有兩個好處：它不僅可以救出歐洲以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同時還可救了德帝國的軍隊，免於解體。福煦元帥會經贊成修正後的霍夫曼計畫。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霍夫曼將軍在接見「倫敦每日電訊報」記者時說：「在過去兩年中，我已漸有布爾什維克爲若干世紀來威脅歐洲大患的結論……」霍夫曼的回憶錄「失去機會的戰爭」中會爲沒有依照他的原定計畫進軍莫斯科爲世界失敗悼惜。

在一九二三年柏林訪問霍夫曼將軍之後，英國大使達柏隆勳爵在他的外交日記上記着：

他的一切意見不外於這個概念，若非西方文明強國聯合殺殺蘇維埃政府，世界便無一是處……問他可相

信法德英聯合攻俄的任何可能性，他答道：「非常必要，它一定會來的！」

在戰後，武裝干涉蘇聯失敗以後，霍夫曼曾寫了一本新計畫，並且以機要備忘錄的形式，流傳於歐洲各參謀總部。這備忘錄立刻引起歐洲成長中的親法西斯方面的關切。霍夫曼的密友福煦元帥和他的參謀總長貝當皆會對修正的計畫熱烈贊賞。另外贊成這計畫的還有弗朗茲和巴本，曼納林將軍，霍爾第海軍上將和英海軍情報處處長杜姆維爾。

改訂本的霍夫曼計畫，得到德軍最高統帥部大多數和強有力階層的支持，雖然那計畫顯然與德國俾斯麥派軍事和政治戰略相差極遠。霍夫曼新計畫主張根據反蘇的共同事業，德國與法義英以及波蘭聯盟。

在戰略上講來，依照一位歐洲有遠見的評論家E·亨利在他所著「希特勒在俄國土地上」(Hitler Over Russia)，這計畫主張。

採取拿破崙的範型，將新式軍隊集中維斯杜拿河與德維那河上；閃電式進軍，在德軍指揮下，追擊敗退的布爾什維克羣衆；只在幾星期內便佔領列寧格勒和莫斯科；最後肅清全俄直到烏拉爾——這樣通過征服半個大陸而使垂危的文明得救。

全歐洲在德國領導下將被動員反蘇。

第九章 一個恐怖份子的奇異生涯

一 西德奈·賴利的歸來

柏林，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個德國海軍軍官和一個英國幹情報的官員正在有名的阿德略飯店擁擠的休息室中和一個青年美貌衣着入時的女人閒談。她是倫敦音樂諧劇的明星，柏畢達·鮑巴蒂拉，或者稱爲昌勃爾斯太太，丈夫是英國成名的戲劇家梅登·昌勃爾斯，已經逝世。談到間諜的題目了。英國人開始談到一個英國間諜人員在蘇聯的勳功偉業，他把那人稱爲C先生。這位德國人是索仰C先生令譽的。他們便把他的無稽的冒險軼事吹來吹去。終於，昌勃爾斯太太再按不住她的好奇心了，便問道：「這位C先生是誰呢？」

「那不就是他嗎？」英國人答道。「我告訴你，昌勃爾斯太太，這位C先生是個神祕人物。他是歐洲最神祕的人。我得隨便說一句，他腦袋的價錢是沒有一個活着的人趕得上的。布爾什維克爲了他願意獻出一個省份來，死的或是活的都可以。……他是一個生活在危險中的人物。多少次他是我們在俄國的耳目，而在我們中間，他個人是負責對付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那對於西方文明再沒有比目前更危險的了。」

昌勃爾太太很想再知道一些有關神祕的C先生的事情。她的同伴笑了。「我今天下午還看見他的呢，」英國人說。「他就住在這飯店裏。……」

就在那晚上昌勃爾太太初次和C先生會見。她後來寫着，他是「一位衣着華麗很修邊幅的人物」，「面孔清瀟略帶憂鬱」，「表情幾乎是冷酷，一個男人的表情，他不僅一次，他許多次在死的面前一笑置之。」昌勃爾太太一見便鍾情於他了。

他們被介紹相識了。C先生那晚向昌勃爾太太談起「歐洲，俄國和「切卡」的情況」，最重要的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威脅。」他告訴昌勃爾太太他的真實姓名：西德奈·喬治·賴利大佐……

在一九一八年他的反蘇陰謀失敗以後，西德奈·賴利就被英國陸軍少將亞瑟吉爾派回俄國，協助組織鄧尼金將軍的間諜活動。賴利並擔任鄧尼金和歐洲反蘇各盟國間的聯絡官。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間，英國間諜在巴黎，華沙，布拉格大肆活動，組織反蘇軍隊和間諜——破壞團體。後來，他又爲

一些沙皇時代的白俄富豪充當半官方代理人。賴利在這時期發動的野心設計之一便是貿易工業委員會，白俄實業家和英法德同夥的卡迪爾。

財政活動的結果，賴利已積了相當的私人財產，並在許多過去與俄國大實業來往的店鋪握有經理權。他已經訂了若干重要的國際合同，友輩中可以數到邱吉爾，霍夫曼和芬蘭參謀總長瓦倫紐斯了。

這位英國間諜對蘇聯盲目的仇恨並不會減輕。消滅布爾什維克主義現在是他生活的主要動機。他對於所謂俄國征服者的拿破崙，有極濃的興趣，他成爲世界上最熱心的拿破崙遺物搜藏者之一。這位科西嘉的獨裁者的爲人迷惑了他。

「一個科西嘉的砲兵中尉便踏滅了法國革命的餘燼，」西德奈·賴利說。「一個英國間諜有這麼多的人在他這一邊，他自己確能做到莫斯科的主人麼？」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八日，昌勃爾太太與賴利大佐在倫敦亨里達街註冊所結婚。喬治·希爾大佐，賴利在莫斯科工作以來的老搭擋，是證婚人。

昌勃爾太太不久就加入她丈夫生活中的陰謀，她後來寫着：

漸漸我自動參加那些正在歐洲政治幕後進行的奇怪的議事。我懂得在歐洲每一都市表面的底下，緩緩燒着逃亡者反對他們國家目前暴君的陰謀。在柏林，在巴黎，在布拉格，甚至就在倫敦，小組的流亡者正在陰

謀計畫。赫爾新基絕對地沸騰着反革命，那是由歐洲若干政府津貼和曠使的。在這整個運動中，西德奈嚴密注意並爲它拿出很多光陰與金錢。

一天，一位神祕的客人出現在賴利的倫敦公寓。他起先自我介紹說是「華爾納先生」。他的大鬚子幾乎遮沒了整個面孔，頰骨顯着，眼睛冷酷而帶藍色，寬大的手臂幾乎垂到膝部。他拿出證件。裏面有一份英國護照，一份證明書，社會革命黨領袖沙文可夫在巴黎寫的，並有簽名，還有一封英國名政治家的介紹信。

「我將在倫敦一星期左右」客人向賴利說，「和你的外交部商談。」

「華爾納先生」然後披露自己的身份。他的真名叫德萊布科夫，曾在一九一八年賴利在俄國五個反蘇間諜團體中擔任其中之一的領袖。他現在是莫斯科白俄地下組織的頭腦。

「那是您在俄國的一個好團體，賴利大佐」，德萊布科夫說。「我們已經又整頓好了！我們已經使它又活動了。您的老人馬都在。您記得鮑爾可夫麼？他和我們在一起……哪一天我們推翻了紅皮，好日子便又來了。但是您可曉得我們俄國人怎麼樣，我們計畫計畫再計畫，左一個好計謀右一個好計謀，自己人爲着無關宏旨的細節爭執起來了，千載良機一個個失去，到頭來一事無成。」德萊布科夫講到來訪的意思。「我們要一個人在俄國，賴利大佐」，他說，「一個能指揮能辦事的人，他的調度要沒有人講第二句話，一個導師，一個獨裁者，假如你高興的話，如墨索里尼在義大利也好，這個人

要能消除宿怨，並且有鐵腕，將我們變成武器，打擊到俄國目前暴君的心臟！」

「沙文可夫如何？」西德奈·賴利問。「他現在巴黎，你最合適的人，真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人格偉大，天生的領袖和組織家！」

賴利太太將這次會談記在她的備忘錄上：

我可以從西德奈的聲調上，明白他犧牲多大將這生意轉手給沙文可夫，俄國的領袖，如是被他衷心贊譽的人物。

二 「通常的交易」

沙文可夫，在一九二四年英美外交界內部決定政策方面的人物會把他鄭重考慮為俄國未來的獨裁者。他是一個頂長、面色慘白、少髮、談吐文雅的人，老是穿一件外套和漆皮的皮靴，如毛穆（Somerset Maugham）所說的，他看來似乎倒不是著名的恐怖份子和橫暴的反革命者，而更像「銀行經理。」他的才氣縱橫。經賴利介紹而認識沙文可夫的邱吉爾，後來在他的著作「偉大的同代人」描寫這位俄國恐怖份子說，他表現了「政治家的智慧，指揮官的特質，英雄的豪邁和殉道者的堅毅。」沙文可夫的一生，邱吉爾又說，「全花在陰謀上。」

作爲沙俄的一個青年，沙文可夫便已是社會革命黨的著名黨員。他和另外四個領袖共同領導黨的戰鬥組織，這是恐怖份子的特種委員會，負責暗殺沙皇的官員。沙皇的叔父塞爾基大公爵，內政部長普利夫就是在一九〇〇年初（註一）被戰鬥組織刺殺中的兩個。

在一九〇五年初次企圖推翻沙皇政權失敗後，沙文可夫對一個革命者的生活有點幻滅。他開始獻身文學。他寫了一本轟動的自傳體小說，「灰馬」，描寫他在暗殺普利夫和塞爾基大公爵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提起如何喬裝爲英國間諜住在街旁一幢小屋裏，袋中藏着假的英國護照，櫃下藏着「三公斤炸藥」，一天天等着，等候大公爵的車子經過。

十幾年後，在第一次大戰期間，當英國小說家毛穆被英國情報處派往俄國與沙文可夫取得聯絡（註二）時，他問這位俄國恐怖份子做這些暗殺的事情，是不是要拿出很大的勇氣來。沙文可夫答道：

「一點也不要，相信我。那是一件交易，和通常的一模一樣。我們已攪慣了。」

一九一七年六月，職業暗殺家和小說家沙文可夫奉克倫斯基之命，受協約國顧問的勸告，就任加萊希前線第七軍政治委員。這一軍那時正向臨時政府叛變，沙文可夫的銜腕在這種情況下，被認爲是

（註一）戰鬥組織的真正領袖是依凡諾·阿塞夫（Ivanov Aselt）歷史上做煽動工作的名間諜之一。

（註二）毛穆在其「英國間諜」序言中，曾說：「一九一七年我去俄國。我奉派防止布爾什維克革命並使俄國留在戰爭中。」又說：「讀者會知道我的努力並沒有成功。」

必需的。沙文可夫鎮壓了叛亂。

由於沙文可夫的堅持，克倫斯基任命了考尼爾洛夫將軍做俄軍的總司令。沙文可夫自己則被任爲陸軍部副部長。他那時已經做法國政府的祕密間諜。正在計畫推翻克倫斯基政權並在考尼爾洛夫領導下建立軍事獨裁。

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沙文可夫得到法方的祕密津貼在雅羅斯拉夫領導一個反蘇暴動，與西德奈·賴利在莫斯科企圖的政變配合。沙文可夫的部隊被紅軍痛擊，而他自己僅以身免。逃亡出國後，他成爲歐洲白俄外交代表之一。邱吉爾在「偉大的同代者」中敘述沙文可夫說：與協約國以及與當時形成西方「安全地帶」極重要的波羅的海及邊區國家的一切關係，皆由他負責，這位過去的虛無主義者無論是指揮或是陰謀，都顯出他全部的能力。

一九二〇年，沙文可夫遷居波蘭。靠他的好友畢爾蘇斯基的幫助，他徵召了三萬官兵，武裝他們，並開始訓練他們準備對蘇聯再一次的突擊。

不久，沙文可夫將總部移往布拉格。在那裏，與捷克法西斯蓋達將軍密切合作，沙文可夫設立了綠衛軍，其中大部份是以前沙皇時代的軍官和反革命恐怖主義者。綠衛軍跨越蘇聯邊境發動一連串的襲擊，搶劫，虜掠，焚燬農舍，殘殺工農，暗刺當地蘇維埃官員。在這些行動中，沙文可夫和歐洲各祕密間諜組織是密切合作的。

沙文可夫的隨從之一，一個社會革命黨的恐怖份子名叫福米契夫的，在立陶宛舊都維爾那建立了一個沙文可夫陰謀恐怖機關的支部。維爾那是一九二〇年爲波蘭人佔領的。福米契夫的人員，靠着波蘭情報的協助，開始在蘇聯領土設立了秘密小組執行間諜工作，並協助由波蘭派來的，波蘭當局武裝，出錢，出假文件的恐怖團體。

後來，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消息報」投函中，福米契夫描述這團體執行的工作：

當這些間諜和支隊奉派行兇畢事歸來時，我就是他們和波蘭當局間的居間人，因爲將盜來的文件和諜報資料交給當局的是我。這樣巴夫羅夫斯基等支隊和其他更小的支隊以及單獨的間諜和恐怖份子便被派往蘇聯。此外，我還記得史夫茲赫夫斯基上校一九二二年被派赴蘇、奉令暗刺列寧……

沙文可夫殘暴的手段，磁性的爲人和非凡的組織天才使得那些白俄和仍然夢想推翻蘇聯政府的反蘇的歐洲政治家發生巨大的要求。然而，這些人對沙文可夫的作爲也有些納悶。在一九一九年巴黎，邱吉爾正和沙皇前總理薩佐諾夫談判的時候，沙文可夫的問題發生了。邱吉爾後在他的「偉大的同代者」中記着這件偶然的事說：

「你怎麼和沙文可夫處得很好的？」邱吉爾問。

沙皇的前任總理做了一個大爲不服的手勢。「他是一個暗殺家！我怕做這種事！而他是最有資格、極富計謀極有決斷的人。沒有一個人有他這樣好！」

三 星期日在吉克斯 (Chequers)

一九二二年，饑荒正散佈在俄國會被蹂躪的地區，看來蘇維埃政府的立即崩潰是不可避免的。歐洲政治家，白俄和蘇聯國內的政治機會主義者皆忙着簽訂密約，組織新內閣，準備在一紙佈告後，立刻上任。關於一個蘇聯未來的獨裁人選，正在詳細討論着。西德奈·賴利把沙文可夫交給邱吉爾。

邱吉爾早就與這位「儒雅刺客」私相往還了。邱吉爾同意賴利所說沙文可夫是位「可負指揮重任」的人物，便決定介紹他與英首相勞合喬治。一個秘密會議決定在吉克斯舉行，這地方是英國在任閣員的鄉間別墅。

邱吉爾和沙文可夫一同驅車去吉克斯。「那是一個星期日」，邱吉爾在「偉大的同代者」中說，「首相款待幾位著名獨立教會的牧師，威爾士歌詠隊隊員圍着他以最美麗的姿態唱了幾小時的讚美詩。後來我們便談我們的話。」

但是勞合喬治不願由英政府擔保因沙文可夫引起的麻煩。勞合喬治的意思，俄國的「難關已過」。布爾什維克的實驗——社會主義的控國家實業——當然要失敗。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擔負了實際政府的責任」，便要放棄他們共產主義者的理論，或者「如羅伯斯庇爾和聖鞠斯特」自相爭執從權位

上跌落。

說到「世界共產黨的威脅」，邱吉爾和英國情報處爲它顯得如是激動的，根本不存在，勞合喬治說。……

勞合喬治講完，沙文可夫用他嚴肅而規矩的表情說道：「首相先生，請您允許我說，在羅馬帝國滅亡之之後，緊隨着就是黑暗時代啊！」

四 一九二四年的莫斯科審訊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甯的逝世，在賴利心裏又發生熱烈的新希望。他在俄國の間諜報告，國內反對黨份子的力量正大爲增強企圖攫取政權。在布爾什維克黨的內部，表現了尖銳的歧見，促成真正的分裂，似有可能。依賴利的見解，這是動手的大好時機。

賴利已經決定放棄不合時宜的恢復沙俄專制的老計畫。俄國已經離開沙皇專制了。賴利相信，一個根據富農（庫拉克）和各種反對蘇維埃政府的軍事政治力量的獨裁必須建立。他深信沙文可夫是把義大利墨索里尼那套政體介紹到俄國的理想人物。這位英國間諜從歐洲這個京城跑到那個京城，想說服各國的情報處和參謀總部支持沙文可夫的事業。

這時被拉進反蘇運動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便是生在荷蘭的英帝國爵士，英國國際煤油托辣斯，皇家荷蘭殼牌油料公司的老闆亨利·威廉·奧格斯特·戴德丁。戴德丁是註定了要成爲反蘇事業的世界最重要的財政支持者和大實業家的發言人的。

通過賴利的努力，英國煤油大王對於白俄富豪的組織，貿易實業委員會發生了興趣。從巴黎的程諾佐夫和歐洲貿易委員會其他份子那裏，戴德丁機敏地訂約，買下蘇聯若干最重要油田。早在一九二四年，用外交壓力獲得蘇聯石油控制權失敗後，這位英國煤油大王便自己宣佈爲俄國油田的「所有者」，並且指摘蘇聯政權是非法的，在文明範圍之外。靠着全部雄厚的財力，影響和數不清的祕密間諜，戴德丁爵士向蘇聯宣戰，並坦白說明要得到蘇聯高加索富庶油井的特權。

戴德丁的干涉給予西德奈·賴利的運動一種新的強勢。這位英國間諜立刻草成一個攻蘇的具體計畫，並將它提交歐洲參謀總部各有關部份。這計畫，是霍夫曼計畫的一種變體，包含着政治和軍事行動。

在政治上，賴利的計畫主張俄國境內來一個反革命，由祕密反對黨份子結合沙文可夫的恐怖份子發動。反革命一進行成功，軍事階段便開始。倫敦巴黎便正式譴責蘇維埃政府並承認沙文可夫是俄國的獨裁者。駐在南羅兩國的白俄軍跨入蘇聯邊境。波蘭向基輔進軍，波蘭封鎖列甯格勒。同時，在高加索發動武裝叛亂，由喬治亞孟什維克黨人諾亞·姚丹尼亞（註三）的黨徒領導。高加索自俄國其他部

份割出，在英法主持下建立爲一個「獨立的」外高加索聯邦，而石油油田和油管則歸還原主與外國的合夥商人。

賴利的計劃贏得法、波、芬、羅諸國參謀本部反共領袖們的贊同和批准。英外交部於割讓高加索的計劃確有興趣。墨索里尼把沙文可夫召到羅馬參加特別會議。墨索里尼想見一見這位「俄國的獨裁者」。他供給沙文可夫の間諜們以義國的護照，便利他們出入俄國，同時準備攻勢。此外，墨索里尼同意訓令他的法西斯領事館和祕密警察（OVRA），給沙文可夫每一種可能的幫助……

照賴利說：「一個反革命大計劃近於完成了。」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日，和賴利最後長談後，沙文可夫帶着義國護照動身赴俄。隨行的有幾個可靠的隨員。待他一跨入蘇聯境內，便要作總暴動的最後一分鐘的準備了。一切保證沙文可夫的祕密，安全不發生危險的準備皆做了。他到達蘇境後，將有在邊域服務的蘇聯官員們的代表會晤他。沙文可夫則在一到後便派信差傳信給賴利。

日子一天天近了，沙文可夫沒有片紙隻字來。在巴黎，賴利帶着漸增的不耐和焦慮，但在信差未到以前不能有所行動。一禮拜過去了。兩禮拜……

（註三）一九一八年姚丹尼亞曾在高加索領首組織傀儡政府。一九一九年英方驅走德人，姚任英控制外高加

索聯邦首領。一九二四年，總部在巴黎時，法政府曾津貼四百萬法郎。

八月二十八日，高加索預謀的暴動爆發了。天明，姚丹尼亞的一支武裝部隊進攻喬治亞仍在睡夢中的齊亞萊鎮，殺死了當地的蘇維埃官員，佔領了鎮市。恐怖、殺戮和轟炸的行爲在高加索到處發生。佔領油田的嘗試也做了……

第二天賴利才曉得沙文可夫的遭遇。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蘇聯「消息報」宣佈「前恐怖份子和反革命份子波里斯·沙文可夫在他試圖秘密進入蘇聯邊界以後」，已被蘇聯當局逮捕了。

沙文可夫和他的隨員已由波蘭越過邊界了。他們在蘇聯領土上遇見了一羣人並被領到明斯克一幢房子裏，他們相信這些人便是同謀者。他們到了不久，便有一個武裝的蘇聯軍官出現並且宣佈，這房子已被包圍。沙文可夫和他的同伴已經掉進陷阱了。

高加索方面的暴動，命運同樣的不佳。山居的民衆，反革命者把他們算爲盟友的，起來保衛蘇維埃政權了。他們和石油工人，守住鐵路、油管和油田，直到蘇聯正規軍到達。戰鬥零星地繼續了幾星期；但是明顯的，從開頭起，蘇聯當局便控制局勢。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紐約時報」記載高加索的暴動，正由「强有力的財政家」和「巴庫油田舊業主」從巴黎津貼並指揮着。幾天後，姚丹尼亞，反革命的殘餘，便被蘇軍集結俘虜了。

沙文可夫的被捕和高加索暴動的瓦解是一個够深的失望對於賴利和他的朋友們；但是沙文可夫的公審，不久在莫斯科開庭的，更證明是對於全體最嚴重的打擊。使參加陰謀的許多名人惶恐驚愕的，

沙文可夫把整個陰謀一五一十地講出了。他安靜地告訴蘇聯法官，在他跨入蘇聯邊境時，他便已詳知他在走進一個陷阱。「你幹得好，把我弄進圈套裏。」沙文可夫曾向捉他的蘇聯軍官這樣說。「事實上，我懷疑一個陷阱。但我已決定無論如何要來俄國。我將告訴你爲什麼……我已決定對你不作掙扎了！」

沙文可夫說，他的眼睛終於張開，看到反蘇運動的徒然和罪惡了。他在法庭面前自稱爲一個誠實而誤入歧途的俄國愛國者，他已漸漸對於他的同夥們的人格和目標幻滅了。

「懷着恐懼，」他說，「我愈來愈相信他們想的不是祖國，不是人民，而只是他們自己階級的利益！」

「回到一九一八年，沙文可夫在庭上說，法國大使諾倫會津貼他在俄國秘密恐怖組織。諾倫會命沙文可夫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初在雅羅斯拉夫叛亂，並且允諾了有效的援助，形式是法軍登陸。這叛亂如預謀的發動了，但是援助却沒有來。」

「這時你的錢是哪兒籌來的，數目多少？」庭長問。

「我記得當時大爲絕望，」沙文可夫說，「我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能拿到錢，不料那時沒有經任何懇求，却來了幾個捷克人，交給我二十多萬克倫斯基的盧布。這錢當時救了我們的組織……他們說：他們希望這錢要爲恐怖份子作戰的目的而用。他們知道——我不隱瞞事實——我承認恐怖是所鬥爭的一種手段，他們知道了便給我錢，並強調要以用於恐怖份子的身上爲主。」

後來幾年，沙文可夫繼續說，以他一個俄國愛國者，看得明顯的是國外反蘇份子對支持他的反蘇運動的本身意義並沒有興趣，而只是爲了獲得俄國油井和其他的礦藏。「他們向我講得很多而且很堅持，」沙文可夫說到他的英國顧問們，「願意建立一個獨立的東南聯邦，包括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他們說這聯邦還只是開始，亞塞爾拜然和喬治亞後來會參加的。在這裏人們聞到石油的氣味。」

沙文可夫說到他如何對付邱吉爾。

「邱吉爾有一次給我南俄的地圖看，鄧尼金和你們的軍隊的陣地皆插着小旗。我還記得當我走向他時，他指着鄧尼金的旗幟突然說：『這裏是我的軍隊！』我是如何地震驚。我沒有回答，但立着却像兩腳生了根似地。我想走出屋子，但轉念一想，如我在此地拆一個爛污，爲自己關門，我們在俄國的士兵便要赤腳沒有皮靴着了。」

「爲了什麼理由，英法供給你這些皮靴，礮彈，機槍等等呢？」庭長問。

「官方講起來，他們有極高貴的目標，」沙文可夫答道，「我們是誠實的盟友，你們是叛國者等等。骨子裏面是：從小處說，石油是很可取的一件事。從大處說：讓俄國人自相殘殺，剩下來活着的愈少愈好。俄國便要更弱了。」

沙文可夫聳人聽聞的審訊延續到兩天。他講到他一生是一個陰謀者的事蹟。他指出會幫助他的英法及其他歐洲國家的著名政治家和財政家。他說他已經不智地成爲他們的工具。「我像是活在一隻玻

瓊鳥籠裏。我什麼也看不到，除了我自己的陰謀……我不瞭解人民。我愛他們。我準備犧牲生命爲了他們。但是他們的利益——他們的真正願望——我能知道一些嗎？」

在一九二三年他開始徵聞到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他渴望回到俄國「用我自己的眼睛看，用我自己的耳朵聽。」

「我想在外國報紙上所見的，也許全是謊話，」沙文可夫說，「我想那無人能征服的人，是不會對俄國人民沒有做一點事的。」

蘇聯法庭以沙文可夫背叛本國判處死刑，但因爲他的供詞完全而坦白，減刑爲十年有期徒刑。

(註四)

在沙文可夫被捕的消息，以及出其不意的他的供詞傳到巴黎以後，賴利匆促回到倫敦與上司會商。一九二四年九月八日，賴利一篇長而非常的說明，在英國保守黨反共機關報「晨郵報」(Morning Post)刊出。賴利宣布沙文可夫的莫斯科公審，實際上沒有這回事。他明明白白地說沙文可夫在跨越蘇聯邊境的時候確實被槍殺了，而審判云云是一個大騙局：

沙文可夫於試圖跨進蘇聯邊界時被刺，「切卡」在莫斯科密室內發動一次假的審判，以他們開課

(註四)沙文可夫在獄中甚受優待。可得到所需要的書籍及寫作工具。但他渴望被釋。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

他曾向切卡首長德塞爾辛斯基上訴。未准。不久，渠即自四層樓跳窗自殺。

之一作爲主要演員。(註五)

賴利竭力辯護沙文可夫作爲反蘇陰謀家的忠實：

我自承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和最忠心的擁護者之一，而我負有證明他榮譽的神聖責任……我是知道他深知蘇聯意向少數人中的一個……我每天均和沙文可夫相處，直到他啓程赴蘇。我最充分地信任他，而他的計畫也是曾和我討論而制成的。

賴利的說明結尾是向「晨郵報」編輯呼籲：

先生，你的報紙常是公認的反共堡壘，我向你呼籲，幫助我證明沙文可夫的名譽！

同時，賴利寫了一封私信給邱吉爾，用字很審慎：

親愛的邱吉爾先生：

沙文可夫的飛來橫禍，無疑地給你產生了最痛苦的印象。我和我的密友和同事者，皆沒有一個人得到關於他的命運任何可靠的消息，我們的信心是他已成爲「切卡」所嘗試的最罪惡最大膽的陰謀的犧牲者。我們的意見已見於今日寄交晨郵報的投書。知道你不愉地好意的關切，我謹附陳一份，聊供參考。

我是，親愛的邱吉爾先生，

你的很忠實的，

西德奈·賴利

(註五) 此爲蘇聯革命數年後蘇聯之敵所作許多荒謬「解釋」中的第一個，意在詆毀外國陰謀家和俄國叛國者不會在蘇聯法庭上認罪。此種「解釋」在所謂莫斯科審判中達其頂峯。參閱第三部。

然而這次審訊無疑問的真實性不久便確定了，所以賴利不得不再投書「晨郵報」，信說：

關於沙文可夫審訊詳細的以及在許多地方用速記法記載的報紙報導，加上可靠而公正的目擊者的證明，已確定沙文可夫的叛逆是毫無疑問的了。他不僅背棄了他的朋友，他的組織，他的事業，而且他已有意並且完全地投了舊敵。他已暗助捕他的人們以可能的最重的打擊加於反共運動，並使他們得到卓越的政治勝利在國內和國外。由於他的行動，沙文可夫的名字已永遠從反共運動光榮的名單上擦去了。

他過去的友人和擁護者哀悼於他的可怖而不光榮的倒下，但是那些任何情形下不與人類之敵合作的是不必羞辱的。他們過去領袖的道義上自殺，又給他們加一個激勵，團結一致而且「幹下去」。

你的，西德奈·賴利

不久，賴利收到邱吉爾一封謹慎的回信：

查特威莊園，

威士特罕姆，肯特。

九月十五日，一九二四年

親愛的賴利先生：

我對你的信很感興趣。事情的發展和我在開始時預料的相同。我想你不應太苛刻地估價沙文可夫。他的處境是可怖的；唯有經得起這種磨煉的人才充分的權利非難他。總之，我在全局明瞭以前，決不變更我對沙文可夫的看法。

你的很忠實的，

W·S·邱吉爾

沙文可夫的招供和審訊的發表，深深困擾了那些曾經支持他的在英國的人們。在這醜事中間，賴利匆匆整裝赴美，邱吉爾也暫時回到他的肯特鄉居休養。英外交部保持一種謹慎的沉默。

一幕聳人聽聞的尾聲還跟在後面。

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底，英國普選的前幾天，羅塞密爾勳爵的「每日郵報」突然用大標題宣布警察總監本部(Scotland Yard)已經發覺一件蘇聯對英陰謀的罪案。根據這陰謀的文件證明，「每日郵報」發表了聲名狼藉的「齊諾維夫的信件」，大意是說這信是俄國共產黨領袖格里哥利·齊諾維夫致英國共產黨的訓令，談到如何在這次普選中打擊保守黨。

這是保守黨對沙文可夫自供的答覆；而它有它的效果。保守黨靠着激烈的反共政綱贏得了競選。幾年後，警察總監部的溫登姆·查爾茲爵士(Sir Wynndham Childs)說，其實從沒有齊諾維夫那封信。那文件是偽造的，參加工作的有好多外國間諜。那文件最早是由尼可萊上校的柏林辦事處發出的，尼可萊是德帝國軍事情報部的頭子，當時和納粹黨密切來往。在尼的監督下，一個波羅的海白衛軍名叫尤克斯庫爾，在柏林特設一個機構，偽造反蘇文件，並籌劃儘可能廣泛地散發各地，以收最有效的宣傳作用。他後來做了納粹一個通訊社的社長。

實際上把齊諾維夫的偽信先交給英外交部後來又交給「每日郵報」的，據說是由一位神祕的國際間諜喬治·拜爾幹的。拜爾則是英荷大油商亨利·戴德丁爵士收買了的。

第十章 去芬蘭邊境

一 反共在百老匯

白俄的歡迎代表團在「紐·阿姆斯特丹」號的甲板上招待，這船在一九二四年秋天將西德奈·賴利大佐和他的妻子帶到美國。有花，有香檳，還有熱誠的演講，歡呼「反共十字軍的英雄。」

美國對蘇的一筆財政貸款正在廣泛地討論着。許多美國的著名商人想貸款；而蘇聯政府，急於贏得美國的友誼，也急需資金和機器重組它殘破的經濟，願意讓步而得到它。

「蘇聯能運用這貸款的展望是光明的，」賴利太太後來記載着。「西德奈決定不許它如此。他在美國的大部份工作，目的在阻撓那筆貸款。」

賴利立刻加入反對提議中貸款的鬥爭。他在下百老匯設了一個私人辦公處，很快地成爲美境反蘇和白俄陰謀者的總部。大量的反蘇宣傳品立刻由賴利的辦公室發出，並且郵寄美國各地，影響編輯，專欄作者，教育工作者，政治家和商人。賴利在各鄉巡迴演講，告訴民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威脅和它的對於文明和世界貿易的威脅。」他在美國許多城市與華爾街選出的小集團以及有錢的實業家舉行許多「機要談話。」

「靠着公開演講和報紙上的文章，」賴利太太寫着，「西德奈爲對蘇貸款而戰。不用說，左一次啓示，右一次啓示，左一次發現，右一次發現，他得到完全的勝利了，而蘇聯借款永沒有實現。」（註一）破壞對蘇貸款不是賴利在美的主要反蘇活動。他的主要活動是在美國土地上建立一個國際反蘇聯盟的支部，給予他在歐洲和俄國提倡各種反蘇陰謀以強有力的援助。賴利的聯盟支部已分別在柏林、倫敦、巴黎和羅馬、以及安全地帶的波羅的海和巴爾幹諸國活動了。在遠東，由日本津貼的一個支部，已在哈爾濱設立了，由聲名狼藉的哥薩克恐怖份子阿達曼·謝米奧諾夫領導。在美國，這樣性質的有組織的機構是不存在的，然而，却有極好的材料可以建立一個……

（註一）對蘇勝利，不能完全歸功於賴利。美國另外也有人激烈反對貸款。其中有一個是胡佛，當時是商業部長。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一日，胡佛告李維諾夫：「與俄國通商，只要在俄國仍在布爾什維克控制下，便是一個遠勝於經濟問題的財政問題。」

賴利的白俄朋友們立刻將他介紹給他們最有影響的和最富有的美國關係人，他們也許願意捐獻巨款資助他的反蘇運動。

「至於錢，幹這種事的市場就是這裏，而且只有這裏，」賴利那年在寫給他歐洲間諜之一的要函中寫着，「但是要錢，來到這裏必須有確定，和可以唬人的計劃，並且有極實在的證明，能在合理的期間得到蠅頭微利並能改組營業。」

賴利在暗語中所提到的「蠅頭微利」是指俄國的反蘇運動，「改組營業」意思是推翻蘇聯政府。賴利又說：

有這樣的前提，舉例說最大的汽車製造商便能來，只要給他證明（不僅是空話）專利是有效的，他便會對專利有興趣。一得到他的興趣，錢的問題便可大為解決了。

根據賴利妻子的記錄，她的丈夫是在說亨利福特。

二 間諜 B 1

美國反蘇白俄運動的領袖是以前沙皇時代的軍官，玻里斯·布拉索中尉，又是曾任聖彼得堡最高法院檢察官奧查拉那的前任間諜。他是一九一六年以出席紐約協約國會議俄國代表身份來美的，後來

便留在美國做沙皇的特別間諜。

在革命以後，布拉索曾在美國組織了第一個白俄陰謀機構。它稱爲沙皇陸海軍官聯盟，其中大部份是移到美國的黑色百人團團員。一九一八年，布拉索的集團和國務院密切接觸，並供給許多陰謀資料和不確的情報，國務院因此相信騙人的「西遜文件」(Sisson Documents)的真實性。自稱爲俄國問題專家，布拉索想在美國情報組織混個差事。他做了美國「B 1」號間諜，第一着是叫前沙皇一位將軍的女兒德·鮑果莉將「錫安智者原稿」(The Protocols of the Wise Men of Zion)譯爲英文，這是不名譽的反猶的偽作，沙皇祕密警察會在帝俄使用，挑撥各地殺戮團對猶太人殺戮，當時羅森堡也正在慕尼黑傳佈這本書。布拉索將英譯的「原稿」送進美國情報部的檔案，作爲一個可以「解釋俄國革命」的真實文件。

爲了加強對白俄的支持並使美國人相信布爾什維克革命是「國際猶太人陰謀」的一部，布拉索開始在美國到處散發錫安原稿。他在沙俄的偽作之外又以自己的反猶著作做補充。一九二一年初，布拉索著的「十字路口的世界」(The World at the Crossroads)在波士頓出版了。這本書力言俄國革命是由猶太人唆使，津貼和領導的。布拉索寫着，沙皇的推翻以及後來的國際發展，是世界猶太人和威爾遜先生合夥的兇惡的運動的一部份。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布拉索可以寫信給另一個在美國的白俄齊里普——史庇羅多維區少將誇口

了：

在去年我寫了三本書，對猶太人的傷害，甚於十個殺戮團團員所做的。

齊里普！史庇羅多維區根據他自己的權利是一個著名的反猶宣傳家。還有，他接受一個美國名實業家的財政援助。這實業家的名字是亨利·福特。

布拉索和福特公司的經銷處也有密切接觸，所以許多本「原稿」送給這位汽車大王……（註四）

三 底得律的黑色百人團

封建思想的白俄和曾在世界上發展最現代生產方法的美國著名實業家之間，在美國成立了一個奇異而有害的同盟。……

大戰結束使得福特成爲一個傷心而幻滅的人物。在戰時福特派往歐洲的和平艦（Peace Ship）的唐吉訶德式計劃，結果是完全失敗了；汽車大王結果大被奚落。不僅此也，他還深恨着從華爾街取得貸款擴充營業如何困難的事實。他這人受教育不多，却有技術上的天才，所以在白俄找到他並告訴他，他的問題實在該怪猶太人的時候，他便高興地傾聽。爲證明他們的論點，他們拿出「錫安智者原

（註四）布拉索此後在美活動詳情，參閱第二十三章。

稿」。仔細讀過「原稿」後，福特得到結論，他一切的麻煩全有了解釋。他決定在他的報紙迪爾朋獨立報（*Dearborn Independent*）特載，使這反猶的偽作流傳全國。

一個結果是，反猶的俄國貴族，白衛軍恐怖份子，黑色百人團殺戮份子以及在革命後遷居美國的前沙俄們的祕密警察們在底得律福特汽車廠出現。他們說服亨利·福特，美國政府本身便被一種革命的「猶人密謀」所威脅，自由主義的美國集團和個人實在是「猶人的前線」。在他們專家監督下，又得到福特地位和財力的扶助和威望，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對付美國自由份子的間諜組織成立了，促進反動派和反蘇的設計，搜集反猶的流言並在美國散佈排斥猶太人宣傳。

這組織的總部就設在福特汽車廠內。會員皆有特殊的暗號。福特私人祕書E·G·李波德是一二一X。W·J·凱末隆，迪爾朋獨立報編輯，是一二二X。德·鮑果莉，布拉索的助手曾將「原稿」譯為英文的是二九H。

福特的組織深入到美國生活的每一面。它的間諜活躍於著名的報紙，著名的大學，有名的公司，甚至美國政府的機關。前美國軍事情報局職員胡敦博士領導着所謂福特偵探隊，這是陰謀組織的特別一部份。胡敦博士的暗號是一〇三A。偵探隊的主要任務是獲得優秀自由份子的機要資料，作為反蘇反猶宣傳之用。被偵探隊調查並列為黑名單的有W·威爾遜，雷孟羅賓斯上校，J·H·賀爾姆，H·凱勒，J·休士和勃蘭第士。據偵探隊的密報，這些人還有更多類此的人正被「猶人密謀」利用

顛覆美政府。

偵探隊的發現發表在福特的「迪爾朋獨立報」上，這同時是「錫安原稿」的續集。這裏是對於威爾遜的一篇典型的評論：

威爾遜先生做着總統却和猶太人很接近。他的政績，如人人所知的，是極爲親猶的。作爲長老會的一個長老，威爾遜先生常在公開演說時違背基督徒的思想形式，並且常受他的猶太檢查官的嚴密檢查。

迪爾朋獨立報論塔虎脫的一文最後一節是：

那就是塔虎脫努力抵禦猶人而他們如何擊破了他的故事。他已成爲「異教徒前線」的一員，猶人用它作他們自己的防衛，從這一事實看來，也許是值得知道的。

福特組織的特別間諜被派往海外，旅行萬千哩，搜集反猶的新的誹謗材料。其中有一個，是一個名叫羅迪諾夫的白俄，乘船赴日搜集特別反猶資料。在離美以前，羅迪諾夫拍電給福特組織的要員查理·W·史密斯：

余情形如下：六個月內將奉上所談之專有資料。每月請先付美金一千五百元，得在橫濱正金銀行交款。已送資料請付款。

羅迪諾夫

一位著名的美國報人後來做丹麥公使的哈普哥德，描寫福特汽車廠的情況道：

在福特偵探們活動的氣氛下，有人談起真會有殺戮團到美國來。真的，在福特的圈子裏，那成長着的朕

兆，和黑色百人團時代的俄國完全一樣……在政治上，這表示歷史的重演。因為布拉索是流亡美國的俄人領袖，想使羅曼諾夫王朝復辟，這表示福特的迫害，由於事件的邏輯，參加了若干世紀以來的十字軍，歐洲暴君一再爲了他們自身的目的燃起無知的芸芸衆生的宗教感。

像亨利·戴德丁在英國和塞遜在德國，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已經和世界反共以及急速發展的法西斯攜手了。據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紐約時報」載，巴伐利亞議會副議長奧爾公開宣稱：

巴伐利亞議會早就知道希特勒運動的一部份是由美國反猶領袖亨利·福特津貼的消息。福特先生有興趣於巴伐利亞反猶運動開始在一年以前，當時福特的一位間諜和聲名狼藉汎日耳曼主義者艾卡特接觸……間諜回到美國，福特的錢立刻匯到慕尼黑。

希特勒先生公開誇耀福特先生的支持，並且贊美福特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個人主義者而且是一個偉大的反猶者。

在慕尼黑赫科尼紐斯街一所小而不可注目的辦公室中，那是阿道爾夫·希特勒的總部，一幅加框的照片懸在牆上。這相片就是亨利·福特。

四 西德奈·賴利的結局

一到美國，賴利便和福特反猶反蘇的機構密切合作起來。靠着他們的幫助，他編了「一張秘密爲布爾什維克在美國工作的姓名表。」（註五）

通過賴利的努力，美國反猶反民主運動和歐亞國際反共聯盟支部間的接觸建立了。早在一九二五年春，在「反共」假面具下活動的國際法西斯宣傳和間諜中心的基礎便這樣建立了……

同時，賴利和他的歐洲間諜保持密切接觸。信件經常地由里維爾（即今塔林·愛沙尼亞首都），赫爾新基，羅馬，柏林和其他反蘇陰謀中心寄出。許多寫給百老匯辦事處賴利收的信是用無跡墨水以密碼寫在看來沒有毒的商業信的背面的。

信中有歐洲反蘇運動各種新發展的詳細報告。沙文可夫的潰敗，使運動的大部暫時渙散。綠衛軍已分裂爲各自爲政的小股職業恐怖份子和土匪。其他的反蘇集團，也因猜忌而解體。看來大的反革命得延長一些時候了。

「西德奈正確地看出」，賴利太太記着，「反革命必須由俄國開始，而他全部由外面做的工作，結果只能造成一個被動的敵對蘇聯。……」

那年初春，賴利接到一封蓋着愛沙尼亞里維爾郵戳的信，使他大爲興奮。這封用密碼寫的信是一位老友E司令寄來的，E司令曾在大戰時和賴利在英國情報處共事，現在是波羅的海某國的英國領

（註五）凡是言論稍與蘇聯有利的美國名人，皆被列入表內。此表後爲美國法西斯及納粹間諜之藍本。

事館隨員。這信的日期是一九二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起頭是：

親愛的西德奈：

在巴黎將有我派出的兩個人，克拉希諾西坦諾夫夫婦拜訪你。他們將告訴你接到加利福尼亞的信並交你一封信，內有奧馬開陽詩一首，那是你記得的。假如你還要探詢他們的事情，你一定要他們留下來。假如此事沒有意思，你可以說「多謝你，日安。」

在E司令和賴利所用的密碼中，「克拉希諾西坦諾夫」是指反蘇間諜舒爾茲夫婦；「加利福尼亞」是蘇聯；而「奧馬開陽的詩」在密碼中是指一封特殊的信件。E司令的信接下去道：

現在講到他們的事情。他們是一個商號的代表，這商號在各種前途對於歐美市場的未來將有巨大影響。他們並不預測在二年內營業可以充分發展，但是可能發生種種環境，使他們在最近的將來得到所願望的激勵。這是一筆很大的營業……

E司令繼續說一個「德國集團」很有興趣參加這「買賣」，「法國集團」和「英國集團」也很活躍。

一再提起的「商號」是指俄國的活動，關於它，E司令寫着：

他們目前拒絕向任何人披露這企業後面人物的姓名。我可以告訴你——若干重要人物是反對派的份子。所以你能充分瞭解保守秘密的必要……我介紹這計畫給你，想它也許可以代替你正在進行而遭慘敗

的大計畫。

西德奈·賴利和他的妻子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六日離紐約。九月抵巴黎，賴利立即和E司令所提起的舒爾茲進行連絡。他們簡述俄國內的狀況，在列甯死後，反對派的活動伴隨着托洛斯基已組織爲廣大的地下機構。目的在推翻斯大林政權。

賴利立刻相信新發展的重要性。他急於儘可能早地和俄國反史太林派領袖們親自連絡。經過祕密間諜，數度信件往還。最後決定賴利應在蘇聯邊境會晤一個重要代表。賴利於是啓程赴赫爾新基見芬軍參謀總長，這是他的密友之一，又是他的反共聯盟一員，他可爲賴利進入蘇境作種種必要的準備。不久，賴利寫信給他留在巴黎的妻子，「確有一種完全新的，強有力的東西，去蘇聯一行是值得的。」

一星期後，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賴利匆匆從芬蘭維堡寄信給他的妻子說：

我去彼得堡和莫斯科。絕對必要，我今夜啓程下禮拜二晨返此。我希望你知道，如非必要，且確信實際上此行沒有危險，我不會成行的。我現在寫這信給你，只是爲了最不可能的情形，怕災禍加於我身。假如這事發生，那你要不要採取任何步驟；這些步驟將毫無幫助，而最後或可給了布爾什維克警告，發現我的真面目。如萬一我在俄被捕，那罪名也不會大，而我的新朋友們的力量，足夠釋放我的。

那就是英國情報處西德奈·賴利大佐的絕筆……

幾週後，賴利太太還是得不到丈夫的片語隻字，她便和賴利在巴黎的同謀者瑪利·舒爾茲進行接觸。賴利太太後來記着她們的會談。

「當你的丈夫到此地的時候，」舒爾茲太太告訴賴利太太，「我把情形以及我們有關的組織向他解釋。在我們這方面我們有一些莫斯科的主要的布爾什維克官員，他們急於將現存的政權結束，只要他們的安全能被保證。」

「賴利大佐，」舒爾茲太太繼續說，「最初有點懷疑。他說外國的對於反蘇新冒險的幫助只有在國內陰謀團體有若干實力的時候才能進行。」

「我向他斷言，」舒爾茲太太說，「我們在俄國的組織是强有力的，是有影響而且嚴密的。」

舒爾茲太太繼續講怎樣在芬蘭維堡佈置一個賴利和俄國陰謀組織間的會議。「賴利大佐深被他們感動，」舒爾茲太太說「特別是被他們的領袖，一個地位很高的布爾什維克官員，他在暗地裏是現存政權最熱誠的敵人之一。」

第二天，由特別奉命擔任工作的芬蘭巡邏隊伴隨，賴利和俄國的陰謀者們向邊境行進。「我呢，」舒爾茲太太說，「我直走到邊境祝他們成功。」他們留在一條河邊的木屋裏直到天黑。「我們等了好久，芬蘭人焦急地靜聽着紅軍巡邏隊的足音，但一切是寂靜的，終於一個芬蘭人低身躍入河中，半游半涉地渡過。你的丈夫跟着下去……」

那就是舒爾茲太太最後見到賴利大佐。

舒爾茲夫人講完後，她拿出一份「消息報」的剪報給賴利太太。報上說：

九月二十八—二十九夜，走私商四人試圖通過芬蘭邊界，結果兩人被槍殺，一個芬蘭士兵被俘，第四人重傷而死……

後來知道事實是這樣的。賴利已經成功地越過蘇聯邊境，並且會晤到俄國反對夏大林派的某數人了。他在回來走近芬蘭邊境的時候，和他的保鏢突然被一隊蘇聯邊防軍盤問。賴利和別人想逃。邊防軍開鎗。一粒子彈擊中賴利的前額，立刻斃命。

直到幾天以後，蘇聯當局才證實他們鎗殺的「走私商」的身份。他們正式宣布英國諜報部西德奈喬治·賴利大佐的死訊。

倫敦泰晤士報載了兩行長的計聞：

「西德奈·喬治·賴利於九月二十八日在俄國阿利庫爾村被俄國政治警察鎗殺。」

第十一章 戰鼓前奏

強烈的風暴正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中葉表面平靜的下面醞釀着。許多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被蘇聯革命的自由新希望所激動，民族意識覺醒了，並要推翻頭重腳輕的整個殖民地帝國主義的機構……

風暴在一九二六年春季來了。革命燃燒在中國，國共聯合陣線推翻了腐敗的北洋軍閥，建立了自由中國。

這事件是由全亞洲和西方可怖的反蘇宣傳作前導的。中國革命，代表着幾萬萬被壓迫民衆反抗內外壓迫的狂潮，被猛烈抨擊爲「莫斯科密謀」的直接後果。

日皇立刻表示願爲「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屏障」。得到西方列強的鼓勵，日本準備干涉中國的革命了。日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提出他著名的秘密奏摺，簡述日本帝國主義的最後目標：

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註一）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國軍閥和日本傀儡張作霖，攻擊北京蘇聯大使館並宣佈他已發現布爾什維克密謀的證據。這是中國反革命發動的信號。萬千的中國工人，學生和農人，以自由主義者或是共產黨同情者的嫌疑，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各處被捕，鎗殺或是拘禁在集中營受酷刑而死。

內戰掃蕩中國。

但是中國革命已逗引全亞洲潛在的自由運動。印度尼西亞，越南，緬甸和印度在沸騰着。帝國主義者大為驚恐，找日本保護他們以免於「赤化」。同時在歐洲，參謀總部再度拖出他們文件架中的反蘇十字軍舊計劃，接着是對莫斯科的總攻。

在一九二五—二六年羅迦諾的國際外交會議，英法外交家迫切地和德國談判，爲了聯合地對蘇行動。

英國保守黨發言人，W·C·A·奧姆斯拜—哥爾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孟徹斯特的演說，曾把羅迦諾問題清楚而正確的表達出來：

（註一）田中奏摺，後被稱爲日本的「我的奮鬥」，係於一九二七年寫就，張學良日籍間諜獲得此文件後，於

一九二九年發表。

爲制止那在我們時代和以前在歐洲歷史上興起的最兇惡的力量，團結基督教文明是必要的。

我所見到的羅迦諾的鬥爭是：德國是把它的未來和西方列強的命運結合在一起呢，還是爲了西方文明的毀滅與俄國合作？

羅迦諾會議的重要性是極大的。它表示，就目前的德國政府而論，已離開了俄國而正投入西方集團和他們共命運。

在法國，法總理彭加賽公開提倡歐洲強國，包括德國在內，對蘇聯的聯合軍事攻勢。

在柏林，德國帝國主義者和反民主報紙宣佈打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時間已經來到了。在一連串和二德軍將領及親納粹黨的實業家會議後，馬克斯·霍夫曼將軍匆促去倫敦向英外部和一部分選擇的保守黨員和軍人提出他著名的「計劃」。

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晨，倫敦「晨郵報」發表一封由亨利戴德丁簽署的要函。戴在信中宣佈，那計劃就要開始對蘇作新的干涉戰爭。戴宣佈：

……俄國要回到文明還要相當歲月，但可以在一個比沙皇較好的政府下面……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今年底以前將要完結；而俄國可以儘快吸收全世界的信用貸款，並將她的邊界公諸一切願意經營的人。錢和信用貸款那時將流入俄國，而更好的是勞力。

法國右派一個名記者雅克·班維在巴黎評道：「假如皇家荷蘭殼牌石瀉公司經理爲蘇聯政權結束

訂下一個時期，那是因爲他有理由這樣做的……」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格萊子爵向英國上院說：「蘇維埃政府在普通意義上根本不是一個國家的政府。以法國政府是法國人的或是德國政府是德國人的意義而論，它不是俄國人的政府。」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英國警察和祕密間諜搜查蘇聯在倫敦的貿易組織阿克羅斯(Across)的辦事處。他們逮捕雇員，搜索屋內，打開檔案箱，甚至在地板，天花板和牆上挖洞，要找尋「祕密文件」。沒有一件有罪的文件找到；但是「晨郵報」，「每日郵報」和其他反蘇報紙却發表粗暴的故事說是搜查阿克羅斯所發現的蘇聯反英密謀的證據。

英國保守黨政府和蘇聯斷絕了外交貿易關係。

同年夏天，柏林和巴黎的蘇聯領館以及其他機關也被搜查。在六月，蘇聯駐波大使伏科夫在華沙被暗殺。炸彈投入列寧格勒布爾什維克集會的地方。……(註二)

福煦元帥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接見「倫敦星期日評論報(London Sunday Relief)記者，明白指示所有這些暴行的計畫。

「一九一九年二月，列寧主義的初期，」福煦說，「我向巴黎舉行的大使會議宣布，假如包圍俄

(註二)同時，蘇聯境內托洛斯基的反对派活動，準備推翻蘇維埃政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托洛斯基曾試圖暴動未果。若干黨徒被捕。托洛斯基本人流亡。參閱七十頁。

國的國家，被供給軍火和金錢，我便可一勞永逸地消滅布爾什維克的威脅。我被駁斥了，理由是仗打得厭了，但是結果立刻證明我是對的。」

福煦會致函德國納粹運動重要提倡人之一安諾德·萊施堡，說：

我不會笨到相信人們能讓少數犯罪的暴君統制歐洲半個大陸以上和亞洲大部的地區。但是在法德不聯合的時候，便無事可做。我請你爲我向反蘇軍事聯盟中偉大的殺戮團份子霍夫曼將軍致賀。

這場面是準備戰爭了。

第十二章 富豪和怠工者

一 巴黎的集會

一九二八年暮秋的一個下午，少數白俄富豪帶着極大的祕密在巴黎一個飯店的私人餐室裏聚會。一切防備都做了，怕外人知悉這件事。這會議是由貿易實業委員會召開的。出席人員的名字，據俄國的傳說是諾拜爾；但尼發夫；里亞布辛斯基和其他同樣有名望的人物。

這些白俄富豪和蘇聯兩個著名的來客進行密談。

來客之一雷姆金教授，是俄國名科學家，莫斯科熱工學院院長，和蘇維埃最高經濟委員會委員。

另一個來客拉里契夫，蘇聯國家計畫委員會燃料處處長。

雷姆金教授和拉里契夫在巴黎，人家總以為是在辦蘇聯的公事。其實他們訪問巴黎的目的却是向貿易委員會首腦會報告他們在蘇聯領導的祕密間諜——破壞活動。

雷拉二人所領導的團體叫產業黨。大部分是在沙皇下面組成小特權集團的舊俄技術工作的知識份子，產業黨號稱祕密黨員約有二千。大多數在蘇聯技術方面佔據重要職位。受着貿易委員會的津貼和指揮，這些產業黨員做着破壞和偵探蘇聯實業的工作。

雷姆金教授是在巴黎飯店裏第一個發言的人。他向聽衆說，對於斯大林剛剛發動，竭力使佔地球六分之一的蘇聯工業化的巨大而野心的五年計畫，一切干涉的預備都做了。雷姆金說，產業黨員在蘇聯實業各部門都很活躍，現在謹慎地而有系統地實行破壞工作的科學技術。

「我們的方法之一，」雷姆金向聽衆解釋，「是最小限標準，那就是說，對國家的經濟發展予以最大的阻撓，並延遲工業化的步速。」其次，我們有一種辦法在國家經濟各部門間以及同一部門之各組間造成不平衡。最後，有「凍結資金」的辦法，那就是投資於絕對非必需的建設或是當時非必要而可以延緩的建設。」

雷姆金教授對於「凍結資金」法所得的結果洋洋得意。「這方法表示減低工業化的速率，」他說。「無疑的，它已降低了國家經濟生活的一般的水準，因而造成大量人民的不滿。」

在另一方面，雷姆金教授指陳，發展便沒有什麼希望。一羣在夏哈蒂礦（Shakhty Mines）工作

的產業黨員，最近被政治警察逮捕。另外一些在運輸和石油工業方面活動的也被發覺了。還有，自從托洛斯基流亡以後，托派的反對派的活動已經解體，以前許多政治上的內部鬥爭和不满已經消滅了，這樣使得產業黨的工作更爲困難。

「我們要你們多多支持，」雷姆金教授結論說，「但是比一切需要更多的是我們需要武裝干涉，假如布爾什維克要推翻的話。」

貿易委員會主席但尼穰夫講話了。在他發言時，一片尊敬的沉寂落在這一小羣人的頭上。

「你們知道的，」但尼穰夫道，「我們已經和彭加賚與白里安先生商談過了。彭加賚有一個時期曾表示對於組織武裝干涉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完全同情，而在最近一次和我們的會議中，你們會記得彭加賚先生說，這問題已經交給法國參謀總部進行了。我現在有特權再告訴你們一些最重要的消息。」

但尼穰夫戲劇化的停了一停，而他的聽衆却帶着緊張的希望期待着。「我告訴你們一件新聞，法國參謀總部已經組織一個特種委員會，由瓊維爾上校領導，組織對蘇聯的進攻！」（註一）

立刻引起一陣興奮評論的噪聲。這烟霧迷漫的斗室中每個人立刻談話了。隔了幾分鐘後但尼穰夫

（註一）這位上校在一九一八年曾指揮在西伯利亞參加干涉戰爭的法軍。貿易委員會在巴黎開會時，法參謀

總部人員有福照，貝當，魏剛。

才能繼續他對於貿易委員會的報告……

二 進攻計畫

軍事進攻蘇聯的日期訂爲一九二九年夏末，至遲一九三〇年夏季。

主要的軍力由波蘭，羅馬尼亞和芬蘭供給。法國參謀總部派軍事指導員，並且可能調遣空軍。德國供給技術人員和自願隊。英國供艦隊。進攻計畫是霍夫曼計畫的改裝。

第一步在比薩拉比亞製造若干邊境事件後，由羅馬尼亞動手。波蘭和波羅的海邊境國家跟着上來。據說有十萬衆的蘭格爾的白軍則由羅國調出，參加南方干涉軍。英艦隊支援黑海和芬蘭灣的作戰。自一九二一年駐屯巴爾幹的克拉斯諾夫哥薩克部隊在黑海岸諾佛羅西斯克區登陸；他們再調往頓河，鼓動頓河哥薩克人的暴動並且打進烏克蘭。這一打擊的目的是切斷頓河內次煤礦和莫斯科的交通，使蘇聯金屬和燃料的供給發生危機。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同時進攻，一面南方軍隊西調烏克蘭，側翼置於聶伯河右岸。

這一切攻擊，出其不意而突發的行動，無需宣戰。他們以爲在這樣壓力下紅軍將急速崩潰而蘇聯政權的瓦解是幾天的事。

在貿易委員會首腦籌備的會議上，瓊維爾上校代表法國參謀總部，問雷姆金教授，在蘇聯自外面受攻時，得到內部反對派的活躍的軍事協助的可能性如何。雷姆金答道，反對派雖然在托洛斯基被逐後，分散並且隱入地下，但還有足夠的人執行任務。

瓊維爾上校主張產業黨和它的盟友應該建立一個特種的「軍事支部。」他把若干在莫斯科的法國祕密間諜的名單開給雷姆金，他們是可以幫助設立這種組織的。……

雷姆金教授還裝作爲了蘇聯公事，從巴黎去倫敦會晤亨利·戴德丁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和麥特羅——維克爾斯廠的代表，這龐大的英國軍火托辣斯是由一度控制沙俄商業的查羅夫操縱的。這位俄國教授聽說法國準備在干涉蘇聯計畫中，大顯身手，英國也準備他的一份。英國有關方面願意給財政援助，繼續爲孤立蘇聯而使用外交壓力，並且在攻擊時借用英海軍……

回到莫斯科，雷姆金教授向他同夥報告他在外國旅行的結果。大家同意產業黨致力完成兩件工作：造成產業農業最危險的情況，引起民怨，削弱蘇維埃政權；發展一個組織，在蘇維埃陣線後面用破壞和恐怖的行動直接幫助進攻部隊。

貿易委員會匯來的錢，由莫斯科的法國間諜轉手，傾入於津貼和破壞各種實業的活動上。金屬業分到五十萬盧布；燃料，石油和泥煤業三十萬盧布；紡織業二十萬盧布；電氣工業十萬盧布。受法英德間諜的要求，產業黨員和他們的同夥定期地準備關於蘇聯航空生產，機場建築，軍火業化學業的發

展，和鐵路情況的特種諜報。

由於進攻的時間迫近。白俄富豪中期待增高。貿易委員會領袖之一裏亞布辛斯基，一九三〇年七月七日在巴黎白俄報紙「復興報」(Vozrozhdenie)發表一篇驚人的文章。

「爲解放俄國即將到來的對第三國際的鬥爭，無疑地將由歷史交給一切戰爭中最正直最持久的集團」，亞布辛斯基說。他又說較早地干涉俄國的企圖已經失敗了，或者可以說是因爲實行的代價太多而已經放棄了。「在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五年間，曾準備好專家在六個月內用一百萬兵員發動這次戰役。軍費估計在一萬萬英鎊。」

但是現在，這位白俄富豪說，由於蘇聯的內政和經濟困難，摧毀蘇維埃政權所需的投資大爲減少：

也許五十萬人三四個月便足夠粗糙地解決這工作了。共產黨徒的最後擊潰，當然還要一些時間，但那畢竟是警察的工作而不是軍事行動。

里亞布辛斯基然後開始一五一十地計算由進攻蘇聯所得的許多「生意」利潤。他斷言，像他這樣的人所統制的俄國繁榮的經濟，結果「每年總會有財富流入歐洲經濟系統，形式是各種型式貨物的需求，」結果可以「肅清奧國德國和英國五百萬之衆的失業隊伍。」

反英十字軍當然是「一件偉大而神聖的事業和人類的道義上的職責。」但是統通忘記那些，而從

「老老實實，無靈魂和純商業的觀點看它。」里亞布辛斯基指出：

……我們敢保險地斷言，世界上再沒有一種企業，從生意的觀點上而論會比解放俄國的工作更爲有利潤的。

花費十億盧布，人類所收回的將不止五十億，那就是說，年息五分，而且利率還有再增加的希望，每年再加一二分。

你到哪兒能做更好的生意。

三 幕後一瞥

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末期的德國，常常閃露當時孵育在歐洲大商業和外交下流社會的盲目的反民主反蘇計畫……

德國警察偵緝隊，在佛蘭克福城內一次例行公事的調查中，偶然發見大批贗造的蘇維埃紙幣（Chervonetz）一大捆一大捆地打包裝在倉庫裏，等候運往蘇聯。

那個稱爲契伏尼茲案的審訊，轟動了國際，在審訊終結之前，許多歐洲最著名的人物名字會被牽涉進去。這些人物中有亨利·戴德丁爵士和他的神祕間諜，喬治·拜爾；沙皇時代石油大王諾拜爾；

巴伐利亞親納粹實業家威廉·許密特；和著名的霍夫曼將軍，他是在審訊結束前不久死掉的。

被控偽造蘇維埃紙幣的被告是拜爾，許密特和兩個以前與姚丹那合作的反蘇陰謀者喬治亞人，卡盧米茲和薩達蒂拉希維利。在審訊的進展中，看出被告的目的是以偽票大量流入蘇維埃高加索，造成蘇聯政治上的緊張和騷動。

「經濟因素」，審訊案件的法官說，「如油井和礦藏，看來是計畫中最重要的部份。」

不久便明白偽造鈔票的陰謀只是大陰謀的小部份。親納粹實業家許密特承認他根本有興趣「鎮壓德國的共產主義。」但是他相信那首先必要推翻俄國的蘇維埃政權。他承認在霍夫曼將軍一九二六年去倫敦向英外交部提交他的一份法德英聯盟反蘇計畫時，他已將費用付給霍夫曼了。許密特在庭上說，「他對霍夫曼將軍有最大的信任，爲了他的人品，也爲了所謂他和英國火油商同事關係。」

這位喬治亞陰謀者卡盧米茲判明「石油商」就是亨利·戴德丁爵士，他是這陰謀的主要財政後台。進一步的審訊，證明了德法英的強有力財政與政治集團，曾審慎擬定了一個計畫，以蘇聯割讓高加索爲發動對蘇總攻的初步行動。辛迪卡組織了，爲着「解放區經濟開發。」德國供給軍隊，技術人員和武器。英法集團向羅波兩國加財政及外交壓力，使他們確實參加十字軍……

一個「如果公開發表，也許要危害德國安全」的文件，在推事室中祕密宣讀。據說牽涉到德國最高統帥部。

這審訊變成危險了。「雖然德國外交部和英大使館聲明一切公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載，「那已是一個公開的祕密，警察曾下令對於整個事件祕而不宣。」

奧伏尼茲案件忽然意外地結束。德國法庭辯解，鈔票既未流通，在使用前已被警察破獲，嚴格地講來，就無所謂贗造可言。可是法庭宣告，「偽造蘇聯通貨已確被證實。」然而贗造者和同夥「是出於非自私的政治動機，應宣告無罪。」被控的陰謀者走出法庭，作了自由人。

在亨利·戴德丁爵士一次公開聲明後，有關這一轟動案件的參考資料，報紙上不見了：

是的，我知道霍夫曼將軍。我贊美他是一個軍人和士兵的領袖。可是不幸現在他死了，不能為自己辯護。但是我願為他辯護……霍夫曼將軍是布爾什維克主義不共戴天的仇敵。他工作多年想結合列強與俄國的威脅作戰……他急於和莫斯科一戰是每一個研究戰後政治的學者所知道的。他死了是一件大恥辱，因為他對他的誹謗有完全的回答的……

四 世界的結束

籌劃的對蘇攻勢從一九二九年延到一九三〇年夏季。白俄方面的解釋是「法方準備不及；」但是大家知道是由於各方對「解放區勢力圈」的爭執。英法集團爭吵高加索和頓次煤田的統制；他們皆反對德國染指烏克蘭。然而這運動真正領袖戴德丁爵士，却依然樂觀，說這些歧見能解決的，並且自信

地預言戰爭在一九三〇年夏季開始。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他覆信給一位白俄，那人會為收到錢而向他感謝。覆信說：

假如你真要表示你的感謝，我願請求你做下列的事：在新俄羅斯努力，新俄羅斯在幾個月內就要再起來的，做你祖國一個最好的子孫。

在七月，戴德丁是在巴黎俄國師範學校創立十年慶祝會的主要演說人，那學校是白俄軍官和貴族子弟的軍校。出席慶祝會的有白俄親王，公主，主教，陸海軍將官及以次官員。與他們並立的有穿着檢閱禮服的法軍高級人員。

戴德丁演說開始時，要聽衆不必爲他對於他們工作的幫助而謝他，因爲他只是負起對西方文明的責任。對着聽衆中一羣年青着制服的白俄，他說：

你們必須倚賴自己。你們須記得你們所有的工作和活動將在你們祖國俄羅斯土地上進行。趁早解放俄國的希望——現在她正遭遇國難——在成長中並且逐日加強。你們偉大祖國解放的時刻近在目前了。

整個觀衆，法國軍官們的熱誠也不下於白俄，爲戴德丁下面一段話鼓掌：

俄國的解放，將較我們大家設想的快得多。那甚至是幾個月內的事！

在這些戰爭準備中，來了一個出乎意料而有災難的挫折：世界經濟危機。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墨索里尼總結這次歐洲空前的事件影響說，

義大利的情形在一九二九年秋季以前還是滿意的，到了那年秋季，美國市場突然崩潰，有如一個炸彈。對於我們歐洲的窮國，那是一個大的驚異。我們還在驚恐着，彷彿是拿破崙死訊宣布後的世界。……突然美景消逝了，我們有的是一連串壞日子。股票跌去百分之三十，四十和五十。危機漸漸加深……從那一天我們又被推入深海裏，而從那一天起，航行對於我們就非常困難了。

失業，飢饉，羣衆的墮落和貧困是經濟崩潰不可避免的同伴，經濟崩潰起於華爾街，立刻像一陣颶風橫掃歐亞，席捲組成反蘇神聖聯盟的全部國家。

大銀行大工廠幾乎每天都有倒閉；小額的投資者破產了；工人出現在街頭。同時千百萬人挨餓，麥子在塞滿的倉庫裏爛了；過剩的穀子再種下地；咖啡用作取火生爐子；魚再倒進海裏。這世界再買不起它過量的生產品了。整個經濟分配系統破折了。

一九三一年初，英格蘭銀行總裁諾曼·葛信給法蘭西銀行總裁毛萊說：「除非採取激烈的挽救步驟，整個文明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將在一年內垮台了。」

一個世界已顛躓在廢墟上，而在悲慘的毀壞中，各國被欺瞞的人民流蕩着像是失去了靈魂……

在遠東，日本看準了她的機會。田中奏摺第一階段實行了。

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間，日軍侵佔東北。仍在和中共打內戰的，中國的國民黨軍隊，頗爲驚異，未作多少抵抗。日本掃蕩東北「將中國從布爾什維克主義救出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了——不太像計畫的那樣。

第十三章 三件審訊

一 產業黨審訊

唯一沒有受世界危機影響的是六分之一的地球，自從一九一七年有意地被排斥於世界問題之外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在其餘的人們被扭曲在危機的緊握中時，蘇聯正在進行一切歷史上最龐大的經濟和工業的發展。蘇大的五年計畫把古老的俄羅斯復活，達到創造的勞動力的空前業績。

所有的城市從隕地裏勃興了；新礦，麵粉廠和工廠建立了。千百萬的農民隔夜就將他們自己變為有訓練的工人，工程師，科學工作者，醫師，建築師和教育工作者了。在幾年內，達到一千年的進

步，而農民，他們的祖先從不可記憶的時日便彎着樞樸的脊背在原始的鏟子，鶴嘴鋤和木犁上面的，現在以曳引機收穫充滿果實的土地，用飛機噴散化學品消滅蟲害。而在這巨大的全國和革命的努力中間，為沙皇暴君所不齒的蘇維埃的一代抬頭做人了。……

同時，蘇維埃政府還和國內的敵人苦戰着。一連串三件審訊揭露並粉碎了那代表俄國境內英法帝國主義者和沙俄反革命者最後主力的貿易委員會陰謀。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八日，雷姆金教授和許多其他產業黨的領袖和黨員被捕。政治警察的間諜在蘇聯各地同時搜查，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和白衛軍的人員以及許多波蘭，法國和羅馬尼亞的祕密間諜被關進牢獄。

產業黨的領袖審訊在莫斯科蘇維埃最高法院，從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直審到十二月七日。八位被告人，包括雷姆金教授和拉里契夫，被控幫助外國陰謀反抗本國；為間諜及破壞活動；陰謀推翻蘇維埃政府。在蘇聯情報處搜集的證據面前，一個個講出他們間諜及破壞活動的詳情，但又牽涉到亨利·戴丁德爵士，瓊維爾上校，歐爾夸，彭加賚和其他支持產業黨，貿易委員會的歐洲著名的軍人，政治家和商人。

被告中的五名，包括雷姆金和拉里契夫被判最嚴厲的懲戒——以謀叛本國罪鎗決。其餘三名是奉命工作的技術人員被判處十年徒刑。（註一）

二 孟什維克的審訊

產業黨慘敗之後不久，蘇維埃當局再度進攻。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由以前孟什維克組成的廣泛破壞組織的十四名領袖在莫斯科最高法院受審。

孟什維克案件的被告有許多供職行政和技術機關的要員。在蘇維埃政權初期，這些孟什維克假裝已經放棄對布爾什維克的敵意。他們和產業黨及其他祕密反蘇份子合作，混入政府重要的職位。一個孟什維克陰謀者格羅曼在蘇聯工業計畫局據有高位，並會起草不正確的估計，降低重要工業生產目標，企圖破壞第一五年計畫的進度。

在一九二八和一九三〇年間，孟什維克祕密組織中央委員會「全聯邦局」(All-Union Bureau)從外國得到總數約五十萬的津貼。最大的捐助者是貿易委員會，不過其他反蘇團體也會給予陰謀者相當的捐款並和他們保持密切連繫。孟什維克會得第二國際——由反蘇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所控制的

(註一)審訊終結後二日，雷姆金教授等五人，向最高法院請求緩刑。法院以雷等實為國外真正陰謀者之工具，遂將死刑減刑為十年監禁。後雷姆金教授得蘇聯當局之種種協助，做科學工作，曾有甚大貢獻，並曾得列甯，斯大林獎金。

勞工組織的幫助。

據被告說，他們和外國反蘇團體主要的連絡的人是前俄國孟什維克領袖阿勃羅摩維區，他已在革命後逃往德國。陰謀組織的一個重要領袖謝爾說：

在一九二八年阿勃羅摩維區從國外回來。我們「全聯邦局」的人員事前就聽到他的行蹤……

阿勃羅摩維區指出集中工作主力於負責任的蘇聯雇員集團的必要。他又指出這些集團應予組織並開始更帶決定性的解體活動的步速。

又有一個孟什維克陰謀者沙爾金在庭上說：

……阿勃羅摩維區結論是，必須在蘇聯各經濟系統中開始活躍的破壞工作，使在工人階級和農民大眾眼中看出蘇維埃經濟政策的無組織。反蘇鬥爭的第二個基礎是軍事干涉，阿勃羅摩維區說。（註二）

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月，蘇維埃最高法院宣布判決。被告各孟什維克被判徒刑五年至十年不等。

三 維克爾斯廠工程師的審訊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一日夜九時三十分左右，蘇聯政府對貿易委員會陰謀殘餘作最後的一擊。莫斯

（註二）第二國際指責孟什維克的審訊是斯大林「官僚獨裁」的「政治迫害」。

科政治警察的間諜捕獲六個英國工程師和十個俄國人，都是英國麥特羅鮑列登——維克爾斯電工廠莫斯科辦事處的雇員。這幾位英國人和他們的同事俄國人被控代表英國情報處在蘇聯為間諜和破壞工作。

維克爾斯廠駐莫斯科主要代表是一個名叫李却茲隊長的人。他已在逮捕前匆促返英。李却茲從一九一七年起便當一個在俄國的英間諜，當時他任情報處支部的隊長，他參加協約國佔領阿堪遮以前的反蘇陰謀。在李却茲指導下，麥特羅——維克爾斯莫斯科辦事處因此變為英國在俄秘密間諜活動的中心。

在莫斯科蘇聯當局逮捕的英國「技術人員中」，有一個是遠征阿堪遮，李却茲的老同事孟豪斯，他是李却茲的副指揮。

孟豪斯一面辯稱在這案件中無罪，一面却承認他以前會和李却茲同事。他說：

我一九一七年在莫斯科，後來在阿堪遮會晤過李却茲先生，我確定他在那裏擔任情報處隊長的職務。我只知道一九一八年四月或是五月李却茲在莫斯科，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來莫斯科，但我從他告訴我的話知道他曾在當時秘密越過芬蘭邊境。一九二三年他被任麥特羅——維克爾斯電器出口公司經理。同年他來莫斯科談判裝備供給問題。

孟豪斯一九二四年被派回國在維克爾斯莫斯科辦事處工作，受李却茲指揮。

另一個被捕的雇員董登，他原是被派回國擔任正建築工程師的，是沙俄一個紡織富商的兒子，照出生律應是英國人。在革命後他成爲英國人並且是英國情報處的間諜。在他被捕兩天後，寫了一張有簽署的供詞：

我們在蘇聯領土上的間諜活動，全是通過李却茲，受英國情報處指揮的，李是麥特羅——維克爾斯電器出口有限公司的經理。

由我和孟豪斯指揮的在蘇聯領土上的間諜活動，是爲了促成渦輪機，電器器材的供應以及技術協助的協定。孟是前述英國公司的代表，根據官方合同，他是對蘇聯政府的訂約人。依照李却茲給我的指示，英國職員漸漸在到達蘇聯後被牽入間諜組織並隨時受所需的情報的指示。

維克爾斯廠「工程師」威廉·麥唐納也承認罪狀並且說：

在偽裝的麥特羅——維克爾斯盾牌下面在蘇聯做復興工作的領袖是董登先生，他在莫斯科是正建築工程師。首席代表是也曾參加董登違法工作的孟豪斯先生。董登先生旅行的助手是他的同事英軍軍官現任麥特羅——維克爾斯廠的工程師克希尼。這就是在蘇聯做間諜工作的復興工作者的主要人物。

維克爾斯「工程師」們的被捕，是英國立刻大肆進行反蘇抗議的好機會，英首相鮑爾溫，不等到聽取這案件的罪狀和證據，便明確宣布被捕的英國人民是絕對的冤枉。議會的保守黨議員再度要求與莫斯科斷絕一切商業和外交關係。英國駐蘇大使奧維爾爵士，戴德丁的一個朋友，衝進莫斯科蘇聯外交

部並向李維諾夫說，被拘的人應立刻不經審訊釋放，以避免「對於我們相互關係的嚴重後果。」

當最後於四月十二日在莫斯科舊貴族俱樂部藍廳開審時，第二天倫敦「泰晤士報」說：「一個充滿了人，向他們的迫害者諂媚的法庭。」四月十六日「觀察人報」描寫這審訊是「假名於正義而為的苦刑，於文明人所知道的任何司法程序毫不相干。」四月十八日「每日快報」描寫蘇聯檢察官維辛斯基：「這胡蘿蔔根似頭髮，紅臉的俄國人信口侮辱……捶着檯子。」同一星期的「標準晚報」說蘇維埃被告辯護人布勞德是「猶太一類的人，每天傍晚在夏夫茲波萊街 (Shaftsbury Ave.) 會碰到的。」英國社會只許曉得被控的人不會真正受審的，英國工程師正受着最毒的刑罰，逼他們認罪。在三月二十日「每日快報」便喊出：「我們的同胞正在嘗着俄國監獄的恐怖滋味呀！」四月十七日「泰晤士報」宣布，「我們大為焦慮，在兩次開庭期間麥唐納先生在獄中的是什麼遭遇。那些深知「切卡」方法的人們，料想他的生命當在危險中。」羅塞密爾的「每日郵報」，那在幾個月內就變為摩斯萊爵士的英國法西斯黨半官方機關報的報紙，告訴讀者，政治警察正使用一種奇怪的「西藏藥」，使他們的「犧牲者」的意志能力復蘇。

然而所有的幾個英國人後來皆表白，他們會受蘇聯當局的優待和關切。他們之中沒有一個受任何形式的脅迫，或暴力。孟豪斯在一堆證據面前還溫和地繼續否認，說他對於同事的所作所為，毫不知情，在三月十五日「倫敦捷報」一文中講起他的政治警察檢查官：

他們待我非常好，而且發問也極合理。我的檢查官似乎是忠於職守的第一流人物。政治警察監獄是有效率，一塵不染，井然有序和組織良好的最好一個字。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捕，但我曾參觀英國監獄，我能保證政治警察的要好得多……政治警察的官員……對我的舒適極為關心。

然而，英政府在保守黨壓力下宣佈禁止蘇聯全部物品進口。兩國間的貿易停頓了……

四月十五日，在祕密會晤莫斯科的一位英國代表以後，董登突然收回他已簽署的對於犯罪的承認。在庭上他承認他所寫下的事實實質上對的；但是「間諜」這個字眼，他說是不對的。爲了試圖解釋他爲什麼起先用這個字眼，董登說他當時「興奮」了。在庭上維辛斯基檢察官的公開審訊之下，他承認他的認罪是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沒有任何脅迫」。他們的問答如下：

維辛斯基：沒有歪曲的嗎？

董登：沒有，你不會改變一點。

維辛斯基：但也許「陪審檢察官」羅金斯基是歪曲了呢？

董登：沒有。

維辛斯基：也許政治警察歪曲了呢？

董登：沒有，我是親手簽署的。

維辛斯基：也用你的腦袋嗎？在你寫的時候你會加考慮思索麼？

董登：（不答）

維辛斯基：誰的腦袋現在爲你設想的？

董登：現在我覺得不同了。

威廉·麥唐納，祕密會晤莫斯科英國代表以後，也收回他原來的聲明。然而，在蘇聯搜集的證據面前，麥唐納又變了主意，回到他原來的恕罪請求。他對法官最後一句話是：「我已認罪，沒有什麼話可說的。」

四月十八日蘇維埃最高法院宣布判決。除一個例外，所有的俄國同謀者皆有罪並被判徒刑三年到十年不等。英國人格里哥利證據不足判無罪。另外五個英國工程師有罪。孟豪斯，諾德威和克辛尼奉令逐出蘇聯。董登和麥唐納各被判處徒刑二年和三年。

這判決是輕的，而案件也就匆匆結束。蘇聯政府已達到它粉碎貿易委員會陰謀殘餘和境內英國情報工作中心的目的。蘇聯和英政府間的相互妥協成立了。貿易也恢復了，英籍被告，包括董登和麥唐納被送回英國……

一個遠較英保守黨敵對蘇聯的危險現象已在國際政治水平線上昇起來了。

阿道爾夫·希特勒已攫得德國的最高權力。

第十四章 一個時代的死亡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威脅」的宣傳神話已使納粹有了權力。在把德國從共產主義救出的託詞下，阿道爾夫·希特勒從一個卑微的奧軍伍長和德軍間諜一變而為日耳曼帝國的總理。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夜間，希特勒靠着最大的挑撥行動再增高他的地位：德國國會的放火案。這場由納粹目己放的火，希特勒却宣稱為共產黨反對德國政府暴動的信號。有了這託詞，納粹便宣布緊急狀態，拘禁並暗殺主要的反法西斯主義者，並痛擊職工會。從這燒焦的國會殘燼，希特勒以第三帝國的領袖出現了。

第三帝國代替了沙皇的白色反革命作為反動和反民主的世界堡壘。納粹主義是以再起的德帝國主義巨大工業和軍事資源裝備的反革命的神化。它的政治信條是沙皇專制政體的仇恨和瘋狂的偏見的復活。它的衝鋒隊是黑色百人團的再生並將它提高為正規軍的組織。大批的殺戮和消滅猶太人是「第三

帝國」政府的正式計畫一部份。「錫安原稿」供給納粹以意識形態。納粹領袖們自身是俄國白色恐怖蘭格爾子爵和恩金斯的精神上的後裔。

在「反布爾什維克主義」口號下十五年虛偽的和平和對於世界民主進步的祕密作戰已經結了他們不可避免的果實。那燃燒德國國會的火焰，立刻傳開去並擴大，直到它們威脅整個地球……

「我們從六世紀前告終的地方重新起步」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着。「我們改變永恆的日耳曼人向西歐的移民而向東方找尋。這樣我們結束了戰前的殖民地 and 貿易政策，而進入將來的領土政策。假如我們提到新土地那我們首先想到的便是俄國和她從屬的邊境國家。」

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誘惑，有如一一個强有力的磁石，吸引了世界反動和帝國主義的力量，支持阿道爾夫·希特勒。

就是那些以前支持各種反蘇的白色詭計陰謀的同一政治家和軍事家們，現在又來為納粹主義做主要的提倡者和辯護人了。在法國，包圍着福煦元帥及他的隨員，貝當和魏剛的反英集團，無視納粹主義對他們自己國家的威脅，急於和這一切反蘇運動中，新的最强有力的結合。芬蘭曼納林，匈牙利的霍爾第，捷克的錫羅維，以及其他一切祕密反蘇戰爭中的歐洲傀儡，在第二天皆變為納粹向東侵略的前衛。

一九三三年五月，距離希特勒德國秉政只有幾個月，羅森堡赴英和戴德丁商談。這位納粹「哲學

家」是煤油大王的貴賓。在保守黨間，早就有一羣強有力和漸長的親納粹集團提倡反蘇十字軍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羅塞密爾勳爵的「每日鸚鵡」提出這一主題，那立刻就操縱了英國外交政策：

德國剛毅年青的納粹是歐洲防備共產黨危險的監護人。……德國應有活動範圍……德國龐大的準備力量和組織力進入俄國，將幫助俄國人民恢復到文明的生存，而且也許轉變世界貿易的潮流，再度趨向繁榮。

在納粹領導下，一切世界反共反民主和白色反革命分散的力量被動員為一支國際力量，猛擊歐洲民主，進攻蘇聯，最後並試圖操縱世界。

但是西方民主國也有遠見的政治家，不承認希特勒的反共是一切納粹罪惡和陰謀的一種辯解。在英國和美國，有兩位卓越的領袖，從開始就看出德國納粹的勝利，結束了世界史的一個時代。十五年的對蘇祕密戰爭已經在歐洲豎起一個作法自斃的人物，一個威脅一切自由國家和平與安全的軍事怪物。

當希特勒的衝鋒隊在德國街上行進的時候，他們搖幌着棍棒並且唱道，「今天德國是我們的，明天全世界是我們的！」一個英國人講話了，說這是警告的符號和預言警報。意外地，這就是過去保守黨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領袖，溫斯頓·邱吉爾的聲音。

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邱吉爾戲劇性地和他的保守黨同僚斷絕關係，並斥責納粹主義是英帝國的

一個威脅。爲答復羅塞密爾的聲明：「德國剛毅年青的納粹是歐洲防備共產黨危險的監護人。」邱吉爾針鋒相對地說道：

所有這羣剛毅的條頓青年，在德國街道上行進……正在尋求武器，而在他們有了武器以後，請相信我，他們便要求償還失去的領土和殖民地，而在那要求達到以後，它不會不搖撼甚至摧毀各國的基礎的。

邱吉爾呼籲和法國甚至和蘇聯訂立協定反對納粹德國。他被那些以前頌揚他爲反布爾什維克英雄的人們指摘，說他是叛國者。

在大西洋彼岸，也有一個人看出世界史的一個時代已經結束了。剛上任不久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猝然一反他的前任胡佛所採取的反蘇政策。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美蘇間的完全外交關係是建立了。同一天，羅斯福總統致書李維諾夫說：

我相信美蘇人民間現在已建立的關係，可以永遠常態而友好的存在，我並相信我們兩國今後可爲相互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保持而合作。

不出一年，納粹德國退出國聯。它在國際間的地位由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代替。

新時代開始了。那是一個歷史上最荒唐，奸謀最多的時代；一個空前的由恐怖，暗殺，陰謀，政變，騙局和欺詐而造成的祕密外交時代。

它到第二次大戰而達於頂點。

第二部 俄國第五縱隊

第十五章 去叛逆的道路

一 革命者中間的叛徒

從希特勒一執政起，國際反革命便變成納粹征服世界計劃的組成部分。在各國，希特勒動員了過去十五年已在世界各地組織了的反革命力量。這些力量現在加入叛逆、間諜和陰謀的組織，納粹第五縱隊。這些第五縱隊是德國軍的祕密前衛。

這些第五縱隊中有一支最強大最重要的在蘇聯活動。它是由一個可以說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最著

名的政治叛徒領導的。

這人的名字是雷昂·托洛斯基。

在第三帝國成立時，托洛斯基便已是國際反蘇陰謀的領袖，在蘇聯國內真有強大的力量。流亡中的托洛斯基正密籌着推翻蘇維埃政府，自己回到俄國，並僭取他曾一度近在手邊的權力。

「有一個時候，」邱吉爾在「偉大的同代者」中寫着，「托洛斯基和羅曼諾夫虛懸的王位非常接近。」

在一九一九—二〇年間，世界報紙把托洛斯基封為「紅拿破崙」。托洛斯基是陸軍委員，披着一件長而漂亮的軍裝大衣，雪亮的長統皮靴，一支自動手鎗掛在後股，托洛斯基巡視戰場向紅軍發表火般的演說。他將一輛裝甲的火車改爲他的私人總部。並在週圍散佈着穿特種制服的私人武裝衛士。他在陸軍統帥部，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皆有自己的黨羽。托洛斯基的火車，托洛斯基的警衛，托洛斯基的演說，托洛斯基的姿態（他蓬鬆的黑髮，突出的小黑鬍子和他夾鼻眼鏡後面突出的眼球）是世界馳名的。在歐美，紅軍的勝利是被歸功於「托洛斯基的領導的。」

下面是美國名外事記者伊薩克·馬科遜，對於陸軍委員托洛斯基向莫斯科羣衆演說時的描述：「

托洛斯基出場前，做了一個好的「靜場」……隔了一會，在心理學上正確的時候，他從邊門出現，並以急速的步伐，走到小講壇，那是蘇聯各種集會場所爲演講人而設的。

甚至在他沒有走上台以前，在廣大的聽衆中間便已有人紛紛預測。你可以聽到「托洛斯基來了」……的低語聲。

在他一九二九年從蘇聯戲劇化的放逐以後，全世界反蘇份子便爲托洛斯基的名字和爲人編織成神話。據這神話，托洛斯基是「蘇聯革命最傑出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和「列甯的信徒，最接近的同事和邏輯上的繼承者。」

但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沙皇專制政體崩潰前一月，列甯寫着：——

托洛斯基的名字表示：左派的語調，和右派結成集團反對左派的目標。

列甯把托洛斯基稱爲俄國革命的「猶大」。

叛國者是人爲的，不是天生的。像墨索里尼、賴伐爾、戈培爾、陶里奧、汪精衛和其他聲名狼藉的現代冒險家，托洛斯基一開始便在他祖國革命運動做一個標新立異，極左派份子。

托洛斯基的名字是假的。他一九一八年誕生時的名字是列夫·達維多維區·布隆斯坦因 (Lev Davidovich Bronstein)，他的家庭是南俄靠近刻松一個名叫雅諾夫卡村莊家道富有的中產階級。他最初的志願是做作家。

「以我看來」，托洛斯基在他的自傳「我的生活」中寫着，「作家，新聞記者和藝術家總是擁護一個較一切更引人的世界，一個公諸選民的世界。」

青年的托洛斯基開始寫劇，並且穿高跟的皮靴，藍色藝術家的外衣，帶着圓草帽，手拿着一根黑色手杖，出現於敖得薩文藝沙龍。當他還是做學生的時候，便已參加波希米過激派的組織。十八歲時，因為散發左翼文件被沙皇警察逮捕，並和幾百學生和革命者被流放西伯利亞。一九〇二年秋他從西伯利亞逃赴國外，他將大部份時間花費在歐洲各國都會，在白俄和國際社會主義者間做煽動家和陰謀家。

在一九〇三年初，托洛斯基是列甯流亡倫敦主編的馬克斯主義者報紙「火花報」的職員之一。在那年夏季俄國馬克斯運動中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發生分裂，托洛斯基便有列甯政敵孟什維克的傾向。托洛斯基的文才，華麗的演說，動人的為人，自我戲劇化的本能，立刻享有了最輝煌而年青的孟什維克煽動家的盛譽。他旅行布魯塞爾、巴黎、列日、瑞士和德國各地俄國過激派所在的地區，攻擊列甯和其他呼籲有紀律，高度組織的革命黨以對抗沙皇專政的布爾什維克。在一九〇四年出版的一本「我們的革命任務」，小冊子中，托洛斯基控訴列甯企圖以「營房的政權」加於俄國過激派。以一種與後來攻擊斯大林極其相似的語句，青年托洛斯基指摘列甯是「我們黨的反革命派領袖。」

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沙皇失敗以後，工農曾在流產的「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站了起來。托洛斯基急急趕回俄國，並且做了孟什維克控制的聖彼得堡蘇維埃重要的一員。在陰謀的狂熱氣氛、緊張的政治鬥爭和急於攫取權力的環境下，托洛斯基得其所哉了。二十六歲時，他就從經驗中堅信他是註定了

要做俄國革命領袖的。托洛斯基早就用他的「命運」和「政治直覺」代替這意思了。幾年後，他在「我的生活」中寫着：——

我於一九〇五年二月間返俄；白俄其他領袖們直到十月十一月才到達。俄國同志間，沒有一個人可使我從他那裏學得一些什麼的。相反的，我只好自己教自己……十月，我縱身跳入大漩渦，這在個人的意義上是我的能力大考驗，在熱誠下必須作個決定。我在此地不得不表明那些決議對於我太明顯了。……我先天地感覺到學徒的日子已經過去……在後來幾年中，我以一個老師的身份，而不是一個學生的身份學習……沒有直覺是不能成大業的……我相信一九〇五年的事件告訴我，這革命的直覺已使我在後年相信它可靠的支持……就各種自覺方面來說，我不能在政局的領悟，以及整個的革命遠景瞭解上，責備我自己有任何嚴重的誤斷。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托洛斯基再度出國，在維也納設立自己的政治總部並且攻擊列甯是「獨裁者的候補人，」發動宣傳。建立自己的運動並將自己抬高為「革命的國際主義者。」從維也納，托洛斯基不停地往來羅馬尼亞、瑞士、法國、土耳其，招收徒衆，和歐洲社會主義者和左翼過激派成立寶貴的連繫。漸進而堅持地，在白俄孟什維克、社會主義革命者和波希米亞知識份子間，托洛斯基爲自己建立了聲譽，他是俄國革命運動中列甯的勁敵。

「列甯主義的整個體系」，托洛斯基在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給俄國孟什維克領袖蔡治的機密信中說，「目前是建築在謊言上的，並包藏着它自身蛻化的毒素。托洛斯基繼續向他說下去，依他的

意思，列甯不過是「一個俄國革命中一切落後的職業利用者而已。」

沙皇政體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崩潰時，托洛斯基正在紐約和他的朋友，列甯的反對者，極左派白俄政客布哈林合作編輯俄文激烈派報紙「新世界」。托洛斯基急急啓程返國。他的旅程因爲在哈里法克斯被加拿大當局逮捕而受阻。獄中一月後，經俄國臨時政府的請求而釋放，乘輪赴彼得格勒。

英政府決定讓托洛斯基返國。根據英國諜報部布羅斯·洛哈特的記錄，「托洛斯基與列甯之間的不和」可能利用一下。

托洛斯基於五月間抵達彼得格勒。最初他想自己組織一個革命黨——一個包含前白俄及極左派各種激烈派份子的集團。但很快看出，托洛斯基的運動是沒有前途的。布爾什維克黨有革命羣衆的支持。

一九一七年八月，托洛斯基在政治上翻了一個大筋斗。在反對列甯和布爾什維克黨十四年後，托洛斯基請求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做黨員。

列甯會一再警覺托洛斯基和他的私人野心；但是現在，在建立蘇維埃的緊要鬥爭中，列甯的政策是組織一切革命黨派的聯合陣線。托洛斯基是一大集團的發言人。在國外，他的名望僅亞於列甯。更進一步說，托洛斯基作爲一個演說家、煽動家、和組織家的無雙的天才，也可大有助於布爾什維克黨。托洛斯基請求入黨被接受了。

本質上，托洛斯基的入黨，甚爲高明。他把全部左翼不滿份子的嘵嘵混進了黨，列甯幽默地說

過，這像和一個「大強國」談妥了。

托洛斯基成爲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後來並任外交委員。

二 謀叛爭權

從開始，左翼反對派便有兩種做法：公開地一方面，他們向羣衆做宣傳，背後却有托洛斯基，布哈林等人的小組會，制定最高戰略和反對派的戰術。

以反對派活動爲基礎，托洛斯基根據「五人制度」在俄國建立了祕密陰謀組織，這五人制度，是由賴利籌劃而由社會革命黨及其他反蘇陰謀家利用過的。

到了一九二三年，托洛斯基的地下組織已經是有力和大有辦法的團體了。有密碼通訊，全國設立了祕密印刷所。托洛斯基小組在軍隊中外交團和蘇維埃及黨的機構建立了。

後來，托洛斯基披露，他的兒子雷昂·塞多夫當時也參加了他的組織。

「在一九二三年，」托洛斯基在一九三八年所著「雷昂·塞多夫：兒子——朋友——戰士」小冊子中說：「雷昂縱身加入反對派的工作了……這樣，十七歲時，他便開始完全自覺的革命者生活。」

但是托洛斯基的陰謀工作還不限於俄國國內……會通過駐德大使克列斯庭斯基，而與德軍勾結，

接受了塞赫特二十五萬金馬克的津貼。

列甯一死，托洛斯基公開爭權。在一九二四年五月黨的大會上，托洛斯基要求承認他是列甯的繼承人，而不是斯大林。他不顧友好的勸告，強迫將這問題表決。大會的七百四十八位布爾什維克代表，一致主張選戴大林做總書記，並譴責托洛斯基的爭權。

一般人對托洛斯基的冷淡表現得這樣清楚，以致就連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被迫公開地站在多數方面對他投反對票。托洛斯基痛罵他們「背叛」了他。但是不幾個月，托洛斯基和季諾維也夫便又集合起來組織「新反對派」了。

新反對派的肆無忌憚，是過去一切反對派所不及的。它公開要求蘇聯的「新領導」，並作全國宣傳，發動各種不滿份子，對蘇維埃政府作政治鬥爭。

在國外，英國情報部西德奈·喬治·賴利大佐，決定是動手的時候了。那年夏天，所謂俄國獨裁者及英國傀儡沙文可夫被派回俄國，準備預期的反革命暴動。據局中人邱吉爾說，沙文可夫和托洛斯基曾私通音信。

同年，托洛斯基的隨從拉科夫斯基做了蘇聯駐英大使。他剛到倫敦不久，便有英諜報部兩個官員阿姆斯特朗和洛哈特來看他。英國政府最初不肯接受一個駐英的蘇聯使節。據拉科夫斯基說：英國諜報部的那兩位官員會通知他：——

「你知道你怎麼得到駐英國的這份差事的麼？我們會向伊斯特曼先生打聽你，知道你是托洛斯基派的而且和他有深交。就因為這一點諜報部才答應你來做駐英大使的。」

幾個月後，拉科夫斯基回到莫斯科。

他把在倫敦的遭遇告訴托洛斯基。英國諜報部和德國的一樣，想和反對派建立關係。

「這件事倒要想想。」托洛斯基說。

不出幾天，托洛斯基向拉科夫斯基說：「應該和英國諜報部建立關係。」

準備在俄國最後一擊的賴利大佐，那時寫信給妻子說：「有一種全新而強有力的東西，值得留在俄國進行。」賴利的間諜E司令，曾告訴他，已在蘇聯和反對派有聯繫了……

但在那年秋季，在進入蘇聯秘密與反對派領袖會晤後，賴利被一個邊防軍槍擊死了。

賴利死後不幾個月，托洛斯基造成一種「神秘的溫度」，那是「莫斯科的醫生」解釋不出的。托洛斯基決定，非去德國不可了。

在德國他住在「柏林一個私人診所裏」，托洛斯基和德國軍事諜報部的聯絡官克利斯庭斯基會來訪過他。正在他們兩人談着的時候，據托洛斯基說，忽然有一個德國「警監」進來說，德國秘密警察已經採取了非常措施，保障托洛斯基的生命，因為他們發覺暗殺他的一個「陰謀。」

由於這個幹諜報的老花樣，托洛斯基和克利斯庭斯基便和德國秘密警察密談了幾小時……。

那年夏天托洛斯基和德國軍事諜報部成立了新協定。

由德國回到莫斯科後，托洛斯基發動全面的反對蘇維埃領導權的運動。

一九二七年俄國有作戰之憂的時候，托洛斯基又恢復他對蘇聯政府的攻擊。在莫斯科，托洛斯基公開宣布：——

「我們必須重行採取克里孟梭的戰術，聞名的他，在德軍距離巴黎八十公里的時候起來反對法國政府！」

斯大林責備托洛斯基的聲明有叛逆意味。「從張伯倫（註一）到托洛斯基的聯合陣線的一類東西，似乎正在組織中。」斯大林說。

爲了托洛斯基和他領導的反對派問題，又舉行了一次投票。在布爾什維克全體黨員總投票中，以七十四萬對四千壓倒的多數擯棄了托洛斯基而贊成斯大林的執政。

托洛斯基熱烈地準備着公開的宣布。到十月底他的計劃完成了，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布爾什維克革命十週年紀念日發動暴動，由托洛斯基最堅決的徒衆，過去的紅衛軍領導。各地戰略據點皆已佈置好了人員。暴動的信號是在十一月七日晨莫斯科羣衆工人遊行時的政治示威。

托洛斯基的暴動，幾乎從一開頭便垮了台。十一月七日早晨，當工人在莫斯科街上遊行的時候，

（註一）奧斯登·張伯倫爵士，激烈反蘇的英國外長，那時正在任。

托派的宣傳品從高的建築物紛紛扔下來，說「新的領導」來了。小股的托派突然在街頭出現，揮舞着旗幟和傳單。他們被狂怒的工人趕走了。

蘇維埃當局當機立斷。托派前軍事人員如穆拉羅夫等人即刻被捕。加米涅夫和皮達可夫在莫斯科就逮。政府間諜搜查托派祕密的印刷所和軍火庫。季諾維也夫和拉狄克在列甯格勒因同時組織暴動也被捕。曾任駐日大使的托派外交家霞飛自殺了。若干地方，從白俄軍官，社會革命黨恐怖份子和外國間諜中，也逮到若干托派……

托洛斯基被布爾什維克黨擯斥而放逐。

三 阿爾瑪阿泰

托洛斯基被放逐到臨近中國邊境，西伯利亞喀什克蘇維埃共和國首都阿爾瑪阿泰，還得到一所房子，和妻兒同住。蘇聯政府待他很厚，當時還不知道他的陰謀究有多大規模和重要性。他被允保留若干私人衛隊。他可以收寄私人函件，自有圖書室和機要「文件」，並可隨時接見朋友和慕名而來的人物。

但是托洛斯基的流放，絕沒有結束他的陰謀活動……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托派戰略家最精明的一位，德國間諜和外交家克列斯庭斯基，曾寫一封密信給托洛斯基，確定了此後數年的真正戰略。那是荒謬的，克列斯庭斯基寫着，托派反對派嘗試繼續它對蘇聯政府的公開煽動。托派應該回到黨裏去，取得蘇聯政府的要職，從政府機關內部繼續爭取權力。他又說，托派應該「緩慢而漸進地尋求，並在黨內和蘇維埃政府內部堅持的工作，再度恢復羣衆的信任並影響羣衆。」

克列斯庭斯基向托洛斯基提出後，他立刻下令，給他被捕被流放的徒衆，「靠着欺騙回到黨裏」，「祕密繼續我們的活動」，並且「佔據多少有獨立性而負責的職位。」皮達可夫，拉狄克，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開始斥責托洛斯基，詬罵他們自己過去反對的「戰略錯誤」並要求再入黨。

在阿爾瑪阿泰托洛斯基的住宅，是反蘇大陰謀的中心。從這裏，托洛斯基指揮全國的祕密宣傳和顛覆蘇維埃政體的運動。

小托洛斯基·雷昂塞多夫負責祕密通訊。托洛斯基曾譽他爲「我們的外交部長、警察部長和交通部長。」

幾乎「每星期有一百種」祕密字體經過塞多夫的手。此外，還有大量宣傳品和私信由托洛斯基從阿爾瑪阿泰寄出。其中許多信是對黨徒的「指令」和反蘇宣傳。「在四月和十月（一九二八年）間，」托洛斯基吹牛說，「我們約接到一千封政治信和政治文件；七百封電報。在同時期，我們發出五百封

電報和八百封以上的政治信……。」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蘇聯政府會派一位代表去阿爾瑪阿泰看托洛斯基。據「我的生活」，他向托洛斯基說，「你在全國各地的政治同情者的工作，最近已確帶有反革命性質；把你安置在阿爾瑪阿泰，却給了你指揮這工作的機會……」蘇聯政府想從托洛斯基得到一句停止叛國行爲的諾言。假如不成功，政府就不得不採取強硬手段以他爲叛國犯了。托洛斯基拒絕注意這警告。他的案件移到莫斯科由保安處·特別法庭審訊。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議事錄中有一段說：——

主文：公民列夫·達維多維區·托洛斯基一案，根據刑法五八一〇條，爲反革命行動，參加違法之反蘇團體，最近並指揮該團體製造反蘇行動並準備武力奪取蘇維埃權力。

判決：公民列夫·達維多維區·托洛斯基應予逐出蘇聯國境。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托洛斯基正式被逐出蘇境。

這是托洛斯基生涯中最不平凡的開始。

「流亡通常表示名望的跌落。而托洛斯基却適得其反。」伊薩克·馬科遜後來在「動亂的年代」中寫着：「他在蘇聯幽禁期間是一隻人類的大黃蜂，他的刺螫在幾千哩外還不減其效力。操縱着遼遠的統制，他已成爲俄國的第一號人民公敵。拿破崙有一個海倫那島，結束了他作爲歐洲搗亂者的一生。托洛斯基却有五個海倫島。每個皆成爲陰謀的老巢。」

第十六章 第五縱隊的產生

一 托洛斯基在厄爾巴

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三日，托洛斯基到了君士但丁堡。他到達的時候不像一個丟臉的政治流亡犯，而像一個來訪問的君王。全世界報紙以頭條登載他抵達的消息。外國記者迎接將他載上碼頭的私用汽船。托洛斯基跨進一輛派來等候的汽車，司機是他的衛隊之一，然後直駛城內的私邸，那是在未到之前先為準備的。

土耳其起了政治風暴。親蘇的發言人要求逐出托洛斯基；反蘇的發言人，把他當做蘇聯政權之敵歡迎他。土政府似乎舉棋不定。謠傳把托洛斯基放在土耳其接迎蘇聯邊陲是受到外交壓力的。終於，

獲得了妥協。托洛斯基放在土耳其而又不在于土耳其。替這位流亡的「紅拿破崙」在土屬的普魯吉波島布置了安身所。不出幾星期，托洛斯基便偕妻兒和一羣衛隊遷往……

在威爾遜總統夢想舉行協約國—蘇聯和會的美麗如畫的黑海小島普魯吉波上，流亡的托洛斯基建立了他的新政治總部，小托洛斯基是他的副官長和副指揮。「在普魯吉波，從各國來的一羣青年工作者，已和我的兒子有密切合作了。」托洛斯基後來寫着。托洛斯基所住的小屋，包圍着一種奇異而狂熱地神祕和陰謀氣氛。屋外有警犬和武裝衛隊把守。室內擠滿了來自俄、德、西班牙和他國的激烈派冒險家。他說他們是他的「祕書」。他們形成了一個托洛斯基的新衛隊。經常有許多人進來拜訪：反蘇宣傳家，政客，記者，英雄崇拜者以及所謂「世界革命者」。衛隊站在托洛斯基的圖書室外面，一面他和國際共產黨人或社會主義運動的叛徒們舉行祕密會議。諜報部的間諜和其他神祕人物，披着神祕的外衣，不時地來和托洛斯基訪談。

德國自由主義作家愛彌爾·路得維希，在托洛斯基在島上安頓不久會去訪問他。托洛斯基的心情是樂觀的。危機正面對着俄國，他告訴路得維希：五年計劃是一個失敗；失業，經濟和工業的衰頹就要來了；農業上的集體計劃是沒有出路的；斯大林在把國家引向大災難；反對派在成長中……

「在俄國內你的信徒有多少呢？」路得維希問。

托洛斯基突然謹慎了起來。他搖一搖白胖而修過指甲的手。「不好估計。」他的信徒是「分散

的」，他告訴路得維希，「在地下」違法的工作着。

「什麼時候你打算再與世人相見呢？」

他考慮一會答道：「待國外有機會到來的時候。也許是一個戰爭或是新的歐洲干涉——那時俄國政府的弱點將起刺激作用！」

邱古爾在「偉大的同代者」中說：——

托洛斯基……竭力鼓勵歐洲的下流社會，擊倒俄軍。

大約在同時，美國外交記者約翰·根達訪問了托洛斯基的普靈吉波總部。他和托洛斯基等人會談。使根達驚異的是，托洛斯基的行爲不像一個失敗的流亡犯。而很像一個皇帝或是獨裁者。

根達想盤問出托洛斯基關於第四國際的話，主張什麼和做了些什麼。托洛斯基不肯說。他只拿出許多本「空的書」給根達看，里面藏着秘密文件。他稱贊西班牙安得里亞斯·甯的行動。他在美國也有信徒和有影響的同情者。他談起托洛斯基小組正在法國、挪威和捷克組織中。他們的行動是「半秘密的」……

根達寫着，托洛斯基「已失去了俄國，至少有一個時期失去。沒有人知道在一二十年內他能否收回」。托洛斯基主要的目標是堅持下去，盼望斯大林在俄國垮台，同時以全力貫注於國外反共組織，

使達於完善。」

根澤結論道，只有「一件事」能叫托洛斯基「立刻回俄國。」

那一件事是「斯大林死了。」

一九三〇—三一年間，托洛斯基從普魯霍波發動一次非常的反蘇宣傳運動，立刻就深入各國。那是一種嶄新的反蘇宣傳，比過去反共十字軍所計劃地要高明巧妙得多。

時代已經變了。在經濟大危機以後，整個世界都存有革命的心理，不願再回到曾經帶來這麼多不幸和苦難的舊路上去。義大利早期的法西斯反革命，已被墨索里尼提升為「義大利的革命。」在德國，納粹得到羣衆的支持，不僅靠着反動的反共，並且在德國工農中間裝作「國家社會主義者。」早在一九〇三年，托洛斯基便已純熟運用那列甯稱為「不費自己分文的極革命的口號」的宣傳術了。

現在，托洛斯基利用他過去用於反對列甯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技術，進行世界規模的宣傳。在無數的極左派和狂暴過激的論文、書籍、小冊子和演說中，托洛斯基開始攻擊蘇維埃政權並主張暴力推翻！不是因為它革命，而是因為它，如他所說的，「反革命」和「反動」。

第二天，許多老反共十字軍便放棄了他們以前的親沙皇和公開反革命的路線，而採取新的，流線型的托派的「從左派立場」攻擊俄國革命的策略。後來，對於羅塞密爾勳爵和威廉·倫道爾夫·赫爾斯特譴責史達林「背叛革命」，便成爲定論。

托洛斯基的第一步主要工作，是介紹新的反蘇路線給國際反革命者，那便是他的傳奇性，半小說體裁的自傳「我的生活。」托洛斯基最初在歐美報紙以長篇連載發表，編輯成書的目的在詆譏斯大林和蘇聯，增加托派運動的威望，並支持托洛斯基「世界革命」的神話。托洛斯基在「我的生活」自稱為俄國革命真正的導師和組織者，他受了「狡猾」、「平庸」、「亞洲式的」反對者的欺騙，否則便做了俄國領袖。

反蘇的間諜和政論家們立刻大吹大擂，將「我的生活」捧為一本世界最銷書。為希特勒作傳的康拉德·海登在「領袖」一書中，敘述納粹領袖如何在一九三〇年對托洛斯基的著作大加贊賞而驚動他的一羣友好。「好書！」希特勒向他的徒衆搖幌着托洛斯基的「我的生活」叫着：「我從這本書受益不淺，你們也能辦到的！」

那本書很快地成為反蘇諜報部的教本。被認為反蘇維埃政體的基本指導。日本祕密警察把它當做被捕的中和日共的強迫讀物，想藉此使他們洩氣，並相信蘇聯已背叛了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所爭取的事業。格殺打撲同樣地利用這本書……

「我的生活」僅是托洛斯基巨大的反蘇宣傳運動第一砲。後來又續出了「背叛的革命」，「蘇聯經濟在危險中」，「五年計劃的失敗」，「斯大林和中國革命」，「謬誤的斯大林學派」和數不清的反蘇書籍，小冊子和文章，其中有許多是最初以顯著的頭條地位登載在歐美反蘇報紙上的。

爲了銷行於蘇聯境內，托洛斯基又印了他的官方「反對黨公報」。印刷是在國外，最初是土耳其，後來是德、法、挪威和其他國家，印好後由托派的祕密通信員私運入俄國。「公報」的對象不是蘇聯羣衆。而是一度追隨托洛斯基或似乎可被他影響的外交家、官員、軍人和知識份子。「公報」中並有對於俄國國內外宣傳工作的指示。「公報」神氣活現地描繪蘇聯的災難就要來了，預言工業要發生危機，內戰再起，紅軍在外國軍隊一擊下就潰敗。「公報」巧妙地討論着極端緊張艱苦的建設時期中，動搖份子、惶惑份子和不滿份子心中的懷疑和焦急。「公報」公開要求這些份子對蘇聯政府採取暴力行動推翻它。

下面是托洛斯基被逐出蘇聯以後數年，向世界散佈的暴力推翻蘇維埃政權反蘇宣傳的若干典型例證：

當前斯大林小集團的領導政策是，以全速將國家導入危機和崩潰——一九三〇年三月給蘇聯共產黨員的信。

蘇聯即將來臨的經濟危機是無可避免的，而且在最近的將來，將粉碎甘言蜜語的傳奇（社會主義能在一國實行）而且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將要陳屍遍地……——原文載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美國「戰爭者」雜誌。

以爲斯大林的官僚政治能靠黨或蘇維埃大會而剷除是幼稚的。正常制憲的辦法，不再能剷除統制派……只有靠武力強迫他們將權力交與普羅列塔里亞前衛。——一九三三年十月「反對派公報」。

二 在柏林集合

從托洛斯基離開蘇聯土地起，外國諜報部的間諜便急於和他接觸，並利用他的國際反蘇組織。波蘭的 *Defensywa*、義大利法西斯的 *Ovra*、芬蘭軍事諜報處；在羅馬尼亞指使反蘇祕密活動的白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以及英國諜報部法國第二局的反動份子，皆爲了自身準備和「俄國第一號人民公敵」來往。爲了保持並擴大他的國際反蘇宣傳活動，以及爲了支持並改組他在蘇聯境內的陰謀團體，經費、助手、間諜網和通訊工作都聽命於托洛斯基。

最重要的是托洛斯基和德國軍事諜報部（一一一B處）日益密切，在尼可萊上校指揮下，已和希姆萊成長中的格殺打撲聯繫了……

到一九三〇年爲止，托洛斯基的間諜，克列斯庭斯基已接受德軍約二百萬金馬克，津貼蘇聯境內的托派活動，而由托派以諜報資料交與德國軍事諜報部爲交換。

一九三〇年克列斯庭斯基被任爲助理外交委員並由柏林調往莫斯科。他調出德國後，加以由於納粹主義權力勃興而發生的德軍內部危機，對托洛斯基的津貼又暫時停止了。可是托洛斯基就要和德軍諜報部訂立一個新而更廣泛的協定。

一九三一年二月，小托洛斯基塞多夫在柏林賃了一所公寓。看他的護照，是在德國做「學生」的；表面上，他來柏林進「德國科學學院」讀書。但是塞多夫在那年來德國京城有更迫切的理由。

幾月前，托洛斯基曾寫了一本叫「德國：國際局勢鎖鑰」的小冊子。一百零七位納粹代表已在國會當選了。納粹黨得了六百四十萬選票。塞多夫到了柏林，就有一種切望和緊張的情緒籠罩着德京。着棕衫的突擊隊唱着「Horch Wache 1」在柏林街上行進，擊毀猶人商店，搜查自由主義份子，工人的住宅和俱樂部。納粹是有信心的。「在我的生命中，從沒有像這幾天處置這樣得當，內心感到滿足的。」希特勒在「人民報」上說。

官方說來，德國仍是民主國。德蘇之間的貿易額達到最高峯。蘇聯政府在向德國公司購買機器。德國技術人員在蘇聯採礦和電力化設計中担任要職。蘇聯工程人員在訪問德國，蘇聯的商業代表，買主和承銷商爲了五年計劃的任務，不斷地往返莫斯科與柏林。有些蘇聯人從前是追隨過托洛斯基的。塞多夫在柏林的任務是做他父親的代表，主持陰謀。

許多重要的托派份子，已設法在蘇聯對外貿易委員會混得要職。其中有一個叫伊凡·斯米爾諾夫的，會做過紅軍軍官，又是托洛斯基衛隊的重要份子。在短期的流放後，他也學了其他托派的戰略，反責托洛斯基，請求重入布爾什維克黨。斯米爾諾夫的職業是工程師，所以在運輸業很快地得了一個小職位。一九三一年初，斯米爾諾夫被任爲赴德貿易委員會的工程顧問。

伊凡一到柏林，便和塞多夫接觸。在幾次密談之後，斯米爾諾夫知道托洛斯基改組秘密反對派和德國軍事諜報部間諜合作的計劃。

此後，塞多夫向斯米爾諾夫說，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在採取全面攻勢了。托派、布哈林派、季諾維也夫派、孟什維克、社會民主黨以及其他一切反蘇黨派間的舊怨宿仇應該忘掉。一個統一的反對派必須建立。其次，今後的鬥爭應帶有作戰的性質。全國規模反蘇維埃政權的的恐怖和破壞運動應予發動。這一切應該詳盡計劃。靠着廣泛而審慎的同時猛擊，反對派是能夠將蘇維埃政府陷入絕望的混亂和不可收拾的。反對派於是得掌大權。

斯米爾諾夫眼前的任務是將托洛斯基這一指示，告知莫斯科反對派的可靠份子。他也做了種種安排，好將正常的「情報資料」送往柏林——由托派的通訊人員交與塞多夫，再由他轉告他的父親。通訊人員的隱語是「我代加利亞（Galys）問候」。

塞多夫趁斯米爾諾夫在柏林的時候要他再做一件事。要他和剛到柏林的蘇聯貿易團的團長連絡，並且告訴那人說，塞多夫就在柏林，爲了極重要的事情要見他。

蘇聯貿易團團長是托洛斯基的老信徒皮達可夫。

依照塞多夫的指示，伊凡·斯米爾諾夫在皮達可夫的柏林辦事處找到了他。下面是皮達可夫所記與塞多夫相會的情形：——

在方場動物園不遠有一個叫「Am Zoo」的咖啡館。我去時看見塞多夫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我們過去是很熱的。他說這次不是以他的名義而是以他的父親托洛斯基之名和我晤談，又說托洛斯基知道我到柏林以後，叫他來看我，親自晤談一番。塞多夫說，托洛斯基沒有一刻放棄恢復對斯大林領導戰鬥的意思，至於暫時停頓的緣因一部分是因爲托洛斯基遷徙不定，但是鬥爭如今已恢復了，托洛斯基特地通知我。……後來，塞多夫單鎗直入地問我：「托洛斯基問你也想幹一手不幹？」我同意了。

不久兩人第二次會晤。這次塞多夫說：「你明白的，既然又幹起來了，錢就不能缺少。你可以籌一筆必需的款項。」塞多夫告訴他這件事如何做。以皮達可夫所任駐德蘇聯貿易代表的官員身份，他和德國兩家公司，波希格和戴瑪格要訂多少貨就訂多少貨。在這兩家公司做交易時，皮達可夫不必特別斤斤計較於價格。「托洛斯基早和它們有了安排。「你得把貨款付高一點，」塞多夫說，「可是這錢却當作我們工作的用費。」（註）

一九三一年在柏林，另外還有兩個祕密的反對派，那是塞多夫主持的兩個托派新團體。他們是謝斯托夫，皮羅科夫貿易團的工程師，和比塞諾夫，蘇聯駐德貿易代表之一。

（註）這兩家公司是德國軍事諜報部的「前線」。和它們來往後，皮達可夫可以聽命於托洛斯基，而記一筆相當數目進帳。美國工程師約翰·D·李特爾派吉可爲此事作證。

在一九三二年間，俄國未來的第五縱隊已開始在反對派下層具體成型了。陰謀份子從祕密會議明白了新路線，關於他們的任務也受到指示。恐怖小組破壞小組和通訊小組的組織，在蘇聯發展起來了。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在高加索和西伯利亞，在頓巴斯和烏拉嶺，托派組織者在蘇維埃政權死硬派敵人——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極左派、極右派、國家主義者、安那其主義者、和白俄法西斯及王政論者的祕密會議上演說。托洛斯基的演說，傳佈在反對派沸騰的下層，間諜和祕密間諜；對蘇維埃政權的新攻勢在進行中。

托洛斯基懇切地準備恐怖行動，起初頗使若干老托派智識份子一驚。新聞記者卡爾·拉狄克在皮達可夫告訴他新路線時表示了驚懼。一九三二年二月，拉狄克接到一封托洛斯基的私信。

「你必須記得過去的教訓，並明白不再能回復到過去，鬥爭已進入一個新階段，這階段的新特點是我們不與蘇聯共同毀滅，便須提出撤換領袖問題。」

托洛斯基的信，加上皮達可夫的堅持，終於說服了拉狄克。他同意接受新路線——恐怖政策、破壞以及和「外國列強」合作。

在蘇聯各地所建立的恐怖份子小組中，最活躍的組織者是伊凡·斯米爾諾夫和他的老同志：塞奇·姆拉區科夫斯基及愛弗倫·德萊查。

在斯米爾諾夫指導下，姆拉區科夫斯基和德萊查開始組織了暴徒和舊日內戰時代的托派同僚，他們是準備好暴力手段的。

姆拉區科夫斯基說：「黨的政策失敗，應該當做沒有希望的了。前此所用的鬥爭手段沒有任何積極的結果。但還有一條鬥爭的路，那就是以暴力撤換領袖。斯大林及其他領袖應予撤換。那就是主要任務！」

同時皮達可夫正在重要工業，特別是軍火業和運輸業中，物色陰謀者，並徵召他們進行托洛斯基想發動對付蘇聯經濟的全面破壞運動。

到一九三二年夏季，托洛斯基的駐俄國代表皮達可夫和右翼反對派領袖布哈林，討論了不計宿怨舊仇，共同在托洛斯基最高指揮下工作問題。由老反對派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領首的小集團，願意以它的活動從屬於托洛斯基的命令。

最後談判是那年秋天在莫斯科郊外一所荒涼的避暑別墅中祕密舉行的。為保證絕對祕密，房屋四週以及各通路皆有陰謀者守衛。這次會議中，類似聯合反對派最高統帥部的組織成立了，指揮全蘇聯的恐怖和破壞運動。反對派的最高統帥部名叫「右翼和托派集團」。它是建築在不同的三層上的，假

如其中有一層被揭破了，其他兩層還要繼續下去。

第一層，由季諾維也夫領首的托——季恐怖站，負責恐怖的組織和指揮。

第二層，由皮達可夫領首的托派平行站，負責破壞的組織和指揮。

第三層也就是最重要的一層，是由布哈林和克列斯庭斯基領首的真正右派及托派集團。包含各反對派的多數領袖及高級人員。

這整個團體有不下幾千人的會員，和二三十個在軍隊，外交部，諜報處，工業，職工會，黨及政府機關中佔有高位的領袖。

從開始，右翼和托派集團便被外國諜報部，特別是德軍諜報部有薪給的間諜侵入和領導。下面是新陰謀集團中若干外國間諜：——

N·克列斯庭斯基·托派和助理外交委員，一九二三年起即任德軍諜報部間諜，初受薩克特將軍之命從事間諜工作。

A·羅森哥爾茲，托派及對外貿易人民委員，自一九二三年起即為德國高級統帥部擔任間諜。一九二六年開始為英諜報部工作，但一面仍與德國聯絡。

C·拉科夫斯基，托派及前任駐英法大使，一九二四年起即為英諜報部間諜。一九三四年，又會供職日本諜報處。

S·拉泰查克，托派及化工業總管理局局長；德諜報處間諜。十月革命後，即被德方派回俄國。他在蘇維埃政府在烏拉嶺所建各工廠執行間諜及破壞活動。

I·赫拉盧，托派，供職蘇聯化工業，一九一九年喬裝為返國的俄國戰犯，為捷克諜報處擔任間諜。後又為德諜報處間諜。

A·謝斯托夫，托派，會供職遠東及西伯利亞煤業托辣斯，一九三一年任德諜報處間諜，在西伯利亞進行間諜及破壞工作。

G·普辛，托派，會供職哥羅夫卡化學廠，一九三五年任德諜報處間諜。據他向蘇聯當局供稱，他曾供給德方：（一）一九三四年間蘇聯各化學業生產數字；（二）一九三五年蘇聯各化學業工作計劃；（三）氮氣工廠設立計劃，包括至一九三八年為止的建築工程。」

Y·李夫希茲，托派及蘇聯遠東鐵路委員會官員，日軍諜報處間諜，經常以有關蘇聯鐵路之祕密情報供給日方。

I·克尼雅蔡夫，托派，供職烏拉嶺鐵路系統；日諜報處間諜。在烏拉嶺一帶進行破壞活動，並以蘇聯運輸系統之情報供給日本高級統帥部。

Y·吐羅克，托派，普姆·烏拉嶺鐵路局車務處副處長；日諜報處間諜。一九三五年因為他在烏拉嶺進行間諜和破壞活動，自日方領得三萬五千盧布津貼。

M·齊諾夫，右派，蘇聯農業部人民委員；自一九二八年起即任德軍諜報處間諜。在德方監督下，齊諾夫在烏克蘭大肆進行破壞及間諜工作。

V·沙倫哥維區，右派，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一九二一年因充任波蘭間諜被送回國。後來繼續在波諜報處監督下工作，供給白俄羅斯的間諜資料並進行破壞活動。

G·格林科，右派，任職財政部人民委員會，自一九三二年起即任德波諜報處間諜。他是法西斯烏克蘭國家主義運動的領袖，協助私運軍火進入蘇境，並為德波進行間諜及破壞工作。
托派，右翼和季派的陰謀組織，事實上是軸心在蘇聯的第五縱隊。

第十七章 叛逆和恐怖

一 叛逆的外交

在一九三三——三四年間，一種神祕的不安似乎攫取了全歐洲。一個個國家突然被政變、軍事暴動、破壞、暗殺和驚人的海底電報及陰謀的揭露所震撼。幾乎沒有一個月沒有陰謀和暴行的新花樣。一種叛逆和恐怖的傳染病在橫掃歐洲。

納粹德國是傳染中心。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合衆通訊社的倫敦訊說：「納粹德國是新法西斯運動的傳染中心，那些相信舊政體沒有生路的人們所作的煽動和暴行已傳遍了歐陸。」

「第五縱隊」這一名詞當時還沒有人知道。但是德軍高級統帥部的祕密前衛已經向歐洲各國發動

攻勢」。法國的 Cagou lards 和火十字；英國的法西斯聯盟；比利時的 Rexists；波蘭的 P O W；捷克的 Henleinists、Hlinka Guards；挪威的吉斯林派；羅馬尼亞的鐵衛軍；保加利亞的 I M R O；芬蘭的 Lapo；立陶宛的鐵狼；拉脫維亞的火十字和許多其他新成立的納粹秘密會社或是改組的反革命團體，已在爲德軍征服和奴役歐陸鋪路，並且在準備進攻蘇聯了。

下面是緊隨着希特勒當權納粹法西斯恐怖政策中最重要行動的部份記載：

- 一九三三年十月：蘇聯駐波蘭大使館祕書 A。邁勒夫在勒伏夫被納粹津貼的烏克蘭間諜暗殺。
-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羅馬尼亞總理杜卡，被納粹——羅國恐怖份子鐵衛軍暗殺。
- 一九三四年二月：納粹指使的法國法西斯組織火十字在巴黎暴動。
- 一九三四年三月：納粹津貼的法西斯自由戰士在愛沙尼亞試圖政變。
- 一九三四年五月：保加利亞法西斯政變。
- 一九三四年五月：納粹控制的波羅的海兄弟會在拉脫維亞試圖暴動。
- 一九三四年六月：波蘭內長彼拉基被納粹津貼的烏克蘭間諜暗殺。
- 一九三四年六月：波蘭天主教行動組織的領袖伊凡·拜比被烏克蘭間諜暗殺。
- 一九三四年六月：納粹鐵狼組織企圖在立陶宛發動羣衆暴動。
- 一九三四年七月：納粹在奧國暴動流產，奧總理陶爾斐斯被暗殺。

一九三四年十月：南斯拉夫國王亞力山大及法外長巴陶被納粹控制的克羅提亞法西斯組織 *Usta-*

CHI 間諜暗殺。

納粹第五縱隊活動立刻傳過歐洲，深入美國、南美、非洲，並和日本諜報處聯絡侵入遠東各地，這組織和監督的工作主要是由兩個人負責的。這兩人是羅森堡和赫斯。羅森堡領導納粹黨對外政治局，指揮全世界特別是東歐和蘇聯的萬千納粹間諜，破壞和宣傳組織。赫斯以希特勒代表的身份，負責各國和納粹政府祕密談判。

那是從堪羅爾來的白俄，羅森堡首先和托洛斯基建立祕密的正式納粹關係的。是希特勒的代表赫斯，結牢它們的……

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希特勒成爲德國獨裁者後八個月，托派外交家兼德國間諜克列斯庭斯基在柏林小憩幾天，準備去吉辛根療養院作每年的「休養。」他當時的職務是蘇聯外交部助理委員。

克列斯庭斯基在柏林見到托派在蘇聯大使館聯絡間諜比塞諾夫。以極大的興奮，克列斯庭斯基告訴比塞諾夫：「德國國社黨外交部領袖羅森堡，對於國社黨可能和俄國托派間的祕密聯盟問題，已在我們圈子裏作聲了。」

克列斯庭斯基向比塞諾夫說他必須見托洛斯基。無論如何得會晤一次。克列斯庭斯基九月底前在吉辛根療養院，以後則去義大利。托洛斯基有適當的戒備，隨便在那一處皆可和他相會。

會晤的事安排好了。一九三三年十月第二個禮拜，由塞多夫陪同，雷昂·托洛斯基以一張偽護照跨過了法義邊界，在梅拉諾的巴伐利亞旅館遇到了克列斯庭斯基。

會談中幾乎概括了有關蘇聯國內未來陰謀發展的全部主要問題。托洛斯基開始率直地說，「要在蘇聯掌權，那只能靠暴力完成的。」但是單靠陰謀團體如沒有外來的協助還不能使政變成功並保持權力不落。所以和爲自身打算有意協助托派而反蘇的外國訂立具體的協定是必要的。

「這一協定的初步，」托洛斯基告訴克列斯庭斯基，「是我們和德軍的協定；但是這協定在托派或德方皆不滿意，理由有二：第一，協定的他方只是德軍而不是整個的德政府……第二，我們和德軍協定的實質是怎樣？我們得一小筆錢而們得到武裝進攻時所需的間諜情報，但是德政府，尤其是希特勒需要殖民地，領土，而不是間諜情報。而且他寧可要蘇聯領土而放棄和英美法作戰取得殖民地。至於我們，我們不要這二十五萬金馬克。我們要德國的武裝部隊，靠他們的協助可以掌權。所以爲了這目的，工作應該繼續。」

托洛斯基說，首先要和德國政府訂協定。「但是日本也是一支力量，必須要談妥，」托洛斯基又說。俄國的托派要「響應」莫斯科的日本使節。托洛斯基指示克列斯庭斯基：「在這方面，要用索科爾尼科夫，他正在人民外交委員會部工作，負責遠東事宜……」

托洛斯基繼續就俄國陰謀團體的內部組織，指示克列斯庭斯基。

「就是蘇聯被德國進攻，」托洛斯基說，「那還不能掌握到權力機關，除非已準備好了某種內部的力量。……在城鎮和鄉村的少數布爾喬亞和富農中擁有據點是必要的，這有右派可做連絡。最後，還要有一個據點，紅軍將領有一個組織，這樣靠着我們聯合的力量，可在必要時佔領最重要地區而掌權，目前政府的人員須加以逮捕，而以我們自己事先已經準備好的政府代替。」

在克列斯庭斯基回國後，便可和紅軍副參謀長杜卡契夫斯基將軍接觸。

托洛斯基的俄國徒衆將盡力協助杜卡契夫斯基將軍，同時設法將自己的人安插在戰略地位，這樣政變一起，野心的杜卡契夫斯基便可不靠托洛斯基的幫助而控制新政府。

在會商結束以前，托洛斯基爲了皮達可夫在蘇聯執行恐怖和破壞運動，給克列斯庭斯基一道特別訓令。講到這一點，托洛斯基說：「分散的行動，恐怖行動」應該從兩方面考慮。第一，「在戰時應用，使紅軍的防禦力解體，在政變時使政府解體。」但是第二，托洛斯基說，必須明白這些行動要能使他的，托洛斯基的地位「更强」並給與他「和外國談判時更多的自信，」因爲他要向人提起，他在蘇聯國內的信徒足够的強和足够的活躍這一事實。

回到莫斯科，克列斯庭斯基在俄國托派一次祕密會議上爲他與托洛斯基的會晤作了一次完全的報告。少數陰謀者，特別是被稱爲托洛斯基「外長」的卡爾·拉狄克，因爲托洛斯基事先未同他們磋商而進行這樣重要的一個談判，大不高興。

聽完克利斯庭斯基報告後，拉狄克特別發出一個電報給托洛斯基請求「就外交問題再加詳示。」不幾星期，托洛斯基由法國寫的回信，由塔斯社青年記者爲托派做通訊工作的羅姆，藏在一本小說的封面內，偷偷帶入俄國。拉狄克後來敘述這封信的內容如下：

托洛斯基把問題這樣看法：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秉政，基本上已改變了局勢。那暗示戰爭在最近的將來要發生，而且是無可避免的戰爭，同時遠東的局勢便將趨於尖銳。托洛斯基無疑地認爲這次戰爭的結果可使蘇聯失敗。他寫着，這失敗將爲「集團」當權產生有利的環境。托洛斯基說他已和某幾個遠東國家以及中歐國家建立了連絡，他並曾公開向這些國家的半官方人士說，「集團」準備和他們談判，並且願在經濟和領土方面作相當的讓步。

在同一封信，托洛斯基通知拉狄克，俄國做外交工作的托派份子，在最近的將來，將與某外國使節接洽，到那時，托派外交人員要證實他們對於托洛斯基的效忠，並使外國使節相信他們是在各方面都做托洛斯基的後盾的……

托派遠東司助理人民委員索科爾尼可夫跑進「消息報」拉狄克的辦公室不久，門一關，索科爾尼可夫便神經質地咆哮起來：「想想看，我是在人民外交委員會部主持談判的。商談已經告一段落。譯員也走出去了。日本外交特派員突然轉臉問我：托洛斯基已向他的政府提出提案，我會接到通知麼？」索科爾尼可夫爲這件事十分不樂。他問拉狄克：「這件事托洛斯基怎麼想法？我是助理人民委

員，怎能主持這樣的談判？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拉狄克想使他激動朋友安靜下來，「不要氣了，」他說。「托洛斯基顯然不明白這裏的處境。」拉狄克又向索科爾尼科夫保證，這事不會再發生的。他已函告托洛斯基，要俄國的托派和德日間諜進行談判是不可能的。

不久，拉狄克親自出席一個在莫斯科舉行的外交宴，德代表坐在他的旁邊，低聲說：「我們的各位領袖知道托洛斯基先生竭力和德國修好。我們的領袖希望知道，托洛斯基先生所指的是什麼意見？也許那是一個失眠的白俄的主意呢？真相如何？」

拉狄克後來描摹他對於這出乎意外的納粹接近態度道：——

當然，他和我的商談只有一兩分鐘；這種外交宴會的氣氛是不宜於長談的。我必須一秒鐘內明確決定並且答覆他：……我向他說蘇聯的現實主義的政治家是明白德蘇修好的重要，並準備爲此而作必要讓步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晚，德國內部爲納粹的恐怖所襲擊，希特勒清算了黨內的不滿份子。在二十四小時內希特勒衝鋒隊的參謀長劉姆；東德最高集團領袖海尼斯；柏林衝鋒隊領袖恩斯特和他們幾十個朋友和同事在慕尼黑和柏林被希特勒槍斃了。緊張的焦慮抓住整個納粹運動。

從巴黎，托洛斯基立刻派出他最信任的「祕書」之一，A·約翰孫（即國際間諜卡爾·雷區）和柏林托派連絡人比塞諾夫接觸。比塞諾夫奉召去巴黎就德國國內情況向托洛斯基詳細報告。

比塞諾夫不能立刻去巴黎；可是到了七月底，他總想離開柏林了。在巴黎某旅館會晤過托洛斯基並將德境情況報告後，他當晚便返柏林。比塞諾夫來訪的時候，托洛斯基大為興奮。由德國剷除劉姆領首的「激烈納粹份子」的事件，也許破壞他原來的計劃。比塞諾夫向托洛斯基斷言，希特勒、希姆萊、赫斯、羅森堡、戈林和戈培爾還是穩固地掌握國家大權。

「他們總會找我們的！」托洛斯基叫了起來。他並告訴比塞諾夫，說他在最近還要他在柏林辦些要事。托洛斯基說：「這件事我們不必苛求，爲了獲得赫斯羅森堡真正而重要的幫助，我們不應突然不允領土方面的大讓步。我們將同意讓予烏克蘭。在你的工作以及和德方談判中，要記着那一點，我另外再寫信給皮達可夫和克列斯庭斯基。」

叛國的組織已經深入蘇聯外交團各機關了。大使，祕書，隨員以及代理領事被捲入陰謀網，不僅是歐洲，遠東也是如此……

蘇聯駐日大使正參加這次陰謀。他的名字是尤倫尼夫。從一九二六年起，他便是祕密的托派份子。奉托洛斯基之命，他和日本諜報處建立了連絡。幫助尤倫尼夫對日工作的是托洛斯基的老友，一度曾任駐英駐法大使的拉科夫斯基。他在蘇聯外交部已不再有重要的職位。他在各地公共衛生委員會裏做一個小官。可是在地下陰謀中他依然是重要人物。

一九三四年九月，拉科夫斯基隨蘇聯代表團赴日，參加將於十月在東京舉行的國際紅十字會會

講。在他動身以前，接到莫斯科重工業委員會的一封信。那是皮達可夫寄來的，並附信一封由拉科夫斯基轉交尤倫尼夫大使。表面上，這封信官樣文章地問問官方貿易的情形。信背却是用無跡墨水寫給尤倫尼夫的信，告訴他在和日方談判時，拉科夫斯基，可予「一用」。

拉科夫斯基到東京後第二天，便有一個日間諜與他接觸。他們是在東京日本紅十字會走廊上會的面，他告訴拉科夫斯基，俄國托派運動的目標是和日政府「完全融合」的。日間諜並說，拉科夫斯基一定能以蘇俄國內「情況」的珍貴資料供給東京。

那天傍晚，拉科夫斯基將他和日間諜的談話經過告訴尤倫尼夫。拉科夫斯基說：「這意思是要我做間諜，作為對於日政府的通知人。」

「不要遲疑，」駐日大使答道，「骰子已經擲出了。」

不幾天，拉科夫斯基奉命和日本諜報處一位高級官員共同進餐。日本官員大膽地開始了談話：「我們明白你是托洛斯基先生的知友和信徒，」他向拉科夫斯基說。「我必須要求你寫信告訴他，我們的政府對於他的有關中國部份以及中國托派的行動是不滿意的。我們有權利希望托洛斯基先生方面有一個不同的行動路線。托洛斯基先生應該知道什麼是必要的。不必再詳談了，明顯的是在中國發動一個事變將是干涉中國的良好口實。」

日本官員於是接下去告訴拉科夫斯基，日政府有興趣從俄國托派所要獲得的祕密情報的種類：有

關集體農場、鐵路、礦產及工業，特別是蘇聯東部的資料。拉科夫斯基得到傳達這種情報時所需的各種密碼和間諜人名。安排了紅十字會祕書 *Zaida* 做拉科夫斯基和日本諜報處的連絡人……

在拉科夫斯基離東京以前，他和尤倫尼夫有一次最後的晤談。駐日大使形色沮喪：「我們真糟糕，有時簡直不知如何是好！」他憂鬱地說：「滿了這個夥伴的意，又怕得罪了另一位。譬如說，此時此地，對於中國問題，英日漸趨敵對，所以我們要 and 英日諜報處皆保持聯繫……這一切我得想出一個辦法！」

拉科夫斯基答道：「我們托派在目前要拿着三張紙牌：德日英……我們所做的是使一切危險的政策，但如有一個冒險成功，冒險家便被稱為大政治家了。」（註）

二 恐怖外交

（註）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東京「都新聞」刊載日本政府「主計委員會」秘密會議的報告。在會議上，下院議員吉田質問陸相杉山元，他或者軍部是否有任何有關蘇聯西伯利亞鐵路載量的情報。陸相予以肯定的答覆，說日本高級統帥部對於這戰略性蘇聯鐵路的載量詳細獲悉。杉山元又說：「在俄國有反對現政府的份子，我們顯然從他們那裏得知。」「都新聞」刊載這消息，引起東京報界嚴重的震動。該報以洩露機密情報被政府罰款甚重，因陸部要求，總編輯矢口被迫辭職。

在俄國陰謀者加強和德日使節叛國的鎖結的時候，另一面的對蘇祕密攻勢已在進行中了。叛逆正由恐怖補充着。……

一九三四年四月，蘇聯工程師波雅希諾夫走進西伯利亞最重要的庫茲尼次克煤礦總工程師室，報告道他那部份出了很大的毛病。偶然的事件是太多了，地下的火力，機械的破折。波雅希諾夫却懷疑到破壞工作。

總工程師對他的報告表示感謝，「我就通知適當的人，」他說，「同時對任何人你別提起這件事。」

這位總工程師是謝斯托夫，他是德國間諜和西伯利亞托派破壞工作的主要組織者。

不幾天，波雅希諾夫發現死在溝壑裏。在他公畢回家走在郊外一條冷落的路上的時候，一輛疾駛的卡車從後面向他猛撞。卡車的司機便是名叫奇里普金的職業恐怖份子。謝斯托夫會命他暗殺波雅希諾夫，為這份差事並給了他一萬五千盧布。（註）

一九三四年九月，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抵西伯利亞，視察工礦區。在他赴視察庫茲尼次克煤礦的途中，他所乘的汽車突然向路旁駛去，翻倒在一個筆陡的懸岩上，車子剛停在峭急的峽谷邊緣。莫洛托夫和他同伴雖然受了劇烈震動並受了一點擦傷，但卻沒有大礙，他們從顛覆的車底爬出來。他

（註）托派在西伯利亞進行破壞和恐怖行動的經費共有十六萬四千盧布，這是其中的一部份。

們僅以身免……

司機是當地車行的經理華倫亨·安諾德。安諾德是托派和恐怖團體的會員。謝斯托夫命他暗殺莫洛托夫；於是安諾德故意將車子開往路旁，想和莫洛托夫一同翻車而死。這企圖只因爲安諾德在最後一分鐘失去神經控制在接近懸崖時慢了下來而失敗，在那裏原是計劃發生「偶然事件」的……

到一九三四年秋天，托派和右派恐怖集團已滿佈全蘇聯各地。許多地方且有德日間諜直接監督他們的行動。

準備暗殺掉的蘇聯領袖名單已經編好。第一名是約瑟夫，斯大林。其餘還有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基洛夫；卡格諾維區，日丹諾夫，門辛斯基；高爾基和古比雪夫。

恐怖份子定期地接到托洛斯基的來信，強調消滅蘇維埃領袖的迫切。有一封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寄給他的前任衛兵德萊查的。托洛斯基用無跡墨水寫在一本德國電影雜誌的邊上。原函是：

親愛的朋友。請今日轉告我們有如下的主要工作待進行：

(一) 幹掉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

(二) 展開軍隊核心組織工作。

(三) 如戰事發生，就利用敗績和混亂的局勢掌握領導。

這封信的簽署是 Starik (「老人」)，那是托洛斯基簽署的密碼。

有一次，陰謀者經過長期的觀察後，知道國防委員伏羅希洛夫經常驅車通過的是哪一條路線。三個帶手鎗的恐怖份子在伏羅希洛夫必經之道佛倫街守候了好多天。但是車子總是以高速駛過，而恐怖份子確認為，「向疾駛的車子開鎗是沒有用的。」

若干行刺斯大林的陰謀也沒有成功。有一個托派恐怖份子，奉命在莫斯科一次黨的重要會議席上鎗擊斯大林，他已混入會場，但距離太遠，還不能開鎗。又一次，恐怖份子用裝有烈性火藥的來福鎗，向坐在摩托艇上沿黑海岸駛過的斯大林開鎗，但却沒有中。「可惜，」當恐怖份子伊凡·貝開夫向他報告謀刺史達林未成時，加米涅夫說。「希望下次多多成功。」

托洛斯基越來越不耐了。他對俄國徒衆通函的口吻也有劇烈的改變。他叱責他們「整天地從事組織的準備和談話」，而沒有「任何具體」的成就。托洛斯基開始派出他自己的特種間諜去蘇聯協助組織並加速恐怖行動了。

第一個特種間諜是一個德國托派，名叫納尙·盧里。隨後有兩個托洛斯基的人：I·K·尤林和F·大衛（又名伊里亞·大衛·克魯格林斯基）。一九三三年三月，托洛斯基派出第四第五名間諜：V·奧爾堡和毛賽·盧里（又名亞歷山大·艾穆爾和納尙·盧里並無親屬關係。）

在納尙·盧里離柏林前，他奉到指示。說到莫斯科在一個當時受僱於蘇聯的德國工程師和建築師名叫佛朗茲·魏茲的監督下工作。魏茲並不是托洛斯基的黨徒，他是德國國社黨的一個黨員。他原是

以納粹格殺打撲的首腦希姆萊密使的身份派往蘇聯的。希姆萊給魏茨的任務是，與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恐怖站合作，組織蘇聯境內的恐怖和破壞活動。

有一個季諾維也夫的徒衆以它們和納粹間諜直接聯繫相問，季諾維也夫答道：「這與你有什麼關係？你是一位歷史家，你知道拉薩爾和俾斯麥那回事，拉薩爾爲着革命的利益利用俾斯麥。爲什麼我們今天不能利用希姆萊？」

在他們動身赴俄前不久，托洛斯基的密使尤林和大維奉召與托洛斯基舉行特別會議，會議的地點是哥本哈根，時間是一九三二年近十一月底。

托洛斯基對大維說：「以恐怖對付斯大林——那是革命工作。誰是一個革命的——他的手不會抖一抖的。」托洛斯基講到蘇聯國內「漸增的不滿。」大維問他，「你看假如日蘇作戰，這種不滿會消失麼？」托洛斯基答道：「不，相反地，在這種情形下，反對政權的力量將嘗試統一起來並做不滿的大衆的魁首，武裝他們，領導他們反對統制的官僚。」

托——季恐怖站要對蘇維埃政府作第一次的陰謀重擊了。這第一擊是暗殺列甯格勒黨書記，和斯大林在政府中最親近的同僚基洛夫……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季諾維也夫從莫斯科派出他的徒衆貝開夫調查列甯格勒的恐怖組織。

會屢次企圖接近基洛夫的列甯恐怖份子們，對這位季諾維也夫的密使，不太願意招待，「哦，季

諾維也夫不相信我們，「一個暴徒向貝開夫說。」他派人來這裏調查我們的態度和工作。好，我們這一夥沒有出息！」

列甯格勒恐怖份子小組開了一個會，到會的七人，將最近的發展告訴了貝開夫。說在基洛夫平常由家到辦公處史摩爾尼大廈（即彼德格勒蘇維埃與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所在地）的路上，沿途已有經常的監視。貝開夫經人介紹和那挑選爲主持暗殺的人尼科萊葉夫相見，那人面色灰白，瘦長的身材，三十歲，管帳出身，後因帳目不清，爲人不可靠，被少共青年團開除。

尼科萊葉夫告訴貝開夫，說他計劃鎗擊基洛夫，不在他家附近便在史摩爾尼大廈。他又說會想和基洛夫約會，但卻總沒有如願。

貝開夫重說了一遍季諾維也夫在莫斯科給他的指示：——

主要的工作是秘密組織恐怖工作，絲毫看不出我們的妥協……

在被審訊的時候，最要的事是一口咬定和這組織毫無瓜葛。假如告你做恐怖行動，你必須強調否認，並辯說從布爾塞維克——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恐怖是講不通的。……

季諾維也夫對列甯格勒的發展頗爲滿意。他和加米涅夫皆相信暗殺基洛夫立刻就要動手了。他們相信這一着將使蘇維埃政府陷於混亂，而且將是全國以類似行動對付蘇維埃領袖們的信號。加米涅夫說：「腦袋是怪東西，他不會再長出來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下午四時二十七分，基洛夫離開史摩爾尼大廈辦公室，他沿着長而鋪着大理石走廊走去，想踏入另一個房間，報告中央委員會決議廢除麵包配給制度。基洛夫剛轉一個灣，一個人跳了出來，拔出手鎗向他的腦後射擊。

下午四時半，基洛夫殞命。

兇手是尼科萊葉夫。他想先逃走然後開鎗自殺，但他皆沒有來得及辦到，便被捕獲。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尼科萊葉夫在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受審。他供稱：「在我向基洛夫開鎗的時候，我這樣想：我們的鎗擊一定是一個爆發的信號，國內反共和反蘇維埃政府的起義了。」

軍事法庭判處尼科萊葉夫死刑。

尼科萊葉夫並沒有供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托——季恐怖站的領袖直接參加謀殺基洛夫這事實。

但是蘇維埃政府很明白，這暗殺背後的縝密計劃和籌備，包含着一個甚於尼科萊葉夫恐怖團體深謀而危險的組織。布爾什維克黨特別任命了一位調查員，詳查列甯格勒事件。他是黨的中央委員兼管理委員會主席N·I·葉紹夫。

在審訊尼科萊葉夫後兩週，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貝開夫等人，被控共謀暗殺基洛夫，在列甯

格勒受審。審訊從頭到尾，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一舉一動，皆悉如他們事先謹慎計劃的。除了蘇維埃政府根據自己調查所得，他們狡賴得一乾二淨，並佯裝深為悔恨的樣子，「自供」他們所參加的政治反對派的活動，已「造成一種氣氛」引起「反蘇活動」。他們說是政治反對派一個「莫斯科站」的領袖，他們也承認基洛夫被刺的「道義上責任」，因為罪惡是因他們所領導的帶煽動性的政治活動發生的。但他們一口咬定對於暗殺基洛夫毫不知情。

「我常覺我既是一個領袖，」季諾維也夫宣稱，「不用說什麼事我都應該知道……這種兇暴的暗殺，使得過去反共鬥爭大受其害，黨說過去反共的季諾維也夫集團對這次暗殺應負政治上的責任，我承認黨是絕對正確的。」

加米涅夫也一鼻孔出氣。「我必須說我天生不是一個懦夫，但是我從沒想到懷着武器傷人，」他說。「我總希望有一天中央委員會非和我們妥協不可，漸能給我們活動的餘地……」

詭計成功了。審判結果，並不能證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會直接參加暗殺基洛夫的陰謀。他們只犯了執行反蘇的煽動行為。法庭宣判書說：——

此次審訊並無任何證據，可以證明莫斯科站的會員行動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暗殺S·M·基洛夫同志有關，並為此重大的罪行作直接之唆使；惟此次審訊已完全證實，反革命莫斯科站之會員係明白列寧格勒集團恐怖情緒並煽動此種情緒……

爲了他們的陰謀行爲，季諾維也夫被判十年徒刑，加米涅夫五年。

這次審訊只撕破陰謀的表面。

在列甯格勒審訊沒有能說明的許多事實中，最奇怪的是：——

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時，蘇聯祕密警察的四名間諜，將他們帶往保安處（註）。間諜是保安處祕密政治組組長摩爾查諾夫；行動組組長包克；作戰組副組長伏羅維區；和保安處副處長布拉諾夫。

保安處四名間諜逮捕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方式極爲特別。他們不但不搜嫌疑犯住宅中的犯罪資料；他們反而讓季加兩人銷燬許多犯罪文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四位保安處間諜的身份。

摩爾查諾夫和布拉諾夫自身便是托派——右翼陰謀團體的祕密會員。

包克和伏羅維區是德國間諜。

這幾個人是由保安處處長亨利·G·雅哥達特別選派去逮捕的。

（註）在一九三四年底，保安處（NKVD）代替了蘇聯負責內部安全事務的機構OGPU。

第十八章 克里姆林宮的暗殺

一 雅哥達

在基洛夫遇刺前六個月，一九三四年五月間，久病的保安處長曼辛斯基以心臟病逝世。他的遺缺由四十三歲的副處長亨利·G·雅哥達昇充。雅哥達短小沉默，下巴後傾，整潔的微鬚，看來一副精明的樣子。

雅哥達是右翼和托派集團的一個祕密會員。他在一九二九年參與陰謀，加入右翼反對派倒不是因為他服膺布哈林或托洛斯基的計劃，而是因為他以爲反對派命定地在俄國是要掌權的。雅哥達想佔上風。

雅哥達在陰謀中的任務，最初只有右派三個最高領袖知道：布哈林，李可夫和托洛斯基。到一九三二年，右翼和托派集團形成時，皮達可夫和克列斯庭斯基才明白雅哥達的任務。

以保安處副處長的身份，雅哥達是能保護陰謀者不暴露和不被捕的。他後來說：「多年來我用各種辦法，保護這組織特別是它的中心人物，防止暴露。」雅哥達任命了右翼和托派集團的人員在保安處充任特種間諜。這樣，許多外國諜報處的間諜於是能深入蘇聯秘密警察機構，並在雅哥達的保護下，為他們自己的政府從事間諜活動。奉派逮捕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德間諜包克和伏羅維區便是雅哥達自己以保安處職位加委的。他後來講到外國間諜說：「我想他們是實現陰謀計劃的可貴的力量，特別是在和外國諜報處保持連絡這一方面。」

一九三三年托—季恐怖站的主要組織者伊凡·斯米爾諾夫突被蘇聯政府逮捕。雅哥達在事前無能為力，於是藉口審訊罪犯，在獄中訪問斯米爾諾夫並「教他」在受審時如何做。

在一九三四年基洛夫遇刺前，保安處的間諜在列甯格勒挑選了恐怖份子尼科萊葉夫。他領到一支鎗和一張地圖，指示基洛夫夫天天必經的路線。當雅哥達聽說尼科萊葉夫被捕，他便指示列甯格勒保安分處副處長查波羅意茲，不必再予審訊就將這恐怖份子釋放了罷。查是雅哥達的心腹，便如此做了。

不數星期以後，尼科萊葉夫暗殺基洛夫。

但是基洛夫的遇刺，僅是右翼和托派集團在亨利·雅哥達直接協助下許多暗殺中的一個……

在雅哥達沉靜的外表後面，隱藏着一種過分的野心，殘酷和奸詐。因為右翼和托派集團的祕密行動越來越依仗他的保護，於是他自以為是中心人物和整個陰謀中操縱指揮的人物了。雅哥達會夢想變成希特勒。他讀「我的奮鬥」並向他的虔誠的走狗布拉諾夫說，「這本書很有價值。」他說希特勒是以一個軍曹而發跡以至於今日的，他對這件事印象特別深刻。雅哥達自己原也是俄軍中的一個軍曹。推翻斯大林以後政體，雅哥達有他自己的主意。他向布拉諾夫說，那要做造納粹德國的式樣。雅哥達自己做領袖，李可夫代替史達林做改組後黨的書記；托木斯基做職工會總會長，職工會應受嚴格軍事管制，如納粹的勞工營一般；「哲學家」布哈林，依雅哥達的吩咐，則是「戈培爾博士。」

至於托洛斯基，雅哥達倒沒有確定是否讓他回國。那要看環境。然而同時，雅哥達已準備利用托洛斯基的組織和德日談判。雅哥達說，發動政變，必須配合對蘇戰爭的爆發。

「爲了政變的完成，需要各種手段——武裝行動、挑戰甚至毒藥，」雅哥達向布拉諾夫說，「有時要行動緩慢而極端慎重，有時却要手脚快，出其不意。」

右翼和托派集團採取恐怖手段爲對蘇維埃政權的政治武器的決議，得到了雅哥達的同意。這決議是由一位曾在克里姆林宮任職，右派恐怖行動的主要組織者葉努基茲告訴他的。雅哥達只反對一點，陰謀者所使用的恐怖手段在他看來太原始太危險。他設計了一種比傳統兇手的炸彈、匕首或鎗彈更巧妙的政治暗殺法。

最初，雅哥達試驗毒藥。設立了一所祕密實驗室並僱了幾位化學家工作。他的目的在尋求一種方法，殺了人而找不到痕跡。「有保證的暗殺」，便是雅哥達的辦法。

但即使是毒藥還嫌太笨。很久以前，雅哥達便已研究出他自己的特別暗殺技術。他向右翼和托派集團的領袖推薦，說這是十全十美的武器。雅哥達說：「那很簡單，人總要生病的，週圍的人想病人不死便是康復也是人情之常。診病的醫生操有促使病人死去或康復的大權……好！其餘的便皆是技術問題。」

我們只須找對了醫生。

二 暗殺曼辛斯基

在雅哥達獨特的暗殺計劃中的第一個醫生是雷奧·列文，一個肥胖，好奉承的中年人，他喜歡誇耀自己對政治問題沒有興趣，列文是雅哥達的私人醫生。對雅哥達更重要的是列文醫師是克里姆林宮醫務人員中的名醫。在他經常的病人中有許多著名的蘇維埃領袖，保安處長，雅哥達的上司曼辛斯基也在內。

雅哥達對列文醫師大獻殷勤，送洋酒送鮮花以及其他的禮物給他的太太。他安排了一個鄉村別

聲，收租費，靜聽醫師的吩咐。在列文出國旅行的時候，雅哥達允許他購買外國貨帶回，免納關稅。列文對於他的不尋常的關注有點受寵若驚，莫明其妙。

不久，在雅哥達的籌劃下，不存疑心的列文醫師已經受了許多次賄賂。並且輕微地犯了蘇聯的法律，然後雅哥達單刀直入，談到本題。他告訴列文醫師，說他是祕密反對派運動的領袖之一，那運動在蘇聯就要得勢。雅哥達說，陰謀者很能善用列文醫師的醫務。就診列文的幾位蘇聯領袖應該幹掉他。

「記住，」雅哥達向嚇壞了的醫師說，「你不能不服從我，你休想從我這裏走開。我只要對一件事相信你，你就應該喜歡它並且完成它。你不能將這事告訴任何人。誰也不會相信你的。他們不相信你，而是相信我。」雅哥達又說：「讓我們現在談到此處為止，你回家想想看，再隔幾天我會叫你的。」

列文醫師後來描寫他對雅哥達談話的反應道：——

我不必說出聞悉後我如何恐怖的心理反應。我想那是可以充分瞭解的。後來便是心理的極端苦痛，久久不停……他又說：「你知道誰是在向你講話的，什麼機關的頭腦向你講話的」……他重覆說如我拒絕實行，那我和我的家庭皆要毀了。我盤算我沒有別的路，只好依了他。

列文醫師替雅哥達另外找到一位常替曼辛斯基診病的醫師，他叫卡查科夫，他的非正統的診療法

在四十年代初期蘇聯的醫界會引起激辯。

卡查科夫自稱已發明一種特殊的技術，許多的病無不可妙手回春。患狹心病和氣管支哮喘的保安處處長曼辛斯基對卡查科夫的診術大為信任，並且經常就教。（註）

列文受雅哥達的指示去看卡查科夫。列文向他說：「曼辛斯基是個活死屍。你真是在浪費時間。」卡查科夫向他的同業驚異地望着。

「我有件特別的事要和你一談，」列文醫師說。

「什麼事？」卡查科夫問。

「關於曼辛斯基的健康。」……

後來，列文講到本題。「我想你是很聰明的，你還不懂我的意思麼？」他向卡查科夫說。「我奇怪你那麼熱心地替曼辛斯基診療，甚至並使他有起了色。你永不該讓他好轉來工作。」

使卡查科夫大為驚愕恐懼的，列文又說下去：——

（註）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賀浦金斯大學醫學史教授和美國醫學史權威西格里斯特（Dr. Henry

Dr. Sigris）寫信在本書原著者論卡查科夫稱：「我曾於一九三五年和他長談終日，他給我的印象不是天才便是騙子……他說發明新療法，但不肯宣佈經過。幾年後明白了，他的方法是不靈的，他不但是一個騙子，而且是一個罪犯。」

「你該明白曼辛斯基確實是個死屍，如果恢復了他的健康，讓他能重新工作，那你便是和雅哥達作對。曼辛斯基被握在雅哥達的手裏，而雅哥達有意儘快幹掉他。雅哥達是一個蠻幹到底的人。」

列文又說：——

「這件事不准向曼辛斯基提一個字！我警告你，假如你向他提了，雅哥達便要幹掉你。不管你躲到哪裏總休想逃脫。你就是跑到地底下他還會捉到你的。」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六日下午，卡查科夫奉到曼辛斯基家裏的急召。當他到保安處處長寓所的時候，他聞到一種極濃的新油漆和松節油的令人窒息的氣味。幾分鐘後他自己便覺呼吸困難。曼辛斯基的一個祕書告訴他，這房子新近油漆，並加了一些「特別的東西」，好使油漆乾的快些。發出刺激的怪味的，就是這「特別的東西。」

卡查科夫上樓。他發覺曼辛斯基甚為痛苦。他的氣管支的情況，因為這香味大為嚴重。他坐在那裏抽搖，而孔和身體腫大，幾乎只能耳語了。卡查科夫靜聽他的呼吸，吃力而帶有磨剝聲，並長長地喘着氣，是沉重的氣管支哮喘的病徵。卡查科夫立刻替他注射了一針，解救他危急的情況。然後打開室內所有的窗戶，並叫祕書將全宅的門窗統通打開。漸漸地氣味消失了。卡查科夫等到病人稍好，喘哮發過以後才回家。

他剛走進屋子，電話便響了。那是保安處來的電話。說亨利·雅哥達要立刻見卡查科夫。立刻專

車開到，將卡查科夫帶到雅哥達的辦公室……

「噫，你看曼辛斯基的健康情形如何？」這是雅哥達第一句話，當時辦公室只有他們兩人。這短小修潔的保安處副處長坐在櫥子後面，冷冷地注視卡查科夫的表情。

卡查科夫答道，因為氣管支哮喘病復發，曼辛斯基的情況很嚴重。

雅哥達沉默了一會。

「你會和列文談過嗎？」

「是的，我和他談過。」卡查科夫答道。

雅哥達突然立起來，走到櫥子前面徘徊。忽然轉身向卡查科夫怒沖沖地叫起來：「在那種情形下，你爲什麼含糊過去了？你爲什麼不動手？誰叫你冒犯別人事體的？」

「你要我怎樣？」卡查科夫問。

「誰叫你用藥救了曼辛斯基的？」雅哥達問。「你爲他找麻煩是沒有道理的。他的生命對於任何人皆沒有用。他在任何人的手裏。我命你和列文商量出一種治療的辦法來，更快地結束了曼辛斯基的生命。」稍停了一停，雅哥達又說道：「我警告你，卡查科夫，假如你想抗命，我會有辦法幹掉你！你永遠逃不掉我的掌握……」

對於卡查科夫，以後的日子是充滿了恐怖，驚懼和夢魘的事件的。他迷亂地工作着。他，不應該

將他所知道的報告蘇維埃當局呢？他能向誰說呢？他怎能斷定他不是又向一個雅哥達的間諜談話呢？

在這時期常見卡查科夫的列文，告訴他存在着許多未揭露的反蘇陰謀。有名的，強有力的國家官員雅哥達，李可夫和皮達可夫皆在內；優秀的作家哲學家如卡爾·拉狄克和布哈林已參加了；軍人祕密在幕後撐腰。假如他，卡查科夫現在爲雅哥達做一些有價值的差使，雅哥達在掌權的時候會記得他的。蘇聯境內的祕密戰爭已在進行，醫師和別人一樣，得選擇站在哪一邊。

卡查科夫屈服了。他向列文說願意執行雅哥達的命令。

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夜間，曼辛斯基死去。

遞補遺缺的是亨利·雅哥達。

「我否認致曼辛斯基於死命是爲了我個人，」雅哥達後來說道。

「我仰慕保安處主管這份職務，不是爲我個人打算，而是爲了我們的陰謀組織的利害。」

三 有保證的暗殺

右翼和托派集團的暗殺名單包括下列蘇維埃高級領袖：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基洛夫，曼辛斯基，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卡格諾維區，高爾基和日丹諾夫。這些人都受着嚴密保護。蘇維埃政府對

付恐怖份子具有長期而痛苦的經驗，所以他們很少機會可逞。雅哥達深知這一點，所以當右翼恐怖份子組織者葉努基茲以托——季恐怖站公開暗殺基洛夫的決議通知他的時候，他起初是反對的。雅哥達說：

我深以為直接的恐怖行動，不僅可以暴露了我自己，就連整個組織也要給暴露。我告訴葉努基茲，倒有一個不太危險的辦法，我向他提醒，曼辛斯基的死是如何靠着醫師的幫助。葉答道暗殺基洛夫必須依照預定計劃實行，由托派季派他們自己動手，我們的事情只是不要加任何阻礙。講到靠醫師之助安全的致死法，葉努基茲說，在最近的將來，恐怖站將討論首先向黨和政府的哪一個領袖使用這種辦法的問題。

一九三四年八月底的一天，右派的一個秘密青年被召到葉努基茲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他的名字是馬克西摩夫。一九二八年，他曾進過「馬克斯主義學校」當學生，當時的校長是布哈林，布哈林叫他參加了陰謀。馬克西摩夫是一個聰明而橫行不法的青年，經過右派領袖的細心訓練，畢業後，便被派加入各種陰謀組織擔任秘書方面的職務，在他奉葉努基茲召的時候，正是最高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共黨政治局委員、斯大林的密友和同僚古比雪夫的私人秘書。

葉努基茲講給馬克西摩夫聽，「以前呢，右派估計能組織羣衆中最具反蘇維埃意識的階層某些人，特別是富農，現在情勢已經變化了……必須進行更活躍的方法，攫取政權。」葉努基茲描寫陰謀的新戰術。他說右派同意托派的見解，已決定恐怖手段消滅許多他們的政敵。這就靠「損毀這些領袖的健康。」葉努基茲說，這方法「是最方便的，因為表面上生病是件不幸的事，而右派的恐怖活動可

以偽裝。」

「這方面的準備工作已經開始了，」葉努基茲又說。他告訴馬克西摩夫，雅哥達是幕後人，所以陰謀者有他在保護。馬克西摩夫是古比雪夫的祕書，所以便被利用進行暗殺了。古比雪夫的心臟病很厲害，陰謀者計劃利用這一點。

馬克西摩夫對這份差事怔了一怔，稍微表現猶豫的神情。

幾天後，馬克西摩夫再被召到葉努基茲的辦公室。這時候，暗殺古比雪夫討論得更詳細了，一個第三者坐在屋角，他在整個談話中不發一言；但是他的出場不是和馬克西摩夫沒有瓜葛的。這人是亨利·雅哥達……

「要求你的是，」葉努基茲向馬克西摩夫說，「第一，給他們（雅哥達的醫師們）順利的機會，經常為病人診治，與病人會晤，毫無阻礙；其次，萬一病重，不要急於找醫生，實在要找，也要找正在替他診病的醫生。」

到一九三四年秋季，古比雪夫的健康突趨惡劣。他受着甚大的痛苦，不能做什麼工作。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古比雪夫在莫斯科人民委員會的辦公室突然患劇烈的心臟病。當時伴隨古比雪夫的馬克西摩夫早就受了列文的通知，萬一心臟病復發，古比雪夫應該躺下並要絕對的安靜。他們告訴馬克西摩夫，說他的事情便是要看到古比雪夫做得剛剛相反。他懇勸重病的病人

走回家。

古比雪夫面色慘白，帶着極大的困難拖着脚步離開了辦公室。馬克西摩夫立刻把葉努基茲叫來，並將經過告訴他。這位右派領袖叫馬克西摩夫不要聲張，別找任何一個醫生。

古比雪夫痛苦地從人民委員會走回他的住處。他緩慢並帶着漸增的苦楚爬上三樓他的房間。在門口他的女僕遇到他，看了一眼後便馬上打電話給辦公處，說他極需醫生診治。

在醫生到達他家的時候，古比雪夫已經逝世了。

四 歷史的必要

在雅哥達監督下所實行的一切暗殺中，最野蠻的是對付馬克辛·高爾基和他的兒子柏希科夫。

高爾基遇刺時年六十八歲。他為全世界聞名和景仰，不僅是爲了他是俄國最偉大的活着的作家，而且因爲他是世界的優秀的人道主義者。他有肺病，心臟的情形也不好。他的兒子被遺傳，極易感染呼吸器官的傳染病。他們兩人皆是列文的病人。

暗殺高爾基和他的兒子柏希科夫，是經過右翼和托派集團高級領袖一致決議而交由雅哥達執行的。一九三四年，雅哥達將這決議通知列文並命他辦理。

「哥爾基是一個很接近最高領袖的人，」雅哥達向列文說，「是一個對目前蘇聯所實行的政策非常出力的人，他個人是對斯大林很賣力，永不會在我們的路上踏一脚的人。還有，你知道哥爾基的話在國內外有如何的權威。你明白他的影響多麼大，他的話對於我們的運動又能有多少的損害。你應該答應辦理這件事，到新政府掌權的時候，你便可得到它的好處。」

當列文對這指示稍稍表現不安的時候，雅哥達又說下去：「你不必這麼洩氣，你應該明瞭這是無可避免的，這是歷史運動，這是歷史的必要，我們必須經過的革命階段，而你將伴隨我們經過，你做一個見證人，你應該用你聽你使用的辦法幫助我們。」（註）

柏希科夫先他的爸爸被暗殺。列文看中了柏希科夫「器官」的弱點，按部就班地謀害。

一九三四年四月中旬，柏希科夫受了重涼。成了格魯布性的肺炎。

當柏希科夫看來要康復的時候，雅哥達咆哮了起來。「全該死，他們能够把一個好人看死的，現在却不能在病人身上玩這套花樣！」

（註）高爾基雖然年近七十，但托派對他還是既恨且懼。托派昆塞諾夫說，早在一九三四年七月，托洛斯基便告訴他：「高爾基和斯大林很親近。他在贏得世界民主輿論同情，尤其是西歐方面，特有影響……以前擁護我們的知識份子現在離開我們，受高爾基的影響很大。這一點，我得結論應該把高爾基幹掉。以最詳盡的方式將這指示轉達皮達可夫；應不惜任何犧牲，致高爾基於死地。」

但是終於列文的努力達到了願望的結果。他自己後來講了：——

病人的體質大為變弱了；他的心臟情況不佳；我們知道，神經系統在患傳染病期間大有關係。他受了過度刺激和削弱，病況便特轉惡化。

病況的日趨沉重，再加上本來能對心臟大有益處的藥物已被除去了，同時相反地，削弱心臟的藥倒用了不少。最後……在五月十一日他死於肺炎。

高爾基也是這樣被害的。在一九三五年，高爾基時常離開莫斯科去各地旅行，得逃出列文的掌握。後來在一九三六年初，列文所期待的機會來了。高爾基在莫斯科患了流行性感冒。列文，存心使病況加重，和柏希科夫的情形一樣，格魯布性肺炎來了。列文再度害了他的病人：——

至於對付高爾基的辦法是這樣的：用那些不引起懷疑但又刺激心臟活動的藥物。有樟腦，咖啡精，Cardiol，Digalen。在許多胃病中，我們有權用這些藥。但是這次份量用得很重。譬如說，給他在二十四小時內注射樟腦針四十八次之多……這樣的份量對他太重了。……加上兩針Digalen，加上四針咖啡精。……再加上兩針馬錢素。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偉大的蘇聯作家逝世了。

第十九章 決定的日子

一 戰爭從西方來了

到一九三五年，德日聯合進攻蘇聯的計劃已籌備就緒。駐滿洲日軍向蘇聯邊境不斷挑釁。德國高級統帥部則和法西斯波蘭軍方秘密談判反蘇聯軍事聯盟。納粹第五縱隊已在波羅的海和巴爾幹諸國，在奧大利和捷克躍躍欲試。反動的英法外交家正急於提倡希特勒允諾的向東方挺進……

在二日三日，法總理賴伐爾英外長西門商談後，法英政府宣布共同協議把納粹德國從凡爾賽條約某數種解除軍備的條款中解放出來。

二月十七日，倫敦「觀察人報」評稱：——

東京外交何以於此時在華沙和柏林忙碌呢？……莫斯科提供了答案……德波日三國間關係日趨密切，準備萬一時締結反蘇聯盟。

爲了希望軍備用於反蘇，英法的反蘇政治家盡一切可能協助納粹德國重整軍備的計畫。

在三月一日，在沙爾舉行緊張的納粹恐怖和宣傳運動，和接着的一次公民投票之後，沙爾和它最重要的煤礦便由法國交與納粹德國了。

三月十六日，第三帝國政府正式廢除凡爾賽條約，並以納粹法令一件，通知駐柏林的法英波義四國大使，說德國將實施「普遍軍訓」。

四月十三日柏林宣布將成立重轟炸機隊。

六月十八日，即保守黨鮑爾溫就任英首相後的第十一天，英德海軍協定宣布。納粹德國有權建設新海軍並得「擁有與不列顛聯邦各國潛艇噸位總和相等的潛艇噸位。」這協定是在納粹外長里賓特羅甫和英國新外長霍爾交換函件後成立的。

十一月三日巴黎「迴聲報」刊載納粹銀行家沙赫特，英格蘭銀行總裁諾曼和法蘭西銀行總裁坦納萊會議的消息。據稱，沙赫特在會議席上宣布：——

我們無意改變我們的西陲。德國和波蘭遲早要分到烏克蘭的，但是目前如將我們的力量達到波羅的海各國也就滿意了。

十一月十一日紐約「先鋒論壇報」說：——

法首相兼外長賴伐爾曾力倡法國第三帝國和德國第三帝國間協定，據傳並願意撕毀法蘇協定，由希特勒政權保證法國東睡而以德方在默麥爾區和烏克蘭行動完全自由為交換條件。

面對着漸增的戰爭威脅，蘇聯政府一再呼籲一切受法西斯侵略威脅的國家聯合行動。左一次右一次，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在國聯和歐洲的各京城敦促集體安全以及和非侵略國的聯盟。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蘇聯政府和法政府簽訂互助條約，五月十六日和捷克政府簽訂類似的條約。

「威脅的危險就在明天，大家都要遭遇戰爭的，」李維諾夫向國聯說。「到目前為止尚無成就的和平組織必須設立，以對付極端活躍的戰爭組織。」

一九三五年十月，在賴伐爾和霍爾的外交祝福下，墨索里尼的義大利法西斯軍隊侵略阿比西尼亞……

由日本在一九三一年進攻滿洲而創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向西方來了。

在蘇聯國土上，祕密法西斯的前衛已對紅軍的作戰力發動主要的攻勢。右翼和托派集團，與德日間諜聯盟，已開始對蘇聯工業，運輸和農業作審慎計畫而有系統的運動。目標是摧毀蘇聯防禦力，準備即將來臨的戰爭。

在托派重工業副委員皮達可夫專家的監督下，全面的破壞運動在實行。

「恐怖是一種激烈的辦法，」皮達可夫在莫斯科右翼和托派的祕密會議席上說，「但那還差得遠。必須摧毀蘇維埃政權的成就，摧毀斯大林領導的聲譽，並使經濟生活陷於無組織……各種活動要表現出最堅韌的形式。我們必須抱最大的決心行動。我們要勇往直前絕無休止。一切手段皆是有用的好的——這就是托派站所簽署的托洛斯基的指令！」

到一九三五年秋天，全蘇聯各戰略性地區的破壞小組的活動，已全面展開。在烏拉嶺新的重工業區，在頓巴斯和庫巴斯的煤礦里，在鐵路上，在電廠和建設事業，托派破壞工作者在皮達可夫指示下，向蘇聯各重要生產部門同時發動強有力的打擊。在布哈林和其他右翼領袖的監督下，類似的破壞運動也在集體農場、合作社和國家貿易、財政與商業機關進行着。德日間諜指揮着多方面的破壞活動。

二 托洛斯基的一封信

一九三五年底，戰鬥的威脅空前接近，久已期待的托洛斯基的信由特使遞交莫斯科的拉狄克。這封信是從挪威帶來的（註）。懷着大的期望，拉狄克打開信便讀。在八張信紙上，托洛斯基綜述他最後將與德日政府完成的祕密協定的詳情。

開頭強調「德國法西斯主義勝利」和「國際戰爭」迫在眉睫以後，便講到本題：——

我們的掌握政權有兩種可變因素。第一個可變因素是在戰前秉政，第二個是在作戰期間……

必須承認政權問題，只有在戰爭中擊敗了蘇聯，方能成爲我們「集團」的實際問題。爲此，「集團」應積極準備……

從今以後，托洛斯基寫着，「服務軍火工業中的托派份子的分散的行動」，應在「德日高級統帥部監督下」進行。托派份子除非首先獲得他們德日盟友的同意，絕不做「實際行動」。

爲了爭取德日的全力支持，沒有它「要想像我們能掌權是荒謬的，」右翼和托派集團須作相當的讓步，托洛斯基說明如下：——

德國需要原料、食品 and 市場。我們要允許她參加油礦、錳礦、金礦、油礦和燐灰礦的開發，並且以食品 and 脂肪供給她一個確定的時期，售價比世界市場的低。

我們要以薩哈連的油料讓與日本，並保證在她和美國作戰時供給油料。我們並要允許她開發金礦。

我們要同意德國的要求，不反對她佔領多瑙河流域國家和巴爾幹國家，也不防礙日本佔領中國……我們非作領土的讓步不可。我們要以濱海省和黑龍江區讓與日本，以烏克蘭讓與德國。

(註)一九三五年六月，法國人民陣線的政府驅逐托洛斯基出境。托去挪威，在奧斯陸郊外設立其第三流亡總部，有衛兵防護。

托洛斯基的信接着綜述在推翻薩維埃政府後，俄國所要建立的是哪一種政權：——

必須瞭解若不使蘇聯的社會機構在某種程度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一致，我們「集團」的國家將不能保持它的權力……

允許德日投資開發蘇聯將在蘇聯領土上創造資本主義的重要利益。生活於鄉村的階層，是還沒有失去資本主義心理的，而現在在不滿集體農場的人們，將趨向於德日。德日要求我們改變農村氣氛。所以我們要讓步，允許解散集體農場或者讓他們脫離集體農場。

政治上，以及領土和經濟上，新俄羅斯總要有激烈的改變：——

不管哪種民主皆談不到。勞工階級已過了十八年的革命生活，所以胃口大得很；這批勞工階級一部份要送回私營工廠，一部份送回國營工廠，國營工廠將在最困難的情形下和外資競爭。那表示勞工階級的生活水準將要劇烈降低。在鄉村，窮人和中農對富農的鬥爭將再起。那時候，爲了掌握政權，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用什麼形式掩飾是不計的。

托洛斯基的信結尾說：——

我們必須無所推辭，但若我們仍活着並且還握着政權，那麼由於這兩個國家（德日）的勝利，以及他們剝掠和爭利的結果，他們和別的國家間將要發生衝突，這可使我們有新發展，讓我們「報復。」

拉狄克帶着複雜的感情讀着托洛斯基的信。「我讀完這些指示後，」他後來說道，「我在夜間思量……我很明白，雖然指示中包含一切過去已經存在的因素，然而這些，現在已經這樣成熟了……托

洛斯基所提議的是毫無限制的……我們已經絲毫不能運用我們自己的行動了。」

次日早晨，拉狄克將托洛斯基的信給皮達可夫。「總要想辦法和托洛斯基見面。」皮達可夫說。他自己就要因公離開蘇聯，要在柏林有幾天耽擱，拉狄克應拍急電給托洛斯基，說皮達可夫動員赴德，並要他儘快在柏林和皮達可夫接洽。

三 飛奧斯陸

皮達可夫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抵達柏林。拉狄克給托洛斯基的電報已經先到；一位通訊人員在等着，準備皮達可夫一到柏林時便和他相見。這人是托派布哈茨夫，「消息報」駐柏林記者，布哈茨夫告訴皮達可夫，有一個叫史蒂納的替托洛斯基帶了信來，他是托洛斯基在柏林的人。（註）

皮達可夫跟着布哈茨夫走進動物園中的一條小路。有一個人在等着他們。那就是「史蒂納」。他以托洛斯基的便條一張交給皮達可夫。「Y·L·」（皮達可夫名字的縮寫），持函人可以完全信託。」

史蒂納的表情和便條一樣簡潔，說托洛斯基很急於見到皮達可夫，並且……他做必要準備。皮達

（註）「史蒂納」只是托洛斯基「祕書」，國際間諜卡爾·雷年。

哈孫。

可夫打算去搭機去挪威奧斯陸麼？

皮達可夫完全明瞭這一行頗有暴露的危險。然而他已決心不惜任何代價，去見托洛斯基一見了。他說願意飛去。史蒂納便叫他次日早晨在去坦派爾賀夫飛機站。

皮達可夫問起護照，史蒂納答道，「不用愁，這事由我安排。我在柏林是有聯絡的。」

第二天早晨，皮達可夫在指定的時間到飛機站。史蒂納在門口等着。他向皮達可夫示意跟隨着他。他們向機場走去，史蒂納拿出爲他準備好的護照。那是由納粹德國政府簽發的。

在機場上有一架守候着的飛機，準備起飛……

就在那天下午，在奧斯陸附近某機場降落了。一輛汽車已在等候皮達可夫和史蒂納。他們在車上坐了半小時，到達奧斯陸城郊，車子在一所小屋的前面停下來。

在屋子裏面，托洛斯基正在等着款待他們的老友。

艱苦的流亡歲月，已改變皮達可夫的導師的面貌了。托洛斯基看來已不祇五十幾歲，鬚髮全灰，腰彎背曲，在他夾鼻眼鏡的後面，閃爍着幾乎癡狂的緊張情緒。

略事寒暄，史蒂納便依着托洛斯基的話辭出。他們兩人共談了兩小時的話。

皮達可夫先報告俄國國內情形。托洛斯基不停地以尖刻譏諷的批評打斷他的話。「你是斯大林脫胎的！」他叫起來。「你把斯大林的建設當做社會主義的建設！」

托洛斯基罵皮達可夫和他在俄國的別的徒衆話說得太多，成就甚少。「不用說，」托洛斯基怒氣沖沖地說，「你們在那里花費太多的時間討論國際問題；最好還是把你們自身的事攪攪好罷，現在多糟！至於國際問題，我比你們知道的多！」

托洛斯基一再表示相信斯大林的國家，必垮無疑。法西斯主義再不能容忍蘇維埃權力發展下去了。

俄國的托派面對這個選擇：如「不在斯大林廢墟中毀滅，」便須立刻以全部精力作全面的努力推翻斯大林政權。在這千鈞一髮的鬥爭時刻，應該不躊躇地接受德日高級統帥部的指導和協助了。

蘇聯和法西斯列強間的衝突是無可避免的，托洛斯基又說，不是在遙遠的將來，而就在立刻——就要發生了。托洛斯基說：「戰爭爆發的日期已經確定了，就在一九三七年。」

皮達可夫明白，托洛斯基不會製造出這消息。托洛斯基現在向皮達可夫透露，過去他已經「和德國國社黨副主席——赫斯進行長期談判。」

談判結果，托洛斯基和德國簽訂協定，「一個絕對明確的協定。」納粹準備協助托派在蘇聯掌握政權。

「不用說，」托洛斯基告訴皮達可夫，「這種友好的態度不是對托派特別有所愛。它只是從法西斯主義者真正利益和我們答應他假如當權後所給予的利益而出發的。」

具體地講來，托洛斯基和納粹已簽訂的協定包括五點。以德國協助托派在俄國當權為交換，托洛斯基同意：——

- (一) 保證對德政府一般友好態度，在最重要的國際性問題上，作必要的合作；
- (二) 同意領土的讓予（烏克蘭）；
- (三) 允許德國工業家，以特權形式（或其他形式），開發蘇聯企業，以補德國經濟（鐵礦，錳礦，油礦，金礦，木材等）的不足；
- (四) 為德國私人企業建立有利的環境；
- (五) 遇作戰時，則在軍火工業及前線均須發動廣泛的分散活動。此種分散活動應在托洛斯基指示和德國參謀總部同意下執行。

對於托洛斯基在俄國主要隨員的皮達可夫，人們担心他那一套對付納粹主義全盤經過，不易向右翼和托派的一般人員說明。

「程序問題，不要在『集團』的人員面前宣布，」托洛斯基不耐地說。「那只會嚇壞了他們的。」不要讓整個的組織知道和法西斯列強所簽訂協定的詳情。「公開它是既不可能也不適宜的，」托洛斯基說，「將它通知相當多的托派也不必。這件事只能在這時候通知極少數而有限的人。」

托洛斯基強調時間因素的迫切。

「這件事所花的時間較短，」他堅持說。「假如我們失了這機會，危險便要發生，一面是國內托

派的整個瓦解，另一面是那怪物的存在，十幾年來斯大林政權得着某種經濟成就的支持，尤其是得着那些在這個政權中長大一向視它當然爲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政權的青年幹部支持——他們不能想到別的什麼政權，他們也不懂什麼！我們的任務是反對那種政權。

「看，」托洛斯基在皮達可夫快要離別的時候作結論說，「有一個時期我們社會民主黨人，都以爲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漸進的，積極的現象……但我們另有任務，那就是，組織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依賴它的掘墓者。所以我們現在要加入斯大林政權服務，不是幫助建立政權，而是成爲它的掘墓者——我們的任務就在此！」

在兩小時終了的時候，皮達可夫在奧斯陸郊外的一所小屋里辭別了托洛斯基，又照樣地回到柏林——帶着納粹護照乘着專機。

四 零時——預定行動開始時

托洛斯基預言在一九三七年打擊蘇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到達歐洲。繼墨索里尼的侵略阿比西尼亞後，事件迅速進展着。一九三六年六月，希特勒再武裝萊因蘭。七月，反共和黨政府西班牙軍官暴動，法西斯進襲西班牙。在「打擊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鎮壓「共產黨革命」的託詞下，德義軍隊登

陸西班牙，幫助軍官的叛亂。西班牙法西斯領袖佛朗哥委員長在馬德里進軍。「四路縱隊在馬德里行進」，喝醉了酒的法西斯將軍桂波·德·蘭諾誇說，「第五縱隊正在城里等着接待我們呢！」這就是世界第一次聽到這致命的名詞——「第五縱隊。」（註）

阿道爾夫·希特勒在九月十二日紐倫堡納粹黨大會向萬千士兵演說，公開宣布他侵略蘇聯的意願。「我們無時不在準備着！」希特勒咆哮道。「我不能讓我的門檻外面有敗壞的政權！如果我有了烏拉嶺和可計數無原料寶藏，西伯利亞和它廣大的森林，烏克蘭和它豐富的麥田，德國和國社黨便可富足無缺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納粹外長里賓特羅甫和日本駐德大使武者小路共同在柏林簽訂反共協定，保證雙方以聯合力量向「世界布爾什維克主義」聯合進攻。

自覺於戰禍的迫在眉睫，蘇聯政府在國內對敵人突然反擊。在一九三六年春夏兩季，在全國發動一連串的搜查，蘇聯當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逮捕了納粹間諜，祕密托派和右派組織者，恐怖份子以及破壞份子。莫斯科捕獲名叫愛彌爾·史蒂克林的納粹間諜，並發現與謝斯托夫及其他托派勾結指使

（註）在一九三六年——三八，軸心支持的佛朗哥叛變時，安德里亞斯領導一個極左派親托洛斯基的團體

P·O·U·M·官方說來，P·O·B·M·是不傾向於托洛斯基的第四國際的；可是裏面充滿了托派份子，重大問題，如對蘇聯對人民陣線的態度，皆嚴守托洛斯基的政策。

凱莫羅伏礦區的破壞。列甯格勒也逮捕了一個名叫華倫亭·奧爾堡的人。他不僅是納粹間諜，並且是托洛斯基的特使之一。他和許多恐怖份子有連絡。一個接着一個，陰謀第一「層」的領袖們被追獲了。

伊凡·斯米爾諾夫從獄中偷出準備交給同謀的一封信，被蘇聯當局截獲了。托派恐怖份子德萊查和姆拉區科夫斯基被捕。

一種焦急萬狀的情緒抓住俄國的陰謀者。現在一切全指望外來的進攻了。

雅哥達破壞官方調查的努力，越來越無顧忌了。「看來列甯格勒事件根本是葉紹夫的主意！」雅哥達憤怒地告訴他的秘書布拉諾夫。

保安處間諜，雅哥達的一個部下鮑里希夫，突被傳往列甯格勒史摩爾尼大廈特別調查處受審。暗殺基洛夫正是他事先主持籌劃的。雅哥達蠻幹了。在鮑里希夫驅車赴史摩爾尼大廈的途中，「突然覆車」斃命……

可是單消滅一個證人還是不夠的。官方的調查在繼續中。每天有捕人的消息。蘇聯當局一步步解決了陰謀，賣國和暗殺的複雜花樣。到了八月，幾乎所有主要的托——季恐怖站都告就擒。

蘇聯政府宣布基洛夫暗殺案，經過特別調查，已查出轟動的新證據。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再度被審。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在莫斯科職工會十月會堂，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面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從獄中提審，同時受審的有十四名叛國同謀犯，包括曾任托洛斯基警衛軍領袖的伊凡·斯米爾諾夫，姆拉區科夫斯基和德萊查；季諾維也夫秘書格里哥利·伊夫多基莫夫和他的侍從伊凡·貝開夫；和五名托洛斯基恐怖份子，大衛納尙·盧里，毛囊·盧里，尤林和華倫亭·奧爾堡。

這次審訊——所謂「莫斯科審訊」的第一審——暴露並擊潰了陰謀組織的第一層，恐怖站。同時並確定反蘇維埃政權的力量遠甚於受審的托——季恐怖份子。

在審訊的過程中，公衆對於托洛斯基和納粹德國領袖間的密切關係首先有一個概念。由蘇聯法官維辛斯基的審訊被托洛斯基派往蘇聯工作的德國托派華倫亭·奧爾堡發覺了若干驚人的事實：——

維辛斯基 你知道佛里德曼(Friedmann)是怎樣一個人？

奧爾堡 佛里德曼是柏林托派組織的一份子，也是派到蘇聯來的。

維辛斯基 你知道佛里德曼和德國秘密警察勾結麼？

奧爾堡 我所聽說過。

維辛斯基 德國托派和德國警察的勾結——是有計畫的麼？

奧爾堡 是的，有計畫的，那是得到托洛斯基同意的。

維辛斯基 你怎麼知道那是得到托洛斯基同意的呢？

奧爾堡 有一部份連繫是我負責的。我的連繫是得托洛斯基核准而完成的。

維辛斯基 你私人和誰連絡？

奧爾堡 和法西斯祕密警察。

維辛斯基 那麼可以說你自己承認和格殺打撲勾結了？

奧爾堡 我不賴。在一九三三年德國托派和德國法西斯警察中間便開始連絡。

奧爾堡向法官說他如何得到南美的假護照，進入蘇聯。他說，那是通過「德國祕密警察在布拉格的一名間諜杜哈萊夫斯基。」（註）奧爾堡又說這次辦護照，他的哥哥保羅·奧爾堡還幫了他一些忙。

「你的哥哥和格殺打撲有連絡麼？」維辛斯基問。

「他是杜哈萊夫斯基的間諜。」

「是法西斯警察的間諜？」

「是的。」奧爾堡說。

托洛斯基祕使納尙·盧里告訴法官怎樣在離開德國前受到指示，到蘇聯他應該和德國建築工程師佛朗茲·魏茲。

「魏茲是誰？」維辛斯基問。

「魏茲是德國國社黨的一個黨員，」盧里說。「他奉希姆萊之命來蘇，希姆萊當時是衝鋒隊長，後來主持格殺打撲。」

「魏茲是他的代表？」

（註）不要與杜哈契夫斯基將軍混淆。

「魏茲奉希姆萊之命來蘇聯，從事恐怖行動。」

可是直到加米涅夫招供，右翼和托派集團的領袖方才知道處於絕境。加米涅夫洩露了陰謀組織另「兩層」存在的秘密。

「我們知道也許要被發覺，」加米涅夫向法官說，「便指定一個小組繼續我們的恐怖活動。為此我們指定了索科爾尼可夫。依我們看來，在托派方面，這任務可由舍里布里亞可夫和拉狄克所圓滿完成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四年我親自和托姆斯基以及布哈林保持關係，並且宣揚他們的政治主張。他們同情我們。當我問起托姆斯基，李可夫的心境怎樣，他答：「李可夫和你作的想法一樣。」我問布哈林的想法怎樣，他說：「布哈林和我的想法一樣，但是採取不同的戰術：他不同意黨的路線，採取植根於黨並贏得領袖親信的戰術。」」

有幾個被告討饒。也有些似乎是聽從命運的。「政治上的重要性，以及我們各人的過去皆是不同的，」托洛斯基的前任警衛長德萊查說，「但是既已成爲暗殺者，那我們在此處便無分軒輊了。我無論如何，是沒有權利希望或請求寬恕中的一個。」

恐怖份子大羅在他最後幾句話中狂呼：「我詛咒托洛斯基！我詛咒這個送掉我的命叫我犯重大罪名的人！」

八月二十三日晚，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宣判。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米爾諾夫和其餘十三

名托季恐怖集團的份子以恐怖和賣國行爲被判鎗決。

一週後，皮達可夫，拉狄克，索科爾尼可夫和舍里布里亞可夫被捕。九月二十七自亨利·雅哥達被撤去保安處處長職務，由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特種調查委員會主席葉紹夫接充。在他離職的前一天，雅哥達還作最後一次野蠻的嘗試，想毒死他的繼任。這嘗試失敗了。

這是俄國陰謀者的零時。右派諸領袖，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每天都有被捕的希望。他們要求立即行動不要再等候戰爭了。苦痛不堪的右派職工會主席托姆斯基，提議立刻對克里姆林進行武裝進攻。有人罵他太冒險。準備的力量還不够這樣一個公開的冒險。

恰在皮達可夫和拉狄克入獄以前，右翼和托派集團的主要領袖舉行最後會議，會決定準備武裝政變。這次政變的組織和整個陰謀組織的調度，操在助理外交委員克列斯庭斯基的手裏。他不像別人已經暴露了自己，不易爲人懷疑。並且和托洛斯基以及德國人有密切連絡。就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被捕，他還是能進行的。

克列斯庭斯基挑選了領導蘇聯外交貿易委員會多年，最近從柏林回俄的羅森哥爾茲。只有托洛斯基和克列斯庭斯基知道他是托派並且是自從一九二三年以來便是接受德軍諜報處津貼的間諜……

從此以後，右翼和托派集團的直接控制，便落入兩個德國間諜的托派手中：克列斯庭斯基和羅森哥爾茲。經過長時間討論後，他們皆認爲俄國第五縱隊拿出最後一張牌的時間到了。

第二十章 餘波

一 杜哈契夫斯基

拿破崙的幽靈，又在俄國出沒了。這個新的拿破崙候補人是一位有威儀而喜怒無常的紅軍元帥杜哈契夫斯基，過去在沙皇時代做過軍官。年青時他曾預言：「三十歲如不做將軍便自殺！」

在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前夕，杜哈契夫斯基逃出德軍的監禁回到俄國。他參加同僚所組織的反共的白軍，後來，他突然改變了方向。

一九一八年杜哈契夫斯基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他立刻發現包圍陸軍委員托洛斯基四週的軍事冒險家；但他頗為謹慎，不急於捲入托洛斯基的政治陰謀。杜哈契夫斯基是一個受過訓練並且富有經驗

的軍人，在沒有閱歷的紅軍中擢升得很快。他指揮倫格爾前線的第一軍和第五軍，參加擊潰但尼金之役，曾和托洛斯基聯合反擊進攻的波軍但沒有成功。一九二二年任紅軍軍校校長，是參加與德國威瑪共和國軍事談判的重要俄國將領之一。

後來他領導了一小批職業軍閥和紅軍參謀總部中的前沙皇軍官，他們不滿意前布爾什維克游擊隊布丹尼元帥和伏羅希洛夫元帥的領導。杜哈契夫斯基的小集團，卑躬屈膝地贊揚德國軍事主義。他的寵信是托派軍官普特那，曾任柏林、倫敦和東京的武官和德軍將領塞赫特，哈麥斯坦因的至友加瑪尼克。

杜哈契夫斯基和他們兩人不久便在紅軍參謀總部形成一個親德派，雖然小却很有影響。他們都知道托洛斯基和德軍的瓜葛，但認為那是「政治」部署。還需要一個杜哈契夫斯基軍事集團和德軍高級統帥部間的軍事聯盟來平衡。

自從組織右翼和托派集團以來，托洛斯基便把杜哈契夫斯基當做全陰謀中的王牌，非到最後關頭是不攤出來的。托洛斯基和杜連絡，主要也是通過克利斯庭斯基和托派武官普特那。後來布哈林任命托姆斯基做他和軍事集團間的私人聯絡員。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皆十分明白杜哈契夫斯基瞧不起「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們也怕他的政治野心。布哈林認為他將嘗試樹立軍事獨裁；甚至可能為獲得羣衆支持，而以陰謀中的政治領袖做替死鬼。但是，一朝當權，政治家便能改變軍事集團的局面。布哈

林向托姆斯基說：「也許需要嘗試死罪，在前綫『打敗仗』，這樣我們可以運用愛國的口號獲得羣衆的擁護……」

一九三六年初，他赴倫敦參加喬治五世國葬的途中，曾在華沙和柏林作簡短的逗留，他和波蘭的「上校」德國的將軍們會談。他自信非凡，在公開的場合甚少掩飾他對德國軍閥的贊美。在巴黎他公開譴責蘇聯政府與西方列強達到集體安全的嘗試，使歐洲外交家大爲驚駭。

一九三六年八月間季——托恐怖集團審訊案駭人聽聞的披露，以及接着的皮達可夫，拉狄克的被捕，使杜哈契夫斯基大爲驚慌。他和克列斯庭斯基接觸並且告訴他，陰謀者的計畫要劇烈改變了。本來，軍事集團非到蘇聯受到國外攻擊是不作行動的，但是國際的發展（法蘇協定和意外的馬德里自衛）一再遷延了國外的行動。杜哈契夫斯基說，俄國內的陰謀者，應該在預定計畫之前發動改變，加速行事。德國馬上便會協助俄國盟友的。

克列斯庭斯基說他要立刻寫信給托洛斯基，通知他加速行動的必要。

十月間克列斯庭斯基致函托洛斯基說：——

「我們以爲被捕的托派份子，爲數甚多，但『集團』的主力尙未受影響。行動還是可以採取的；不過爲了這目的，加速外國行動，對『中心』乃屬必要。」

所謂「外國行動」，克列斯庭斯基是指納粹進攻蘇聯……

信發出不久，杜哈契夫斯基便偕同克列斯庭斯基出席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蘇維埃第八次非常大會。逮捕在繼續中，杜哈契夫斯基興奮地說，看來沒有理由相信會終止於陰謀組織的低層的。托派軍事連終員普特那已經就逮。斯大林確實懷疑一種廣泛的陰謀存在並準備採取激烈手段了。他已有充份的證據爲皮達可夫和其餘一些人定罪。普特那的逮捕以及雅哥達的被撤職皆表示蘇聯當局已深知陰謀的底細。

杜哈契夫斯基在等待立即的行動。「集團」這時必須作一個決定，不容再緩了，並且要準備一切力量支持武力政變……

克列斯庭斯基和羅森哥爾茲商量這件事。這兩個托派德國間諜認爲杜哈契夫斯基是對的。又一封信發給托洛斯基了，除了通知杜哈契夫斯基的決心進行不等待戰爭，克列斯庭斯基並提出若干政略上的重要問題。他寫着：——

我們要不洩露這次政變的真目的。我們要向人民、軍隊、和外國發表宣言……第一，我們致人民書中，不要提起我們的改變是爲了推翻現存的社會主義秩序……我們要假裝作是蘇維埃的起義；我們要推翻一個壞的蘇維埃政府而重建一個好的蘇維埃政府……無論如何，對這問題我們不要大開誠佈公。

托洛斯基的覆信到達克列斯庭斯基手里，已近十二月底了。這位流亡領袖完全同意克列斯庭斯基的見解。事實上，在皮達可夫被捕以後，托洛斯基便也有獨立的結論，認爲軍事集團應該行動不要再

延宕了。克列斯庭斯基的信還在中途的時候，他已寫信給羅森哥爾茲主張立即行動。……

「接到這封信後，」克列斯庭斯基後來寫道，「我們便爲改變做更直接的準備，使杜哈契夫斯基無牽無累，並賦予他直接辦理的全權。」

二 托派平行站的審訊

蘇聯政府也在籌劃行動。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審訊，已無疑地查明了國內的陰謀遠非祕密的「左翼」反對派而已。陰謀的真正中心根本不在俄國；而是在柏林和東京。調查工作在繼續中，軸心第五縱隊的規模和性質，蘇聯政府越來越清楚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皮達可夫，拉狄克，索科爾尼可夫，謝斯托夫，摩拉洛夫和十二個陰謀者，包括德日重要間諜以叛國罪在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受審。

托派中心的重要份子，幾個月來一直抵賴他們的罪狀。可是不利於他們證據是完全而且壓倒一切的。他們一個個承認有使破壞和恐怖活動，並且在托洛斯基指示下，和德日政府保持連絡。但是在初審時，他們還不肯吐露實情。他們隻字不提軍事集團存在的話；不提克列斯庭斯基或是羅森哥爾茲；他們對於右翼和托派集團還保持緘默；陰謀最後和最強有力的一「層」，就是在他們被詰問的時候，

還在狂熱地準備奪權。

索科爾尼可夫供出了陰謀的政治部分；和赫斯的勾結，分裂蘇聯，推動蘇維埃政權後建立法西斯獨裁。

皮達可夫承認是托派中心的領袖。承認他直到被捕以前所從事的破壞和恐怖行動，講話時態度安詳，語調緩慢，用字慎重，美國駐蘇大使台維斯說他「像是一個講書的教授。」可是皮達可夫絕口不提存在着陰謀的另一「層」。

摩拉洛夫，拉狄克等人也一一招供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宣判。被告「爲德日法西斯間諜，進行間諜牽制和破壞活動」，並陰謀協助「外國侵略者攫取蘇聯領土」，犯叛國罪。

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判決皮達可夫、摩拉洛夫、謝斯托夫和另外十名應處以鎗決。拉狄克·索科爾尼可夫和另兩名小間諜被判無期徒刑。

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檢察官維辛斯基作扼要的演說：——

靠着他們的間諜工作，在托洛斯基和皮達可夫指揮下的人們，和德日情報處建立連絡，竭力以達到各種結果，那不僅將使我們國家的權益深受影響，而且將使許多和我們在一起企望和平，在一起爲和平而戰的國家的權益蒙害。……我們殷切地關懷，一切企望和平並正爲和平而戰的各國，應採取最堅決的步驟，停止任

何由和平的敵人民主的敵人黑暗的法西斯力量所組織的任何犯罪、間諜和恐怖的行動，他們正在備戰，在準備摧毀和平大業，因而摧毀整個前進的事業，整個的進步的人類。

蘇聯國外很少登載維辛斯基的演詞；但是有些外交家和新聞記者是聽見並且記着的。

二月十七日，美國駐蘇大使台維斯在致國務卿赫爾的機要函件中說，駐在莫斯科的外交使節，幾乎一致認為這次判決是公正的。台維斯大使寫着：——

我和此間許多外交團團員談話，假如不是全體，並且可能有一個例外。他們皆認為這次審訊明白地確定了存在一個政治陰謀和推翻政府的陰謀。

但是這些事實並沒有被公開。強大的力量使得有關蘇聯國內的第五縱隊的真相隱瞞着。

三 五月的行動

距離粉碎陰謀還遠得很呢。和皮達可夫一樣，拉狄克雖然表面上供詞齊全，其實對於重要的事情，還是不肯向蘇聯當局洩露的。可是在審訊的第二天，拉狄克出了大岔子。他的如簧之舌害了他。他在支吾維辛斯基一個追詢的問題時，提起了杜哈契夫斯基的名字。拉狄克說：「普特那來看我，帶着幾個杜哈契夫斯基的要求。」他很快地講下去，不再重複杜哈契夫斯基的名字。

第二天，維辛斯基朗誦拉克克在前一庭的供詞道：「我倒要知道你提起杜哈契夫斯基的名字，你們有什麼瓜葛？」他問拉克克。

稍稍的猶豫一會。然後拉克克便伶牙俐齒地回答了。杜哈契夫斯基，他解釋道，需要「有關政府事務的一些材料，那是拉克克在消息報辦公室裏所有的。這位指揮官派了普特那來取，如此而已」

「當然，」拉克克又說「杜哈契夫斯基毫不明瞭我的任務……我明白杜哈契夫斯基對於黨和對政府的態度，他是一位絕頂忠實的人！」

在審訊時，有關杜哈契夫斯基的話不過如此。但是其餘的陰謀者相信，最後的政變如再稍有延遲，那就是自殺了。

克列斯庭斯基，羅森哥爾茲，杜哈契夫斯基和加瑪尼克匆促舉行了一連串秘密的會議。杜哈契夫斯基開始任命軍事集團的官員擔任「特種」指揮，各人在進攻時皆有特種任務。

到了一九三七年三月底，武力政變的準備已達到最後階段。杜哈契夫斯基和克列斯庭斯基和羅森哥爾茲會晤時，宣佈軍事集團應在六週內準備行動。行動日期暫定為五月初，無論如何不出五月十五日。他說，依軍事集團討論，認為奪權的實際手段「有許多權宜的辦法。」

羅森哥爾茲後來說，杜哈契夫斯基最著重的一個計畫便是「由一羣軍人，他的徒衆，假借某種藉口，聚集在他的屋內，然後衝入克里姆林宮，佔據克里姆林宮的電話總機，然後殺死黨和政府的領

袖」照這計劃，同時加瑪尼克和他的隊伍「便佔領人民內政委員部的房屋。」

其他「權宜的辦法」也討論了；但是克列斯庭斯基和羅森哥爾茲皆認為這計畫最大膽，而成功的希望最大。

在羅森哥爾茲寓所舉行的這次聚會，結論樂觀。如杜哈契夫斯基簡述的，這政變的計畫大有成功可能。皮達可夫和別人雖損失了，可是陰謀者長久期待而準備的一天，似乎就在手邊了。

克列斯庭斯基開始起草長篇的名單：「政變爆發時要在莫斯科予以逮捕撤去原職的人，以及可能候補空缺的人物名單。」加瑪尼克手下的暴徒負責殺死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羅森哥爾茲，則以他的對外貿易委員的資格，在政變前夕和斯大林約期晤談，然後在克里姆林宮兇殺這位蘇維埃領袖……

那是一九三七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

接着，迅捷而具有毀滅性地，蘇聯政府打擊了。五月十一日，陸軍助理委員杜哈契夫斯基元帥被降級為充任伏爾加區的一個小指揮。加瑪尼克撤職，參與陰謀的雅基爾和尤波里維區兩位將官也被降級，另有兩位將官科爾克和艾德曼以私通納粹德國罪被捕。

「我準備被捕，」克列斯庭斯基後來說，「我和羅森哥爾茲商談，他不料會陷於悲境，還和托洛斯基進行保持連絡……沒有幾天我被捕了。」

官報說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經嚴密的監視和調查，犯有叛國罪。布哈林和李可夫已被拘

禁。托姆斯基拒捕自殺。五月三十一日，加瑪尼克也步托姆斯基的後塵舉槍自殺。傳說杜哈契夫斯基和許多高級將領也被保安處逮捕。不久，羅森哥爾茲也就擒。全國搜查第五縱隊嫌疑犯的工作在繼續中。

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杜哈契夫斯基和紅軍將領七名在蘇維埃最高法院特種軍事法庭審訊，因為軍事機密的關係，在密室中進行審訊。被告被控私通敵國反抗蘇聯罪。站在審訊室中和杜哈契夫斯基在一道的（面對着紅軍將領伏羅希洛夫，布丹尼，蕭波希尼可夫等人）是這七位將官：——

普特那將軍，前駐倫敦，東京及柏林使館的武官

雅基爾將軍，前列甯格勒警備司令

尤波里維區將軍，前白俄紅軍司令

艾德曼將軍，前義勇警衛軍司令

科爾克將軍，前佛倫茲軍校校長

費爾德曼將軍，前參謀總部人事室主任

普里瑪科夫，前卡爾科夫警備司令

官報說：——

經調查結果，查明諸被告及加瑪尼克將軍會和某外國重要軍事人員有反抗本國的連絡，該國現正對蘇聯採取一種不友誼的政策。

被告曾在該國諜報處供職。

他們執行破壞行動，以削弱紅軍，準備在進攻蘇聯時擊敗紅軍……

六月十二日軍事法庭宣判。被告被控叛國罪應由紅軍行刑隊鎗決。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執行完畢。廣泛的反蘇的詭譎和宣傳，再度掃蕩世界的其他部份。說整個紅軍要對蘇維埃政府譁變了；說伏羅希洛夫在一支反斯大林隊伍的前面進軍「莫斯科」了；說全蘇聯各地在繼續「集體鎗決」了；說從今而後，紅軍既然失去「最優秀的將領，」便「不再是國際局勢中一個嚴重因素了」。

許多老實的觀察家深為蘇聯境內發生的事件煩惱。第五縱隊的特質和技術，一般人還是不明白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美國駐蘇大使台維斯和蘇外長莫洛托夫晤面。他坦白地告訴莫洛托夫，歐美對於托派審訊中若干將領被鎗決的反響是不好的。

「我以為，」台維斯說，「它已動搖了英法對於蘇聯和希特勒對比力量的信念。」

李維諾夫也同樣的坦白。他說蘇聯政府必須通過這幾次審訊和執行才能「確定」在不可避免的戰爭爆發時，和柏林東京合作的叛國事件已經消除了。

「總有一天，」李維諾夫說，「世界會明白我們所做的是為了保障我們的政府不受叛國事件的威

脅……我們是在爲全世界服了一次務，保障我們不受希特勒和納粹世界的操縱，因而保留蘇聯的強大，作爲反納粹威脅的堡壘。」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對蘇聯國內實際局勢做私人調查研究後，台維斯以「極機要發文四五七號」致國務卿赫爾。他評論當時事件並斥責羣衆對蘇聯政府不滿和政府即將垮台的謠言。「沒有哥薩克騎兵駐在克里姆林宮附近或在紅場活動的徵象，」他寫着。台維斯大使綜述他對杜哈契夫斯基案件的分析如下：——

阻止了暗殺，或是一次對外戰爭，這（指蘇聯）政府的地位和現存政權，看來目前是不易受攻的，而且可能還有一個時期。目前拿破崙人物的危險已被掃除了。

四 結局

莫斯科著名三次審訊的最後一件，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在職工會堂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舉行的。庭期共有七天包括早庭，下午庭和晚庭，以及聽取軍事秘密的推事庭。

被告共二十一名。前保安處長雅哥達，和他的祕書布拉諾夫；右派領袖布林和李可夫；托派領袖和德國間諜克利斯庭斯基和羅森哥爾茲；托派和日本間諜拉科夫斯基；右派領袖和德國間諜齊諾夫

和格林科；波蘭間諜沙倫哥維區；和另外十一個陰謀家，「集團」份子，破壞者，恐怖份子以及外國間諜，包括托派連絡員比索諾夫，殺人的醫師列文和卡科可夫。

曾出席旁聽此次審訊的美記者華爾特·杜倫泰在他的著作「克里姆林宮和人民」中寫着：——

這確是「結束一切審訊的審訊」，因為在這時候事情明明白白，起訴後搜集了事實，學會了怎樣認識國內外的敵人。早期的懷疑和猶豫已經消散了，由於一次復一次的案件，我相信特別是「將軍」案，已經把基洛夫時代朦朧不完全的真相補足了……

蘇聯政府為準備處理案件，很為勞苦。若干日的初步調查，參閱過去各次審訊的證據和供詞，提出見證人和被告，再經過被捕的陰謀者的對質，才能起草訴狀。蘇聯政府起訴：——

(一) 本案被告於一九二二—二三年，遵循敵對蘇聯的外國情報處指示，組成陰謀集團名叫「右翼和托派集團」，目的在為外國充任間諜，為破壞、牽制和恐怖行動，暗毀蘇聯軍力，挑撥這些國家向蘇聯作軍事進攻，以謀擊敗蘇聯，瓦解蘇聯……

(二) 「右翼和托派集團」和某數外國勾結，目的在從他們那裏獲得武裝協助，完成他們犯罪的設計；

(三) 「右翼和托派集團」有系統地為這些國家進行間諜活動，以最重要的國家機密情報供給外國情報處；

(四) 「右翼和托派集團」有系統地在社會主義建設（工業、農業、鐵道、財政、市政建設等）各部門，進行破壞和牽制工作；

(五)「右翼和托派集團」對蘇聯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領袖組織許多恐怖行動，並以恐怖行動加害於基洛夫、曼辛斯基和高爾基。

右翼和托派集團的審訊，在歷史上第一次公佈了軸心第五縱隊的活動詳情。納粹祕密征服的一切伎倆——宣傳，間諜，恐怖，高級官員的叛國，古斯林的陰謀，祕密軍隊自內部出擊的戰術——納粹會靠着它毀了西班牙，奧地利、捷克、挪威、比利時、法國及歐美其他國家的第五縱隊的故事給和盤托出了。「布哈林們和李可夫們，雅哥達們和布拉諾夫們，克列斯庭斯基們和羅森哥爾茲們……」蘇維埃檢察官維辛斯基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他的演講中宣稱，「和第五縱隊是完全相同的。」

出席旁聽的台維斯大使，認為這次審訊在法律，人情和政治的一齣戲中是「可怖的」。他三月八日寫信給她的女兒說：——

所有的人性的弱點和罪惡(最惡劣的個人野心)在審訊中都顯露出來了。他們披露陰謀的大綱，那陰謀幾乎將這個政府推翻。

有些被告，請求饒命，試圖擺脫全部犯罪的責任，將責任推給別人，裝作誠心誠意而誤入歧途的政治家。有些外表鎮靜，不存逃避被判死刑的希望，敘述他們所為的「政治」暗殺以及在德日軍事謀報處指使下所進行間諜和破壞行動的詳情。

會在庭上自稱為陰謀的「理想家」的布哈林，在最後抗辯時，活生生地描繪心理上的緊張和懷

疑，在他們被捕後，使得許多有一個時期是過激派的，和德日勾結反蘇。布哈林說道：——

我已經說過，不是單純的邏輯鬥爭驅使我們反革命陰謀家加入這發臭的地下生活的。那一切在審判時都已表白無遺了。這種單純的邏輯鬥爭伴隨着觀念的退化，心理的退化，我們自己的退化，人民的退化。這種退化在歷史上是有許多著名的例證的。如白里安和墨索里尼等人便是。而我們也退化了……

我現在爲了自己懺悔要說幾句話。當然得承認這與使我負罪的證據有極重大的關係。三個月以來，我拒絕說一句話。然後我招供了。爲什麼？因爲在獄中，我將我整個的過去予以再估價。因爲在你反躬自問。「假如你必死無疑，那你還念念不忘什麼？」——一塊絕黑的空虛便突然在眼前出現，栩栩如生。假如一個人要死而無怨，那麼便不應有所爲而死。……又當你反躬自問：「好，假設你不死；假設靠着一些奇蹟，你還可活着，那又爲了什麼？離羣索居，人民公敵，處於非人的地位，與構成生活要素的事物完全隔離……」可是立刻同樣的答案來了。在這種時機，諸位法官，一切私事，一切個人的瘡疤，一切深仇、驕傲和許多別的事情皆散開了，不見了。

……我也許在我的生命中說最後一次的話……我先驗地推定托洛斯基和我別的犯罪的同事。第二國際也是如此……將努力保護我們，特別是我自己。我不要再辯護。我靜候判決。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的早晨宣判了。各被告皆有罪。其中有三個，普萊特尼夫，比塞諾夫和拉科夫斯基徒刑。其餘被處鎗決。

三年後，即一九四一年的夏天，納粹侵略蘇聯之後，台維斯寫道：——

在俄國沒有所謂「內部侵略者」與德軍高級統帥部合作。希特勒一九三九年的進軍布拉格，是伴隨着捷克亨利組織的活躍的軍事援助的。他侵略挪威也是如此。在俄國沒有蘇台德的亨利，沒有斯洛伐克的提素斯，沒有比利時戴格萊爾，沒有挪威的吉斯林……

這事情早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我靜心旁聽所謂叛國審訊或清黨案中就說明了。重新檢閱這些案件的紀錄及我當時所寫的作品……我發覺實際上德國第五縱隊活動的每一伎倆，現在我們都明白了的，已被一般自供的俄國「吉斯林們」的供辭赤裸裸說明了。……

所有這幾次審訊、清黨、和清算，當時看來如此震撼世界的，現在却很明白它是斯大林政府爲了不僅防止內部革命抑且防範圍外進攻的堅決有力的努力的一部份。他們繼續徹底肅清國內一切叛國份子。一切懷疑消釋了，贊成政府了。

在一九四一年俄國沒有第五縱隊——他們已經鎗決了他們。清黨已清除了國家，再沒有叛國的事件了。在蘇聯的軸心第五縱隊已被粉碎了。

第二十一章 墨西哥的暗殺

所有三次莫斯科審訊中的主要被告，却是一個五千哩外的人。

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審訊及皮達可夫·拉狄克和其他托派中心份子被捕以後，托洛斯基不得不離開挪威了。他橫渡大西洋於一九三七年一月抵墨西哥。他在墨西哥富有的藝術家地亞哥·李維拉家小憩後，便在墨西哥城近郊科姚肯一所別墅裏設立了新總部。此後幾個月，托洛斯基在科姚肯無告地眼看着俄國的複雜而強有力的第五縱隊在蘇維埃政府的錘擊下一塊塊散落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托洛斯基會就皮達可夫和拉狄克審訊事向美國赫斯特系報紙發表有簽署的聲明。「在黨內，斯大林已置身於一切批評和國家之上。」托洛斯基評論審訊中的供詞說。「要

趕掉他除了暗殺是不可能的。」

由美國的托派徒衆發動，而由反蘇的社會主義者，新聞記者和教育界人士出面的「美國保障托洛斯基委員會」在紐約市成立了。委員會中原來擁有一些著名的自由份子。其中有一個叫摩里茲，郝爾格倫的，是作家和巴的摩爾太陽報的編輯，在他一發覺它的真正目的是一個反蘇的宣傳機構以後，便退出了。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郝爾格林公開向委員會發表聲明，其中有一段說：——

我相信……美國保障托洛斯基委員會，或許是不智地，已經成爲托派對蘇聯政治干涉的一種工具……所以請取消我的會員籍。

保障托洛斯基委員會進行了廣泛的宣傳運動，把托洛斯基描摹成一個殉道的「俄國革命英雄」，而莫斯科審訊則是「斯大林的誣詔」。委員會的第一步行動是設立「初步調查委員會」，「調查一九三六年八月和一九三七年一月莫斯科審訊對托洛斯基所提的罪狀。」委員有老哲學家和教育家約翰·杜威；作家卡列登·拜爾斯；前德議社會黨議員奧吐·呂爾；前美國過激份子和反蘇的新聞記者班加明·史托爾堡；和狂熱的親托洛斯基的新聞記者蘇尙·拉·伏列特。

帶着甚多的誇張和宣傳性，調查委員會於四月十日在墨西哥科姚肯開會。見證人只有托洛斯基和他的一個祕書佛蘭克爾，那人在普羅吉波一九三〇年會充任托洛斯基的私人衛隊。代托洛斯基做辯護人的是他的美籍法律顧問哥德曼。（註）

調查了七天。托洛斯基的「供詞」，在歐美報紙大登特登，主要的內容是猛烈斥責斯大林和蘇維埃政府，自誇在俄國革命中的勳績。莫斯科審訊中對托洛斯基所提的實證，完全為調查委員會所忽視了。四月十七日，卡列登·拜爾斯退出委員會。他發表了一篇公開聲明，有一段說：——

在全部審訊中，委員會的其他會員對於托洛斯基暗暗地捧場，已經損毀了公正調查的全部精神。……早在第一天我就聽說我的問題提得不當。到後來詰詢，却造成一種模型，不許求是。我被派盤問托洛斯基的檔案……詰詢只是讓托洛斯基信口雌黃，很少要他證明他的主張……委員會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公佈它的惡劣的審查，但我却不願在再發生類似幼稚事件的時候列名。

在美國保障托洛斯基委員會的支持下，邀請托洛斯基赴美運動開始了。托著的書籍論文和文件在美國各地流傳，同時有關莫斯科審訊的真相却仍被鎖在國務院的文件夾或是莫斯科幾個新聞記者的心理，如華爾特·杜倫泰後來寫的，「除了俄國的壞處之外，美國讀者極不願聽任何事情。」

托洛斯基在墨西哥，和他在土耳其、法國、挪威和他所到過的地方一樣，迅捷地在周圍集聚了一批徒衆，冒險家和武裝衛士。他又生活在一種奇怪地的陰謀氣氛之中了。

托洛斯基墨西哥總部所在地科姚肯別墅實際是一個的堡壘，環繞着的是二十呎的高牆。四角的砲

(註)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聯邦法庭宣判哥達曼犯有鼓吹敗壞美國海陸軍士氣罪。

古上，有帶機鎗日夜守望的步哨，除了特別在別墅外戒備的墨西哥警察外，托洛斯基的武裝衛兵在總部前不停地巡邏。一切來訪者須呈驗證件，經過盤詢，如同邊境守衛的一般可怖。他們的通行證要經過簽字和副署。允許踏進圍牆的大門後，還要搜查有無隱藏武器，然後才可進入別墅。

別墅內，空氣極端緊張。許多幹部忙着作指示，執行領袖指定的任務。特種秘書在準備反蘇宣傳，托洛斯基在俄、德、法、西、英諸國的宣言、論文、書籍和祕密通訊。一如在普羅吉波，巴黎和奧斯陸，許多托洛斯基的「祕書」皆在臀部插着鎗，帶着奇怪而神祕的氣氛。

沉重的郵件，從世界各地向墨西哥總部湧來。郵件常須要經過化學處置，真正的函件是用無跡墨水書寫的。和歐亞美洲不斷地有電訊來往。數不盡的記者、名流、政客、神祕的匿名客，來拜會這位反蘇運動的「革命」領袖，或是和他商談。外國托派的代表團——法國托派、美國托派、印度托派、中國托派，西班牙 P·O·U·M·間諜川流不息的來往。

托洛斯基以一副統治暴君的神氣接見來賓。在墨西哥訪問托洛斯基美記者貝蒂·吉爾克，曾為生活雜誌替他攝影，描摹他的戲劇性和獨裁式的態度說：——

托洛斯基看看錶說道，只能給我們八分鐘的訪問，不得過時。當他指揮他的俄國秘書坐下來聽他的話，那時，那位女秘書慢了一點，他便尖聲叫了起來。他叫他的北美秘書柏拿·吳爾芙也坐下來還沒有等等得及，吳爾芙從室內走出來，托洛斯基便立着用鉛筆敲擊檯邊，叫着：「快，快，不要浪費時間！」

從這設防的科姚肯別墅，托洛斯基指揮他遍佈世界的反蘇組織，第四國際。

在歐亞北美南美各地，第四國際和軸心第五縱隊網有密切的聯繫：——

捷克：托派與納粹間諜康那德·亨林及其德國蘇台德黨勾結。曾任蘇聯駐德大使館顧問的托派通訊人員比塞諾夫，在一九三八年受審時供稱，曾於一九三五年夏季，在布拉格與亨林建立聯繫。比塞諾夫說他親自做亨林派和托洛斯基間的中間人。

法國：納粹間諜和法西斯人民黨的創立者雅克·陶禮奧是一個失節的共產黨員和托派。和其他納粹間諜與法國法西斯一樣，陶禮奧也和法境托派第四國際緊密合作。

西班牙：托派已滲入P·O·U·M全部，這是一個協助佛朗哥法西斯暴動的第五縱隊組織。P·O·U·M的首腦是安德里亞斯·甯，托洛斯基的老友和同伴。

中國：托派在日軍諜報處直接監督下活動。他們的工作極為日方高級諜報官員所重視。北平日本間諜頭子在一九三七年說過：「我們要支持托派，促使他們成功，這樣他們在華各地的活動，方可與帝國有裨益，因為這些中國人是損毀國家統一的力量。他們的手腕很高明。」

日本：托派被稱為「情報智囊團」。他們在特種學校裏教導日本祕密間諜，滲入蘇聯共產黨和打擊中日反法西斯活動的技術。

瑞典：重要托派份子之一，尼爾斯·海格，曾接受親納粹財政家和騙子伊瓦·克勞格的財政津

貼。克勞格資助托洛斯基活動的事實，是在他自殺後，查帳員在各種政治家冒險家，包括希特勒在內，給他的收據中發覺的。

在全世界，托派已成爲軸心諜報處企圖侵入自由份子，過激派及勞工運動，以達其目的的工具了。（註）

俄國第五縱隊在右翼和托派集團及托派份子在莫斯科審訊時的最後慘敗，對於托洛斯基是暈眩的一擊。一種負隅頑抗和歇斯底里的情調開始操縱他的作品。他的反蘇宣傳品變得愈加魯莽，矛盾和誇大。他嘔嘔不休地談他自己的「歷史正確性。」他對於約瑟夫·斯大林攻擊，已毫無理智可言。他著文說蘇聯領袖向小孩「吹烟」而得到虐待狂的愉快。漸漸的，他個人對於斯大林衰竭的仇恨，變爲壓倒一切的力量。他叫祕書寫一本厚厚的，帶謾罵的「斯大林傳」。

一九三九年托洛斯基和美參院委員會接觸，領首的是塔克薩斯的參議員馬丁·戴斯。這個爲調查非美國人活動的委員會，已經變成反蘇宣傳的機構了。戴斯委員會派人和托洛斯基接觸並請他做證明莫斯科威脅的「專家見證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紐約時報」刊載托洛斯基的談話，說他考慮爲戴斯委員會作證的政治上責任。如何使托洛斯基來美國的計畫已經討論了。然而徒然費了一番苦心……

（註）就是在托洛斯基死後，第四國際，還繼續在英美進行第五縱隊活動。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個歐洲的托派間諜，在旅行時用着法朗克·傑克遜的名字，搭乘法國郵船巴黎號來到美國。(註)傑克遜早在巴黎大學讀書的時候就經美國托派席爾維亞·阿吉洛夫小姐的介紹，參加托派運動。一九三九年在巴黎有一個祕密的「第四國際局」的代表去找他，並向他說要他去墨西哥充當托洛斯基的一個「祕書」。他得到一張護照，那原是一位在西班牙被法西斯殺死的加籍共和軍董尼·巴比區的。托派份子得到巴比區的護照後，換上了傑克遜的相片。

傑克遜在紐約會到席爾維亞·阿吉洛夫還有別的托派份子，並被帶往科姚肯，在那裏他替托洛斯基工作。不久傑克遜通知墨西哥警局說：——

托洛斯基將派我赴俄，目的在蘇聯造成一種新局面。他命我搭中國飛剪號郵船去上海，船上可以遇到其他間諜，然後回經滿洲國而抵俄國。我們的使命是敗壞紅軍士氣，並在軍火廠和其他工廠進行各種破壞工作。

傑克遜却一直沒有去蘇聯執行他的恐怖使命。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傍晚，在戒備嚴密的科姚肯別墅裏，傑克遜以長的鶴嘴鋤向托洛斯基頭部猛砍，殺害了他的領袖。

傑克遜被墨西哥警察逮捕後說，他想和席爾維亞·阿吉洛夫結婚，而托洛斯基阻撓這場婚事。爲了這女孩子，這兩人破口大罵。「爲了她」傑克遜說。「我決定整個地犧牲了我自己。」

(註)法朗克·傑克遜的真名是雅克·蒙那·凡·登·德萊許。僞名還有列昂·雅康和列昂·海基。

傑克遜又說……

……在一個指揮勞工階級解放鬥爭的政治領袖面前，我覺得面前是一個除了遂其報復仇恨的願望以外一無所求的人物，他只不過是利用勞工鬥爭，作隱飾他的卑鄙無恥打算的一種工具而已。

……講到這幢房子，他說得好，已經變成一座堡壘了。我常反問自己，修這筆工程的錢是經哪裏來的？……也許一個時常光臨的某大國領事能為我們答覆這問題罷……

是托洛斯基毀了我的天性，毀了我的前途和我全部感情的。他將我變成一個無姓名的人，無國籍的人，一個托洛斯基的工具。我在幽徑中迷路了……托洛斯基把我放在手裏揉折，彷彿我是一張紙似的。

托洛斯基死後，活着的在俄國扮演拿破崙角色的候選人只賸下一個了：阿道爾夫·希特勒。

第四部 從慕尼黑到舊金山

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 慕尼黑

美國國務院正式出版的『和平與戰爭：美國的外交政策』一書曾宣稱：「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一這命運攸關的十年都由日本的暴行開始與結束。這時期的現象就是日德義三國既定的世界征服政策的狂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於一九三一年，其時日本藉口把亞洲從共產主義中援救出來而侵略東北。兩

年後希特勒藉口把德國從共產主義中援救出來，推翻了德意志共和國。一九三五年，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它的藉口就是把它從「布爾什維克主義與野蠻主義」中援救出來。一九三六年希特勒重新武裝萊茵；德日簽訂防共協定；德義藉口把西班牙從共產主義中援救出來，侵入了西境。

一九三七年義大利加入了德日簽訂的防共協定；日本再度攻打中國，奪取北平，天津與上海。下一年，德國佔有了奧地利。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建立了，它旨在「把世界從共產主義中援救出來。」

一九三七年九月，蘇聯外長李維諾夫曾在國聯大會中演說稱：——

「我們知道，近幾年來有三個國家進攻着別的國家。他們進攻的目標雖有政權，思想，物質與文化水準的不同，可是用來解釋他們侵略動機的理由只有一個——反共鬥爭。三國統治者都天真地想，或假裝以為，只要他說出「反對共產主義」這句話，所有他們在國際上的罪惡暴行一概，獲原諒！」

德日義三國就在防共協定這張假面具之下積極進行征服與奴役歐亞兩洲。

當時世界面對着兩個前途：各國一致團結，反對納粹，法西斯與日本的侵略，並及早制止軸心發動戰爭的威脅；不然就是分崩離析，逐個向侵略投降，並勢必造成法西斯的勝利。軸心國的各個宣傳部，托洛斯基的特務，法英美三國的反動派都聯合起來，展開了反對集體安全的國際法西斯運動。反侵略團結的可能性被指為「共黨宣傳」；斥為「烏托邦的夢」；並認為「鼓動戰爭」。它們所建議的

是「綏靖」政策，把不可避免的戰爭變爲反蘇的聯合進攻。納粹德國鼓吹這種政策尤爲賣力。

當時英國首相張伯倫正是綏靖的好手，他說集體安全將使世界分裂爲「兩個武裝的陣營」。

一九三八年二月納粹報紙「夜報」會稱：——

「我們現在知道了，後來英國首相也和我們一樣，認爲集體安全是無稽之談。」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邱吉爾在曼徹斯特地方發表演說，他答覆這種論調說：——

「有人說，我們必須不使歐洲分成兩個武裝陣營。那末是否我們只要一個武裝陣營？——獨裁者的武裝陣營，而四週流離着人民，茫然於究竟那個最先被擄，茫然於他們究竟將遭受征服，還是僅僅剝削？」

於是邱吉爾被稱呼爲「戰爭煽動者」。……

一九三八年九月，綏靖政策達到了頂點。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英國與法國合訂了慕尼黑協定——這正是一九一八年後全世界反動派所寤寐求之的反蘇「神聖同盟」。

這協定使蘇聯沒有盟國，孤立無援。作爲歐洲集體安全基石的法蘇條約重告死亡。捷克的蘇台德區成了納粹德國的一部分。於是東方之門已爲德國國防軍洞開。

美國記者華爾特·杜倫素曾在「克里姆林與人民」一書中寫道：「慕尼黑協定似乎是「布勃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之後蘇聯所受最大的屈辱。」

於是世界預計着德蘇戰爭的到臨。

張伯倫回到英國時，手搖着一卷希特勒簽過字的文件，大聲叫道：——

「這就是我們這時代的和平！」

二十年前，美國間諜賴利會大聲叫道：「不惜任何代價，俄羅斯產生的邪道必須予以粉碎。……與德國講和！與那個講和都可以！……按什麼條件講和都可以，和平以後就該結成聯合戰綫，一致對付人類真正的仇敵！」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英國下院張伯倫的支持者韋爾生爵士會稱：——

「團結一事十分重要，世界真正的危險並不在德義，而在於俄羅斯。」

可是反蘇的慕尼黑公約第一個犧牲者並不是蘇聯人民，而是歐洲民主的人民。反蘇的幌子已再度掩蔽了出賣民主的罪行。

一九三九年二月，英法兩國政府承認佛朗哥的法西斯獨裁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共和黨的西班牙寫下了兩年又半於絕對劣勢下艱苦抗戰的史詩，在三月底，終於成了法西斯的領域。

六月十五日，捷克又不成其為獨立國了。納粹裝甲師長驅直入布拉格。較法西斯義大利軍需工業尤大三倍的斯可達兵工廠與其他廿三個軍火工廠成了希特勒的財產。一度充當干涉蘇聯捷軍首領的親法西斯將軍席洛維（Jan Sirovy），將兵工廠，棧房，幾千架飛機，以及所有捷軍一等的軍備，完全呈給了德國最高統帥部。

三月二十日，立陶宛把它僅有的海港米美爾割讓給德國。

在四月七日耶穌受苦日那天早晨，墨索里尼橫渡亞德利亞海，侵入阿爾巴尼亞。五天後，義王愛麥虞限接受了阿爾巴尼亞的皇冕。

莫斯科方面正當希特勒向捷克推進時已經警告英法的綏靖政策說，他們這種反蘇政策結局必是自已遭殃。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對聯共十八次大會致辭，他說：

軸心在防共協定這個假面具之下業已在歐亞發動的不宣之戰，目標不僅在蘇聯，而且現在主要是在英法美的利益。斯氏又說：

「侵略國發動的戰爭正多方侵犯着非侵略國的利益，而其中尤以英法美為主，雖然英法美步步退讓，毫無抵抗打算，而且頗有縱容之意。這一點雖不容易令人置信但事情是確實的。」

史氏又說，西歐民主國家，特別是英美的反動份子會拒絕集體安全政策。反而夢想一種藉外交辭令「綏靖」與「不干涉」等為掩護的反蘇的聯合；可是這種政策的命運早已注定失敗。史氏說：「……某些歐美政客與新聞記者已不耐於久等「向蘇聯烏克蘭的進軍」，自己開始透露了所謂不干涉政策的內幕。他們公然在紙面上宣稱，德國使他們「失望」，實屬殘忍。你瞧，他竟不東進反蘇，倒轉向西來，要求殖民地了。有人也許會想到，捷克若干地區的割給德國，是讓它發動反蘇戰爭的代價，可是現在德國已拒絕了他們開的帳單……」

斯大林說，「我決無意於按道德意義來解釋不干涉政策，向根本不知人類道德爲何物的人去釋道，那是太天真的事情。正像老練的布爾喬亞外交家們所謂政治就是政治。不過有一點必須注意，即不干涉政策支持者們所發動的巨大而危險的政治把戲將終於使他們遭遇一次大失敗。」

當時蘇聯仍舊需要着反對侵略者的國際合作以及一種現實的集體安全政策，但是斯大林說得很清楚，這種合作必須是出於至誠的真正合作。紅軍無意於作英法綏靖政客的貓腳爪。最後如果局勢變壞，紅軍對自己的實力以及蘇聯人民的團結與效忠具有十分信心。斯大林說過：——

「……一旦戰爭來臨，我軍的前後方……將較任何其他國家堅強，這一點事實使我們國境外的好戰之徒不能不好記得。」

可是，斯大林坦率而重要的警告被一概忽略。

一九三九年四月，英國舉行民意測驗，結果百分之八十七的人民都贊成英蘇聯盟反對納粹德國。邱吉爾並認爲英蘇修好正是「生死攸關的事情」。他在五月廿七日的一次演說中嚴詞宣稱：——

「如果我們英國政府過去忽略了防務，放棄了捷克以及它的軍備，承受了防護波蘭與羅馬尼亞的責任，現在又拒絕了不可少的蘇聯的援助，因而在最險惡的情勢下進入一場最險惡的戰爭，那末政府當局勢將不能再領受國人的寬容。」

七月廿九日勞合喬治聲援邱吉爾的呼籲說：

「張伯倫先生會親自與希特勒商談。他往德國去訪他。他和哈里法克斯兩人又訪問羅馬，舉杯向墨索里尼祝賀，並對他贊譽備至。但是他派了什麼人到蘇聯呢？連最低卑的部長也不派一個，只派了一個外交部的書記。這是一種侮辱。……際此世界瀕臨大難的邊緣，他們簡直對於整個局勢的程度與嚴重性都漠然無知。」

可是英國人民以及英國政要如邱吉爾與勞合喬治等人的呼籲聲都不受注意。

按當時「倫敦泰晤士報」的說法，「與蘇聯作艱難而切實的聯盟勢將妨礙其他的談判。」……

一九三九年夏末，歐洲戰爭危機更趨嚴重時，被張伯倫派往莫斯科的外交部官員史特朗成了與蘇聯進行直接談判的唯一英國代表。公衆的壓力使張伯倫不能不演一下與蘇聯談判的戲。八月十一日，一個英國軍事代表團到達莫斯科進行參謀人員的聯席會議。英國代表團赴蘇時搭的是一隻每小時只行十三海里的輪船，這是兩國之間最慢的交通工具。同時代表團一到蘇聯也就知道，它的權力和史特朗相仿，也不配與蘇聯政府簽訂什麼協定。……

因此蘇聯正陷於孤立，須單獨對付納粹德國，而納粹德國却受着歐洲若干抱慕尼黑思想的政府支持，這種支持如果並非出於主動，也就是屈從的。

此後前美國駐蘇大使台維斯會寫到蘇聯政府被迫而採行的辦法。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寫給

總統顧問賀浦金斯的信裏說：——

「按我的觀察與接觸，我認爲一九三六年以後除美國的總統而外，世界上沒有一國政府像蘇聯政府一樣看清了希特勒對和平的威脅以及非侵略國家間集體安全與聯盟的需要。蘇聯曾準備爲捷克而戰。他們曾在慕尼黑協定之前取消了與波蘭所訂互不侵犯協定，因爲他們希望如果履行蘇捷條約義務有必要，他們可以假道波蘭，應援捷克。甚至在一九三九年春，蘇聯政府仍同意如果德國進攻波蘭羅馬尼亞，與英法聯合行動；不過它同時建議，非侵略國應舉行國際會議，以便客觀而現實地決定每一國家能作什麼，並由此而令希特勒注意它們聯合的抵抗……可是張伯倫拒絕了這個建議，其理由是波羅兩國拒絕蘇聯參加。……」

「一九三九年春，蘇聯力圖完成一個明確的協定，以便取得制止希特勒軍事計劃的協同與合作。」

「蘇聯曾向英法保證荷比受侵略時它挺身而出來保護，英國……就拒絕爲波羅的海各國向蘇聯作同樣的保證。因此蘇聯有極大理由相信它與英法無法完成有效，直接而實際的一般規劃。它終於被迫與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協定。」

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之後二十年，歐洲反蘇的政客再度逼迫蘇聯與德國訂立並非自願而爲自衛的條約。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蘇聯與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納粹的機械化部隊分兵七路侵入波蘭。兩天之後英法對德宣戰。兩星期後，在反蘇的「上校團」影響下與納粹勾

搭，拒絕蘇聯援助。反對集體安全的波蘭政權瓦解了；納粹進行對它以前的盟邦的殘餘部隊施行掃蕩。

九月十七日，當納粹各縱隊穿入波蘭，波政府狼狽而逃時，紅軍越過戰前波蘭的東疆，在納粹裝甲部隊到達以前佔領了白俄羅斯，西烏克蘭，加里西亞等地。紅軍迅速推進，佔有了所有一九二〇年前波蘭割自蘇聯的土地。

據十月一日邱吉爾在廣播中宣稱：「蘇軍進駐這一綫，事為蘇聯防止納粹威脅的安全要求所必需。一條希特勒所不敢進攻的東綫業已建立。上週里賓特洛甫應召前往莫斯科，就爲了去明瞭並接受納粹對波羅的海各國以及烏克蘭所作的企圖業已被打破這一點事實。」

蘇軍向西的進展是蘇聯爲抵消納粹思想傳播的第一步，並旨在加強蘇聯的防衛，以備與第三帝國作不可避免的決戰。……

同年九月底十月初蘇聯政府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國次第訂立了互助協定。協定規定蘇聯在上述三國可駐兵，設機場與海軍基地。

可是在北方，芬蘭依然是第三帝國可能的一個軍事盟邦。

芬蘭軍事領袖曼納林與德國高級統帥部具有密切而經常的聯系。兩國參謀時常舉行會談，而德國的軍官更按期去督導芬軍演習。芬蘭參謀長奧斯契過去係在德國受訓，而他的一位主要副手奧斯特曼

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投效德軍作戰。

芬蘭與納粹德國的政治關係也很密切。社會黨總理雷第曾稱希特勒爲「人傑」；而芬蘭政治幕後最有勢力而恐德的財主斯文奴佛路特曾獲得德國的鐵十字章。

芬蘭由於得有德國軍官與工程師的援助築成了一個强有力的堡壘，足以充當侵犯蘇聯的根據地。芬蘭築下了二十三個軍事航空基地足以容納十倍於芬蘭當時的空軍。納粹技術家會督導曼納林防綫的建築。這防綫是沿蘇聯邊境所建長達幾哩的錯綜複雜而設備精良的堡壘陣，在某一距列甯格勒不過二十一哩的據點就設有若干重砲。曼納林防綫與馬奇諾防綫不同，它的設計並不光爲防衛，也爲便於駐留一支巨大的進攻部隊。一九三九年夏，曼納林防綫將近落成時，希特勒的參謀長哈特爾曾由德赴芬，對這一個巨大的工事作了最後一次視察。……

蘇聯政府曾向芬蘭提議訂立互助協定。莫斯科曾建議將蘇聯卡里利亞幾千方哩的領土來換取芬蘭臨近列甯格勒的幾個有戰略作用的島嶼，卡里利亞峽的一部，以及漢果港三十年的租借，以便蘇聯設立海軍根據地。蘇聯領袖認爲這些地方對克隆斯達紅海軍根據地與列甯格勒市的防衛極關重要。

十一月中，控制芬政府的親德派完全破壞了談判。

十一月底，蘇聯與芬蘭就發生戰爭了。

當時英法的反蘇份子滿以為期待已久的神聖戰爭到臨了，而西綫抗德出乎意外地沉寂的戰事是場「錯誤的戰爭」。真正的戰爭該在東綫。在「援芬」這口號之下英法美三國掀起了激昂的反蘇運動。張伯倫首相在不久以前還聲言打納粹的軍火不夠，但迅速為芬蘭送去了一百四十四架英國飛機，一百十四尊重砲，一八五、〇〇〇枚砲彈，五〇、〇〇〇枚手榴彈，一五、七〇〇枚炸彈，十萬件大外套與四十八輛救護車。法國政府正當法軍迫切需要各種軍備以防止不可避免的德軍攻勢的時候，也把一七九架飛機，四七二尊重砲，七九五、〇〇〇發砲彈，五、一〇〇挺機鎗，二十萬枚手榴彈讓給了芬軍。

當西綫繼續沉寂時，仍由反蘇軍人如艾用賽將軍等控制的英國高級統帥部起擬了一個派遣部隊十萬經斯干的納維亞前往芬蘭的計劃，法國高級統帥部則準備着由魏剛將軍對高加索發動同時的進攻，魏剛會公然宣稱，近東的法國轟炸機對轟炸巴庫油田一事已準備就緒。

英美法的報紙則每天大事渲染芬軍的「大捷」與蘇軍的「慘敗」。可是三月之後，蘇軍在特別艱難的山區與常在零下六七十度那種令人難信之氣候條件之下擊破了「不可破」的曼納林防綫，並擊潰了芬軍。

一九四〇年三月廿九日，莫洛托夫向蘇聯最高蘇維埃發表演說稱：——

「蘇聯業已擊潰芬軍，護有佔領芬蘭全境的機會，但是它並沒有這樣做，也沒有像任何其他強國

一樣要求賠償戰費，只把它的希望減至最低限度。……我們在和約裏沒有其他要求，僅要求保障列甯格勒，蘇爾曼斯克與慕爾曼斯克鐵路的安全。……」

其時，納粹德國對蘇聯的不宜之戰在發展中。……

在蘇芬停戰的一大，曼納林將軍在一個頒給芬軍的文告內宣稱，「本軍的神聖任務是充任西方文化在東方的一個前哨。」不久以後芬蘭政府開始在修正的邊界上又築起新的工事來。納粹技師又來督工。芬政府向瑞典與德國開了大批軍備的定貨單。大批德軍開抵芬境。芬德將領組成聯合總司令部，並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赫辛斯基的德國大使館職員中增多了幾十名納粹特務，芬境各處遍設了十一個領事館。……

一九四〇年春西綫的沉寂突然打破。四月九日德軍侵入丹麥，挪威。丹麥於一天之內被不血刃而佔領。同月底德軍已擊破挪威有組織的抵抗，而應援赴挪作戰的英軍放棄了他們幾個危險的據點。奧斯陸成立了以吉斯林為首的傀儡政府。

五月十日，張伯倫辭首相職，他已使英國陷於空前危急的境地。同一天，英王邁邱吉爾組閣，德軍侵入了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五月廿一日，德軍長驅直入，到達了英吉利海峽，並將佛蘭德斯盟軍的後路切斷。

法國充滿了恐懼。第五縱隊到處活躍。法國部隊爲軍官棄之不顧。全軍失却了軍需接濟。雷諾向參議院宣稱，法軍首長已犯了「令人難信的錯誤」。他斥責了「國賊，失敗主義者與懦夫」。幾十名法軍高級官長突然被捕，但是逮捕下手太遲。第五縱隊已掌握了整個法國。前法國航空部長柯特以後在「奸計的勝利」(Triumph of Treason)一書內撰稱：——

「……法西斯黨人在整個國內以及陸軍內有他們一套活動技術。反共的鼓動是一種烟幕，在烟幕之下實在準備着一種麻痺法國，便利希特勒工作的陰謀。……第五縱隊最有效率的工具是魏剛，貝當與賴伐爾。一九四〇年六月二日在土爾斯附近康古舉行部長會議，魏剛會勸政府停戰。他的主要理由是巴黎已經爆發了共產革命。他說法共總書記多列士業已坐鎮總統府。於是內長曼台爾立刻打電話給巴黎的警察局長，局長否定了魏剛的說法；城裏一點也不亂，人民都很鎮靜。……後來魏剛與貝當兩人在潰亂中攫得了權力，於是在賴伐爾與達爾朗協助之下，匆匆壓制了所有政治自由，箝制人民，建立了一個法西斯政權。」

當法軍士兵於前綫孤立無援而拚死作戰時，混亂漸增，困難漸甚，於是全世界看到了一場規模空前前的賣國醜劇……

從五月廿九到六月四日，英軍由敦扎克撤退，史無前例地救出了卅三萬五千人。

六月十日法西斯義大利對英法宣戰。

六月十四日巴黎陷落，貝當，魏剛，賴伐爾與托洛斯基派的陶里夢成了納粹在法蘭西的傀儡統治者。

六月廿二日，德法在康邊桑林一節火車上簽訂了停戰協定，二十二年前福煦將軍係在同一節車廂裏授被擊敗的德人以投降條件。

法國崩潰以後，紅軍再度迅速調遣，以增強蘇聯的防衛。

六月中。蘇軍裝甲隊佔領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先發制人，以消除納粹在波羅的海國家發動不可免的事變。

八月廿七日，紅軍進佔了比薩拉比亞與北布哥維納，這兩塊地方原是羅馬尼亞從革命後的蘇聯攫為己有的。

此刻蘇德兩國已在它們幾處未夾的戰線上形成了對峙的形勢。

七月底，納粹對倫敦以及其他不少英國城市發動大舉轟炸，對平民投以數以噸計的炸彈。八月間空襲更爲猛烈，其目的在恫嚇與麻痺整個英國，使它不堪再受嚴重削弱，而終於屈膝。

但是英國內部已發生深巨的變化。因張伯倫的領導而發生的混亂與分化已被決心與鞏固中的團結取而代之。英國人民業已看到海峽對岸第五縱隊的活動。邱吉爾政府的作爲迅速而果敢。蘇格蘭保衛

團與英國情報處肅清了納粹間諜，英國法西斯派以及秘密第五縱隊的陰謀。當局對「英國法西斯聯盟」一次突然的搜捕，搜獲了若干重要文件與許多第五縱隊。英國法西斯黨的黨魁摩斯萊是在他自己寓所被捕。此後又有好幾次動人的搜捕。結果前國會議員反蘇親德的「人民黨」創立者皮蓋特，匹勃爾區國會議員保守黨人藍姆賽；衛生部一官員伊蘭及其妻福克斯夫人，以及其他若干著名親納粹派與法西斯派全部就逮。國會通過了懲奸法案，決處叛國者以極刑。

英政府接受了法國與莫斯科大審的教訓，它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就宣佈逮捕前海軍情報部長唐維爾。唐為德國政要羅森堡與已故的霍夫曼將軍之友，一九一八年以後，他曾參與大部分反蘇陰謀。唐於被捕時，正担任着一個秘密親納粹團體的首腦，這團體名為「環節」，係得德國秘密警察首腦希姆萊之助而建立。……

英國人對於內部叛國奸謀既有恃無恐，對於納粹空中閃擊的試煉也毫不畏縮，並竭力防衛。光是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七日這一天，皇家空軍在英國上空擊落了一百八十五架德機。

希特勒遭逢了如此猛烈而出乎意外的抵抗，又為東部邊境有蘇軍而深感不安，他在海峽邊停了下來，沒有進侵英倫三島……

一九四一年，由於世界上蘇德兩最大軍事強國彼此虎視眈眈，準備開戰，全歐充滿了緊張空氣。

三月一日，德軍侵入索非亞，使保加利亞也成了一塊納粹基地。

四月六日，時為南斯拉夫國王保羅政權被人民暴動所推翻，德國間諜被迫離南之後，蘇聯政府與南斯拉夫新政府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同一天德國對南宣戰，侵入南境。

五月五日，斯大林受任了蘇聯的人民委員會委員長。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四點鐘，希特勒的坦克，空軍，機動大砲，機械化部隊以及步兵，不經宣戰，就在由波羅的海到黑海這一條長大的戰線上分路越入了蘇境。

同一天早晨，戈培爾在廣播中宣佈了希特勒作戰的文告。略謂：——

「德國人民！此刻進兵業已開始，其規模之巨為全世界前所未見。我們繼續克大捷的戰士已與芬蘭同志聯結，在北冰洋並肩作戰。德軍係由挪威的征服者統率，正與在芬蘭司令統率下的芬蘭自由英雄密切合作，保衛芬土。德國的東線由東普魯士延至喀爾巴阡山麓。在羅馬尼亞元首安東尼斯哥的指揮之下，由多瑙河下游普羅斯河沿岸起至黑海沿岸的德羅士兵都已經聯合起來。因此這一線的任務不僅為保衛幾個國家，而且是保衛歐洲，拯救全體國家。」

義羅匈芬都參與納粹對蘇的戰爭。法國與西班牙都編組了特別的法西斯分遣隊。反革命的歐洲的聯軍終於發動了對蘇聯的神聖戰爭。霍夫曼將軍的計劃終於試行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不作警告，出動轟炸機與戰艦攻擊美國。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

對美正式宣戰。……

十二月九日，羅斯福總統在對全國人民發表的演說中說：

「以往十年間日本在亞洲採行的途徑與希墨在歐非兩洲採行的途徑正相平行。而今天情形已逾於平行。三國勾結完密，軸心戰略家已把世界各洲大洋都當作一塊大戰場。

一九三一年，日本不經宣告侵佔滿洲。

一九三五年，義大利不經宣告而侵略阿比西尼亞。

一九三八年，希特勒不經宣告佔領了奧地利。

一九三九年，希特勒不經宣告侵佔捷克。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希特勒不經宣告侵入波蘭。

一九四〇年，希特勒不經宣告，侵入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

一九四〇年，義大利不經宣告進攻法國，以後又進攻希臘。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不經宣告侵入蘇聯。

而現在，日本進攻馬來亞，泰國與美國了，事前也並無警告。

這種種做法都屬於一種方式。」

具終於揭開。反共軸心的反蘇祕密戰爭已與反對全體自由人民的世界戰爭合而為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羅斯福給國會的咨文內宣稱：——

「一九三六年日本加入防共協定已公然與德國勾結。如所周知，這協定名義上是反對蘇聯，但它真正的用意是建立一個反對自由世界，特別是英法美的法西斯聯盟。」

國際法西斯與進步人類的聯軍發生環球性的衝突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進入了最後決定的時期。

第二十三章 美國的反共

一 沙俄後裔

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後軸心祕密外交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價，阻止美國參與反對納粹德國的英蘇聯盟。美國的孤立與否對德日高級統帥部總的計劃是極關重要的。

因此美國成了軸心反蘇宣傳與祕密活動的焦點。

自從一九一八年以後，美國人民一直不斷領受着關於蘇聯的偽宣傳。蘇聯的革命被指為「兇手，罪犯與墮落者」鼓動之下「魯莽無知羣衆」的作爲；紅軍被誣為「無訓練的烏合之衆」；又說蘇聯的經濟「紛亂萬狀」，蘇聯的工農業「陷於無可救藥的無政府狀態」，又說蘇聯人民正等候戰爭，以便

趁機反叛，反對「莫斯科殘酷的霸主」。

當納粹德國進攻蘇聯時，預言蘇聯一定崩潰的論調在美國甚囂塵上。左述種種是德國侵入蘇聯後美國人所作的若干典型的說法：——

「希特勒將在卅天內囊括蘇聯。」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七日國會議員馬丁·戴羅斯的談話。

「要使蘇俄免於短期間潰敗將是聖經問世以後空前巨大的奇蹟。」見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七日「紐約郵報」佛里韋·普拉特的文章。

「俄羅斯已命定失敗，要使它在納粹軍的閃擊攻打之下不致崩潰，英美絕對做不到。」見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七日赫斯特的「紐約美國新聞」。

「……不論講參謀與指揮，訓練與裝配，他們（俄羅斯人）都不是德國人的對手；提摩盛科，布丹尼與史德恩的才幹比不上季德爾與布勞契支。清黨與政治活動已弄垮了紅軍。」見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紐約時報」海森·鮑爾溫的論文。

「蘇俄無可救藥的原因無他，即無能，專制，缺乏管理才幹，缺乏機智，以恐懼與肅反等手段施政。蘇俄恫嚇世界已歷時二十五年，現在它的虛張聲勢要拆穿了。……蘇俄於戰爭中一旦完全消滅，我們不必驚怪。」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喬治·索可爾斯基的談話。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赫斯頓郵報」刊載題名「對俄羅斯的無知」社論一篇，提出了許多

美國人心目中最關切的一個問題。這一篇社論宣稱：

「有一個問題至今沒有得到圓滿的解答，即爲什麼二十年來美國人對於蘇聯物質進步一事漠然無知。

「當希特勒進攻蘇聯時，國內幾乎一致認爲斯大林已保不長。我們的「高明人士」都對蘇聯感到絕望。他們預料它不久將被納粹征服。……許多美國人都預料納粹推進時，蘇聯勢將敗退。……

「美國人爲什麼與怎樣被蒙蔽得那麼久的呢？」

自從一九一八年以後美蘇人民之間就樹起了一種障礙。對蘇聯人爲的恨與懼係由反動政客與商人，白俄逃亡者，反革命的間諜以及軸心宣傳部，情報的代表等煽動起來的。

俄羅斯革命之後不久，白俄逃亡者就向美國大放反蘇謠言，掀起反蘇的猜疑與仇視。美國沙俄逃亡者的反蘇運動一開始就與法西斯派反美的祕密戰爭打成一片。

第一批納粹細胞係一九二四年在美國形成。首腦就是芝加哥納粹「條頓社」的社長吉西勃爾。同年，賴利上尉就和他的白俄部屬在美國組成了一個「國際反布爾什維克聯盟」的支部。從一九二〇到二九這十年間，納粹特務如吉西勃爾，西班牙諾勃爾就聽命於赫斯，羅森堡等，在美國與白俄密切勾結，旋展其反民主反蘇的活動。

白俄阿方希夫，別名庫雪布王子或阿姆斯特朗，一九二二年到舊金山後即與沙俄軍人卡維爾開始

合作，出版一種親納粹反猶的宣傳品，名爲「美國的非猶太人」。工作時並與納粹間諜吉西勃爾與福斯等聯系。

魯巴可夫以前是日本控制的謝米諾夫所率白俄部隊的上校，早在三十年代初到美，即從事於反蘇反猶宣傳。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台後，魯即在紐約市舉辦一種名叫「俄羅斯」的親納粹俄文報。日本特務謝米諾夫及其參謀長羅柴夫斯基由滿洲與魯聯絡，謝羅兩人那時在滿洲率有日本接濟的白俄部隊。「俄羅斯」經常傳佈日本關於滿洲的宣傳，同時也刊載納粹的宣傳。一九四一年希特勒進犯蘇聯時，魯巴可夫在紐約的報紙稱譽德軍爲「公正的司罰之神所執鋒利大刀，希特勒所率基督的忠貞反布爾什維克的白色常勝軍團。」

僑美白俄中最重要的一个德日特務是房西特斯基「伯爵」。他是但尼金的軍中的舊俄軍官。但尼金去世後，房就在克里米亞結成恐怖黨，據人勸贖。三十年代初房前來美國，並與美國大財主史蒂芬夫人結婚，史夫人較他年紀大二十二歲之多。房就此成爲美國公民，在康涅狄格州的湯姆森地方擁巨產而居留下來。

房因有妻子的巨產在手，開始進行他那辦一支反蘇大軍的宿願，他希望今後親自率領大軍進入莫斯科。他開始遍遊歐亞與南美各地，與「國際反布爾什維克聯盟」以及其他反蘇機關的代表會晤。

一九三三年八月房西特斯基在美國成立「俄國法西斯民族革命黨」。它的黨徽就是個卍字。中央

黨部設在他湯姆森地方的寓所，他在當地還設有製造步槍，機槍及其他軍用品的工廠，並訓練若干隊穿着制服佩帶卍徽的青年。

一九三四年五月，房到東京，哈爾濱與遠東其他中心，與日本高級統帥部以及謝米諾夫等法西斯白俄會晤。後房離日赴德，訪羅森堡，戈培爾以及德國軍事情報處的代表。房負責為德日經常由美國送達情報。

房西特斯基的支部分設於紐約市，舊金山，洛杉磯，索保羅，巴西，哈爾濱等地。這些支部的工作直接由德日軍事情報處督導。

房經辦與領導的組織除在美國從事間諜活動外，並推行種種反蘇的破壞與恐怖行動。一九三四年二月，房在湯姆森出版的「法西斯」上報告稱：——

「十月七日法西斯三人小組甲字第五隊造成軍車碰撞。據此間所得報告死人逾百。

「蘇聯斯達洛平斯克區播種運動已因「弟兄們」的活動完全破壞。主持播種運動的共黨數人已離奇失蹤。

「九月三日，在奧齊拉克米茲區集體農場的主席共產黨人被第一六七與一六八兩號「兄弟」所殺。」

「俄國法西斯民族革命黨」的正式綱領稱：——

「設計暗殺蘇聯軍事教官，軍事通訊員，政要及所有顯著共產黨人……首先要暗殺各共黨書記。……」

「破壞所有共黨當局的命令……阻礙紅軍交通。擄倒電桿，割斷電線，截斷與破壞所有電話交通……」
「法西斯兄弟應牢記：我們過去破壞，現在破壞今後也繼續破壞！」

日本進襲珍珠港後不久，房西特斯基「伯爵」就被聯邦調查局所逮捕，按違犯間諜法案審訊，結果以傳遞美國情報與德日政府，判刑五年監禁。

二 「反共救國」

一九三一年美國有一個名叫「全國公民聯合會」倡導一種「國際制止赤禍運動計劃」。聯合會以鼓動反共反勞工爲目的，它的倡辦人與領袖即前芝加哥報人伊萊。會員中包括紐約州衆議員費虛，芝加哥前工奸與反猶宣傳者容格，舊德特務維勒克；反動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副會長胡爾；以及其他若干致力於反布爾什維克十字軍的重要美國人物。

一九三三年初伊萊又担任所謂「國際制止世界赤禍委員會美國分會」主席。委員會總部設於柏林「歐洲大廈」。全國公共聯合會也有不少會員參加這個新的組織。

美國分會在美國散發第一個納粹官方的宣傳文件。這反蘇文件以書籍形式發行，文字爲英文，題名「德國的共產主義」。該書係在德國由伊哈特浮拉格公司出版。運來美國散發的達幾千冊之多。在

紐約，洛杉磯，芝加哥等城市該書廣泛寄贈，並於各種「愛國」集會中分送。該書為在美國的流傳，曾有全國各地報章，演講，集會與傳單廣為宣傳。

該書以希特勒的一節言詞作序，原文稱：

「今年年初數星期，我們蒙受布爾雪維克混亂的危機千鈞一髮！

希特勒

見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希氏公告」

該書第二頁列有下述文字：——

為什麼美國人應閱讀這本書？

由於美國政府現正考慮承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美國人民對於共產黨的宣傳與活動這一問題急切關懷。

本書切合當前需要，因它譯述德國對共產主義作生死鬥爭之史實，當為每個關心的公民所必讀。它所揭露德國共黨的祕密方法與破壞目的亦即文明國家公敵在美國所用的方法與抱持的目的……

德國這種暴露具有為別國供作事實教訓的價值，本委員會為此呈獻與全美各公衆輿論之領袖。

上引介紹文字之後列有「國際制止世界赤禍委員會美國分會」各領袖分子的名單：——

柯爾（第特律商會國防會議主席）

第拉裴（世界大戰防護團總司令）

伊斯萊（全國公民聯合會）

費盧（國會議員）

霍格爾（美國國防會主席）

F·詹森（更新美國聯合會會長）

O·詹森（聯和協會）

容格（美國警備情報聯合會會長）

麥克洛勃茲（銀行家）

諾曼（建築業主聯合會主席）

薛爾（礦工聯合會編輯）

史蒂文森（前美國軍事情報處職員）

史蒂爾（「民族共和」編輯）

特勒伏（美利堅聯盟主席）

當美國參加二次大戰時，幾十個標榜「反共」的法西斯團體在美大施活動。這種團體都聽從柏林與東京的指揮，大部分還得到德日經濟上的接濟。納粹德國所收買的特務在美設立了許多團體，像一

德美協會」與「庫豪塞協會」等對於外國勾結一點並不隱諱；像「銀衫團」「基督陣綫」「美國保衛隊」「美國國家主義聯盟」與「美國主義十字軍」等都號稱「愛國團體」，以「將美國由共產主義的威脅中拯救出來」爲宗旨。

到一九三九年，美國的法西斯團體爲數已不下七百五十個，在美廣泛發行親軸心，反猶，反蘇的公報，雜誌，通訊與報紙。這些團體與宣傳藉口「反共救國」、要推翻美國政府，建立美國法西斯政權，與軸心聯合反蘇。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做效納粹的「銀衫團」首領W·D·潘萊宣稱：——

「我們應該明白，美國一旦發生二次內戰的話，這戰爭並不在推翻美國政府，而在推翻猶太——共黨的篡位者，他們霸佔美國政府，並立意使它變成莫斯科的一個支部……」

德蘇戰起，親納粹的「基督陣綫」的首領柯林神父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他的機關刊物「社會公論」上聲稱：——

「德國對蘇的戰爭是一場爲基督真理的戰事……我們還記得共產黨主義的產生於俄羅斯，主要就得力於無神的猶太人。」

此外堪薩斯州威契達地方「防衛者」與「宣示」，加州人阿達斯卡第洛的「信號燈」，印第安納州蒙西的「X光」，內布拉斯加州奧瑪哈的「美國有危險」等類似的親軸心反蘇的出版物都傳佈着詞

性質的宣傳。

珍珠港事變後，這些刊物的負責人中間不少被司法部以傳佈叛亂宣傳與納粹間諜共謀推翻美國政府的罪名提起控訴。可是大戰期間它們仍繼續傳播下述種種宣傳，如軸心在打「聖戰」，美國參戰是「上了華盛頓，倫敦與莫斯科猶太共黨叛徒們的當。」

三 保羅·謝佛案經過

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後幾天，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了一個中年而整潔的德國記者，他住在紐約市一個堂皇的公寓裏。他的名字叫保羅·謝佛。他在國務院的檔案裏登記的是爲納粹宣傳部機關報「第三帝國」工作的美國記者。

保羅·謝佛的經歷正是在美國戴反蘇假面具的納粹如何活動的一個驚人的說明……

有一個時期，謝佛會是一個負有國際聲譽的新聞記者。他從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九年間任「柏林日報」駐莫斯科記者，曾經有「蘇聯消息最靈者」的佳譽。他由蘇聯所發娓娓動聽的電訊每每爲十幾種報紙轉載。他的朋友與仰慕者中不少歐美著名政治家，文化巨子，工業巨頭與金融家。

一九二九年秋，謝佛駐莫斯科記者的職務突然意外地中斷。有一次他返回德國期間，蘇聯當局突

然禁止他再度入境。於是謝佛的許多知名友人羣起抗議。他們要求明瞭蘇政府採取這種行動的理由何在。可是這問題的答案就一直鎖在蘇聯秘密警察的檔案箱內。

一直到八年之後，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右翼的陰謀分子，前農業委員長齊諾夫在蘇聯最高法院的軍事法庭陳述時才透露了若干事實。

齊諾夫承認他會按月收受德國軍事情報處四千盧布，負責供給蘇聯的軍事與商業情報與策動廣泛的破壞工作。他供出了他第一次進行間諜破壞時所聽命的德國間諜。據齊諾夫說這個德國間諜就是「柏林日報」的記者保羅·謝佛。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蘇聯的執法隊槍斃了齊諾夫。而齊諾夫受刑前幾天這位保羅謝佛到了美國，擔任「柏林日報」的駐美記者。

謝佛自從於一九二九年被蘇聯排斥以後，已成了歐洲最多產而收入也最多的反蘇宣傳家。每星期他總有一篇猛烈抨擊蘇聯政府並預言其必然崩潰的文章刊登在某些歐洲或美國著名的雜誌上。

一九三一年謝佛已與一位以前的俄籍伯爵夫人結婚，他前來美國致力於展開反對美國承認蘇聯的運動。他為「外交季刊」所寫一篇文章會嚴重警告稱：「如果美國決定承認，那末人們以後將說美國對於一九三一年在布爾喬亞的歐洲與蘇聯之間作了深思熟慮的抉擇……可是美國的承認只有引起共產俄羅斯對攻擊布爾喬亞歐洲各國採行更大的攻勢與冒險。」

當希特勒登台時，謝佛尙任「柏林」倫敦特派員。不久就被召回國，調任爲總編輯，其時該報已受納粹宣傳部監督。

一九三七年冬，謝佛奉命駐留美國從紐約爲「柏林」拍發電訊。電訊往往是一種反美宣傳以及爲德國軍事當局關心的軍事消息的巧妙的混合。不久以後謝佛就昇充納粹宣傳部機關報「第三帝國」的駐美通訊員，同時擔任戈培爾的駐美特別代表。他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美國鼓動反蘇。美國各著名報紙雜誌經常刊有這位「俄國問題專家」謝佛的文章。謝最得意的題材之一就是莫斯科大審。謝爲他許多美國讀者分析大審的情況時，大審也正暴露了他自己德國間諜的真面目。他把布哈林，沒達可夫，拉狄克以及其他俄籍第五縱隊稱爲「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領袖」。而最高的讚揚還留給了托洛斯基。

謝佛一九三八年四月爲著名美國刊物「外交季刊」所寫「由列甯到斯大林」一文正是他的一篇代表作，他在這篇文章裏稱斯大林是個「狡猾的東方人」，受貪與嫉的鼓動，渴望獲得權勢，他的所以處托洛斯基派以死刑就因爲他們是他個人野心發展的障礙。

謝佛在美國的宣傳工作並不因他在珍珠港事變後被捕而告終。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三日「紐約時報」的星期刊上封面第一篇討論德國問題的文章署名爲「康拉特·郎」。編者於註釋中稱作者爲「這次大戰中德國問題精密的研究者」。這文章竟說「烏克蘭的收成已因使用德國的方法今年增加了一倍。」

實際上「康拉特·郎」並無其人。它是個假名。這篇文章的作者還是保羅·謝佛。

謝佛被捕後，他某些有勢力的朋友會圖設法使他恢復自由。他們爲他按排用筆名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他們甚至於爲他找個職位，在美國戰略服務局當一名德國問題專家。

※

一九四四年春，謝佛爲司法部再度逮捕。這次才判定這位以前戈培爾博士的特別代表將於大戰期間始終監禁。

(四) 戴羅斯委員會

一九三八年八月慕尼黑協定簽訂之前，美國國會添設了一個專門調查非美國人活動的特別委員會。該會主席是得克薩斯州的衆議員戴羅斯 (Martin Dies)。

戴羅斯委員會成立之初，係旨在制止美國的軸心陰謀。

可是，戴羅斯議員的「調查」完全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即說服美國人民他們主要而最可怕的敵人是蘇聯。

戴羅斯委員會所委派的第一個調查長是無籍籍名的前勞工間諜與反蘇宣傳員蘇立文。蘇在爲戴羅斯工作以前曾與美國的反蘇烏克蘭人民運動發生聯系，而這個反蘇運動悉聽在柏林的烏克蘭人斯可

洛巴斯基等逃亡者指揮。蘇立文最初在波士頓是個年青而窮的記者，曾被僱協助在美籍烏克蘭人中鼓動反蘇情緒。蘇立文雖然對於烏克蘭文一竅不通，也開始大作其「獨立烏克蘭」的宣傳。

後來蘇立文在美籍烏克蘭人的運動中終於成了一個顯著的角色。因為他充任了這項運動的發言人，與納粹間諜和宣傳人員都有了密切聯繫，並與他們合作，甚至公然宣示與他們的活動有關。一九四三年六月五日，蘇立文於紐約市對美籍德人協會會員與戎裝的衝鋒隊演說。據說蘇當時會高叫「把卑賤的猶太人推下大西洋去！」

一九三六年八月，美國主要反猶與親納粹的宣傳人員在北卡洛林納州亞希維爾地方舉行全雙性會議，當時蘇立文就是主要演說者之一，其餘演說者有銀衫團首腦潘萊，與蘇立文合作發行法西斯公報的屈魯，納粹特務伊爾姆赫斯特等。各演說者曾猛烈攻擊蘇聯，並指羅斯福政府為「猶太共黨陰謀」的一部分。亞希維爾的報紙稱蘇立文的演詞正是「言希特勒所欲言」。

後來美國若干開明團體揭露了蘇立文聲名狼藉的一些經歷，戴羅斯議員也就勉強地解除了蘇立文「調查長」職位。戴羅斯宣佈的理由是「爲了經濟」。於是蘇立文重新加入了法西斯的烏克蘭人運動，並在賓夕文尼亞州匹刺堡設立了美籍烏克蘭人教育學院，在一百萬籍烏克蘭人中煽動反蘇，它與德國駐蘇大使館密切聯繫。蘇立文並與全國反蘇親德宣傳人員合作。

蘇雖名義上已脫離戴羅斯委員會，仍以「反共專家」的身份與它保持聯繫。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

七日，蘇立文接獲他的朋友芝加哥反蘇反猶宣傳者容格一封信，內稱：——

「委員會的一位調查員會來此數日，與弟等盤桓頗久，弟等供給不少驚人消息。

「弟切望我方各辦事處能切取週全，滿意而互有來往之合作。」

以後蘇立文在委員會內當戴羅斯調查非美活動參謀與顧問的職位由一個美國過激運動的叛徒馬休繼任。馬休的著作會由美國法西斯黨人與納粹特務廣泛鼓吹與傳佈。納粹的宣傳部也推薦他的作品。他有些文章會刊登於羅森堡主辦的「反共」雜誌。

戴羅斯委員會的檔案裏於是充滿了被認為危險的「布爾什維克」的人名。這位得克薩斯州的議員不時會戲劇性地宣佈他發覺了一支聽命於莫斯科的全國性第五縱隊。

一九四〇年戴羅斯出版了一本鼓吹他那委員會「發現」的書，書名「美國的詭計——給全國的一個報告」，內容主要就是反蘇宣傳。當德美協會與基督陣綫的徒衆正在美國發動親納粹羣衆示威，作為第五縱隊的先鋒時，戴羅斯指史達林「正率同一百五十師武裝蘇軍」侵犯美國。

戴羅斯並具體說，「莫斯科的特務」已開始「蘇維埃侵入美國」。

納粹侵蘇開始後兩天，戴羅斯即預言「希特勒將在三十天之內囊括全蘇。」他反對援助蘇軍，他說「美國援蘇實愚蠢之至，因為軍火都會到納粹」手上。他警告說：「當前極大的危機就是我們政府援蘇，致令在美國首都為斯大林打開了一個西綫」。

戴羅斯於一九四一年十月二日致書羅斯福總統，其時總統剛宣佈保衛蘇聯對保衛美國一事非常重要，戴在信裏宣佈他繼續反蘇宣傳活動的意向。戴寫稱，「總統先生，我對於向美國人民宣告戴大林與希特勒的相似較互異尤為顯著一點，決不放過任何機會。」

甚至在美蘇已經成爲軍事同盟時，戴羅斯仍反蘇不遺餘力。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宣稱：——

「如果我們是在平時，這種策略可以當作誘惑思慮的產物，不予重視。可是我們現在並不是平時，而是戰時，而戴羅斯先生所企圖在人民心目中引起的懷疑與憤恨，其實效猶同戈培爾的作爲。事實是戴羅斯如果是在希特勒的部下作事，對我們情緒的影響也許還比較小……我們必須正視這種險惡事實的意義。」

五 孤獨的塵

一九四〇年末希特勒奴役歐洲將告完工，正準備與紅軍一決雌雄，美國政治上出現一種奇異的現象，有一個組織叫「美國第一委員會」宣告成立。它在一九四一年使用新聞，廣播，羣衆大會，街頭會議，以及其他各種鼓動性的方法，竭力向全國人民傳播反蘇反英與孤立主義的宣傳。

美國第一委員會最初的領袖中有伍特將軍，福特，麥考密克上校，參議員惠勒，尼伊，雷諾等，

衆議員費虛，霍夫曼，戴氏等以及煤礦工會領袖路易斯之女凱撒玲路易斯。

委員會主要的女發言人是前航空員與社會黨人殷高爾絲；後來她被查明會充任納粹政府津貼的特務。同時有另一位納粹特務費立克大寫其宣傳文章，由美國第一委員會散發。以後查明爲日本間諜的湯森特會在西海岸主持美國第一委員會支會，並且是該會宣傳刊物「克里勃納評論者」與「先鋒」的編輯委員之一。此外有克里恩以後查明會與德國統帥部串通私運金剛鑽到美國，曾爲美國第一委員會紐約支會的祕密活動策劃者與經濟支持者。以後查明會同納粹政府領取一萬元供作在美宣傳費用的布區是委員會俄亥俄州阿克隆支會的開辦人之一。

一九四二年七月，司法部起訴書控美國第一委員會係使用祕密方法破壞軍心的機構。……

當時美國第一委員會最顯著的領袖與發言人是著名美國飛行家林白，他早已顯示是歐美方面親納粹反蘇的煽動者。

林白於一九三六年初訪德國，以納粹政府所邀國賓資格遊歷各地。納粹曾舉辦多次歡迎林白的隆盛的典禮，並與以多種特別優待。納粹高級官員曾親陪林白作非正式的「視察」，參觀德國各軍火廠與空軍基地。林白對納粹德國的印象極深。

林白於歷次戈林等納粹首腦歡迎他的盛會上表示，他認爲德國的空軍是不可擊敗的。他告訴納粹空軍英雄烏特脫稱「德國航空水準高於任何其他國家。它是打不敗的。」

據德國一個空軍司令說：「美國人不知會難堪到怎樣？林白所作納粹空軍無敵的談話顯然喪了美國人的志氣。這事情也的確是我們這裏的人要他這樣做的。」

同時納粹陸軍部長之子白隆培於出席過爲林白舉行的宴會之後說，「他真爲我們作了我們出資所能作到的莫大鼓勵。」

兩年之後，正當慕尼黑協定訂立之前極度緊張的時候，林白訪問蘇聯，他只在蘇就攔了幾夭。歸國之後，他立即大放厥詞，說蘇軍裝配窳劣，訓練極差，指揮幼稚，其情形無可救藥。他還說德蘇如訂軍事盟約，蘇聯對德國毫無用場。林白認爲美國與納粹合作，而不反對納粹，事屬必要。

以後林白訪問歐洲各國，他所搭黑朱兩色的飛機成了各憂患中首都機場熟悉的景色。他到處鼓吹與第三帝國建立政治與經濟的聯盟。

當慕尼黑黑談判正在進行時，少數選出的反蘇英國商人，貴族與政客羣集於阿斯特夫人在克萊夫敦的別墅，聆聽林白對歐洲局勢的觀感。林白談到德國龐大的空軍，迅速擴張的軍火生產與卓越軍事統率。他一再說納粹是打不敗的。他建議英法與德國協調，「允許德國不宣戰而向東擴展」。

林白與英國各閣員以及各重要政治人物會有連續的密談。勞合喬治也是會談者之一，他事後談起這位美國飛行家稱：——

「我決，他留蘇不過一週，並未會見蘇聯任何重要領袖，一定也沒有看到它的空軍，可是他回來告訴我

們說蘇聯軍隊不行，工廠糟不可言。許多人竟相信他，僅希特勒除外。」

據這位前英國首相說，林白和他的談話，使他認為這位美國飛行家「正是比他還爲狡猾與陰險的人們的特務與傀儡。」

蘇聯對他也有相同的指斥，不過話說得還要露骨。有一羣蘇聯飛行家在莫斯科會發表聲明，指斥林白所作「大謊話」，即「德國空軍的強大足以擊敗英法俄捷四國聯合的空軍。」蘇聯航空員們稱：——

「林白充當着德國法西斯及其英國貴族的保護人愚蠢的說謊者，小廝與諂媚者。他奉英國反動派之命，證明蘇聯空軍的軟弱，從而與張伯倫一個在慕尼黑商討捷克問題時投降的理由。」

慕尼黑協定簽訂後三星期，第三帝國政府對林白爲納粹德國所作服務表示正式的重視。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八日晚，戈林在柏林爲林白設宴，席間特予這個美國飛行家以德國最高的勳章，「日耳曼鷹十字章」。……

一九三九年歐洲戰事爆發前不久，林白返回美國，其時他在國外已居住了三個半年頭。

納粹侵入波蘭與英法對德宣戰後不久，林白就忙於出版一個緊急的公告：對德的戰爭是一場錯誤的戰爭；正當的戰爭應該在東方。林白在同年十一月號的「讀者文摘」上發表一篇題名「航空，地理與種族」一文，論調正與羅森堡的非常類似。林白說：

「我們是歐洲文化的後裔，此刻正瀕臨戰爭的危機，即我們同族國家將自相殘殺，發生足以消滅白種財富與力量的戰爭。：亞洲對我們的壓力已抵達俄羅斯邊境，所有外族都在殘忍地騷動。我們只有聯合一致或保存我們歐洲血屬遺傳這無價之寶，只有我們抵抗外族的進攻並阻止外族的混入，才能得到和平與安全。」

一九四〇年，林白言行與孤立主義，反蘇與親軸心的運動更趨一致，其時下述三種運動在美國正風起雲湧。他成了孤立派「無國外戰爭委員會」的主要發言人與美國第五縱隊的偶像。

這年秋季，林白對耶魯大學少數學生發表演說，他告訴他們說：「我們必須與歐洲新興列強和平相處。」

林白在各地「美國第一委員會」主持的集會或廣播中發表演說，總告訴美國人民，他們真正的敵人不是德國而是蘇聯。林白警告稱：「英法與德國間一旦發生戰爭，其結果非德國勝利，就是一個疲弱破毀的歐洲。」戰爭必須轉變為聯合一致對蘇聯的進攻。

美國第一委員會的全部宣傳工具會一致發動全國性的運動，抗議運送租借援助予蘇聯。林白，衆議員費虛，參議員惠勒與尼伊以及其他若干美國第一委員會的發言人都一致譴責援助蘇聯，並謂蘇聯的命運與美國無關。

胡佛在這個運動中也有他一份。八月五日，這位以前的總統會聯合路易斯，麥克尼特，以及其他他十三位主要的孤立主義者發表一個宣言，抗議正式允予蘇聯援助的諾言以及其他類似的戰爭的行

動。」宣言內稱：——

「最近的事實引起懷疑，即這次大戰是否是自由民主的明確的鬥爭。它顯然不是專制與自由間的戰爭。英蘇盟約已解消人們的迷惑。」

當日本進攻珍珠港時，美國第一委員會被當局明令解散。該會主席伍特曾保證其會員支持美國對德日的戰爭。林白也就暫時隱退，受福特之聘，担任福特公司的技術顧問。

但是美國第一委會的反蘇宣傳仍進行不輟。……

當紅軍剛開始在蘇境發動反攻時，一位美國第一委員會的發言人不久以前還說蘇聯已經擊敗，可是這時他宣佈說，莫斯科及其「共產國際特務」即將使全歐「赤化」。當紅軍進抵蘇聯西部邊界時，這些美國第一份子預言蘇軍不致攻出國境，並將與德國「單獨媾和」，使英美單獨作戰下去。當紅軍越過國境時，這些美國第一份子再度大呼歐洲「將被莫斯科所統治。」……

美國有三位最有權勢的報紙發行人以前曾贊助美國第一委員會，以後甚至在美蘇聯盟對德作戰時也繼續散佈惡意的反蘇宣傳。這三位發行人就是赫斯特 (William R. Hearst)，柏德森 (Joseph M. Patterson) 麥考米克 (Robert R. McCormick)，他們為他們幾千萬名讀者不斷發表引起對盟邦蘇聯猜疑與敵視的文章與社論。

這裏有一些他們報紙上戰時發表的若干典型的文字：——

「請注意，我們對蘇不能存什麼奢望。這隻行路像人的熊並不像人一樣思想。在俄羅斯人的想法裏永遠具有作爲它象徵的野獸的那種殘酷自私與極度的猜疑。」見一九四二年三月卅日赫斯特的「紐約美國人報」。

「綜合各戰綫的情況，局勢對俄羅斯非常有利，——對俄羅斯有利！自然，那是因爲俄國不完全是聯合國的夥伴，一半是軸心的夥伴。」見一九四二年三月卅日赫斯特「紐約美國人報」。

「斯大林的做法是這樣的：他正準備於他認爲與德國媾和是好打算時就與德國媾和。他可以指責盟國沒有履行他們的協議，先預備好一種藉口。因此他可以置他所作協議於不顧。如果他認爲需要的話，也許不必找什麼理由。」見一九四三年八月十日麥考米克的「芝加哥論壇報」。

「究竟那種境况好——一個俄國的歐洲呢還是一個德國的歐洲？」——見一九四三年八月廿七日柏德森的「每日新聞」。

一九四二年四月廿八日，羅斯福總統警告說，「少數僞愛國者利用神聖的言論自由，替東京與柏林的宣傳者作應聲虫，我們的作戰努力一定要不受他們阻擾才是。」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美蘇復交十週年，內政部長伊克斯於慶祝會中會猛烈抨擊赫斯特，柏德森與麥考米克等不斷進行的反蘇宣傳運動。這位坦白的內政部長說：——

「不幸本國存有仍在培養對蘇惡感的強大而活躍的力量。……我只須舉一個簡單的例：即赫斯特報紙與

柏德森——麥考米克報紙軸心，而後者尤為顯著。……如果這些報紙的發言人恨英國與蘇聯，那也就是恨他們本國。……我們既要打倒希特勒，而這兩國的協助為我們所必需，那末他們如果仍舊肆意鼓動對它們的恨，也自然是恨他們本國，而輕視本國的體制……」

一九四四年秋，由於英美蘇三國大軍聯合攻擊，納粹德國的失敗已勢所不免，其時美國又復出現了武裝反蘇的呼聲。

在新解放的義大利首都羅馬，以前歷任美國駐蘇駐法大使的蒲立特呼喊組織反蘇聯盟，以便把西万文明從「蘇維埃帝國主義」之下拯救出來。

說到蒲立特，他的生平也正是人們所熟悉的一種：

一九一九年，蒲曾任威爾遜總統派赴蘇聯的密使。十五年後的一九三四，他成為美國駐蘇聯第一任大使。蒲本人富有，有野心與陰謀外交功夫，曾與蘇聯許多托洛斯基派建立友好關係。他曾倡議蘇聯將海參威割給日本，在西方對納粹德國讓步事屬必要。一九三五年蒲立特訪問柏林。當時美國的駐德大使陶德曾在他的「使德回憶錄」中有這麼一段記載：——

「蒲立特於一九三五年上半年途徑柏林，曾告訴我，他相信日本在六個月之內一定會進攻蘇聯東部，他希望日本能盡佔蘇聯的遠東部分。」

「蒲立特說，蘇聯當無法守住於海參威處伸入日本海的半島。這些地方都將被日本佔領。我說：你是否

同意，如果德國也動起手來，那末一萬六千萬人口的蘇聯不僅得不到太平洋的海口，並將不能在波羅的海進出？他說，「哦，那倒也沒有什麼差別。」……負責的外交官講這樣的話，我真不勝驚異。……

「當蒲立特與法國大使共餐時，他會一再顯示他的敵視態度，並與法大使發生長時間辯論，力言其時正在商訂的法蘇和平協定一定失敗，而英國大使却告訴我這協定該是歐洲和平最好的保障。……以後（或許就是同時）一位新上任的義大利駐德大使直接由莫斯科來德，據他說，在蒲立特離蘇以前，他已經受迷於法西斯主義。」

陶德大使一九三七年一月廿九日的日記內又有這麼一段：——

「據我所得最近的報告，美國銀行正考慮予義德兩國以大批的新貸款，而德義的作戰機構已大得足以威脅世界和平。我曾聽說，蒲立特先生對這種計劃曾盡力鼓勵，這點使我大惑不解。」

一九四〇年法國淪亡後，蒲立特回到美國，他宣佈貝當元帥是位「愛國者」，因為他投降於納粹，得使他的國家從共產主義獲救出來。

四年之後，正當二次世界大戰將近結束時，蒲立特以「生活」雜誌通訊員的身份，再度出現於歐洲。他從羅馬寄出了一篇聳人聽聞的文章，被刊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的「生活」上。蒲假裝係傳達某位匿名「羅馬人」的意見，又大放反蘇論調，而這種論調正是過去國際法西斯勢力爲了征服世界使用了二十年的一套。蒲立特寫稱：——

「羅馬人預料蘇聯將統治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與

捷克……他們預料蘇聯除割佔波蘭東部外，還將割取包括柯尼斯堡在內的東普魯士，……羅馬正流行一個笑話，頗足以意味羅馬人的希望：機會主義者是什麼？那是相信英美支持的西歐將於十五年之內與蘇聯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人。那麼悲觀主義者又是什麼？那是認為西歐與英美都不敢打的人。」

蒲立特說，西方文化必須聯合對付的威脅是莫斯科及其「共黨特務」。

記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賴利於鼓舞全世界反革命時所發的也正是同樣的呼號。

可是世界已發生了深巨的變化。

雖然像蒲立特之流正高呼一支反蘇的十字軍，但英美蘇的大軍終於向反革命的堡壘——柏林由東南西北四面合圍攙來。

而西方民主國家當面對法西斯奴役的威脅，對付最反動的力量時，終於發現他們最有力的盟邦是在那發生俄羅斯革命的國家，結盟自非出於偶然。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悲劇性的誤會與製造出來的仇視，事實無情的邏輯終於使全世界愛好自由的國家聯合起來締成了戰鬥的團結。於是「聯合國」在二次大戰這場史無前例的流血與苦難中應運而生。

第二十四章 十六人之案

在二次大戰最後幾個月，英美方面反蘇宣傳家們的鼓動主要集中於波蘭問題上。當紅軍向西邁進，越過波蘭邊界，由納粹侵略者手中解放波蘭大片土地時，英國的保守黨與美國的孤立派大呼「波蘭自由」業已遭遇蘇聯的威脅。美國的赫斯特與柏德森——麥考米克系報紙每星期都呼籲反蘇的行動，以便把波蘭從「布爾什維克」主義中援救出來。在英美議會，發言者不斷指責「赤色帝國主義在波蘭的目的」，並譴責蘇聯政府辜負聯合國的宗旨。這種反蘇宣傳中大部分係根據波蘭在倫敦的流亡政府與在華盛頓的代表所發佈的材料。倫敦波蘭流亡政府係由軍人，波蘭封建地主的代言人，波蘭法西斯主義者，以及少數波蘭社會黨與農民黨人組成，他們在一九三九年波蘭覆亡後找到了英國這一個天堂。

到二次大戰最後，波蘭實際上已有兩個政府。除倫敦波蘭流亡政府外，波蘭境內已有一個波蘭臨時政府，也就是「華沙政府」。華沙政府的存在基於波蘭各反法西斯政黨的聯盟，它已經廢棄了倫敦政府以前奉行的一九三五年華沙憲法。華沙政府堅持經濟與政治通盤的改革，廢止封建產業，與蘇聯維持親密友好關係。

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雅爾達會議席間，羅斯福，邱吉爾與斯大林討論波蘭將來的問題，費時頗長，他們同意華沙政府按「容納波蘭國內外民主領袖這一廣泛的民主基礎實行改組」，然後承認為該國合法臨時政府。

雅爾達協定會遭倫敦波籍逃亡者與他們的英美盟友激烈反對，斥為「出賣波蘭」。於是阻礙雅爾達決議的外交陰謀開始策動。

一九四五年五月蘇聯政府宣佈它逮捕了倫敦逃亡政府十六個主持反蘇密謀的波蘭特務，這時圍繞波蘭問題的反蘇鼓動與陰謀達到了最高峯。據倫敦波蘭流亡政府的說法，蘇政府這種行動是莫斯科鑿息「波蘭民主」，對波人施行「赤色獨裁」的最絕對的事例。……

蘇政府所逮捕十六波人中最著名的一個是流亡波軍總參謀長奧庫里吉將軍。這流亡波軍在波蘭逃亡者的反蘇運動中擔任着主要的角色。……

波軍最初係在一九四一年根據蘇波協定在蘇境組成。由以前在畢蘇斯基時代當政的「上校團」的

一員安特斯將軍統率。蘇政府爲訓練與裝配對德作戰的波軍，曾允與三萬萬元無利息的借款，並給與徵募與駐紮的便利。可是後來安特斯，奧庫里吉與其他波蘭軍閥祕密背叛了與紅軍的聯盟。他們相信蘇聯在納粹德國攻擊之下一定迅速崩潰，因此行動也悉以這種思想爲根據。

以後華沙政權的軍隊總司令柏林中校曾於一九四一年揭露稱，第一隊波軍在蘇境成立後不久，安特斯就召集了一次會議，他對與會的軍官們說：——

「紅軍在德國攻擊之下，崩潰不出幾個月，這時候我們可以經裏海開往伊期。既然我們是境內唯一武裝部隊，我們自可爲所欲爲。」

可是以後出乎安特斯意料之外，紅軍在納粹閃擊之下並不崩潰，於是這位波軍司令又告訴他部屬的軍官說，他們不必顧慮履行波蘇聯合抗德作戰的協定。安特斯曾向波蘭第五軍司令史比喬維乍說：「用不着忙。」

據柏林中校說，安特斯和他的軍官們「曾儘力拖延波軍各師的訓練與武裝，」以便免與德軍對陣。波軍參謀長奧庫里吉對於裝配波軍一事竭力破壞。據柏林說：——

「奧庫里吉阻礙由伊期裏海濱接受英國武器與糧秣基地的建立。蘇聯當局曾在裏海沿岸設立鐵路與堆棧，但安特斯下令禁止一支步槍或一包供應品由此通過。」

凡急於接受蘇聯援助，以便抵抗本土德國侵略者的波軍官兵都被以安特斯與奧庫里斯爲首的反動

派加以迫害。「蘇聯之友」被列爲黑名單，稱爲「波奸」。波軍統帥部並倡導反猶宣傳。安特斯的特務會祕密搜集關於蘇聯兵工廠，國營農場，鐵路，軍火庫以及紅軍駐地的情報。

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春，蘇境安特斯部隊仍未與德軍一戰。而波軍官兵倒反受够了他們將領們反蘇反猶思想的麻醉。最後波軍統帥要求撤往伊朗，歸由英國節制。一九四二年八月七萬五千四百九十一名波軍官兵以及三萬七千七百五十六名眷屬撤離蘇境，始終沒有爲他們的祖國對德一戰。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三日澳籍記者奧爾特里奇爲「紐約時報」打了一個關於伊朗波軍首領們的法西斯活動的未經檢查的電報。他立意要揭露波蘭逃亡者的事實爲時已逾一年，但是盟方檢查員始終不准他發表，有一位盟方檢查員對他說，「我也知道事實是真的，但是我能幫什麼忙？你知道嗎，這波蘭政府是我們所承認的。」

下述文字是奧爾特里奇所報告的事實的一部分：——

「波軍內部分成許多階級，低級人員待遇極劣。猶太人被隔離在一個集中區內。區內管理極爲專制。……不少反動團體都在繼續進行反蘇活動。……當三百猶童決定遣送到巴勒斯坦時，非常反動的波軍幹部曾對伊拉克當局施行壓力，要它不令猶童通過。……」

「我聽到許多美國人說起他們要揭露波人的真相，但是因爲波人在華盛頓具有有力的響應的集團，揭露恐怕也並無多大效用。」

後來，伊境波人移往義大利，設下他們的司令部，改隸於英軍高級統帥部，並得梵蒂岡支援。當時安特斯之流對於自己的野心不稍隱瞞，他們的目的在變波軍爲新的白軍基幹，以便最後對蘇一戰。

一九四四年春蘇軍接近波蘭邊境，倫敦的波蘭流亡者就加強了他們的反蘇運動。波蘭流亡政府在蘇境所辦地下報紙宣稱「我們勝利與生存的一個主要條件如果不是擊敗蘇俄，至少應該是削弱蘇俄。」倫敦波人給他們作地下活動的特務說，「應不惜任何代價與所有德國民政當局維持最完善的關係。」

同時倫敦流亡政府致力於反蘇的軍事行動。擔任這項行動的地下軍事機構是由倫敦波蘭逃亡者組織與控制的鐵血團，該團以波爾將軍爲首。

一九四四年三月初，奧庫里吉將軍應召到倫敦波蘭流亡政府謁見政府軍事代表索森考斯基。事後奧描述了這次祕密會議的情形說：——

……當我在飛往波蘭之前謁見索森考斯基將軍時，他說最近蘇軍將有一次攻勢，可能將波境德軍驅退。索將軍說，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軍將佔領波蘭，致令倫敦波蘭政府所屬軍軍團體鐵血團不能存在。

索森考斯基建議紅軍將波境德軍驅出後鐵血團就假解散，然後在紅軍後方建立若干祕密的「後備司令部」，以便行動：——

「索森考斯基說這些後備司令部職在指揮鐵血團對紅軍的戰鬥。」

「索森考斯基要求把這些指示帶給在波的鐵血團首腦波爾將軍。……」

不久以後奧庫里吉祕密飛入德軍佔領下的波蘭，很快與波爾將軍接觸，傳達了索森考斯基的指令。鐵血團團長告奧庫里吉說，他將成立一個特別的機構，推行下述各項事項：——

- 一、保存軍火，供反蘇地下活動與暴動之用。
- 二、組織武裝戰鬥支隊，每隊人數不過六千。
- 三、組織恐怖「清算」團體，以暗殺鐵血團的敵人以及蘇聯統帥部的人員。
- 四、訓練破壞人員，在蘇聯戰線後方施行破壞。
- 五、在紅軍後方進行軍事情報與間諜工作。
- 六、保存鐵血團業已設立的無線電台，與倫敦鐵血團總部維持無線電連繫。
- 七、對蘇聯進行文字與口頭宣傳。

一九四四年秋，紅軍進抵維斯杜拉河沿岸，在華沙之前暫時停頓，以便在長期的夏季攻勢之後，集結部隊，並補充新的接養。蘇軍統帥部的戰略不在發動對華沙正面的進攻，而在實行包圍，以便保持這個城市及其人口。可是波爾將軍不知道蘇軍統帥部的打算，依照倫敦的命令，發動了華沙愛國份子的暴動，並宣佈蘇軍即將攻城。這時蘇軍完全沒有越維斯杜拉河的準備，而納粹可以對城區波蘭暴動者所佔任何一部分施行有計劃轟炸。這裏有一段波爾將軍在華沙波軍投降時動態的報告：——

「一九四四年九月底，鐵血團的統帥波爾向華沙德軍司令頓巴哈接洽投降。波爾指定司令鄧第二處（情

報) 處長波哥斯拉斯基上校代表鐵血團參謀長進行談判。波哥斯拉斯基向波爾呈遞德軍所提條件時，我也在場，據他說，頓巴哈認為波人必須停止對德作戰，因為波德的共同敵人是蘇聯。投降的一天我對波爾說，頓巴哈的話可能是對的，波爾對這一點表示同意。」

在一九四四年秋冬兩季暨一九四五年春季，東線蘇軍對德軍施行最後摧毀性的攻擊，奧庫里吉統率下的「鐵血軍」就在蘇軍後方展開了廣泛的恐怖，破壞，間諜與襲擊的活動。

以後倫敦波蘭流亡政府副總理，奧庫里吉的同謀者約休可維支宣稱：「蘇軍統帥部在戰區的若干措施頗受阻礙。我方報紙與電台進行誹謗宣傳。波蘭對反蘇一事極為奮發。」

奧庫里吉的鐵血軍各支隊炸毀載運蘇軍的火車，破壞蘇軍的補給站，在蘇軍來往的公路上埋設地雷，並以各種方法破壞蘇聯運輸與交通路線。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七日，奧庫里吉的參謀發出左列命令：——

「行動必須普遍，炸軍隊列車，卡車，路軌，燒橋樑，破壞堆棧與鄉村蘇維埃。一切行動必須機密。」

「鐵血軍」某一個支隊的司令盧比考斯基曾負責主辦一個訓練間諜與破壞者的訓練班，事後會報告他的特務所担負的某些任務：——

「我曾收到一個關於執行命令的情形報告，報告者賴格納稱他作了十二次破壞行動，兩次令火車出軌，炸毀兩座橋樑者，並在某段鐵路上作了八處破壞。」

受過特別訓練的鐵血軍恐怖分子會伏擊與暗殺紅軍士兵與華沙政權的發言人。據蘇軍當局後來發表的不完全統計，「鐵血軍」恐怖分子曾於八個月內殺害了五百九十四名紅軍官兵，傷了二百九十四名……

同時奧庫里吉部下的特務奉倫敦波蘭統帥的命令在蘇軍後方進行廣泛的情報工作。在蘇軍後方的非法電台每星期都向倫敦波政府發送密碼情報。下面這個電報第六二一號乙，係由克拉科發往倫敦，被蘇軍情報處所截獲的，很可以作為代表：——

「三月下半月西行列車每月二十次，載有部隊與軍火（大砲，美製坦克，步兵，步兵中三分之一為女兵）。……克拉科已張貼徽章由一八九五——一九二五年間出生的壯丁，東線八百名軍官於克拉科舉行委任典禮，齊米斯基將軍也曾出席。」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奧庫里吉將軍給「鐵血團」西區司令官「斯拉夫波」上校一個指令，把倫敦他的上司們的希望作了個總結。奧庫里吉非常的指令稱：——

「一旦蘇聯對德之戰勝利，不僅英國在歐洲的利益受威脅，而且整個歐洲將驚恐萬狀……英國有鑒於它在歐洲的利益，勢將動員全歐的力量以反對蘇聯。在歐洲反蘇集團中，我們自應置身於最前列，同時這個集團也非有英國控制下的德國參加不可。」

波蘭逃亡者這些計劃與希望都是短命的。一九四五年初，蘇聯軍事情報處就開始在它的後方圍捕

波蘭陰謀分子。一九四五年夏，首腦都已落入蘇方之手。奧庫里吉等十六人終於由蘇聯最高法院的軍事法庭予以審訊。

審訊於六月十八日在莫斯科職工會大廈舉行，費時三日。他們的口供證實波蘭逃亡者及其地下黨員由於仇恨蘇聯，不惜予他們祖國的侵略者納粹以巨大援助。

審訊時，蘇聯檢察官阿發那西夫與短矮而寡言的反蘇波蘭地下活動領袖奧庫里吉將軍作了如左的問答：——

阿發那西夫：你們的行動是否阻礙紅軍抗德的軍事行動？

奧庫里吉：有阻礙。

阿發那西夫：這對於誰有幫助？

奧庫里吉：自然，對德國有利。

阿發那西夫向法院宣稱，他不要求處各被告以死刑，因為他們都不過是倫敦波蘭逃亡者的「傀儡，而「我們既已勝利，他們已不發生危險。」蘇聯檢察官補充說：——

「這次審訊總結了多年來一直反蘇的波蘭反動派的活動。他們的政策招致德國亡波。紅軍為自由獨立對野蠻主義作戰。……蘇聯得盟國之助於擊敗德國的戰爭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但奧庫里吉及其黨徒企圖暗害紅軍。……他們不願與蘇聯修好，而甘願充任反蘇的「衛生帶」。……」

六月廿一日，蘇聯軍事法庭宣佈判決。被告三人被釋。奧庫里吉及其同謀犯十一人被判處監禁十年至四個月不等。

審訊之後，英美同時撤銷了它們對倫敦流亡政府的承認，而華沙政權被按雅爾達協議承認為波蘭的臨時政府。

第二十五章 聯合國

在生死鬥爭中，人們都認識了朋友並認清了敵人。在二次大戰中，過去許多疑惑與謊言都被一一打破。

大戰使世界領受許多驚恐。當地下出現的第五縱隊在許多國家因得德日軍隊之助而攫得了權力時，全世界感到昏眩。多年來不知道軸心的祕密準備，奸計，恐怖與陰謀的人，對於軸心已初獲得勝利的速度不禁大吃一驚。

但是二次大戰中最大的一個驚異是蘇聯。情形頗像濃密的虛霧於頃刻之間消散，而由此出現了蘇維埃國家的真相與意義，它的領袖，經濟，軍隊與人民，還有，按赫爾的說法，「他們那種愛國熱的傳奇性。」

部隊。

二次大戰中發生第一件偉大的事實是史達林統率下的紅軍是世界進步與民主這一邊最廣大強壯的部隊。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三日美軍麥克阿瑟將軍會向國人提到紅軍：——

「目前的世界局勢顯示文化的希望依存於英勇蘇軍優美的旗幟。本人生平經歷過多次戰爭，也曾目見過若干次戰爭，而且會仔細研究過去許多主要的戰爭。可是我從未見聞過抵抗無敵敵人的最大打擊之後，猶能繼之以掃蕩性的反攻，將敵人逐出境外。

「這種努力的規模與巨大堪稱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成就。」

第二個偉大的事實是蘇聯的經濟制度效率驚人，能在空前艱危的條件之下，維持大規模生產。

美國戰時生產局副局長巴特於一九四二年出使莫斯科歸來，據他報告說：——

「我去時對於蘇聯能支持全面戰爭一事頗感疑惑，可是一到蘇聯很快就相信了，這是因為他們全國人民連婦女兒童都在作戰。

「我去時對蘇聯的技術頗感懷疑，可是我發現他們在經營工廠與生產作戰武器兩件事情上非常堅毅與高明。

「我去時，因國內紛傳蘇聯政府的分化與專橫頗為惶惑，可是後來發現政府強大有力，而且得有廣大人民的熱烈支持。

「一句話，我去時心裏存有須待回答的問題：蘇聯是否一個可靠而有力的盟邦？……我所得的答覆是當

然肯定的。」

大戰中第三個大事實是蘇聯多民族的人民是團結的，並以歷史罕見的愛國熱誠支持其政府。

一九四三年八月三十一日邱吉爾首相在魁北克談起蘇聯的政府及其領導：——

「歷史上沒有一個政府能夠在像希特勒給予蘇聯一般嚴重而殘酷的傷害中維持存在。……蘇聯卻不僅存在，而且在巨大的傷害中恢復過來，予德國軍事機構以致命的打擊，這樣的打擊是世界其他國家都沒有做到的。」

第四件大事實是西方民主國家與蘇聯的聯盟，它為全人類新國際和平安全秩序作成了一個現實的保證。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紐約前鋒論壇報』的社論稱：——

「民主國家現在有兩個前途可供抉擇。一個是與蘇聯合作以重建世界，——如果我們相信我們自己的原則的力量並在使用中予以證實，達到這個前途的機會極好。另一個是與歐洲所有反動與反民主勢力進行陰謀奸計，其唯一結果是疏遠了克里姆林。」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美國戰時生產局局長納爾遜在紐約報告訪蘇經過，略謂：——

「我旅行歸來對蘇聯的將來已具有極高的信心，而蘇聯將來的裨益將遍及全球，包括我們美國在內，按本人的看法，我們一旦獲得勝利，而大戰告終，我們兩國已無所憂慮，僅互相猜疑除外。我們一旦與其他國家合作為和平而生產，以提高全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水準，我們可望達達新的水平與繁榮，獲得人類空前的

滿足。」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德黑蘭會議給了一個答覆給過去廿五年間使世界不斷發生紛亂，或祕密外交，反革命奸計，恐怖，恐懼與仇恨並因而形成軸心為奴役全人類而勢必發生戰爭的反民主與反蘇陰謀。

世界三強的領袖，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英國的邱吉爾首相與蘇聯的斯大林元帥在德黑蘭作第一次聚晤，經過連次的外交與軍事會議之後，發表了三強聯合宣言。

「德黑蘭宣言」保證以三大盟邦聯合的行動廓清納粹主義，並為戰爭破毀的世界展開了一個持久和平的遠景與各國友善的新時代，宣言內稱：——

「我們完全承認我們以及所有聯合國國家負有無上的責任，要創造一種和平，這和平必將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大眾的好感，而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災難與恐怖。」

「我們和我們的外交顧問會一起檢討將來的諸問題。我們將力求所有大小國家的合作與積極參加，那些國家的人民就和我們本國的人民一樣，都是用全副心靈，抱着獻身的精神，要消除暴政和奴役，壓迫和苦難。我們一定要歡迎他們，聽他們抉擇，到一個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裏來。」

德黑蘭協議之後繼有一九四五年二月決定性的克里米亞決定。羅邱斯這三位政治家再度在克里米亞的雅爾達聚首，對於最後擊敗納粹德國與完全消滅德國參謀本部的共同政策獲得了協議。雅爾達討

論並瞻望到以後到來的和平時期，爲以後開立新紀元的舊金山聯合國會議奠定了基礎。舊金山會議於四月間舉行，公佈了世界安全機構的憲章，從而爲三強聯盟樹立了根基。

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舊金山會議的前夕，羅斯福總統去世，蘇聯喪失了一位良友，而全世界喪失了一位偉大的民主領袖。但是他開了端的工作仍進行不輟。杜魯門總統就職後不久，立刻保證決聯合聯合國繼續對軸心侵略國作戰，打到勝利止，並實踐羅斯福戰後計劃，即與英蘇協調，建立世界永久和平。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國參謀本部的代表在破毀的柏林，在英美蘇三軍主帥之前，簽訂了納粹部隊無條件投降的降書。歐洲的戰事因而結束。邱吉爾於致斯大林的電文裏說「下一代對於蘇軍的感激將猶同我們目擊這種榮譽成就的人們一般真誠。」

納粹德國與蘇聯之間的戰事之猛烈爲歷史上歷次戰爭所不及。

東綫廣大的戰地上會發生四年，或四十七個月，或一千四百十八天規模與猛烈程度空前巨大的戰爭。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紅軍裝甲部隊猛攻並佔領了納粹堡壘的心臟——柏林，於是戰爭的結束到臨，有一位不知名的紅軍士兵在德國國會大廈上樹起了紅旗。

同時自由之旗飄揚於歐洲各處。

但是基於反軸心強國戰後團結與完全消滅法西斯主義的思想而設的聯合國剛剛成立，突然反蘇宣傳與陰謀新的浪潮威脅到了和平始基。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一樣，正當歐洲人民又要求實現他們的民主目標，殖民地人民又將近獲得自由與獨立國地位時，國際反動勢力與帝國主義又竭力維持它們自己既得的利益，破毀了人民的希望。於反對全世界民主的鬥爭同時開始，一種對「布爾什維克俄羅斯」一戰的反革命呼號又響起了。

世界大戰結束剛滿六個月，邱吉爾又重當了反蘇十字軍主要倡導者的角色。繼保守黨在英國大敗，英國殖民地世界的控制危機繼續增高時，邱吉爾又發現了「布爾什維克的危機」。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邱吉爾在密蘇里州福爾敦地方向美國人演說，演詞並經廣泛傳佈，他呼籲英美結成反蘇同盟，以反對俄羅斯共產主義「對基督文明逐漸增大的挑戰與危機。」

於是在英美兩國，反蘇運動再度展開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恐懼攫緊着全世界的人民。

美國參議員裴柏（Claude Pepper）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在參院發言，曾嚴重警告又一次大戰可怕的危險。蘇聯對戰爭的恐懼尤有特別的原因。裴柏會謂：

「蘇聯既被拒顧問原子彈，被拒獲取暖水出口，又被拒予以與最大盟邦作經濟談判的通常禮貌，同時想到自己的思想斷不會為卡迭爾巨頭，反動派，或仇蘇者所控制各國所歡迎，它正被許多恐懼所包圍……

「蘇聯知道戰爭是什麼。它對戰爭的恐懼並非出於想像，係得自痛苦患難之中。它是在大片焦土，一千

五百萬（較美國大五十倍）男女老幼在這次大戰中犧牲，二千五百人流離失所與飢餓，以及所有忍飢受寒，居處窳陋而致力於打敗侵略其土地攻擊其人民，野蠻而殘暴的敵人的人們中生長出來。……

「蘇聯由於有對過去的迴憶而恐懼尤甚。它記得一九一九年夏，英法中美德日等十四國的部隊曾在蘇聯的土地上對新生的蘇聯作戰……」

「蘇聯記得外國干涉軍隊撤退或被驅逐出境之後，以及各國恐懼懷恨而無一國肯予承認的漫長時期中，全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曾對它施行貽害蘇聯的公開明白的毒謀。……」

「它記得希特勒被如何培植以反蘇，而它又如何被拒參與慕尼黑會議，這次會議的結果是確定放縱希特勒向它進攻。」

「它記得德日義三國假借虛偽的防共協定，以消滅蘇聯的陰謀，同時沒有一個有力量國家對這種策劃中的侵略表示抗議……」

裴柏參議員又指出邱吉爾所提反蘇的英美同盟說的危險：——

「如果三強之二在聯合國機構的掩蔽之下對另一巨強的周圍又建立一個「衛生帶」的話，聯合國機構將被損壞。……」

「那末如何避免恐懼的危機呢？聯合國與和平又怎能得救呢？」

「我以為唯一的方法是履行羅斯福偉大的思想，羅斯福對聯合國，對重建英美蘇三國的團結，使三強對和平與富饒抱持全新的態度，厥功最偉。」

當本書付印時，本書作者曾專訪本文第一個故事的主人公羅賓斯上校。幾年以前羅氏由政壇隱退，卜居於佛羅里達州的契尼斯戈特地方的別墅，周圍他所有二千英畝土地已移交政府充作野獸庇居

地與農業試驗站。羅賓斯迄仍保持着他對平民福利富於感情的關懷，保持着對偏見與貪慾的憤慨，並保持着他對於他親眼目覩在革命的紛亂中誕生的國家的密切注意。

下面是羅賓斯的談話：——

「我所逢最偉大的一個時期是俄羅斯的工農依循了列寧與蘇聯革命其他領袖的呼籲，然後在長期專制壓迫之後看到了自由的光芒的那一次。

「蘇聯一向要求着國際和平。列寧知道如果有戰爭，他那偉大的國內計劃即使不受破壞也一定不能完成。蘇聯的人民也一向要求和平。教育，生產與廣大富饒的土地的開發需要着他們全部心思能力以至於希望。在英法對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綏靖政策使集體安全辦法行不通以前，我們這一代最偉大的外交部長李維諾夫曾爲集體安全作過卓越而沉着的努力。

「蘇聯並未侵佔什麼殖民地，也不打算侵佔殖民地。蘇聯並沒有對外貿易的卡迭爾，也不打算建立卡迭爾。斯大林的政策已在蘇聯境內掃除了種族，宗教，民族與階級的敵視。蘇聯人民的團結與和平指示着國際和洽之路！」

後記

純夫兄和我決定譯這本書還是去年底的事，當時相約由他譯第一第四兩部，我譯二三兩部。開始兩部的譯稿非常順利，而且純夫的第一部因情商曾在「評論報」發表過，引起很多讀者的注意。年初我們都很忙，第三部一延再延直到二月二日才完卷。而他的第四部則因編務和寫稿忙，延誤的時間更長。直到六月下旬，還不見繳出，我和書店方面都很焦灼，又因純夫離滬在即，於是決定請小魚兄代勞，在十天內趕完了第四部的譯稿。

這是「反蘇大陰謀」難產的經過，我要代表純夫兄在此向讀者表示歉意的。

雖然，這本書的出版延誤了三個月，但並不能減損它在今日的重大意義。作者薩伊爾斯(Michael Sayers)和卡恩(Albert E. Kahn)是美國出色的內幕記者，同以調查第五縱隊的祕密外交而贏得國際盛

譽。薩伊爾斯是多年來從事調查與寫作第五縱隊陰謀的斲輪老手，是暴露納粹在法英陰謀的第一人。他並是短篇小說家；奧布里恩 (Edward J. O'Brien) 會對他大為推崇。卡恩曾任「美國反納粹宣傳協會」的執行祕書，對於德日間諜在美國的活動最有研究。

他們合著的第一本書是「破壞！對美的祕密戰爭」，(Sabotage! The Secret War Against America) 在戰時是暢銷書之一。第二本「對和平的陰謀」(The Plot Against the Peace) 在戰後初期也有極好的銷路。「反蘇大陰謀」。初版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但不久即行銷國內外，已被譯為多種文字。

「反蘇大陰謀」這本書最值得重視的是它那種無與倫比的說服力量，這力量不假之於煽動的言詞，而是由鐵證的文件發揮出來的。爲了字數關係，我們會略有節略的地方，原著很多珍貴的註解，我們竭力予以保留，至於各章的資料來源，則惟有割愛了。

際洞 三十六年七月在上海



基本定價

•十四元•